

L

新學制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撒 克 遜

劫後英雄畧

“IVANHOE”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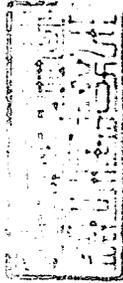
Sir Walter Scott

譯述者 林 紆
 魏 易

校註者 沈 雁 冰

27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J561.44
42

0163

總目

司各德像 (三色版精印)

司各德評傳.....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司各德重要著作解題.....

司各德著作的版本.....

正文.....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總目



3 1774 2355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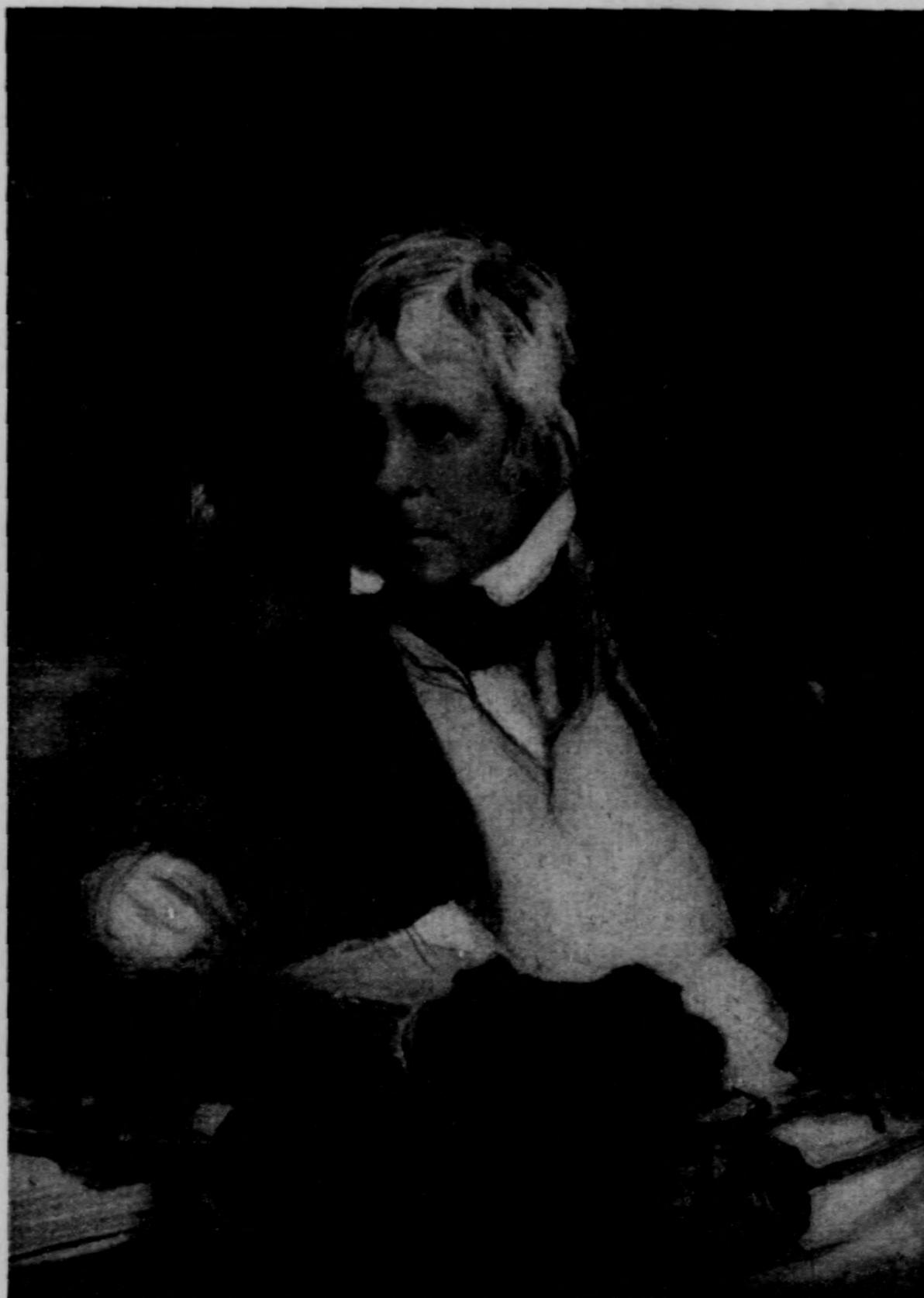
.....
一五

.....
一〇

.....
一六

.....
一八

.....
一六



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像

Sir E. Landseer 作,現藏於倫敦之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司各德評傳

沈雁冰

一七九八年到一八三一年，在英國文學史上，算是一個極重要極神奇的時代。這五十年裏，浪漫派文學在英國興起來，造成了燦爛的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也是這五十年裏，司各德、拜倫、古勒律奇、濟茲、雪萊等偉大的天才把他們全部的心血貢獻於英國的和世界的文壇。

●一七九八年乃 Wordsworth 與 Coleridge 的 *Lyrical Ballads* 出版之年，一八三一年司各德逝世年。

●浪漫派亦名羅曼派，傳奇派，英文爲 *Romanticism*，可參看新文化辭書頁八二三。

●拜倫 (Byron, George Gordon Noel, 1788-1824) 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他的影響被於全球各國。因爲拜倫主義的輸入，而引起浪漫主義運動，在各國過去的文學史上，是常有的事。古勒律已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1772-1834) 詩人及批評家。濟茲 (Keats, John, 1795-1821) 詩人，作風略近於後來之墮廢派。一生不得志於詩壇，惓惓而死，死後，人乃知其偉大。雪萊 (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 詩人，與拜倫同時齊名，作風亦有相似處，溺死於蘭港。

司各德評傳

司各德和拜翰、古勒律奇、濟茲、雪萊等雖爲同時代人，而且同爲英國浪漫派的中堅，然而他是獨立的特異的。他是當時文壇上的彗星。他初以詩人出現於英國文壇，但是他的詩，不論在本質上在形式上，都沒有受着前代詩人的影響；對於他的詩有巨大影響的，反是更古代的詩人。法國大革命的潮流，震撼當時人心，至極強烈，全歐文壇爲之變色，我茲我斯、古勒律奇、蘇塞等人都被大革命的潮流所沖激，高呼打倒專制魔王，人人平權；但是司各德對於那時候挾破舊思想藩籬的平民主義，非但不熱心，並且回過頭來，讚慕那過去的帝王的黃金時代。歐洲人正期望人類歷史展開新的一頁，文學家正預言理想的將來；人家早已把過去的陳跡束之高閣，但是司各德卻永不厭倦地做他的古代歷史小說，一部一部出來，直到他積勞而死。

司各德是第一個成功的歷史小說家。兩千年來有過許多文人試做歷史小說，但是總沒有人完全成功；他們所做的，只是些類似中古的傳奇小說。①的東西，結構是不精密的，事實不是直

①我茲我斯 (Worsworth, William, 1770-1850) 丹麥批評家布爾克斯稱爲英國自然主義詩人的領袖。

②蘇塞 (Southey, Robert, 1774-1843) 詩人也是浪漫派的大詩人。

③中古的傳奇小說即英文所謂 Romance 以描寫騎士精神爲主。

抄正史，便是鑿壁虛造。司各德方纔運用十八世紀的進步的治史學的方法，把古代正史的紀載，俗歌^①的逸事，用想像的繩索貫串起來，又披上了近代小說的精密結構的外衣，於是遂建立了歷史小說的模範。司各德的偉大的基礎，就建築在他的歷史小說上。

我們把司各德的歷史小說和後來的顯克微支、育息伽、佛羅貝爾、法郎士、達儂噠^②等人的歷史小說比較起來，覺得司各德的歷史小說實在還很幼稚，尤其在蒐羅史實方面，留着許多缺點。（參看本篇第五節）佛羅貝爾預備做薩蘭坡^③的時候，讀過九十八種和卡薩基有關的書籍，

① 俗歌即英文的 Ballad，多詠古人的逸事，流行於民間。

② 顯克微支 (Stankiewicz, Henryk, 1846-1916) 波蘭小說家，著有你在何處去等書，甚有名。育息伽 (Josika, Baron Nikolaus, 1794-1805) 匈牙利著名歷史小說家，有一匈牙利的司各德^④之稱。佛羅貝爾 (Flaubert, Gustave, 1821-1880) 法國小說家，莫泊三的先生，所作鮑美蘭夫人屬於自然派，感情教育等又似浪漫派。法郎士 (France, Anatole, 1844-) 法國小說家，今尚在。達儂噠 (D'Annunzio, Gabriele, 1864-) 意大利詩人，小說家，歐曲家，今尚在。

③ Salambo, 小說譯古代卡薩基的哈爾爾噠 (Harrhar) 時代。

司各德評傳

親身到透尼斯 (Tunis) 去考察過，達儂噎做佛蘭切斯加·達·利米尼的時候，費了極大的工夫，使書中人物的對話，都用十四世紀的意大利語。餘如顯克微支、育息伽、法郎士等大文家作他們著名的歷史小說的時候，都會下過絕大的考據工夫。雖然他們現在並沒有像佛羅貝爾作薩蘭坡和達儂噎作佛蘭切斯加·達·利米尼時候的動人的軼事，流傳於文壇，但是他們的作品，精確，已足證明他們的苦心。在這些地方，司各德便遠不及他們了。司各德的歷史小說，即以撒克遜後英雄略而論，除了許多不符史實的敘述而外，他書中的人物描寫的來源，大都不是古代，而是司各德的現代。做司各德傳並且是他的女婿的洛克哈忒，告訴我們劫後英雄略裏描寫的猶太人家居的一段，是司各德聽了斯凱恩 (Skene) 譚起德國的猶太人居留地的狀況而作的。白拉恩的死，或者是根據當時盛傳的歐爾芬斯東 (Elphinstone) 的死法；汪霸和歌斯關於撒克遜的小牛和腦門豆的「霧」的譚話（見第一章末），是司各德和克萊克 (William Clerk) 在

① Francesca da Rimini

② Lockhart 著劍 Quarterly Review 的主筆一八二〇年襲司各德之女所著十巨冊的司各德傳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極有名。

卡塞爾街的譚話。●所以從這幾點看來，司各德雖然是歷史小說的創始者，雖然是歷史小說的第一個成功者，而他的作品卻不是最正則的歷史小說。

但是這些毛病，於司各德的光榮的聲名一無所損！司各德的文章，縱橫恣肆，奇詭神妙，像一根萬丈長的火柱，牠的光焰，耀人眼目，使讀者目眩神迷，不能逼視；逼視尚且不可，安能看出這火柱本身上的斑點呢？

二

司各德初以詩人著名。他的敘事詩，如湖上美人，都曾風行一時，但是不幸他所遇著的對手，卻是英國最偉大的詩人——拜倫。司各德自己知道做詩做不過拜倫，然後轉換方向，做歷史小說；在這方面，他獨霸文壇，沒有敵手。所以我們敘述司各德的文學生涯，可以分做兩期：前期是詩人的司各德，後期是小說家的司各德。

●見洛克哈特的司各德傳 VII. 179.

司各德評傳

司各德是蘇格蘭一個世代書香人家的第九子，生於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他的父親，業律師，也像哥德^①的父親一樣，是一個端方嚴厲的人；洛伯洛安^②裏的老商人就是他的小影。司各德生後極為強健，但是兩歲時忽然右足得疾，成了個跛腳。他自小就極喜歡聽故事，尤喜聽那些歌詠蘇格蘭古事的俗歌。他的記憶力極強，有音節的歌謠，他聽了一遍以後，便能背誦。他極愛讀潘珊的英國古代歌謠集，^③他並且自己收集歌謠，好像別的小孩子收集小金錢和貝壳。十歲的時候，他收集的歌謠，已經訂成數厚冊了。他又是一個銳厲的觀察者；每一塊廢墟，每一座破廟，每一方殘碑，他都用心注意。我茲我斯愛好「自然」是愛好「自然」的本身；司各德卻愛好「自然」的歷史的背景。一叢古樹雖然美，司各德並不怎樣注意，但若有人對他說：在這些樹下，查理第二休息過，或是這些樹是蘇格蘭王后瑪麗所手植的——他就再不會忘記這些樹了。他總要到這些樹底下徘徊幾次。即此可見司各德的歷史癖是天生成的。

①哥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德國偉大的詩人。

②洛伯洛安(Rob Roy)司各德所著小說名於一八一八年出版共三卷。

③ Percy's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愛丁堡高等學校和愛丁堡大學裏的教育，對於司各德日後之成爲詩人和小說家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司各德因此學會了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得以他讀法意西諸國的浪漫文學（Romantic Literature）。一七八六年，他在父親的辦公室裏學法律，一七九二年，被准出庭。此後，他一直在司法界辦事，僅以餘暇從事著作。他雖然跛了，卻極強壯；他只靠一支手杖，曾經在冷僻路上敵住了三個暴客，足有一小時之久。他一面做詩做小說，一面仍勤懇盡職地做法官。他總在早晨五點鐘之前起身，到馬廐裏看過了他的愛馬，又看過了他所愛的狗、貓之類，就到書房裏坐下做文章，他做得很快，到九點鐘後，家人圍坐進早餐的時候，他已經寫好了二三十頁。十二點鐘後，他離開書房，辦事、會客和家人談笑，不再作文了。

司各德對於女人極冷淡，可是也會有過浪漫的愛，因爲那女子的父母不許，以至好事不諧。司各德很祕密的掩藏他的熱情，所以當時簡直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此後不久，他和卡本忒小姐（Miss Carpenter）結婚，夫婦間感情極好。

現在我們要譚到司各德的詩人生涯的初期了。一七八八年，麥根西（Henry Mackenzie）

在愛丁堡皇家學會開會時讀一篇關於德國戲曲的論文，引動了司各德對於德國文學的興味。他立刻專心學習德文，讀了許多德國傳奇小說和詩。後來（一七九四年）他翻譯皮爾吉●著名的俗歌萊諾埃●作爲他一生著作的試筆。一七九六年又譯哥德的戲曲哥支半倍利欽根●這兩篇都得人稱賞。哥支出版不久，司各德又和他的舊同學——現在正做印書生意的巴冷泰納（James Ballantyne）商量要印一本古代歌謠選集，這些材料，他自幼搜集，現在已經很多了。他本想選印一小冊，可是動手編輯之後，不得不擴充原定計畫，訂爲三大本，於一八〇二年到三年之間出版，名蘇格蘭樂府集●。這書的第三冊有喚做近人擬作一章，是司各德自己的詩。

常編輯蘇格蘭古歌謠的時候，司各德對於俗歌得了個新解釋：他以爲俗歌是中古傳奇小說（Medieval romance）的變形，俗歌的作者，取冗長而雅麗的中古傳奇小說縮短了改淺了，使

●皮爾吉（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1748-1794）德國詩人。

① Lenore 皮爾吉的傑作，他是受了潘珊的古代歌謠集的影響而作此集。

② Goetz von Berlichingen

③ 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

得田夫野老也聽得懂，也能欣賞。所以如果用了還原法，可以把俗歌裏的傳說故事，作成小說或敘事詩。司各德既見到這點，他就動手去做。一八〇二年，蘇格蘭樂府集首冊出版後，他就做一篇小說華菲萊，這就是他後來許多歷史小說的探路者，可是只起了個頭，就擱置了。因為司各德此時還是想在詩壇上立功，初無意於散文。他擱起華菲萊，立刻就做蘇格蘭樂府的本事詩。一八〇五年，蘇格蘭樂府集本事^①出版，像迅雷一般震驚了英國的文人。批評家一致讚許，尊為蘇格蘭民族的代表，詩壇第一人。在極短的期間，樂府集本事銷售了三萬部，英國婦孺皆知有司各德其人。

現在，中世紀騎士生活，封建制度，尤其是蘇格蘭民族性的寶藏，被掘開在司各德的面前了；司各德不必去找題材，題材自己會來找司各德。瑪米翁^②和湖上美人^③繼續出來，風采不減於

^①Waverley 小說，又名邇來六十年矣，共三卷。

^②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共三卷。

^③Marmion: A Tale of Flodden Field 一八〇八年作。

^④The Lady of the Lake 一八一〇年作。

前，一一受到狂熱的喝采。批評家說這兩部新作在結構上，在敘述的趣味上，在人物個性的刻畫上，都勝過樂府集本事；一般的讀者，則傾倒於此兩書所描寫的戀愛。而尤以湖上美人字裏行間吹送出來的林邊山隈的清風，使人心醉神怡。瑪米翁出版後一年，司各德第二次遊倫敦，那時歡迎他的盛況，真足令人人迴過頭來看。

然而司各德的詩才似乎已竭。洛克勃已露衰態，島上貴人更不如——司各德後來自白，這本書原是勉強做而且匆促完篇的。無畏的哈羅爾竟公然失敗。此時已有一新人崛起，打敗了司各德，這個新進者便是拜輪！

司各德知道拜輪的詩才高於自己，知道自己二十年來的盛名乃是僥倖得來，他就退出詩壇，專向小說方面發展去了。在一八二一年，司各德對人說道：「真的，我長久不做詩了。我現在還是天和和讀者見面，不過不是用詩，是用小說。我覺得我讓路給一代才子拜輪，是一件很榮耀的。」

① Rokeby 一八一三年作。

② The Lord of the Isles 一八一五年作。

③ Harold, the Dauntless 一八一七年作。

事。」而當他逝世的前一年，有一個朋友問他爲什麼竟洗手不作詩；他直捷的答道：「因爲拜輪將我打敗了。」他的朋友回說：以他自己而論，他朋友（司各德）的許多詩是不能忘記的，正和拜輪的一般。司各德回答道：「那也許有的，但是在描寫強烈的情緒，人心的隱微等方面，拜輪將我逐出詩壇了。」我們看了這兩段話，知道司各德真有自知之明；他不和拜輪爭詩人的名，轉而創立他的歷史小說，正是他的「善用其才」。

三

司各德做敘事詩，起意於編輯蘇格蘭樂府集的時候，而編輯蘇格蘭樂府是受了潘珊古代歌謠集的影響；現在他做歷史小說卻受了愛琪我斯^①的早年作品的響影。當一八二〇年樂府集首冊出版後，司各德就想做一本歷史小說，華菲萊的第一章便是那時做的，但是他那時方得意於詩壇，所以華菲萊剛起了頭便擱開了；自從拜輪崛起於詩壇，和他對抗，並且有壓倒他之勢，

①愛琪我斯 (Edgeworth Maria, 1767-1843) 與司各德同時，有名的愛爾蘭女小說家，乃 Richard Lovell Edgeworth 之妹。

司各德就想另闢一條更適宜的路去發展他的天才，同時他讀了愛琪我斯的描寫愛爾蘭人生的小說，大受感動，就突然想到他亦不妨做幾本描寫蘇格蘭人生的小說，像愛琪我斯之於愛爾蘭；於是他決定做小說了。正當那時候，他無意中又翻著了華菲萊前七章的舊稿。他心上一動，立刻就繼續完這幾張舊稿。三星期之後，他脫稿了；一八一四年，不記名出版，震動了文學界。

從華菲萊所取的題材和描寫方法看來，司各德的歷史小說是把人物的描寫納入歷史的骨架裏。換句話說，司各德所要著意描寫的，是古俗，史事不過是外面的一件罩袍罷了。司各德幼時曾在高地住過，曾經聽那邊的父老譚過四十年代的舊事，現在他作華菲萊，就是想用小說的形式保存——用司各德自己的字——那些古俗。所以華菲萊裏的事跡雖然是前一代的，卻實是在司各德親聞親見的人生的寫照。因為目的在「保存」一些古俗，故而史事的正確與否，司各德是不大注意的。不但如此，他小說裏敘述歷史的浪漫的逸事，是傳奇主義的精神，而忠實地描寫社會背景卻是寫實主義的精神；這兩種相反的精神，在文學上永不能混和的，現在卻在司各德的小說裏混合了。

華菲萊已經得到美滿的結果，吉瑪納令跟着出來，這書從屬稿到印成，只有二十五天。那時司各德正到了創作力的最高點，一個早晨寫四十多頁，在他是極平常的事。平均一年之內，他總有十幾卷新作發表；這些新書銷行之快，也和他們著作時一樣。洛伯·洛安在一個星期內銷去了一萬部，後此的著作，銷售得更快。一八二二年那一年裏，司各德的新舊著作共銷售了十四萬五千餘冊。十四萬五千的數目原不算很大，和近年最流行的小說的銷數比較起來，還算是小的，但在那時，卻已經是空前的數目了。司各德在這上頭，拿進許多錢，拿破崙傳（一八二七年，共九卷）的前兩版，他得了一萬八千金鎊，其餘的著作每年合計所得總在一萬二千金鎊左右。司各德把這些錢都置備產業，擴充住宅；他建築一所堡樣的大房子，招致許多賓客，款待極厚。吉瑪納令之後，古董家出版歷史的成分，現在是減少些了。雖然浪漫的事變，在這兩部書裏有許多而且有時不免流入感傷主義，但是他們描寫蘇格蘭家庭生活的美妙，實為全書精

① Guy Mannering 一八一五年作，又名 The Astrologer 共三卷。

② The Antiquary 一八一六年作，三卷。

③ 感傷主義英名為 Sentimentalism，乃文藝上之一種傾向，可視為浪漫主義之一種。浪漫主義重熱情主觀與想像，感傷主義亦然，惟浪漫主義所有者乃雄大深刻之想像與熱情，而感傷主義則為銳敏與纖巧，所謂多愁善感是也。

司各德評傳

采所在。司各德此時只描寫最近的過去；一七六〇年左右和一七九〇年左右是這兩部書裏的時代。於是在一八一六年尾，黑侏儒和老不死^①出世了；我們第一次看見司各德從古書上搜集材料——以前他是從故老口頭搜訪的，例如華菲萊——做他的小說。黑侏儒講的是十八世紀初年的事，總算是失敗了；老不死卻是司各德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以十七世紀的蘇格蘭新教徒為描寫中心點。洛伯·洛安和米特魯辛的心^②同在一八一八年出版；後者比前者尤好，書中女英雄尤妮亭 (Jeanie Deans) 的情影永遠刻在讀者的心版。一八一九年也出版兩部：臘末摩的新婦^③——一篇有力量的戀愛悲劇，和蒙德洛的傳說^④。這樣就結束了司各德第一期的小說。

① The Black Dwarf (黑侏儒) 一八一六年作，與 Old Mortality (老不死) 合為 Tales of My Landlord 之第一集，共四卷。

② 蘇格蘭新教徒 Scottish Covenanters。

③ Heart of Mid-Lothian 共三卷，作爲 Tales of My Landlord 的第二集。

④ Bride of Lammermoor。

⑤ Legend of Montrose 此兩種合爲 Tales of My Landlord 第三集共四卷。

直到此時，司各德已作了九部小說；這些小說的背景，論地點總在蘇格蘭，論時代最遠不過十七世紀的中葉。他現在覺得應該換出點新花樣來了！撒克遜劫後英雄略^①就是他第一次描寫到蘇格蘭以外，而且第一次遠征到十二世紀末——一九四年。劫後英雄略的巨大的成功使司各德更加放手做去。寺院^②和較好的續集方丈^③還有更好的肯尼爾華斯^④都是描寫十六世紀的後半代。尼格爾的家產^⑤描寫乾姆司第一 (James I) 時代，把乾姆司第一寫得異常出色。披克的潘凡理爾^⑥也講十七世紀的事，是司各德著作中最長的一部，於一八二三年出版。這一年——一八二三年，是應該特別記好的，因為就在這一年，司各德又做了一本昆丁。

①原名 Ivanhoe 一八二〇年作，共三卷。

② Monastery 一八二〇年作，三卷。

③ The Abbot 一八二〇年作，三卷。

④ Kenilworth 一八二一年作，三卷。

⑤ The Fortunes of Nigel 一八二二年作，三卷。

⑥ Peveril of the Peak 一八二三年作，四卷。

司各德評傳

杜華特。●在這里，司各德把描寫的範圍又放寬了些；他竟跨出英倫三島，描寫到歐洲大陸去了。這一本書也把司各德的名譽傳到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可是第二年出版的聖洛南的井●仍舊回過頭來描寫蘇格蘭的風物，而且時代是十九世紀。允婚和符咒●並在一八二五年發表，司各德又回到第三次十字軍的時代了。跟着發表的，是木柱●。這一年裏，司各德遇着了一生最大的打擊。他合股的巴冷太納印書公司倒閉了，虧空至十一萬七千鎊之巨！司各德雖然是巴冷太納的股東，但是他一向不問公司裏的事，所以此次倒閉，非司各德之咎，他原有卸責之餘地。然而司各德不肯，他很勇敢很仁慈的把全部的責任都挑在自己肩頭。那時皇家銀行派委員去見司各德，表示極願無條件幫忙的意思，又有人匿名送司各德三萬鎊；但是這些以及別的許多幫助，司各德都拒絕。他誓要以自己的一枝筆，還清他的債務。他決定從此以後要不分晝夜的勞作，直到

● Quentin Durward 一八二三年作，三卷。

● St. Ronan's Well 一八二四年作，三卷。

● The Betrothed (允婚) The Talisman (符咒) 並稱 Tales of Crusades (十字軍故事) 共四卷。

● Woodstock 又名 The Cavalier 一八二六年作，三卷。

還清債務爲止。他不得不和各方面訂立售稿的契約，每年限定要著多少部的小說。他這樣的趕，他的作品自然不能像從前那樣好了。

那時他又遇著一件極傷心的事。巴冷泰納倒閉後數月，他的愛妻又病死了！可憐的司各德悲痛到極點，然而債務逼他不得不離開愛妻的停屍牀，在書房裏埋頭疾書。木柱的後半部就在四天之內做好的。本來是極好客的他，現在終天關閉書房裏，像一個隱士。

一八二七年，他作外科醫生的女兒，講的是十八世紀的後半代；一八二八年的卑斯美女，卻又回到十五世紀初年；一八二九年的于爾斯丁的婀娜，是在查理勇王的時候。這三部雖在艱辛中匆促寫成，也還不十分壞，一八三一年作的巴黎的洛勃忒伯爵和恐怖堡，就很壞。

① The Surgeon's Daughter 世與 Two Drovers, The Highland Widow 二種合爲 Chronicles of the Canongate 第一集，共二卷。

② The Fair Maid of Perth 又名 St. Valentine's Day 乃 Chronicles of the Canongate 之第二集，三卷。

③ Anne of Geierstein 三卷。

④ Count Robert of Paris

⑤ Castle Dangerous 世與書合爲 Tales of My Landlord 第四集，共四卷。

司各德譯序

了。到這時候，司各德的天才的花已經萎謝，他的生命的長途也到盡頭，一八三二年九月，這個天才的小說家積勞而死，剛巧在哥德去世後六個月。

四

從上面的簡略的敘述看來，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司各德的歷史小說，範圍極廣；上起第二次十字軍時代，下迄拿破崙皇朝，凡七百七十餘年之長。第二：我們依著這些小說出版的先後，細細考察，便發見了一件重要的事實。原來司各德的歷史小說是從近處開頭的。他開頭做的幾部小說的題材，在時代上和地點上，都和他離得不遠；他的華荊萊的材料是從父老口中聽來的，故雖名為歷史小說，實無異是他親身見聞的記錄。繼華荊萊而作的吉瑪納令和古董家都描寫一七八〇年左右的蘇格蘭，所以也是司各德近身的材料。一八一六年以後，他的確想放大他材料的範圍，但是我們卻看見他始終不會跳出蘇格蘭，並且年代至古不過十七世紀中葉罷了。直到一八二〇年，他自己覺得蘇格蘭和十七世紀的材料已經用盡了，方纔跨過蘇格蘭的境界，並且走到更古的古代，作了劫後英雄略以下諸作。第三：我們要注意的，是司各德最好的作品如

吉瑪納令，古董家，老不死，米特魯辛的心，臘末摩的新婦等等就是地點限於蘇格蘭時代集中於十七世紀的小說。這幾部描寫司各德「近身」事物的小說最足代表司各德的天才。此外的小說描寫到蘇格蘭以外和更古的古代的，雖然也有佳構，但其中的人物風景不免有些模糊，決比不上吉瑪納令和古董家等。這因為十七十八世紀的蘇格蘭，是司各德最熟悉的，和他熟悉自己家裏一樣。

司各德的創作力是非常的。他做得極多，而且極快。他長於描寫，但是他缺乏「布局」的本事。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小說的結構，都是極軟弱的。他是描寫人物的聖手；尼格爾的家產裏的乾姆，司第一，劫後英雄略裏的呂貝珈——一個是歷史人物，一個是理想人物，都描寫得極好，叫人永久記得。但是也有缺點：他只描寫了這些人物的行動，未嘗觸及他們的心靈。他的描寫缺乏心理的分析。他又是一個善寫「配景」(Scenery)的作家；他詳細描寫一個堡的建築，一個人物的服裝，在小說史上創一新格。而不幸他不長於描寫自然界的景物。

所以偉大如司各德，他的作風實在也是環瑜互見；對於這一點，我們要分項詳述於下。

第一要講書中的「配景」

上面說過，司各德所愛好的「自然」是有歷史背景的自然。一排古樹，一泓山澗，一處樓臺林園，雖然極自然之美，司各德對於他們是淡漠的；但是如果這一排古樹乃瑪麗王后所手植，這一泓山澗昔曾爲獅心李卻大王飲馬之處……司各德便油然而生愛慕之心，低徊嚮往而不忍去。他這種天生的嗜古性，和他的小說的配景，大有關係。他的配景描寫的特色在這裏，缺點也在這裏。因爲他的興趣在古事，所以他特別的熟悉那些古堡的建築，古時貴族人家的陳設和服裝，民間的習慣，大森林者俠客的行徑，比武場上的規律，以及古時吉凶軍賓之禮儀；他應用這些「素養」來描寫他小說裏的配景，遂能使古俗再現於讀者眼前。這是他的特色。但是當他描寫一段沒有歷史關係的自然風景的時候，他就無所措手足，結果是非常拙劣。這就是他的缺點。司各德自己會說：平常的自然風景縱使極佳，不能啟發他的靈感；但如果「指出一座古堡或古戰場給我看看」他說：「我就立刻在行了，我能在這古戰場上填補當時兩軍肉薄盾禦擊衝的圖畫，在那古堡裏填補當時的習俗，使讀者狂喜而神往。」知道了這一點，我們便會明白爲什麼司各德書中配景

的描寫有幾處是過分詳細，而有幾處又太簡略了；並且我們也會明白爲什麼司各德描寫的配景有十分好的也有十分拙劣的了。這全因爲能够啟發司各德的靈感，激動司各德的感覺的，是那帶有歷史背景的「自然」不是那平平常常的「自然」在平平常常的「自然」之前，司各德是一個色盲者。

然而司各德也寫過好幾幅極出色的非歷史的自然景緻——幾幅夜景。洛伯·洛安裏的格拉斯哥 (Glasgow) 的夜景，寫弗蘭昔斯 (Francis Osbaldistone) 於月夜歸家，遇戀人狄娜騎馬趕來，劫後英雄路裏的夜景，寫黑騎士迷路，月夜叩壳曼黑司德道人的瓢團，吉瑪納令裏描寫的是雪夜，米特魯辛的心裏面所寫的是夜戰這幾幅夜景哀豔悲壯，都足稱爲上選。

第二我們要講司各德的「人物描寫」

人物描寫是司各德一切作品的精采所在。司各德因爲太注意於人物的描寫，以至妨害了作品的結構。凡讀司各德小說而感動的，一定是被書中那些男英雄女英雄所感動。這些男英雄女英雄，有歷史的，有理想的，也有類型的。誰讀了吉瑪納令而沒有一個律師格魯辛 (Glossin)

深印在腦筋上呢？誰讀了尼格爾的家產而忘記了勳爵達爾茄奴（Lord Dalgarro）呢？他寫的歷史人物如路易第十一（昆丁杜華特）、乾姆司第一（尼格爾的家產），雖然微與正史不符，然而每人代表不同的皇族的特性，有繪聲繪影之妙。他的理想的女英雄如呂貝珈（劫後英雄略），尤妮亭（米特魯辛的心），永遠是萬千讀者視線焦點。這些類型的歷史的、理想的人物，擠滿在司各德的全集裏，他們的品性運命和行動，足使百世後人景仰崇拜。抽去了這些人物，司各德的小說就失卻吸引力了。

司各德的小說是動作的小說，他的主要的趣味就在這些與命運與環境苦鬪的人物的行動。他描寫人物的方法，和近代心理派的小說家很不相同。心理派小說家描寫一個人物，主要點在表明這個人物的心理變化，以及他靈魂上的光明與黑暗兩方面；司各德描寫的人物卻沒有心理變化，他的筆尖不會觸着他們的靈魂的深處。他用了粗筆，醜了豔色，只在廣幅的畫布上很大膽的勾出幾個人物的輪廓；至於膚髮、衣褶、和陰陽光線，他是不注意的。近代的批評家即以此爲司各德病。然而平心論之，這個雖是美中不足，究竟並不損及司各德文學的價值。

第三，我們要論到司各德作品中的「歷史事實」——司各德最受攻擊的，就是他的歷史事實的不正確。

蘇格蘭的歷史和蘇格蘭的古跡，本是司各德最熟悉的，可是他的限於蘇格蘭範圍內的幾部小說也有很多「時代錯誤」和不符合正史的地方。歷史上的洛伯洛安從不會和約柯別黨^①有過什麼關係，司各德卻在洛伯·洛安裏寫他（洛伯·洛安）是一個熱心的約柯別黨。在華菲萊裏，司各德描寫那個高地的酋長麥克伊福（Fergus MacIvor），真所謂有聲有色，使讀者拍案叫絕；然而實在查考起來，高地的酋長何嘗有麥克伊福其人，查理親王（Prince Charlie）的好朋友中何嘗有一個高地酋長麥克伊福及其嬌妹；都是司各德捏造的。而且描寫中的麥克伊福也不像個高地酋長。紅手套^②裏講查理親王第二次到英國北方，在正史上和傳說上都無根據。最不願歷史事實的正確的，要算是方丈。在這部小說裏，司各德不但不顧史實，虛構了幾個重要人物，並且把歷史上幾個同名的女子誤爲一人，張冠李戴起來。在老不死裏，司各德因爲要增進

^①的柯別黨(Tacohie)就是英王乾姆司第二及其子孫的附從者。

^②Redguntlet, 一八二四年作, 三卷。

藝術的興味，不惜使書中英雄歷受未曾實有的過分的危險。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小毛病，被批評家指出來。蘇格蘭材料是司各德的「家珍」，尙且乖謬錯誤的地方多到如此，其他非蘇格蘭的小說自然錯的更多了；即以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而論，也有許多地方和實在的歷史相反。

五

據司各德的自白，他本不求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裏的事實，一一合於正史；他本不注意於史實的正確與否。所以我們若以史料的不正確去責備司各德，司各德一定是笑而不受。但全書的主要點——李却第一時代撒克薩人與腦門豆人之爭鬪——卻是司各德所深信不疑，以爲合於正史的；司各德在一八三〇年作的引論裏，也曾經明白說過。一部歷史小說，原不必，並且不能處處與正史照合，處處有根據有出處，然而一部歷史小說的主要點，或全書的空氣，總須不肯於這個小說所描寫的時代的真相；現在，李却第一時代撒克遜人與腦門豆人的關係既爲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的主要點，而且又爲作者所自信的，似乎我們就有研究一番之必要。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裏屢次說：「腦門豆的貴人提起「撒克遜人」一句話時，都含有輕蔑的意思；對撒克遜人說「你是撒克遜」猶之罵人是狗；「撒克遜」是一個不體面的名字，腦門豆人以此爲譏罵，撒克遜人以此爲羞辱的。這一點是司各德在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裏加意描寫的。司各德又寫一個撒克遜遺老凱特立克，偏偏把「撒克遜」當作光榮的名字，處處自標是一個撒克遜人；書中言比武會後，約翰親王設宴招凱特立克和撒克遜王裔阿失斯丹飲酒，席間，腦門豆貴人都譏諷撒克遜種人，凱特立克大怒，斥雷極那德道：「人果稱汝爲撒克遜人者，汝一生足矣，老夫意汝殊不能當此稱！」（頁九二）這一段文字，烘託撒克遜與腦門豆平日仇視的態度和對於「撒克遜」這個名詞的輕蔑的心理，可謂美妙已極。凡讀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者，除對於猶太美人呂貝珈印象特深外，大概亦決不會忘記了這種關於腦撒兩種人仇視的濃厚的描寫罷？讀者總不能忘記「撒克遜」是一個不體面的字，是腦門豆族罵英人時用的。司各德既然對於「撒克遜」一字如此加意描寫，就值得我們來研究這種情形是不是當時真有的了。據英國史專家及考古家弗利曼（Freeman）的意見，「撒克遜」一字在當時並不是這樣用的。他說，當時撒克遜人自稱「英吉利人」，而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和其他的外國人則稱英人爲「撒克遜」。

是呀，當時撒克遜人自稱「英吉利人」，外國人則稱他們「撒克遜」；弗利曼的話，我們是相信的。但是這仍不能證明「撒克遜」一語必不是罵人的話。我們現在稱北美美洲的阿拉斯加半島上的土人爲「伊斯基模」(Esquimo)，然而伊斯基模人自稱則爲 Inuits；所謂「伊斯基模」是「生食者」的意思，還是一句罵人的話。我們不能因爲阿拉斯加半島的土人原來自稱爲 Inuit，而「伊斯基模」是外國人叫出來的，而遂謂「伊斯基模」不是罵人的話；同樣的理由，我們亦不能因爲撒克遜人自稱「英吉利人」，而遂謂「撒克遜」一語必無輕蔑的意思。實在講起來，在司各德的時代，「撒克遜」一字是歷史家常用的，而且普通的用法，都把「撒克遜」指本來的英國人，以別於出自腦門豆族的英國人。

「撒克遜」這個字還是小問題，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卻第一時代英國人（即指撒克遜）與腦門豆人的關係。據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所描寫的，李卻第一的時代，撒克遜人和腦門豆人鬭爭方烈，一國之中，撒克遜人和腦門豆人顯分界限，腦門豆人是得勝者，是主人，撒克遜人是被征服者，是奴隸；麥考賓 (Macaulay) 說，「在李卻第一的時候，腦門豆人最常用的咀咒是，

「我真成了個英國人了！」最常用的憤語是「你當我是英國人麼……」正和司各德的話有些照合。不過我們要曉得，那時腦門豆人和撒克遜人雖尚存芥蒂，然而並不是日日尋仇爭殺，像司各德所描寫的情形。弗利曼在他的腦門豆人征服英國史裏說道：「早在十二世紀之前，生在英國的腦門豆種人自己稱自己是英國人了；只有最高階級和最低階級裏還有例外，其餘的中流階級早已分不出誰家是腦門豆種，誰家是撒克遜種了。查劫後英雄略的時代是一一九四年，正是十二世紀末尾。故知司各德所言兩族水火的情形，沒有歷史的確實性。司各德所以要如此寫，大概想藉此增加藝術上的趣味。他寫一個國內有兩個民族互相尋仇，自然比寫一個平常的國家，更加動人些；用這法子去做歷史，斷斷不可，但用來做小說，也就不必深譏了。

至於劫後英雄略中的人物，也有許多錯誤。司各德說阿失斯丹是撒克遜末代之王孫，愛德哇王（Edward the Confessor）的親子；但是愛德哇王沒有後代，早已考定，有耳共聞，不曉這件事的，恐惟司各德一人。凱特立克（Cedric）這個名字也有錯誤，應該是Cerdic。總之，據弗利曼的考據，劫後英雄略裏的人物風俗，有一大半是時代錯誤的。司各德在這些地方備受批評家的責

難。但我們如果除開這些歷史的錯誤，存而不論，單就文學的立點而言，則劫後英雄略究竟是一部可愛的書；中古的騎士風氣，表現在這部書裏，如生龍活虎一般！

六

現在我們要看一看近代批評家對於司各德的意見了。

像司各德那樣的一個偉大的天才，他在文學史上的重要的地位，是不容置議的。近代有歷史眼光的批評家，大都一致的稱許司各德替後來小說家所做的基礎工夫。他奠定了「近代小說」的根基，他又開了巴爾扎克等細描環境的先例。但是就司各德著作的本身來批評時，近代批評家的意見就不能一致了。許多批評家——即使不是藝術派，都不滿意於司各德作品的結構，尤其責備他的心理描寫太不深入。即使是承認司各德在文學史上確佔重要地位的批評家，在這些地方也不作恕詞。

●巴爾扎克 (H. Balzac, 1789-1850) 法國小說家。

司各德在歐洲文學史上佔著怎樣的地位呢？請先引比較文學史的作者洛利安（F. Lohée）的話。洛利安論浪漫主義的一節裏說：「華菲萊小說的作者，是英國的，而且又是法國的近代小說（modern novel）的奠定基礎者；他並且是歷史文的改革者之一。在他之前，那些歷史文（Historical Writing）是缺乏了戲劇的和繪畫的原素的。在色彩的嗜好與人生的熱情兩點上，他感發了法國的席利（Augustin Thierry）和巴郎德（Barante）。他的影響且遍及全歐；在意大利有曼淑尼（Manzoni），在德意志有福格（Fouqué），在法蘭西有由果（V. Hugo）大仲馬（Alexander Dumas）尾尼（De Vigny）梅列蠻（Mérimée）巴爾扎克及其從者，都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顯出司各德在他們身上的影響來。」（比較文學史英譯本第二五二頁）

這里洛利安的最後一語，實在推重司各德至於極點了！他不但推重司各德為近代小說的奠定基礎者，並且是後來許多「各有千古」的小說派的祖師。古來中國的文藝批評者稱杜甫為詩宗，以其包羅萬有，後世詩人，得其一體，便可名家。——李義山，黃庭堅之作風絕不相同，而皆出於老杜。現在洛利安之稱司各德，彷彿就是這種口吻。洛利安可謂推重司各德至於極點了！我們要曉得，這位批評家的話語並不過分。我們只看司各德尚在的時候，他的小說只在法國一處已銷

售了一百四十餘萬部，便該相信洛利安所說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大作家多少都受他一點影響的話，不是過分的了！在當時震動全法國的由果（Byronic）和巴爾札克的作風是極不相似的，然而他們兩個同是受了司各德的極烈的影響；在由果方面的是用字之多和色彩之明艷複雜；在巴爾札克方面是對於環境的細密的描寫。

我們再看英國批評家的意見是怎樣的。

英國的批評家珊茨蓓爾（Saintsbury）在他的十九世紀文學史（A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Literature）裏說：「一股更猛勇更普遍的力接著奧斯丁（Austen）的著作」起來，與那時一般嗜好的趨向相輔並進，立刻把當時英國小說的潮流轉變了一個方向。這股新潮流的第一衝擊的力量還沒有自己用完的時候，就是三十年四十年之後，這種新式的小說——和中世紀的羅曼司果然有分別，和十八世紀的故事亦自不同的新興的小說，已經佔領了聽者的耳朵。這一個新發展正是「歷史小說」而手創之者實爲司各德。倒底成功了！——男作家和女作家也曾經作了二千多年的歷史小說呢，而且也有二十或三十個他們的企圖是做得頗爲厚

而決呢。但是在司各德之前，古人或近人，英人或非英人，沒有一個真成功的……」（十九世紀文學史第一三一頁）司各德的功業就在創造歷史小說：這是珊茨蓓爾的評語。這位批評家的意見也是確當的。自李卻特生、菲爾定以來，羅曼司裏慣用的題材——皇帝武士，久已絕跡於小說林中，司各德重新引他們進來，而且是大吹大擂的介紹他們給當代的讀者，彷彿是在那裏吆喝道：「你們來看呀！他們又來了，却不是羅曼司時代的他們！」真的，司各德的武士確不是蒙且涅（Montaigne）所怒責的「嗜殺的任性的」武士，也不是賽凡蒂斯（Cervantes）所挖苦的「莽撞的」武士，他雖然不是正確的歷史家，他是最能體會真正的武士精神的，他的武士又勇敢又仁慈，斂時如處女，發時如雷霆，這是理想的武士的典型；所以他的武士小說全然沒有中世紀羅曼司的荒誕怪異不近人情的成分，自成其為歷史小說。小說的最重要的職務，自然在描寫現代生活；可是懷古心和歷史癖也是人類天性所本有，好的歷史小說正足以滿足人類這種精

① 李卻特生（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英國小說家，他的處女作 Pamela 開英國——亦即歐洲的描寫日常人生的小說之先河。

② 菲爾定（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國小說家，繼李卻特生而作家庭小說，亦極有名。

神上的要求。

上面兩位批評家的話，或者揚譽過甚，我們再引一位持論最公平的現代批評家的話。

丹麥的大批評家布蘭兌斯 (Brandes) 在他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 (Main Currents in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第四卷英國的自然主義 (Naturalism in England) 的第十章「歷史的自然主義」的開端，說道：「讓我們擱開蘇散 (Southey) 講到一個更好的人罷，講到那位築基於民族性和歷史的背景而肇興了卓異的英國式的浪漫主義的作家罷……頭腦清晰，性情和平，品格高貴而果決，並且富有創造的天才，這位作家把健全而娛樂的文學供給全歐洲各國，有二十多年；而且他對於民族性與歷史的觀念，是如此其新穎而卓特，竟使他的著作影響到一切文明國家的歷史作法，不亞於他在歐洲小說界所生的影響。」(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第四卷第一〇二頁) 又曰：「在十九世紀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十年裏，成爲出版界的霸王，影響及於歐洲各國，而且在法國有摹擬者尾尼，由果，梅列蠻，巴爾札克和大仲馬，在意大利有曼淑尼，在德國有福格，而在丹麥則有莫勒 (Poul Møller)，音格曼 (Ingemann) 和虎息 (Hutch) 等爲其門

徒的司各德，受了時間的裁判，直到現在還是十四歲左右青年男女的親愛的作家，他這作家，沒有一個成年人不會讀過他，可是沒有一個成年人讀他。」（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卷四第一二七頁）

布蘭兌斯所以推重司各德，因為他的「新穎卓特的對於民族性和歷史的觀念」，因為他是蘇格蘭民族性的正確表現者，因為他是英國文學史上卓異的英國式浪漫主義的肇興者，這都可以從上面兩段引語中看出來的。

布蘭兌斯對於司各德作品的本身，也有極公平的批評。他說：「在我們看來，司各德小說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他那些小說，以美妙的人物描寫和活潑的對話，給人愉快，但是不能滿足人家的理智，也不能強烈的訴諸情感，甚至不能喚起深程度的好奇心。他那些小說是有靈魂的，但是沒有理想。」（十九世紀文藝主潮卷四第一二五頁）司各德的吸引力就在描寫人物和對話：布蘭兌斯此言可謂一針見血。除了人物和對話而外，司各德的作品有許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布局不精密」。司各德相信一篇小說最大的職務在宣傳一種道德信條，藝術手段之如何，乃次要的事。依了同樣的自信，他又往往隨意改竄史實。布蘭兌斯對於此點有極公平的批評：「司

各德創始的這一派小說（即歷史小說）比從前的小說，實在顯有進步，可是現在也老朽了；各國的批評家，漸一致的承認歷史小說雖有萬般好處，終不免是旁門左道——一則因為受了歷史事實的束縛，使全書內詩意的發展成爲不可能；一則因為解釋歷史太自由了，常使事實和設想混而成爲極不調和的一團。例如米特魯辛的心第三卷（第十章），以歷史所記埃其爾公爵的話和作者想像的話，互相混雜，最爲批評家所不喜。不但如此，現在是一天一天明白起來，司各德描出來給我們看的古代的小影，實在和古代的真面目很不相像，但如不加虛飾，便又一定不能喚起同情了。他（司各德）的十字軍故事（*Tales of the Crusaders*）幾於婦孺皆知；這部書描寫那些奇境和十字軍戰士的浪漫的冒險的事情，同塔梭（*Tasso*，意大利文人）的Jerusalemme Libérée 一樣的不顧史實，而又不及那位意大利詩人的詩才和藝術手腕。（十九世紀文藝主潮卷四第一二五頁）司各德實在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推敲他作品的結構；他總是一「信筆所之」，從來不費許多精神時間在布局上頭。至於心理描寫不深切，又是司各德天生的缺點。法國著名批評家泰納（*Taine*）說得好：「他（司各德）既無才，亦無餘暇，以深入於書中人物的心理。他專用力在外部；他描寫形體與表面，比描寫情緒與內部更盡力得多。」（英國文學之四，第二五

泰納對於司各德之歷史的作品，全都不滿意；他說：「湖上美人，瑪米翁，島上貴人，卑斯的美女，老不死，挨梵訶，昆丁·杜華特，這些書誰不熟讀呢？從司各德那里，我們學了歷史。但這真是歷史麼？這些古遠時代的畫片全是假貨。只有風土、景物和外表是真的；餘如動作、語言、感情等等，都已經文明化了，雕飾過了，罩上了近代的化裝了。」（英國文學之四，頁二五四）「他的人物，不論是從什麼時代運來的，都不過是他的鄰舍；機詐善變的農夫，虛有其表的地主，戴手套的紳士，標梅迨吉的淑女，一切很平凡的或不很平凡的，全是性格溫厚，知識充足，和復辟時代（Restoration）的荒淫縱樂的僮夫，中世紀的莽武士怪俠客，完全不同，相去何啻數百千里。」（英國文學之四，頁二五六）泰納認定司各德的歷史小說是失敗的；因為他們只穿了歷史的衣服，不會換上一個歷史的心。

在近代批評家中，泰納對於司各德的批評算是嚴厲的；但是更嚴厲的，還有現代有名的意

大利並且是歐洲的批評家柯洛支 (Croce)。

意大利文壇對於司各德曾經有過一番狂熱的歡迎。十九世紀的前半，意大利文翻譯的司各德全集，至少有十二三種。一八五〇年後，全集已經不甚暢銷了，則有選取一二種編入「世界名著」叢書中，或竟單行的。意大利的演說家和著作家常常引用司各德的，到那時也漸漸少起來，終至於絕響。意大利批評家也從泰納之後對於司各德漸多微詞，近人支且 (Amiljo Cechi) 的英國文學史可爲代表。然而他們亦不過責司各德太不顧歷史事實，心理描寫太淺薄罷了；仍是幾句老調。柯洛支就不同了。他的批評，雖然有時不免太偏，可是極多精闢獨到的見解。

柯洛支在他的短文司各德論裏指出四點來：

第一，「司各德只是一個文學的製造家。他的職務就在應市場之需要而出貨。人類腦筋的市場上有時需要一些娛樂的想像的貨物，司各德就有供給這種貨物的天才。他第一次應市場上之需要而造的貨，是詩。不到幾年，他發見這個牌子的貨物的銷路有些呆了，——不知道還是因爲他的工料不對呢，還是因爲少年勳爵拜輪和他競爭的緣故，總之，他的「詩」牌貨有些難銷了。他立刻翻出新花樣來，丟開詩，做散文，另取一個新高標，頗帶些神祕性的，叫做「華荊菜小說」。

作者所著]“by the author of the *Waverley novels*”，於是他竟大成功，營業至死不衰。試讀那些司各德傳，你就知道他們簡直是在敘述一個工業界的名人，不是一個文學家。這些傳記家稱贊司各德的手腕如何敏捷；他的精神如何好，能在一年內做出二三百萬字來；他的進項如何大，使他能夠多置產業，改建住屋，極闊綽的接待賓客。而至於司各德之內的生活，那些傳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實在沒有一個字講到司各德的戀愛經驗，宗教，和哲學問題。而我們所認為藝術家的特性的領域——精神的行程，那些傳記中連半個字腳也沒有。司各德一生最多故的時期是在他的合股印書公司倒閉之後，這一個變動使得他不剩一文，而且負了許多債；但是看呀！他很鎮靜的站起來，勇敢地拿了筆就寫。他答應償還一切債，決不短少分毫。他這宏願，居然達到；待他死時，他已經償清了一大部的債了……所以司各德的一生不是屬於文學史的，却是屬於「自助」史的。』(Dial, Vol. 75, No. 4, p. 326)

第二，「司各德的作品不能進入藝術之域」一則因為他的貨物的本身不是藝術品，二則因為那時英國的和歐洲的「顧客」所要求的，也不是那一種（藝術品）。然則司各德的作品就毫無價值麼？這也不盡然。司各德的作品確有很大的價值，不過不是藝術的，而是教育的。「司各德

是一個大教育家。凡不能理解詩人的歌詠，哲人的思想，史家的學說的人們，都從司各德的平易的小說找着了一條輕便的小路。」就是專門的歷史家，所受於司各德的影響，實在也不小。

(Dial, 75, 4, 327)

第三、「如果我們高興去看看司各德的小說家的技術，我們必須把司各德問題和藝術問題截然分開。」司各德的藝術手腕實在很不高明。雖然法國大詩人哥德稱揚這位偉大的蘇格蘭文家的「新藝術」，但是我們——柯洛支說，不能同意。「司各德是用一個考古家或游歷家的眼光去研究他的題材的。」如果我們從藝術的立腳點去批評司各德的藝術手腕，那就未免是「謔而虐」了。(Dial, 75, 4, 328)

第四、「司各德作品够不上藝術律的原因，即在司各德本來把藝術看作次要的事。」司各德的作品雖然絢爛美麗，然而沒有內容。「譬如他的挨梵訶，有冒險，有神祕，有決鬪，有戰爭，有陰謀，有間不容髮的危機，有土匪，有美婦人，有酒肉教士，有黑騎士，真所謂應有盡有，熱鬧極了；然而我們讀完後掩卷而思，總覺得心中是空空洞洞的。這部著名的小說裏，沒有史詩的情緒，沒有宗教的感情，甚至沒有抒情詩味的醉人的戀愛。那許多人物，許多事蹟，都好像只爲了造成許多幅

的引人注意的畫片。」司各德有許多小說，開端都很好，然而因為他想要在情節方面「出奇制勝」，往往又弄壞了。這全因為司各德始終把藝術看作次要的事。（*Dial*, 75, 4, 330）

就上面所引四點看來，柯洛支真可算得是個最不客氣的司各德批評者。柯洛支的議論自然也有太偏的地方，但他批評司各德作品藝術方面的缺點，大意是對的；從這上頭非難司各德的評批家，原不止柯洛支一人，不過口氣和緩些，總沒有柯洛支那樣率直罷了。

可是柯洛支亦未嘗抹煞一切，說整個的司各德全是要不得的。他也承認米特洛辛的心是一部好書；他又承認司各德的作品有許多處閃耀着甜美和善的微笑，「司各德作品中最有詩意的，便是這些甜美和善的微笑。」他並且說司各德之偉大即因「他的繁重的作品中，尚有這股人性的美善的泉水，和那微笑的同情的伏流，時時冒出頭來。」

※ 此文因限於篇幅，故所引司各德著作，未能帶便簡單敘說一下；今為彌補此項缺憾起見，又作司各德著作解題附刊於後，便讀者參考。

（雁冰）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沈雁冰

一七九六年：二十五歲。

● 萊諾埃 (Lenore)；獵人 (The Chase) 譯自德國詩人皮爾吉 (G. A. Bürger 1748-1794) 的原作。出版於愛丁堡。

司各德研究德國文學的興味是聽了麥根西 (H. Mackenzie) 的講演而引起的；一七九四年，已譯皮爾吉的俗歌，一七九六年始付印。既出版後，無人注意，存書後都作廢紙售去。(見一八三〇年司各德的 Remarks on Popular Poetry)

一七九九年：二十八歲。

● 哥支丰倍利欽根 (Goetz of Berlichingen, with the Iron Hand) 悲劇；譯自德國詩人哥德 (J. W. Goethe, 1749-1832) 的原作。出版於倫敦。

此書曾再版一次，但亦未動人注意。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① 白楊屋 (The House of Aspen) 悲劇，爲舞臺所拒，後於一八二九年在倫敦出版。

此書實在是意譯（或改作）某德文劇本，原作者大概是和哥德同時的一個第三流

劇作家。(Lockhart: *Life of Scott*, Chap. ix)

② 恐怖故事疏 (Apology for Tales of Terror) 小冊子，印於愛丁堡，非賣品。

恐怖故事乃 Monk Lewis (小說家，真名 Matthew Gregory Lewis, 1775-1818,

作小說 *The Monk* 得名，故時人稱之曰 Monk Lewis) 所作小說集名，他又作奇異故

事，(Tales of Wonder) 併收司各德的譯作威連與愛倫 (William and Ellen)，火皇帝

(The Fire King)，獵人等等，大都是俗歌。司各德又把這些俗歌印在恐怖故事疏內。

一八〇二年 三十一歲。

③ 蘇格蘭樂府集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 第一卷與第二卷。

此書出版後，大震動讀者界，愛丁堡評論首先評論牠。

一八〇三年 三十二歲。

④ 蘇格蘭樂府集第二卷。

時第一二卷已再版，第三卷出版不久，亦再版。至一八一二年，全書已五版。關於這部書的批評，可看 Motherwell 的古代與近代的樂府 (Minstrelsy, Ancient and Modern, 1827) 第八十九節；Prescott 的文集，一八五五年印本，五八七頁；Ticknor 的西班牙文學史，一八五四年印本，卷一，一五四頁。

● 評論（爲愛丁堡評論作）三篇：

1. 評「蘇塞的阿瑪送司·特·古爾」Southey's Amadis de Gaul.（評論三頁一〇九）。

2. 評「薛巴爾的蘇格蘭詩編年」Sibbald's Chronicles of Scottish Poetry.（同上，頁一九八）。

3. 評「古特溫的喬珊傳」Godwin's Life of Chaucer.（同上，頁四三七）
一八〇四年 三十三歲。

● 勳爵屈利司忒蘭 (Sir Tristram) 一篇有韻的傳奇文。出版於愛丁堡。
此書出版後，愛丁堡評論（四，四二七）有 George Ellis 的一篇評論。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 評論(爲愛丁堡評論作)四篇：

1. 評「愛理司的英國古代詩例證」[Ellis's Specimens of Early English Poetry (評論四(一五一))]
 2. 評「卻忒東的蘇塞與考忒爾的著作」[Chatterton's Works by Southey and Cottle. (評論四(二一四))]
 3. 評「約翰的佛洛塞譯本」[John's Translation of Froissart (評論五(二四七))]
 4. 評「霍東的遊獵」[Colonel Thornton's Sporting Tour. (評論五(三九八))]
- 一八〇五年：三十四歲。

● 蘇格蘭樂府本事(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敘事詩。出版於愛丁堡。翌年，再版；至一八一五年已經五版。

此書出版後，愛丁堡評論(六(一))有 Lord Jeffrey 的評論，倫敦每月評論 London Monthly Review 也有批評。(四九、二九五)司各德由這部詩，得了詩人的大名了。

① 詩人的魔力 (The Bard's Incantation) 一首歌。

② 評論(爲愛丁堡評論而作)五篇。

1. Godwin's Fleetwood (評論六'一八二)

2. The New Practice of Cookery, etc. (評論六'三五〇)

3. Report of the Highland Society upon Ossian (評論六'四二九)

4. Todd's Edition of Spenser (評論七'一〇三)

5. Ellis's Specimen's of English Romance and Ritson's Metrical Romances

(評論七'三八七)

④ 華菲萊 (Waverley) 又名這是六十年了 (Tis Sixty Years Since) 第一章至第七章。(全書未完)

按司各德的傳記中，有的說華菲萊的前七章作於一八〇二年，有的說作於一八〇五年，未知孰是。我們知道此書全部出版雖在一八一四年，但一八〇五年已有預告，則假定司各德此年正作前七章，故有出版預告，也還近理。若前七章乃一八〇二年所作，則擱置三年

之後，並不續作，而忽然預告出版，似乎不近情理。

一八〇六年：三十五歲。

● 俗歌與抒情雜詠 (Ballads and Lyrical Pieces)，出版於愛丁堡。一八〇九年再版。

一八一九年五版。

● 編註斯林司勃 (Sir Henry Slingsby) 和 霍格生 (Captain Hodgson) 的回憶錄。

● 評論爲愛丁堡評論二篇。

1. Miseries of Human Life (評論九、一八四)

2. Herbert's Miscellaneous Poetry (評論九、二一一)

一八〇八年：三十七歲。

● 瑪米洪 (Marmion)，一篇韻文的故事。出版於愛丁堡；一八一五年，九版。

此書出版後，愛丁堡評論有 Lord Jeffrey 的評論，對於司各德頗有不滿之詞。

● 編輯 John Dryden 的全集，作註並傳記。出版於倫敦；共十八冊。

● 編輯 Sir Robert Carey 的回憶錄。

④ 編輯 Captain George Carleton 的回憶錄。出版於愛丁堡。

⑤ 整理並續成 Strutt 的傳奇小說 Queenhoo Hall 及戲曲古代 (Ancient Times) 共四冊。

一八〇九年 三十八歲。

⑥ 爲 Arthur Clifford 所編之薩特勒勳爵政論文集 (State Papers and Letters of Sir Ralph Sadler) 作註解，並作薩特勒傳略。

⑦ 編輯墳梅勳爵 (Lord Somers) 的筆記彙編 (Collection of Tracts) 一八〇九年——一五年，共十三卷。

⑧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而作) 六篇。

1. Cromek's Reliques of Burns (I. 19)
2. Southey's Chronicles of the Cid (I. 134)
3. Sir John Carr's Caledonian Sketches (I. 178)
4. Campbell's Gertrude of Wyoming (與 Sir C. E. Grey 合作) (I. 241)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5. Cumberland's John de Lancaster (I. 337)

9. The Battles of Talavera (II. 426)

一八一〇年 三十九歲。

● 校定英吉利樂府萃編 (*Superintended English Minstrelsy*) 二卷。

① 湖上美人 (*The Lady of the Lake*) 詩。一八一六年十一版。

此詩出版後，銷售甚廣，自六月二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共售去八千部，得價七千八百鎊。

愛丁堡評論有 Lord Jeffrey 的評論，倫敦每季評論有 George Ellis 的評論，替司各德作傳的 Lockhart 稱 Ellis 此篇評論為「當代關於司各德詩篇的最好的批評。」

● 編輯西華德 (*Anna Seward*) 的詩集。三卷。

④ 論蘇格蘭的裁判法 (*Essay on Scottish Juridicature*)

⑤ 評論 (為倫敦每季評論作) 二篇。

1. Murphy's Fatal Revenge (III. 339)

2. Evans's Old Ballads, Critikin on Song-Writing (III. 481)

一八一二年 四十歲。

● 洛特列克的幻想 (The Vision of Don Roderick) 詩。愛丁堡版與倫敦版。一八一五年，再版。

● 擬古 (Imitations) Inferno of Altesidora; The Poachers; The Resolve.

● 編英王乾姆司第一時代宮廷秘史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urt of King James I.) 二卷。

●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一篇。

1. Southey's Curse of Kehama (V. 40)

一八一三年 四十二歲。

● 洛克勃 (Rokeby) 詩。愛丁堡版。一八一六年，六版。

此詩實較湖上美人等爲劣，但出版後銷場不劣，在三個月內(正月十四至四月十四)共售去八千部，得價九千五百四十八鎊。

● 屈列耳曼的婚禮 (The Bridal of Triermann) 又名聖約翰谷 (The Vale of St.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John)

出版後，George Ellis 在倫敦每季評論上作一篇評論讚揚之，但竟不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此詩銷售遂少。

一八一四年 四十三歲。

① 愛比基亞傳說彙錄 (Account of the Eyrbyggja Saga)

② 編 Jonathan Swift 集，加註釋並略傳。共十九卷。一八二四年再版。

③ 華菲萊 (Waverley) 又名這是六十年了 (Tis Sixty Years Since) 小說。共三卷。

此書前七章作於一八〇五年以前，中途擱置，至是司各德因讀愛琪我斯之小說有感，遂足成之。(參看一八〇五年第四條下。)

④ 論騎士精神與戲曲 (Essays on Chivalry and the Drama)

此本應大英百科全書之請，刊入大英百科全書補編中，後乃抽出與論「羅曼司」者合印。

⑤ 島上貴人 (The Lord of the Isles) 詩。一八一六年，五版。

此詩匆促作成，司各德自己就不滿意，但出版後，於短時期內銷售萬五千餘部。

一八一五年：四十四歲。

① 編 Somervilles 的回憶錄。共二卷，愛丁堡版。

② 古瑪納令 (Guy Mannering) 又名聖士 (Astridger)。小說。共三卷。

③ 滑鐵盧戰場 (The Field of Waterloo) 詩。同年三版。

④ 募旗 (Song: On Lifting up the Banner) 歌。

⑤ 保羅給他親族的信 (Paul's Letters to His Kinsfolk)。一八一六年，三版；一八一

九年，四版。

⑥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二篇。

1. Mrs. Austen's Emma (XIV. 188)

2. Lulloden Papers (XIV. 283).

一八一六年：四十五歲。

● 古董家 (The Antiquary) 小說。共三卷。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① 黑侏儒 (The Black Dwarf) 卷下死 (Old Mortality) 共四卷，合為 Tales of My Landlord 的第一集。

②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一篇：

1. Childe Harold (XVI. 172) 此評頗使拜倫心感。

一八一七年 四十六歲。

③ 無畏的哈羅爾 (Harold the Dauntless) 詩。不署名出版。

④ 撒倫定的蘇丹 (The Sultan of Serendis) 詩。

⑤ 唐倍爾的告別詞 (Kemble's Farewell Address) 詩。

⑥ 威特勞山落日 (Song: The Sun upon the Weirclaw Hill) 歌。

一八一八年 四十七歲。

⑦ 洛伯洛安 (Rob Roy) 小說，共三卷。

出版後，愛丁堡評論上有 Lord Jeffrey 的評論，倫敦每季評論有 Mr. Senior 的評論；美洲評論 (Amr. Rev.) 有 E. T. Channing 的評論。

● 米特洛辛半島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此實蘇格蘭一監獄名) 共三卷。

此部作為 Tales of My Landlord 的第二集。倫敦每季評論上有文評論之。

● 森柏之戰 (The Battle of Sem-pach) 俗歌。

● 評論 (爲倫敦每季評論所作) 四篇。

1. Mrs. Shelley's Frankenstein. (XVIII. 379).

2. Douglas on the Passage of Rivers (XVIII. 423).

3. Kirkton's Church History (XVIII. 502).

4. Childe Harold, Canto IV. (XVIII. 512).

● 評論 (爲愛丁堡評論所作) 一篇。

1. Maturin's Women (XXX, 234).

一八二九年 四十八歲。

● 俗歌：尊貴的毛令格 (The Noble Murringer)

● 臘末摩的新婦 (The Bride of Lammermoor) 蒙德洛的傳說 (Legend of Mour)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those) 小說。共四卷。

此部作爲 *Tales of My Landlord* 第三集。

一八二〇年 四十九歲。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Ivanhoe*)，小說。三卷。同年再版。

此書出版後，愛丁堡評論、黑木雜誌 (*Blackwood Magazine*) 皆有好評。

● 寺院 (*The Monastery*)，小說。三卷。

愛丁堡評論、倫敦每季評論皆有好評。

● 方丈 (*The Abbot*)，小說。三卷。

一八二二年 五十歲。

● 巴冷太納名家小說叢書各編的序傳 (*Biographical Prefaces to Ballantyne's Novelist's Library*)。一八二五年，巴黎有單行本，共二卷。

巴冷太納所出名家小說叢書共十冊，計選 Fielding、Smollett、Richardson、Defoe、

Sterne、Johnson、Goldsmith、Le Sage、Horace Walpole、Cumberland、Mrs. Rad-

Life, Charles Johnstone, Clara Reeve, Charlotte Smith, Robert Bage 等十五家作品，司各德爲每家作一序傳。

● 肯尼爾華斯 (Kenilworth) 小說 三卷。

● 編佛冷克的北遊回憶錄 (Frank's Northern Memoirs)

一八二二年 五十歲。

● 海盜 (The Pirate) 小說 三卷。

此書出版後，倫敦每季評論有 Mr. Senior 的評論。

● 作 Gwynne 回憶錄的導言。

● 哈立同山 (Haldon Hill) 一篇戲曲的初稿。

● 尼格爾的家產 (The Fortunes of Nigel) 小說 三卷。

此書出版後，(Lord Jeffrey) 於愛丁堡評論作文，甚讚揚之。

一八二三年 五十二歲。

● 披克的潘凡理爾 (Peveril of the Peak) 小說 四卷。

司各德著作編年錄

麥皋萊 (Macanlay) 曾作文評之，見於麥氏論文集卷一第三四一頁。(一八五四年版)

① 昆丁·杜華特 (Quentin Durward) 小說。三卷。

此書使司各德名譽遠播於南歐各國。

② 論傳奇小說 (On Romance) —— 爲大英百科全書補編而作。

此論及一八一四年所作騎士精神、戲曲二文，皆爲司各德最好的論文。

一八二四年。五十三歲。

③ 聖洛南的井 (St. Roman's Well) 小說。三卷。

④ 紅手套 (Redgauntlet) 小說。三卷。

一八二五年。五十四歲。

⑤ 允婚 (The Betrothed) 符咒 (The Talisman) 小說，共四卷，合稱爲十字軍故事

(Tales of the Crusaders)。

⑥ 洛且俠格萊夫人 (Madame la Rochejaquelein) 回憶錄的註釋並導言。

②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一篇。

1. Pepys's Memoirs (XXXIII. 281)

是年，司各德遭逢生平最大之不幸，他合股的巴冷太納公司倒閉了。虧空至十一萬七千鎊，司各德負責償還。

一八二六年：五十五歲。

③ 木柱(Woodstock)又名 The Cavalier。小說，三卷。木柱本爲一樹林之名。

④ 評論(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一篇。

1. Roade's Life of J. P. Kemble, and Kelly's Reminiscences (XXXIV. 196).

一八二七年：五十六歲。

⑤ 拿破崙傳(The 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共九卷。

此書出版後，銷場極好，但評論界之意見殊不一致。黑木雜誌的評論頗缺好意，麥皋萊謂「不能增加作者的名譽」，惠靈頓公爵直斥其「無價值」。但各雜誌的書評，也有讚揚

這部書的。

① 二牛羊版 (Two Drovers) 高地的孀婦 (The Highland Widow) 外科醫生的女兒 (The Surgeon's Daughter) 共二卷。

此三種合爲 *Chronicles of the Canongate* 第一集。

② 祖父的故事 (Tales of a Grandfather) 第一集。共三卷。

③ 評論一篇 *Hoffman's Novels* (*For. Quar. Rev.* I. 69)

一八二八年。五十七歲。

④ 卑斯的美女 (The Fair Maid of Perth) 又名 *St. Valentine's Day* (聖伐倫丁節)

小說。共三卷。

此作爲 *Chronicles of the Canongate* 第二集。

⑤ 祖父的故事第二集。共三卷。

⑥ 評論一篇 *Molière* (*For. Quar. Rev.* II. 306)

一八二九年。五十八歲。

干爾斯丁的婀娜 (Anne of Gaierstein) 小說，共三卷。

① 祖父的故事第三集。 共三卷。

② 蘇格蘭史 (History of Scotland) 第一卷。

④ 評論 (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 二篇。

1. Ancient History of Scotland, (XII. 120).

2. Tyler's History of Scotland, (XII. 328).

⑤ 華菲萊小說彙刊的新序和註釋。(一八二九年至三三年出齊，共四十八冊。

司各德因爲要靠筆頭上掙下來的錢去還債，所以發行華菲萊小說新版，作長序，並加註釋若干。

一八三〇年。 五十九歲。

① 祖父的故事第四集 (法蘭西史) 共三卷。

按祖父的故事第一、二、三集皆爲蘇格蘭歷史故事，乃司各德爲其孫 (早殤) 演述者；

今此第四集獨爲法蘭西史，或因無類可歸，故作爲祖父的故事第四集也。

① 蘇格蘭史第二卷。

② 特伏哥與烏金臺的判決 (Doom of Devorgoil and Anchindrane) 這是一篇遊戲喜劇，不甚知名。

③ 論俗歌 (Essay on Ballad Poetry)。

④ 評論 (爲倫敦每季評論而作) 二篇。

1. Southey's Life of John Bunyan (XLIV. 438)。

2. Pitcairn's Ancient Criminal Trials of Scotland (XLIII. 469)。

一八三一年 六十歲。

⑤ 巴黎的洛勃忒伯爵 (Count Robert of Paris) 恐怖堡 (Castle Dangerous) 共四

卷。

此二種合爲 Tales of My Landlord 第四集。

翌年九月，司各德病卒。

司各德重要著作解題

雁冰

一、蘇格蘭樂府本事（敘事詩） 此言蘇格蘭的勃蘭遜族的明珠瑪格蘭忒和亨利男爵戀愛的事。瑪格蘭忒豔名震一時，有「花王」之稱，獨和克冷唐族的亨利男爵有愛情，然兩族是世仇，分開他們，結婚必不可能。

一日，有妖嬈的弄兒引誘瑪格蘭忒的兄弟（勃蘭遜族的嗣子）到一座樹林裏去，遂為南人（Southerners）所執，而英人派兵三千人來，將攻取勃蘭遜族，既而聞道格拉司將率一萬人禦敵，遂變計請鬪將而不鬪兵。既定議決鬪，英人出場者為末司格拉芙勳爵，蘇格蘭人出場者自稱為威廉特洛萊納；結果，英人敗而蘇人勝，乃知所謂威廉特洛萊納者實即亨利男爵。於是兩族宿仇遂釋，亨利男爵與瑪格蘭忒結婚。

二、瑪米翁又名孚洛頓戰場的故事（敘事詩） 瑪米翁勳爵棄聘妻康士丹，而愛克拉爾姑娘；然克拉爾早與拉爾夫特惠爾東戀愛，拒瑪米翁之要求。復因瑪米翁多方見逼，克拉爾至投身聖赫爾達尼庵避之。瑪米翁復令其聘妻康士丹藏匿於柯司勃尼庵，蓋不要世人知其有妻也。

康士丹居庵不久，乘間私逃，中途復被追獲，執還尼庵，活埋於井中。時瑪米翁受亨利第三之命，將出使蘇格蘭，止於赫龍世爵家，世爵薦一修行僧爲瑪米翁嚮導。修聘旣畢，瑪米翁將歸，先令聖赫爾達尼庵住持送克拉爾出庵，歸其親屬費克拉保護。於費克拉處，克拉爾遇會爲嚮導之修行僧，蓋卽拉爾夫特惠爾東也。時瑪米翁死於孚洛頓戰役之噩耗又適至，克拉爾遂得自由與所愛結婚。

三、湖上美人（敘事詩）

蘇格蘭王健姆司第五之忠臣道拉司伯爵因奸人讒構，被王放逐，偕女愛倫隱居於高地山鄉之洛胥卡欽湖畔。湖中有小島，多居婦孺，愛倫亦與姨母瑪格萊居焉，故此島遂名爲愛倫島。此處會長名濟特列克，與道拉司伯爵爲葭李親，勇武善戰，蘇格蘭政府中人皆敬憚之，以故伯爵隱居甚安。一日，健姆司第五行獵於洛特列克轄地附近，迷途，與從者相失；日晡，遂直至洛胥卡欽湖邊。時愛倫泛艇湖中，王向求援，愛倫不知其爲王也，引歸島上，待以客禮。王自稱爲武士健姆司，轉詰愛倫及其姨母爲何許人，二人不肯明言。王驚愛倫之美，心甚愛慕，隱忍未言。次日，愛倫命人導王出山，并祝王「速忘此孤島」。然王意戀愛倫，中途賂導者，令引歸愛倫島。顧此時會長洛特列克聞王之大軍逼近己之轄地列陣，遂生戒心，已徵發壯丁，遍布步哨。

而村中又譁傳昨日一奸細假裝獵人入山探路——蓋卽指王也。王之導者陰亦疑王思誘其深入而擒之，王固不知也。途中忽遇愛倫，王大喜而愛倫大憂；愛倫勸王速歸，且謹防心存叵測之導者，王不聽，直訴愛情，且言己爲蘇格蘭王知交，力能佑愛倫及其親屬。愛倫言父爲逐臣，不可歸，且己心已屬勇敢之瑪爾洪——彼曾捨命救愛倫之老父，深愛愛倫者也。王聞而太息，乃贈以金約指，謂此乃國王贈彼之信物，設有危難，持此求王，王無不助。於是王從導者返。途中遇洛特列克，二人決鬪，洛負重傷，時王之衛隊亦蹤跡至，洛遂爲王俘。道拉司伯爵聞洛特列克被俘，王大軍且進攻，遂至王之行營；適是日有競技會，道拉司技擡，入場較武，皆第一，後因護己之愛犬誤傷王之侍衛，爲王所拘。愛倫聞訊，大懼，急赴行營，出王所授之金約指爲信，求見王。時已薄暮，乃館於外舍，俟明日進見。愛倫始知不特老父被囚，洛特列克重傷爲俘，己之愛人瑪爾洪亦爲王所拘押。於是愛倫大憂。明晨進謁，則見所謂蘇格蘭王卽前遇於湖畔之假獵人也，愛倫乃惶惑不知所措。王問愛倫何求。愛倫請赦老父，王謂早赦之矣，復問尚有何求。愛倫心念瑪爾洪，但羞怯難出於口，遂默然良久。王固問。愛倫乃請赦會長洛特列克；王喟然曰：「我殊惜此勇士，恐其傷重不能起。」復問女郎尚有何求。愛倫頹然不答。於是王呼瑪爾洪來，謂曰：「無人爲汝請命，我不能釋爾。」因取胸前

金練綰瑪頸，而授其端於愛倫，微笑曰：「女郎爲我守護此俘虜。」如是，愛倫遂爲瑪爾洪之妻。

四、華菲萊（小說）此言一七四五年頓查利愛德華親王在蘇格蘭叛亂時之故事。主人公愛德華華菲萊乃英吉利輕騎隊軍官，告准了假，將休息旅行。華菲萊有叔父愛芙拉特——華菲萊就是他的繼承人——以書付華，令訪其老友蘇格蘭之勃拉華定男爵。男爵有女玫瑰，極美，正在芳年。華菲萊至男爵堡時，適堡中被高地人掠去大羣牛羊，將謀贖還；華遂自請爲使者，往見高地酋長，索還牛羊。既至酋長處，見其妹佛洛拉，美而多才；華菲萊傾心愛之，竟向求婚。佛洛拉婉拒其請。時華菲萊出獵爲鹿所傷，不能還歸，而查利愛德華親王已起兵矣。華菲萊因在酋長家，遂亦捲入渦中。潑萊司東彭司一戰，華救大佐塔爾波而送之歸。大佐感救命之恩，竭力爲華菲萊洗刷助亂之嫌疑，卒得赦書，而此時查利愛德華親王屢戰屢敗，亂事遂平。勃拉華定男爵本與聞逆謀，至是亦得赦。惟酋長伏法。佛洛拉避至法國，入庵爲尼。華菲萊轉而愛玫瑰，遂成夫婦。

五、吉瑪納令（小說）此書出版，剛在華菲萊之後七個月；全書成於耶穌聖誕節左右之六個星期內，故匆促草率之態，隨在可見。書言吉瑪納令游蘇格蘭，偶客於愛蘭古溫地，主倍曲蘭家。主人知吉瑪納令精於星相，乃請爲初生之子推算將來的運命。吉瑪納令推算之後，知此初生

之嬰前途有兩災難：一在五歲，一在二十一歲；因據實以告老倍曲蘭，俾得預防。小倍曲蘭至五歲時，果爲奸人所掠，不知去向。母憂憤成疾卒，父亦旋亡；而是時倍曲蘭家道亦已中落，負債甚巨，產業盡已抵押。自父母相繼逝世，產業遂公然轉入別姓之手，孤女羅珊不得不往依其舊日師傅薩生，過極窘之生活。時吉瑪納令忽自印度歸來，聞倍曲蘭家運衰落，羅珊不免於凍餒，乃迎羅珊及其師傅薩生至己家，待遇甚優。吉瑪納令有女曰裴麗亞，在印度時與年青武官勃朗相愛；然吉瑪納令則頗不喜之。自吉氏歸國，勃朗亦棄官遙尾裴麗亞歸，又登吉氏之堂，遇羅珊與薩生，最後乃知此勃朗卽羅珊之弟，五歲時被人拐去之小倍曲蘭也。於是裴麗亞竟與勃朗結婚。

六、古董家（小說） 此書時代在喬治第三朝。古董家名約翰與爾倍克，與華度勳爵爲密友。威連洛孚者，因與古董家邂逅成交，遂因其介紹得識華度勳爵及其女伊沙白。三人初次相見，在哈爾克赫之沙灘，方互致慇懃，春潮忽漲，攀崖而上，方脫於險。於是洛孚與華度家感情甚佳，伊沙白對之亦雅有情愫。不意二人之愛情方日漸濃厚，而阻力忽來。洛孚得急信促返，不得已，乃離蒙克彭（華度家所在），堅約後晤而已。無何，古董家回訪洛孚，偕其姪明太爾大尉同來。明太爾果亦愛華度小姐者，而爲人粗獷，洛孚素不喜之，又以其爲己情敵，尤深惡忌。一日，此兩少年語言不

合，遂至決鬪；明大爾重傷且死，洛孚大懼，乃遁匿於地穴中。時華度勳爵因搜掘古董，揮霍過甚，將破產。後因番泡忒有警，徵發義勇軍，洛孚遂返，將應徵，而忽被認出，彼賓格萊那倫伯爵之子。於是洛孚乃得以資解救華度破產之厄，並與伊沙白結婚。

七、黑侏儒（小說）黑侏儒乃一譚名；彼在書中爲愛德華曼萊勳爵，然或謂實指大衛列胥忒，今潘勃爾鄉之曼諾泉邊，尙有其故隱居之草廬也。書言伊沙比拉小姐之父爲熱心之約柯別黨，將以女嫁於同黨之倫萊爵爺。伊沙比拉不願，問計於黑侏儒，黑侏儒允爲設法。既而婚期已至，伊沙比拉家人將以強力逼其結婚，而黑侏儒忽出現於禮場中，自言爲愛德華曼萊勳爵，禁止此婚姻。伊沙比拉後與故有恩於己之恩斯克利夫結婚，一切都很美滿。

八、老不死（小說）老不死乃一怪癖的古董家，卽以此譚名出現於書中，或謂實指洛勃忒拍忒生也。全書人物，可分爲兩班：一班爲自由勇敢之騎士，一班爲被壓迫之新教徒。司各德於此作對比的描寫，極有特色。

九、米特魯辛的心（小說）米特魯辛的心本爲愛丁堡一老監獄，於一八一七年折毀。書言尤尼婷救姊之事。尤尼婷一蘇格蘭村娃也，因其姊旦尼司誣陷獄中，赴倫敦訴英王請赦。途中

歷盡危難，卒至倫敦。見王后，得英王之赦書，尤尼婷持書馳歸，幸不後時。出姊於罪，司各德飾言，彼乃得某夫人書備述是事，頗末，故演爲小說云。

十、腊末摩的新婦（小說） 書中女英雄洛珊與愛特、珀秘密相愛，但父母要其嫁於佛冷克。洛珊因誤信人言，愛特、珀已負心，故亦勉從父母之命。不意結婚之夕，洛珊手刃其夫，重傷幾死，而洛珊於次日發狂而死。

十一、蒙德洛的傳說（小說） 此書主要題材爲查理第一時代皇黨與議院黨之戰爭，而以戀愛爲貫串前後之線索。孟底、司、伯爵及摩拉皆爲皇黨，並愛唐、庚、勳、爵之女婀娜，而向求婚，唐、庚乃一議院黨也。婀娜卒受伯爵之請而嫁之。

十二、寺院（小說） 此書與方丈、同享、大名、哈爾拔和瑪蘭亞、美奈、女士乃書中之男英雄與女英雄。書言瑪麗之母親，孀婦阿麗斯、亞美奈夫人有一神異之聖經，爲聖瑪利、寺院之方丈所知，陰謀奪取。方丈先遣神父、菲力往。菲力至阿麗斯所居，盜得此聖經，但歸途騎驢過一淺灘，突爲白夫人（鬼名）推墮於水中，聖經得而復失。於是聖瑪利、寺之方丈復遣首座往覘，則見聖經已復在阿麗斯許，而阿麗斯則已死矣。首座於是取聖經竟歸，但中途仍爲白夫人要劫去。繼之來尋

此聖經者，爲哈爾拔。哈爾拔亦遇白夫人，則請伊指示聖經何在。白夫人引哈爾拔行甚久，卒至一處，有光輝燦爛之祭壇，壇上聖經在焉。哈爾拔遂取之。阿麗斯之女瑪麗因與哈爾拔結婚，二人後皆信新教。

十三、方丈（小說） 此與寺院及肯尼爾華斯同爲描寫宗教改革運動之小說。方丈名安倍洛司，實非書中重要人物，全書主人公實爲羅蘭格萊姆。羅蘭爲孩童時，嬉於河邊，爲要撈取玩具船，溺水幾死，幸爲亞凡奈爾夫人之狗所救，曳歸亞夫人所居。亞夫人無親族，因留養羅蘭，役使如親隨。亞夫人甚愛羅蘭，不加約束，故羅蘭漸長，傲性亦愈增。特有夫人之愛護，常無禮於他人，人皆嫌厭之，終則亞夫人亦不能忍，遂遣羅蘭他往，時羅蘭年已十八九矣。羅蘭乃往依亞夫人之夫赫爾拔，復爲赫之親隨；未幾，赫遣羅蘭往見執政官牟萊，牟萊復令其至瑪利女皇拘禁所，供驅使。一年後，瑪利女皇從拘禁處脫走，羅蘭亦返英吉利，既返英，乃知彼實裘麗亞凡奈爾與加薩林格蘭姆所生之子也。羅蘭後與珊東爵爺之女結婚，并繼承亞凡奈爾男爵之遺產。此書描寫瑪利女王，最爲出色。

十四、肯尼爾華斯（小說） 就寺院、方丈及肯尼爾華斯三者而言，寺院最劣，方丈較勝，肯

尼爾華斯最佳。全書描寫伊利沙伯女皇，極有特采。書言伊利沙伯女皇臨幸列克斯忒伯爵之肯尼爾華斯堡，列克斯忒伯爵爲女皇寵臣，女皇且有下嫁之意，惟因有鎖萊伯爵與列克斯忒爲情敵，故女皇暫時不能決定。然爲列克斯忒伯爵好事之阻者，不爲鎖萊伯爵而爲列克斯忒私婚之情婦安妹。安妹乃伯爵采地內某紳士之女，嬌媚絕倫，已字未嫁，自與列克斯忒伯爵私婚後，匿居於扣摩莊，僅伯爵之老僕及老僕幼女爲伴，故絕無人知。不意匿處竟爲安妹之未婚夫托萊西林所偵得。托尚不信安妹已私嫁伯爵，力要引歸家中，與已結婚。安妹不從，托萊西林乃向朝廷控告列克斯忒伯爵強佔民婦。伯爵力辯其誣，又謂卽有其事，亦係家臣妄爲，已實不知。而伯爵之忠僕伐爾南亦自承爲安妹之情人，私藏於扣摩莊中，亦彼之計謀。伊利沙伯女皇乃親臨肯尼爾華斯堡，將召安妹來自鞠之。女皇未至，伐爾南先赴扣摩告安妹，令在女皇前自承爲己之妻，以掩女皇耳目；安妹堅不肯。時女皇已至，事且敗露，伐爾南乃謀毒死安妹滅口，而先以病重報女皇，不意安妹服毒後又得解毒劑飲之，不遂，私出扣摩莊，將赴肯尼爾華斯堡面訴女皇。既至，不能面見伯爵，反被幽禁於密室。時安妹之未婚夫托萊西林亦在堡中，忽發見安妹所藏之處，以爲安妹乃與人幽期密約也，大怒，苛責之。時女皇亦知安妹在堡中，自來視之，則安妹已半暈矣。伐爾南指爲瘋

力勸女皇俟伊病愈後詢之；又謂伯爵，安妹已另有所愛，情愫已斷，不如殺之以滅口。伯爵爲其所惑，因出約指印與之，並許其便宜行事。伐爾南乃却安妹復返扣磨莊，又以約指印矯伯爵命誘安妹至一密室，密室有機關門，能殺人，安妹不知而蹴之，遂重傷。時適托萊西林及拉萊勳爵奉女皇來提安妹，甫至而安妹死。蓋自伐爾南挾安妹去後，伯爵忽大悔，遂在女皇前懺悔一切，故女皇急命托萊西林等馳往救援，然而已後時矣。

十五、尼格爾的家產（小說）此書時代在乾姆司第一朝代，書中之乾姆司第一爲司各德描寫最出色之人物。書言尼格爾勳爵之采地盡已抵押借款，無力贖還，將破產。英王乾姆司第一乃付以手書，俾與債戶交涉寬限，尼格爾因此得暫時維持現狀。有達爾茄拿勳爵者，年少放蕩，引尼格爾入賭場，既而於賭場中遇查理親王，達爾茄拿乃追隨親王後，忽僞爲不識尼格爾也者。尼格爾大怒，拔劍刺之，畏罪逃避於阿爾薩底埃，舍於一老守財虜家。守財虜盜尼格爾篋中之皇帝手書，而已旋亦被人暗殺，其一生寶藏盡入茫涅潑爾之手；茫涅潑爾者尼格爾之舊僕也。有鐘錶匠之女瑪格萊忒，愛尼格爾，因爲牽引達爾茄拿勳爵之婦赫米哇納與尼格爾相識，赫氏助尼格爾以旅費，使往格林威見英王伏罪，英王乃貶尼格爾入悔罪所。時茫涅潑爾已以守財虜之資

爲尼格爾清償債項，尼格爾亦復邀赦，乃與瑪格萊忒結婚，而茫涅潑爾則與守財虜之女結婚。

十六、披克的潘凡理爾（小說）

此爲司各德著作中最長最繁重之作，有名人物都計一

百〇八。書中男英雄爲騎士潘凡理爾，女英雄爲圓頂黨人勃立金諾少佐之女亞麗斯。二人相愛，經種種困難，卒成夫婦。書中多歷史上著名人物如查理第二及其弟乾姆司公爵，羅白親王，恩托南伯爵，洛乞斯，勳爵及巴金汗公爵，侏儒黑森，勃洛特大佐，及詩人塞忒爾。書中有名女人爲查理第一王后，及查理第二王后等。

十七、昆丁杜華德（小說）

此爲司各德所著獨一無二外國歷史小說，時代在法國魯易

第十一。昆丁杜華德乃一勇敢之蘇格蘭人，因有一戚在法王路易十一之蘇格蘭衛隊中，故往巴黎謀事。遂因戚之介紹，補入蘇格蘭衛隊營，並得路易十一之寵任。時蒲甘第大公朝有二貴婦逃匿於路易十一處：一爲美麗之伯爵夫人伊沙白爾，一爲伊沙白爾之陰謀的姑母。蒲甘第大公乃有名之惡太歲，故路易十一擬將伊沙白爾嫁與惡霸威連，因路易以爲威連凶橫，必能保護伊沙白爾也。於是路易十一乃陽使昆丁送二女赴里巨大主教處，而陰告威連，使於半途劫伊沙白爾，即便成親。不意王之陰謀，爲昆丁所知，竟以計安然送二女至於里巨大主教處。昆丁以爲伊沙白爾

已得安身之所矣，不意威連竟以兵圍攻巨里教堂，殺主教，大索伊沙白里，而昆丁已挾伊沙白里出險矣。於是伊沙白里復歸蒲甘，大公以爲大公之暴猶較勝於路易十一之狡也。孰知路易已與大公連合，將共究威連圍殺巨主教之罪。大公宣言有能與威連決鬪而勝者，可得伊沙白爾爲妻；昆丁與威連戰，果勝之，遂與伊沙白爾結婚。

十八、聖洛南的井（小說）。衣士令頓伯爵有二子，一名佛冷克，實其妻所生，而外人則以爲私生。又一名伐倫丁，則伯爵重婚婦所生也。聖洛南之美女克拉腊，本許婚於佛冷克，後因佛爲私生子，而伐倫丁則可嗣爵位，遂改嫁於伐倫丁。旣而事實證明佛冷克實非私生子，於是爵位當然應屬於佛冷克矣。克拉腊聞訊，羞憤暴卒，伐倫丁亦決鬪死。

十九、允婚（小說）。威爾士親王求萊蒙勳爵之女公子愛佛，令爲妻，勳爵不許，親王遂引兵圍攻勳爵之堡，勳爵應戰不利，墜馬，爲親王所殺。親王將入城，劫愛佛，而猶果特洛珊適來援戰，敗親王，逐走威爾士兵。猶果向愛佛，令求婚，愛許之；然以猶果方將從征土耳其，十字軍將帥嚴促，即赴前敵，不能待成禮，乃送愛佛，居於尼庵，中期三年後歸來完姻。愛居尼庵，爲威爾士親王所偵知，乃設計令人誘愛出觀鬪鷹，中途劫之，幽禁於地室內，將加非禮。卒爲猶果之姪達明所知，奮

勇出愛於險，然達明亦傷重且死。愛佛令乃任看護，與達明相親處數月。時猶果亦返，見狀遂毅然
隱瞞三年前己之婚約，而令達明娶愛佛令。

二十、符咒（小說） 此卽中文譯本之十字軍英雄記也。書言英王獅心李卻領十字軍東
征土耳其，得病土耳其王聞之，喬裝爲土耳其醫生，入李卻營中問疾，且爲療治，疾果瘥。方李卻病
時，與公私拔英蘇，換以與幟，李卻既愈，聞而大怒，撕與幟，仍立英蘇，而命「臥豹將軍」守之，臥豹
將軍實卽蘇格蘭王子也。「臥豹」率犬守蘇，夜半，李卻后及其女侍議戲「臥豹」，知「臥豹」愛翁
主愛狄斯，敬仰如天人，因矯命召之。「臥豹」果離蘇而來。俄而「臥豹」歸至蘇旁，則見犬受傷且死，
而英蘇則不見，蓋已爲人盜去矣。李卻知狀大怒，將斬「臥豹」，幸土耳其醫生（實卽土耳其王）力
救而免。「臥豹」之犬旋愈，乃以犬偵探盜蘇者，果得孟守拉侯爵。侯爵不服，請以決鬪決此獄。「臥
豹」敵侯爵，果敗侯爵，自承盜蘇，時李卻亦知「臥豹」乃蘇格蘭王子，遂以愛狄斯嫁之。

二十一、木柱（小說） 「木柱」原文爲 Woodstock，實一林名。書中李族之亨利，卽爲此
林守官。全書事實在一六五二年滑乞斯忒一戰之後。書中人物除查理第二假裝之魯易克納古
外，有亨利李及其子阿爾拔，女阿麗斯；有極同情於克林威爾之馬克哈姆大尉。李家與馬克哈姆

家本爲密友，馬與阿麗斯且爲戀愛者，但此時政見已將彼等分離矣。此外重要人物，有淮爾特派克；有得列夫及其情人五月花；有克林威爾之偵探約瑟。全書以馬克哈姆與阿麗斯之戀愛爲線索。查理王因避克林威爾之搜緝，改裝爲近侍，僞爲阿爾拔之侍從。阿麗斯忠心於王，故對此假裝之王極盡恭順愛護之意。馬克哈姆本愛阿麗斯，且不知此近侍乃查理王假裝，見狀大妬。又因阿麗斯戴王所贈戒指，益恚，以爲二人已生戀愛。終至挑此假裝之近侍，與彼決鬪；而又爲阿麗斯所阻。阿麗斯既不便對馬克哈姆明言此近侍乃查理假裝，故馬之疑慮愈深。查理王卒不忍阿麗斯受誣而痛苦，乃自向馬克哈姆直陳一切祕密，並信賴馬克哈姆可以保護自己。馬克哈姆雖爲克林威爾黨，感王之推誠相見，遂允力爲保護。約瑟者，亦阿爾拔一行人中之一人也，貌爲王黨，實爲克林威爾之偵探，專爲偵探查理王之蹤跡而來，忽因調戲王黨淮爾來派克之情婦，爲淮所殺，然約瑟已將查理王匿處密告克林威爾，故搜捕之兵，轉瞬亦至，圍阿爾拔一行人所居之邸，將大搜倉卒之間，阿爾拔與王易服，以愚搜捕者，王果出險，阿爾拔遂被捕，解至克林威爾營中。克林威爾大怒，將殺阿爾拔，既而赦之，流放國外。查理王既逃至荷蘭，克林威爾亦不窮究。阿麗斯後與馬克哈姆結婚。八年後，查理王復辟，亨利李尙得見盛況，喜極而泣。全書於此結束。

二十二、外科醫生的女兒（小說） 外科醫生葛雷之女曼妮乃書中女英雄。葛雷有助手

名亞達姆，愛曼妮，而曼妮意殊不屬，早心許李卻特。後李卻特忽赴印度，而亞達姆亦至印度行醫，聲名鵲起。一日，亞達姆出診，在病人家遇曼妮，始知曼妮自父死後，即來印度，已嫁李卻特，不意李卻特另有所娶，以外妾蓄曼妮，備受痛苦。亞達姆既知此事，乃訴之主者，殺李卻特，而送曼妮回英。

二十三、卑斯的美女（小說） 此書時代在蘇格蘭王洛勃忒第三。所謂「美女」乃卑斯手套匠之女加薩林也。加薩林出身卑微，而美豔絕倫，洛勃忒第三之太子愛之，然天潢貴胄，非可娶平民爲妻，特求苟合耳。故加薩林毅然拒絕。太子從侍臣拉莫奈之計，於伐倫丁節前夜以術迷加薩林，將加污辱，卒因軍械師亨利不意之阻撓，加薩林遂免於強暴。於是種種陰謀，暗殺，決鬪，隨之而起；太子陰謀殺人，而已亦被人暗殺。加薩林備歷苦難，後卒與亨利結婚。

二十四、于爾斯丁的婀娜（小說） 此書時代在十五世紀。奧斯福伯爵及其子喬裝爲商人，改名非列生，旅行瑞士。途中邂逅威思法利亞秘密裁判所長「黑教士」之女婀娜，相處多日，小伯爵挨失與婀娜相愛。既而別去，伯爵及子將赴勃甘第，因攜有密書，被逮，執付秘密裁判所。婀娜聞訊，請父赦免挨失父子，後卒與挨失結婚。

二十五、巴黎的洛勃忒伯爵（小說） 此書背景爲亞勒修康曼諾治下（一〇八〇年至一一一八年）之君士但丁堡。主人公乃一法國貴族，於第一次十字軍時，偕妻勃倫黑爾達到君士但丁堡。一日，赴宴王宮，中土皇之計，伯爵被禁於囚室，而土皇駙馬白令牛則誣勃倫黑爾達之色，將強納爲妾。伯爵在獄中，因撒克遜人赫爾華德救援，得脫走。而是時勃倫黑爾達已請准土皇，以決鬪定己身之自由，果勃之鬪士戰敗，勃願委身於白令牛，及期，則來爲勃之鬪士者，卽伯爵自己也；而白令牛亦由赫爾華德爲代。既接戰，赫爾華德敗，伯爵念前恩不殺。時土皇之大臣塔休斯，武官長，僞哲學家亞其拉思底思，及駙馬白令牛等，方陰謀篡位，惟赫爾華德知其謀，乃在土皇前告發。亂定，土皇將厚賞赫爾華德，赫謝不受，惟願隨伯爵回，勃倫黑爾達之侍女亦薩克遜人，赫爾華德識其爲舊情人倍薩，遂結婚。

司各德著作的版本

一

司各德的詩的著作，一八一三年就有集子在愛丁堡出版，共訂爲九冊；一八一五年新版，則訂爲十冊；一八二〇年版增爲十二冊；一八二二年新版改訂爲八冊。

歷史小說集於一八二二年出版者共訂六冊；後又有散文小說集有訂爲十二冊及七冊兩種版本。一八二七年論文集出版，訂爲六冊。

自此以後，司各德著作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出現於大西洋兩岸；但是被承認爲標準本的，也只有下列數種。

二

華萊士小說集 (Waverley Novels) 共有十二種版本：

A 阿蒲福本 (Abbotsford Edition) 一八四二年到四六年，共十二冊，定價十六鎊又十六先令；一八五二年新版，改定價爲十鎊又十六先令。

司各德著作的版本

此本裝潢極爲美麗，文中附鋼版圖一百二十幅，木刻圖二千幅。與此本形式相同的，又有詩集一冊，論文集一冊，拿破崙傳一冊，祖父的故事一冊，洛克哈忒所著司各德傳一冊；連小說十二冊，共十七冊，總價爲二十鎊十八先令六便士。

B 圖書館本 (Library Edition) 共二十五冊，價十三鎊十二先令六便士。

C 巾箱本 (Cabinet Edition) 一八四一年到四三年初版，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四年二版，皆訂二十五冊，價三鎊十五先令；一八六〇年末版，減價爲三鎊十先令。

D 一八四七年印本 (Edition of 1847-1853) 此本卽一八二九年至三三年所印的 Author's Favourite Edition 之翻版，共訂四十八冊，價七鎊四先令。

E 一八五九年新附圖本 (New Illustrated Edition of 1859-1861) 共四十八本，價十鎊十六先令。

F 通行本 (Peoples Edition) 一八五五年印行，共五冊，價二鎊二先令。

G 鐵路本 (Railway Edition) 一八五八年到六〇年，共二十五冊，價一鎊十七先令六便士；一八六四年到六五年二版減價爲一鎊十一先令六便士。

H 新單行本 (New Edition), 第一冊於一八六四年印行, 第二冊至十三冊, 皆於一八六五年印行, 每冊價四先令六便士。

I 一先令本 (Shilling Edition), 一八六二年正月一日至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共二十五冊。

J 六便士本 (Six Penny Edition),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至一八六八年十一月, 共二十五冊。

K 新本 (New Edition), 一八六七年至六八年, 共五冊。

L 洛克勃本 (Roxburgh Edition), 一八六七年至六八年, 附圖, 共四十八冊。

附注: 以上諸本, 以一八四七年印本爲最善, 因此本乃翻印一八二九年之「作者手校本 Author's Edition」, 據說司各德於一八二九年校定原稿時, 幾於無頁不加修改, 又加註及導言, 故爲最完全的本子。

三.

論文集 (Miscellaneous Prose Works) 有兩種本子。

司各德著作的版本

A 作者手校本 (Author's Favourite Edition) 一八三四年到三六年，最後印行在一八六一年到六二年，共二十八冊，價四鎊四先令。按此本與小說之「手校本」同一款式，尚有詩集十二冊，洛克哈忒之司各德傳十冊，板式亦相同，共合為最完全之司各德全集。

B 通行本 (People's Edition) 一八四一年到四二年，共三冊，價十六先令。此本與小說及詩之通行本同一款式。

四。

單行雜著 (Separate Prose Works) 此種第一組為祖父的故事 (Tales of a Grandfather)，蘇格蘭史 (History of Scotland)，與法國史 (History of France)；第二組為拿破崙傳 (Life of Napoleon)。今分舉其版本如下：

一、祖父的故事，蘇格蘭史與法國史。

A 巾箱本 (Cabinet Edition) —— 祖父的故事 (三集) 與蘇格蘭史合訂為三冊，價十二先令；法國史別為一冊，價四先令。

B 阿蒲福本 (Abbotsford Edition) —— 無法國史，訂一冊，價十先令六便士。

C 新印本 (New Edition) —— 亦無法國史；訂一冊，價十先令六便士。
D 通行本 (People's Edition) —— 亦無法國史；訂一冊，價六先令。

二、拿破崙傳。

- A 巾箱本，訂五冊，價二十先令。
B 阿蒲福本，訂一冊，價十八先令。
C 通行本，訂一冊，價十先令。

五、

詩集 (Poetical Works) 共有六種本子：

- A 作者手校本，一八三三年到三四年，一八六一年，新印訂十二冊，價一鎊十六先令。
B 巾箱本，一八四四年，訂六冊，價一鎊四先令。
C 阿蒲福本，一八四九年，訂一冊，普通皮裝價十八先令，摩洛哥皮裝價三十二先令。
D 通行本，一八四六年，訂一冊，價十先令。
E 新印本，一八五七年，訂一冊，普通皮裝價七先令六便士，摩洛哥皮裝價十四先令。

司各德著作的版本

F 袖珍本 (Hardy Edition) 訂一冊，價十先令。

此外又有司各德詩大全集一種，內附鋼版圖六十幅，訂爲一冊，普通皮裝價三十二先令，摩洛哥皮裝價四十二先令。

六.

詩單行本 司各德的詩並不是全有單行本的，其已出單行本者，有兩種版本：

A 袖珍本 (Pocket Edition) 每種訂一冊，普通皮裝定價一先令六便士，摩洛哥皮裝定價二先令六便士，已出者爲：(1) 湖上美人，(2) 島上貴人，(3) 蘇格蘭樂府本事詩，(4) 瑪米翁，(5) 洛克勃，(6) 曲利曼的婚禮。

B 贈禮本 (Gift-Book Edition) 每種訂一冊，內附 Foster 及 John Gilbert 特繪之插圖多幅，鋼版精製，極爲美觀，定價十八先令，已出者爲：(1) 湖上美人，(2) 瑪米翁，(3) 島上貴人，(4) 蘇格蘭樂府及本事詩。一八五〇年新版，Turner 補作插圖，訂四冊，減價十先令六便士。一八六一年新版，訂爲兩冊。

七.

司各德全集 此有大全集與半全集之分。大全集爲作者手校本，總計九十八冊；內小說四十八冊，（價七鎊四先令）；詩十二冊，（價一鎊十六先令）；論文二十八冊，（價四鎊四先令）；洛克哈特之傳十冊，（價一鎊十先令）；全套價十四鎊十四先令。

半全集爲巾箱本與通行本。巾箱本共五十冊，內小說二十五冊（三鎊十五先令）；詩六冊（二鎊四先令）；拿破崙傳五冊（一鎊）；故事四冊（十六先令）；洛克哈特之傳十冊（一鎊十先令）；共價八鎊五先令。巾箱本較之作者手校本，計缺書報評論文及法國史等，故爲「半全」。

通行本共十冊，內小說五冊（二鎊）；詩一冊（十先令）；散文三冊（一鎊八先令）；傳一冊（十先令）；共價四鎊四先令。通行本亦缺書報評論文及其他散文論文，故亦爲「半全」。

八。

美國版 此有(1) T. B. Peterson and Brother 的全集本，共十冊，一八五九年印行，（第十冊爲洛克哈特之傳，價十二美金。）(2) 詩集有 Little Brown & Co. 印本，共九冊，一八五七年印行，價美金六圓七五；又有 Fields Osgood & Co. 的金剛鑽本 (Diamond Edition) 和紅絲欄本 (Red Line Edition)，有插圖十二幅；又有 Ticknor and Fields 印本，也是九冊，

一八六四年印行，價十二美金。(3) 小說集有 D. Appleton & Co. 的華菲萊小說集，於一八六八年至六九年印行，共二十六冊，價六美金；又 T. B. Petersen and Brothers 亦於同時印華菲萊小說集，共二十五冊，價五美金；最精本是 Teknor and Fields 印本，於一八五七年至五九年印行，共五十冊，價美金三十七圓五角。此本在美國銷數最多；據說初出版的二十五個月內，共銷二十萬部，一八六一年七月，增銷至三十萬部。該公司又印祖父的故事及洛克哈忒之司各德傳，洛傳訂九冊，版式與小說集同。據說此傳內有新增註若干條，乃各種英國本所無者，所以可貴。祖父的故事訂六冊，版式亦與小說集同。故就 Teknor 公司一家所出司各德之著作而言，有小說五十冊，洛克哈忒傳九冊，詩九冊，祖父故事六冊，共七十四冊，雖非全集，也覺得半全了。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英國司各德著

閩縣林紆同譯
仁和魏易

第一章

英國東河流域之內，前此有大樹林，踞歐非兒、東加斯德二城之間，樓櫓雉堞，均爲綠陰所被，至今老樹凋殘，尙有一二根株在焉。相傳古來有神龍窟蟠其地，當時玫瑰之戰，兄弟爭立，卽以此地爲戰場，而綠林豪客，仗俠尙義，亦據爲寨，至今詩人歌曲，恆舉其事，播爲美談。

余書開場，實敍英皇李卻第一。末年遺事。皇旣見囚於敵，後乃復辟，國人仍如舊擁戴，以國民見凌於貴族，呼籲無所，而貴族之柄權，在斯蒂芬時，已炙手可熱，亨利第二旣御宇，少加裁抑，然卒莫奪其政柄，至此氣燄又漸復，類斯蒂芬時矣。天皇之權，旁落貴臣之手，人人築城自固，陰養健兒，大夫采邑，兵力荏弱者，則取爲附庸，凌踐匪所不至。小侯之國，論爵本與大國平均，至此則降爲輿臺，惟強是事，託其蔭蔽，始幸保無事，且與盟。國有大事，則徭役資糧，無不供億，惟如是者，始

足苟全，而英人之自由至是全失。間有倔強不馴者，則大國一怒，立赤其族，無有遺囑，卽有尊王之心，亦不許貢其忠款。

先是得勝惠連^⑤以兵加英倫，入主其國，而貴族之權始肇；李卻第一已爲四世，而土著之人與腦門豆人^⑥猶同水火。語言既異，而腦門豆人復自居爲貴種，而土著心痛亡國，至於切齒。顧國權已歸腦門豆種人，復用大力，抑制土著之人，先疇私產，悉奪而有之，素封者悉躋貧戶，得勝之人尤百方檻桎，令土人無權，以防其反正；新皇則力保己權，縱其腹削，悉不之較，且多立機檻，以愚平民。公朝采邑，及訊鞠之堂，皆令操法人之語；凡人能法語者，名爲貴族之言，操英語者，則厮役耳。於是英國方言，留者悉在田鄙，客主主奴，位置顛倒，因而言語夾雜，成一安格魯腦門之言，卽今日英國之言語是也。後此歐羅巴大陸方言復漸漸輸入，遂參以歐羅巴之言。

以上所言，余必欲告之讀吾書者，須知土人雖經搗炙，然馴伏科條之下，未嘗反抗客兵，猝觀之似合主客爲一，實則瘡痍傷缺之口，血液仍淋漓不已，直至愛德哇^{第三}，^⑦二族子孫仍截然分界也。

大樹林中，一日斜陽方落，迴光倒映纖草之上，千百巨橡，臃腫無度，癭週其身，虬枝怒擎如伸

龍臂。樹之年代，當羅馬大兵入國時，固已見之矣。翠椽之中，蒼藤蔓生，荆棘雜出，幾於陽光無能射入，人迹既稀，長日幽靜，而樹影所不及者，則細草廉纖，斜陽如畫矣。外此有草磧一區絕曠，尚有殘石半堆，似廟祀妖神之壇坵，而石狀傾顛，似基督教門昌熾後，毀除之者。地有小山，溪流抱之，復有巨石互路，流觸石而過，聲琤琮然，他處則否。

其地有兩人，衣飾作僮荒狀。其年事稍多者，則獐儉若不可近。衣獸皮之衣，毛毳蒙茸，觸目，衣既年久，毛不附革，望之不知皮爲何畜，革之長，自頰及膝，其製天然無襟袖，殆以頂受領，自襟底仰穿而上者，履爲木屐，斷牛革縛之，脛上裹牛皮，露其膝蓋，狀如蘇格蘭人，腰束巨鞞，亦牛革所爲，以銅爲鈕，左佩囊，右佩巨牛角，去角尖可以吹爲口號，鞞上尙帶刀，形如劍，博而且短，柄以鹿角爲之，鐃曰：「歌非而刀。」露頂不冠，積髮弗理，蓬蓬然，受日既久，色盡赭，虬髯作琥珀色，頸上着銅圈，形若圍狗，圈天然無端，不知何人所帶，竟能加諸項際，圈上鐃曰：「羅德，渥德，凱特立克家奴歌司，皮渥夫子也。」其人蓋牧豨之奴。此奴之外，別有一人，稍年少，衣裳與此人類，而衣材略佳，衣作紫色，其中隱隱作花繡形，外衣如寬腋下垂，亦不及膝，朱表黃裏，然已淡紅失采，腕上加銀釧，頸上亦有圈，鐃曰：「羅德，渥德，凱特立克家奴汪霸，威得勒司子也。」履製亦如前人，有抹膝作紅黃二色，冠

緣綴小鈴，冠動鈴亦動，而此人躁暴無靜理，鈴聲終日琅然，觀其服飾似貴家弄兒，顏狀恆媚人，令見而愉悅者，左偏亦佩囊，惟無刀——此輩殆近侍，故不授之兵，防變也，然尚佩木刀。此二人外狀既殊，而性情舉止亦異。髻奴狀至愁煩，長日行牧，焦然無歡，若就其目中觀之，似在劫勒之中，而英氣尚勃勃；而弄兒汪霸似馳神於外，賞適其心，且時時矜其得意，所操土音，皆撒克遜語，惟其格於下等社會，故不能學貴人音吐。余書若將撒克遜語成書，則衆且莫辨，故亦譯以通俗之語，以適觀者之目。

此時髻奴吹角，收合豕羣，而豕鳴不已，方飽食橡子，罔罔不聞角聲，或以身就泥，欲睡未睡，作豕態。髻奴大怒曰：「如是蠢物，乃不乘吾號令。天黑都不歸，且來，奈何？計豕數當必短其二三，言如不驗者，吾智細也！」乃大聲嗥狗曰：「番斯！」狗跛其一足，聞令誤會奴意，直入豕羣驚豕；豕四散奔越。髻奴復大怒斥狗曰：「鬼拔汝牙！」（此爲普通詛咒語）吾不省何物，乃跛汝足，致梗吾令。」顧弄人曰：「汪霸，汝繞山沿當豕去路，麾之使歸。」汪霸慵而不動，曰：「茲事當與吾兩足商之。」既而曰：「吾足之意，與吾合也；告余曰，汝若輕用玉趾，行諸榛莽之間，與貴人體制殊戾，且於麗服有傷。不若斥狗自歸，聽豕所之，入彼盜藪，或爲腦門豆兵所得，明日此豕羣悉易腦門豆名號，則汝

役釋矣。」髻奴曰：「此何謂耶？請以示我。我腦筋笨，不能審此疑團。」汪霸曰：「此歧蹄而巨腹，汝胡名之？」歌斯曰：「此非『斯汪』耶？愚者猶解之。」汪霸曰：「『斯汪』者，撒克遜民族語也；汝言良然。設殺此『斯汪』，燻毛取股，懸諸屠者之門，其物又名誰耶？」歌斯曰：「『泡克』耳。」汪霸曰：「此『泡克』者，又人人知之耶？然吾知『泡克』音義，法人語耳。此物生，用奴牧之，則其名必稱以撒克遜語；至於登貴人之俎，入貴人之口，則易名為『泡克』矣。」歌斯曰：「汝言良然。然何以爾腦中有此思路？」汪霸曰：「未也，吾尙有言。彼牛畜之生，以奴牧之，則稱以英人之語曰『沃克斯』；迨一近貴人之吻，則又易其名曰『彼夫』。且『加夫』者，小牛之稱也；宰而烹之，則貴人又易其名曰『霧』。」

◎總而言之，勞苦之事，屬之英奴；至烹炙成爲甘脆，則又易以腦門豆之語。」歌斯歎曰：「天乎！汝所言當也。今亡國之餘，凡諸物產，悉歸法人掌握，惟此區區空氣屬我輩耳。此空氣允予呼吸者，正須我力爲之服役；若不須我者，並此空氣而亦斬之耳。今甘旨悉聚貴人之庖，國中美人，又悉作肉屏之用；丁壯之士，則暴骨於邊遠之疆場，皓皓作白色矣；剩我輩終身奴隸，假之喘息於田野中，其情至可憫痛。雖然，吾甚念吾主人凱特立克。彼雖勝國遺老，尙不媿爲撒克遜種人；然吾聞雷極那德，將自臨勸此地，不知吾主人將如何也。」語已，見狗驅羣豕歸，乃大悅，撫狗脊曰：「兒郎，乃肯

從令，佳哉吾孺子也！」汪霸曰：「歌斯，汝此時心中必以我爲愚謬至矣不爾，必不以可愛之頭顱，近吾利齒之下。吾實告汝，明日，雷極那德一至，或腓力至者，我微動口吻，汝尸梟之樹杪，爲叛奴胃主者戒，汝知之耶？」歌斯曰：「獐狗，汝以言聒我，今乃賣我耶！」汪霸大笑曰：「汝懼乎？然吾安有餘暇爲此，此特與汝戲耳。」已而搖手言曰：「汝靜聽，似有蹄聲，隱隱自林際來也。然來者誰也？」時歌斯驅豕歸，迴顧汪霸曰：「此事汝司之。」汪霸曰：「我當諦視來者爲誰。」歌斯曰：「雨且大集，汝野立何爲，雷震雲間，萬木動搖，釀雨勢，汝野立何爲，汝越從我。雨至瀟深，且艱於行。」汪霸聞雷聲，乃同歌斯行，而豕行輒左右竄，沿路啞吡，一一歸圈。

●玫瑰之戰 (Wars of Roses) 當中古之末葉，英國王族 York 及 Lancaster 爭立，遂啓戰端，相持不下者

三十餘年，當時兩軍服裝，咸綴玫瑰花以資辨識。——York 軍佩白，Lancaster 軍佩紅。——故世稱爲「玫瑰之戰。」

●英皇李卻第 I (Richard I) 卽所謂「獅心李卻王」是也。一一八九年卽王位，一一九〇年與法王腓力

(Philip) 興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爭聖陵，無功而還，歸途遇風，舟碎於海，李卻乃變服易名，將取道奧國回英倫。奧公

傑伯爾 (Leopold) 者李卻之巨仇也，竟辨認偽裝之李卻而囚之，賴舊臣營救，李卻乃得脫，復歸英國。時李卻之弟約翰

(John) 已僭稱王，李卻擊散其黨羽，遂復位。

① 斯蒂芬 (Stephen) 英王於一三五年繼亨利第一 (Henry I) 爲英王，一五四年卒。

② 亨利第二 (Henry II) 卽英王亨利第一之外甥，馬鐵兒達 (Matilda) 與其後夫喬弗萊頓塔格南

(Geoffrey Plantagenet) 所生之子也，於一五四年繼斯蒂芬爲英王。亨利第二死後，李卻第一繼之。

③ 得勝惠連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本爲膺門豆 (Normandy) 公；一〇六六年，敗英王哈羅而

(Harold) 於黑士古 (Hastings)，遂征服全英，稱英王。

④ 膺門豆人 (Normans) 惠連以膺門豆人入主英國，恐英人（卽撒克遜人）不服，故極力扶植膺門豆人之

勢力，以防反側。

⑤ 愛德睦第三 (Edward III) 一三二七年卽位，乃亨利第三之曾孫。李卻第一死後，其弟約翰繼爲英王，約翰

之後爲亨利第三，亨利第三之後爲愛德睦第一，第二，以至第三，蓋去李卻第一之時，已一百餘年矣。

⑥ 「斯汪」卽 Swine 之音譯，撒克遜語「猪」也。

⑦ 「泡克」卽 Pork 之音譯。

⑧ 「沃克斯」卽 Ox 之音譯。

⑨ 「彼夫」卽 Beef 之音譯。

撒克遜叔後英雄略

撒克遜叔後英雄略

八

③「加夫」即 Calf 之音譯。

④「務」即 Yeau 之音譯。

⑤雷極那德 (Reginald Front-de-Beau) 屬門豆人，時爲約翰親王之黨羽。

第二章

汪霸道行少逗遛，而蹄聲愈近；汪霸且行且捨墜栗，或疑竚村姑，爲候稍稽延，而馬行已到。

騎者十人，前馳二人似貴官，餘騎均其侍從。二人者，相其服色，似教會中貴人，然而服飾逾量，又不類教士矣。一人寬帔，用荷蘭至貴之呢製之，其緣疊摺如熨貼所成；狀極整飭，體腴而碩，以貌論之，絕不類教士之慈祥，宜其衣服不類如是。且眼尾多紋，多嗜而狼顧，良非敦行謹微之端士；若云真爲教會中人，則不宜沾戀世羈如是。而此教士亦知之，有時矯爲莊容，對人示敬，而矯僞之態時復流露於不覺。故事，教會清規及教皇告誡，恆不令教士華炫其服；而此教士雙袖襯羽毛，廣帔領緣，則加以金鈕。綜言之，自衣鈕及服飾，雖不刻鏤，而材必取良，特粉飾以避時人之觀而已。馬非馬，騾也，碩健無倫；鞍轡之屬，亦多金飾，一時習尙，馬繮恆綴小鈴，外狀已非道流舉止。彼之去馬而取騾，原謂道流非武士之比，且騾賤於馬，不知盛其騾飾，其值逾馬且一倍矣。卽從者所乘，亦西班牙名騾，英倫中非貴家莫畜，彼乃乘之以豪奴，則主人之侈可不待卜而決。馬背之衣，亦加以文繡，

作十字架與教皇冠冕狀。尙有一侍者，載巨囊於別馬之上，似其行裝。隨後二騎，爲飾少殺，然亦其宗派中人，特位望遜耳；二人且行且語，略不顧其伴侶。

並騎之人，則年事稍多，已在四十以外，面癯而膊巨，似多力之勇夫，自沙場新歸，顏色爲風霜所欺，稍近黃瘦，然爲狀甚碩且武，旣自戰陳中來，氣力尙堪百戰。冠赤幘，垂額以亂髮；冠式如白，人稱之曰白冠。風貌凜凜可畏，兩額在戰地備受陽光，因而黝黑，今雖不露殺人狀態，而天庭青筋交互，陡一發怒，必銳厲莫當；卽其眼光四瞭處，亦足見其志趣之剛勁。左額有刀癩徑寸許，因之顏色貌益厲。廣幟作赤色，似未曾受誠之人，但右臂作白鑲十字，而幟中衷蛇鱗鋼甲，巧製如常服，膝衣靴面均護以鋼片，齒齒作鱗，甲光照眼矣。腰上佩雙鋒之劍，所騎之馬常馬也，而戰馬高蹄，另以人縶而引之，用省馬力。馬亦帶甲，馬額之上嵌一鋼矛，備衝突；鞍韉之左懸一巨斧，刻鏤精工，右懸兜鍪及長劍。尙有一人荷巨槩從，槩纓之上亦懸一十字架，手持盾，上豐下削，以赤呢蒙之。此二從者亦各有侍人，黑面而裘縞巾，作東方衣飾，望而知爲東方產也。此二黑奴額下有銀製之圈，手足皆爾；袖至肘，袴至膝，腕脛皆露；衣帛而文繡，而馬上主人雖衣美衣，則淡靜而無飾。此二奴所佩刀作半月形，握手處咸鑲以金；馬上懸囊，滿實以矢，皆亞刺伯兵械。馬產自亞刺伯，長腰細皮，鬃鬣稀

疏，馬頸亦修。

此騎隊之來，匪特汪霸深以爲異，卽歌斯亦爲愕然。其人爲淑美寺教士，喜獵而嗜炙；或言此教士所爲者，尙不止此，且大背清規。然教門權重，清規卽不之守，父老亦不爲異。此教士法名曰愛默，喜交遊，凡無行少年得罪莫遺，一面愛默，以盛筵相款，卽予以赦罪之文，無所靳惜，因之無遠無近，皆稱曰善人。且其俗家亦係名閥，素與腦門豆公卿往還，旣已出家，交期仍在；因而方外所交，皆屬朝貴，至於名閥閩秀，幸接清談，亦無一指其穢行。且古時公侯眷屬，驕貴不檢，與乞赦罪之書，應手而得，故此教士之名，亦廣被於閩閩。教士復畜名鷹駿狗，備與貴遊子弟行獵，交情乃同膠漆；若遇老輩，則晉接又異，一味講學，而老輩亦恆爲所憫。且揮霍以要結貧民，又復廣爲赦罪，民愈景從；廟產旣富，用之弗竭，凡百姓偶遇愛默行獵，及長筵高宴之時，與夜中無燈獨歸，微款後戶，間爲農夫所囑，亦一笑置之，以爲他士行不如彼者，尙爾爾，何況此才具高華而德行深粹者。此時汪霸、歌斯皆與爲禮。教士則言笑如恆，稱之曰：「天降福庇汝孺子。」然汪霸及歌斯見被甲者與東方之侍者，咸引以爲異。愛默忽問二奴曰：「天且雨，此間何處足下榻者？」而二奴正有所思，如不之聞，其半亦不欲聽腦門豆語音也。愛默又抗聲言曰：「孺子！在此近地中，何家禮天主教門，及聖母馬

利亞之裔，許彼聖母二傭人假宿一宵，並得被漿沾溉者。」語固和平，而聲則復厲，不類道流。汪霸聞言私語曰：「此氣概尙爲傭，則彼家之司度支者，又當作何狀！」語已，亦抗聲言曰：「兩神甫擇善地，以便食宿，去此未遠，有白林斯渥斯寺者，其中聖徒，必以禮禮神甫；若但清齋打坐祈禱上帝者，則又有隱士壳曼黑士者別墅，可下榻也。」愛默搖首曰：「爾須知吾教中人，不擾同教，募化投宿，均乞諸信教者之善信；善信以禮款我，卽所以禮天主也。以理卜之，詎爾耳爲余騾鈴所震而聾耶，奈何不喻吾意？」汪霸曰：「奴子固驢，諸無所聞。今日旣聞騾鈴，又聞聖騾之德音，殊自慶幸；且奴子聞聖母教徒，常以惠臨人，未嘗貽累教外，今神甫不然，何也？」於是被甲者大怒曰：「汝勿啾啾，但告我以路。」因問愛默曰：「汝乍所言，巨家誰耶？」愛默曰：「凱特立克耳。」因問汪霸曰：「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安在？」可示我以道里所出。」歌斯曰：「此路殊不易行。彼凱特立克家睡絕早，叩關殊不易易。」被甲者曰：「爾勿言是。以吾輩假宿，主人不當夜起耶？吾輩假宿，在理勢均當款我，何云求人？」歌斯曰：「此事殊非吾所了了。凡人求宿吾主之家，咸以禮至，今云爲神甫分所應有，理勢所不宜違，吾亦不能引客矣。」被甲者曰：「奴敢抗辯無禮。」以蠻靴趣馬進，舉鞭欲撲歌斯。歌斯怒目，手按其劍。愛默以騾橫互其中，令勿闕；因曰：「白拉恩吾弟，此地非巴勒士丁戰地，

可毋用武；惟此島國之中，以禮不以力。且此地無外教之人，何事至此。」復顧汪霸曰：「汝當知之。」因授之以銀餅曰：「凡人問路，——勿論我爲教門中人——在禮宜告，即他人亦當告之。胡爲斬客作羣態。」汪霸曰：「然。惟神甫左偏之亞刺伯將軍，洵洵然喪我魂魄，不特不能告公，並已路所歸，亦忘南北矣。」愛默曰：「汝且告我，安有不知者。吾兄弟力戰於亞刺伯中，力奪歸耶穌陵寢，爲十字軍中上將，並事教門者也。」汪霸曰：「將軍果在教門，更當恪守聖律，何爲以力逼人？」愛默曰：「汝言甚巧，已開罪於天矣；然得我幸恕爾罪，惟當告我以主人翁。」汪霸曰：「遵此道行，至歧路中，有十字架矗立路旁，左轉數十武，得矣。」於是羣騎慮愆行，其行絕迅。

至蹄聲既遠，歌斯語汪霸曰：「據爾所言，則此騎今夜必不能至羅德渥德矣。」汪霸曰：「然。彼人運佳者，尙可至歇非兒城。吾又安能以正言示此狗，俾入樂土。」歌斯曰：「然。若令此教士見吾魯溫娜女公子，事何可定者；矧彼擐甲之人，吾主翁必與之鬪，禍且不測。吾輩奴斯，固以寡言爲宗旨。今且歸乎。」

今吾嘗當轉敝此騎士矣。十騎遵道而行，既遠，白拉恩語愛默曰：「此輩何以語言多含諷，且足下亦何以不由力毆其人？」愛默曰：「吾弟聽之。汝鞭其一，彼人又安肯見告。且吾常言撒克遜

中人未嘗無勇，積憤吾輩，正非一人，方欲剗刃吾胸耳。」白拉恩曰：「吾正欲痛答其人，令知尊卑之分。吾處若輩至有法。凡土俘見囚，始亦倔強，至余家二月，繩以奴糝，遂馴伏如鼠，惟隱中行刺投毒之事，在在須防耳。」愛默曰：「風俗安得盡同。吾弟若答其人，則吾輩亦不能並騎出此道矣。矧彼主凱特立克亦至方梗，一鞭其奴，安能恕汝；弟識之，此老國仇心篤，疾視我輩，而又不畏強禦，彼雷極那德及腓力，炙手可熱，彼尙傲盪不卽款附，爲種人爭其權力，未嘗尺寸下人，自言爲綠林喜華德子孫，以俠爲命，與腦門豆世仇也。凡人恆諱其籍貫，不爲撒克遜人，彼獨沾沾自喜，未嘗隱其族氏。」白拉恩曰：「兄爲通人，能詩善文，工於內媚，固令我容忍，且盛言魯溫娜之美，吾急見美人不得，姑爲兄忍之；又其奴爲凱特立克之奴，吾欲面其女公子，固知不能開罪其僕也。」愛默曰：「凱特立克非魯溫娜父也，與彼特有葭莩之誼。魯溫娜家世較此老貴極矣。凱特立克自云爲此女保傅，吾思特張王之言，特愛惜此女，凡此女之動息，必以禮爲坊；至於女郎之美，我亦不能形容，至當自辨之。肌膚直同美玉，儀範旣佳，秀目天成，吾恐老弟見之，必追悔當日在巴勒士丁所見者，委之九霄雲外矣。若吾謬妄者，亦非教會中正宗之都講。」白拉恩曰：「若足下所言，見不逮聞，將何物以爲博進？」愛默自指其金鈕曰：「用此賭勝，更賸以十張之酒，足乎？」白拉恩曰：「妍媸我

自斷之。若吾所見果以爲佳者……」語至此，卽曰：「可勿賭，汝金鉏危也！移時吾將取爾金鉏，赴淑杞看較力也。」愛默曰：「勝果出諸公道者，敬以奉酬，惟不能以妍爲媿；我固待君爲教會中人，不作謊語。惟吾弟聽之，後此須擇言，幸勿如兵間，恣爾醜詆。凱特立克一怒，必不恤爾我爲教門中人及有名位，儘足以力驅我露宿於外。卽與魯溫娜相見，亦必據禮爲圈，勿孟浪自媒；彼凱特立克視此女如明珠，吾輩一涉輕薄，遂客之令下矣！且吾聞人言彼親生之子，爲與魯溫娜微微延接，間以譴浪，卽不之子而逐之；以此老嚴待魯溫娜如仙人，許崇拜不許親近，如我之虔祀聖母馬利亞也。」白拉恩曰：「兄言是矣。吾今夕必斂英雄之氣，爲兒女溫存可也。至於主人逐客之令，兄可勿憂，吾侍者韓勒阿大拉勇力足以衛兄出此重險；我生長兵間，寧畏彼者。」愛默驚曰：「老弟切勿爾爾……是間十字架見矣，尙憶彼言，令吾左轉，非歟？」白拉恩曰：「吾聞右轉。」愛默曰：「左也！彼奴尙用木刃左指，寧云轉右？」二人爭辯，遂問之侍者。侍者曰：「未之前聞。」忽白拉恩見十字架旁有人偃臥。白拉恩曰：「盛雨且及，乃臥此耶？」呼一侍者曰：「休鼓，汝以槳柄動之。」休鼓方進槳，而此人忽作法人語，語曰：「來騎爲誰人方坐此沈思，何爲撩我以槳？」愛默曰：「問路耳。羅德渥德中凱特立克家安在？」臥人曰：「吾亦欲至其家。若得馬者，可爲汝導，惟此道難行，吾至能

識。」愛默曰：「謝壯士，後將重報。」乃令從騎空一馬，授此臥人；此人得馬，引之向右，至一密林之中，揭小湫無數，泥深幾沒馬股，此引道者委委蜿蜿，竟合官道，因指連房無數曰：「此中是矣！」愛默揭湫時防墜，抱鞍無語，及聞既至，乃大笑悅，因問導行者曰：「壯士何名家何嚮也？」壯士曰：「吾赴巴勒仕丁進香之客。」^①白拉恩曰：「爾何爲不居兵間，取歸聖陵？」壯士因識白拉恩爲十字軍中將校，乃曰：「然。吾觀立誓取陵之人，咸優游事外，吾庸庸香客，尙何事之成。」白拉恩大怒，將爭，愛默又以色止之；乃以他語和之曰：「壯士尙聰明，去鄉井久，乃行道如是之爛。」壯士曰：「我土著耳。」語已，至門外，屋雖低小，而製極曲折，其中抱廣場無數，地至雄闊；顧莊園之多，非供遊涉，特平民富家之舊，或不爲法人新制。莊外亦設嚴備，方當時大亂，非在在設備，亦不能踞此爲家；屋之四圍，週以深濠，濠之兩岸，樹以木柵，居地之西偏，弔橋通焉，一過橋，橋外築堅牆，上作睥睨形。既至，兩且下，白拉恩乃出畫角吹之，以警屋中之人。

①十字軍 (Crusades) 起於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後半告終；目的在奪回巴勒士丁於土耳其人之手，西歐之基督教國家皆選派戰士組織聯軍，規模至極宏大。然八次與師，都無功而還。軍中兵士皆佩十字章，以故名爲十字軍。

②腓力 (Philip Matvoisin) 蘭門豆人，亦約翰親王黨。

◎進香客(Pilgrims) 十世紀時，歐洲各國之基督教信徒以能躬至巴勒士丁謁聖陵（即耶穌之墓）爲殊榮，多不辭跋涉之苦，冒險而往；人稱之曰「進香客」。

第三章

村屋毗連極延袤，簷溜相接，彌望均門宇。堂上有木質長案，不幕，正交晚餐之時，案已羅列食具。屋上不瓦，椽上覆板，蓋以茅茨；屋之兩頭，置二火爐，煙窗絕簡陋，留罅無數，狂煙走泄，室中均帶雲氣，椽上煙屑厚積如錢。壁上悉懸行獵之械；屋之兩壁，均置門，可以通入別室。屋制悉用古時，凱特立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存撒克遜之舊觀。地上不置板，以土雜石灰堅築之，狀如馬廐；屋中四分之一，爲地稍高，用爲主翁及貴客相見處。因是，故高地上之案，稍幕以赤布，稍低之地，則列長案，卽所謂不幕者，以處臧獲。高者案直，低者案橫，上下作丁字形。今日莫倫與司福及坎白立其兩學堂，尙仍其遺制。小榻亦椽木所製，旣洗且笨，其上張廣幕，以屋漏滲水，用幕抵漏。高地之上，三面皆有壁衣，地上亦有甃甃；至稍低之地，則悉去此陳設，不榻不櫈，剗堅木兩頭，支之以柱，令衆人聯坐其上。其高地之上，有兩高榻，踞中則凱特立克與魯溫娜御食處也；榻下有小櫈，以象牙鏤爲花繡鑲之。

此高榻凱特立克已踞其上，似飯不應時，怒也。凱特立克之爲人，獷爽而偏直，人材非高，而猿臂熊軀，至有勇力，臉圓睛碧，五官端整，豪士氣概，往往如是，雖勝國遺老，而並不斂藏，仍桓桓作武概；髮長委於雙肩之上，年近六十，而髮色無一星白者。衣寬博之衣，領緣袖口，均鑲以灰鼠之皮，中裹紅衣，从小附體，袴亦作紅色，自膝以下均露，脚着革履，以金鈕扣之。臂上及頸，均帶金圈；巨紳雕飾極華美，佩雙鋒短闊絕利之刀。壁上懸赤色外衣，中附灰鼠之皮；冠亦赤色，雜以花繡。此凱特立克出行衣也。榻後倚矛，身碩鋒銳；此矛或恃以爲杖，或用以爲戰，惟其所擇。侍者數人，環立承望顏色行事，中有稱心之奴，列侍榻後，餘皆下立。堂中臥巨葵三數，似待喂者；然葵絕靈警，見主人顏色不悅，亦不嗥吠。中有長彘巨喙之狗，似爲主人愛憐，特蜷臥主人榻下，有時昂首近主人之膝，且以鼻聞主人之手。凱特立克斥曰：「包特，勿爾！」而此狗尙逞媚態，仍嗅不已。

凱特立克此時心緒惡劣，以魯溫娜赴禮拜堂遇雨，衣服沾滯，入室易衣未出；一則雨盛集，而歌斯牧豕未歸。時途中多盜，凱特立克防豕爲盜有，且防腦門，豆貴族無賴，乘虛剗剗，蓋凱特立克之產，全在豕羣，豕喪而產亦將因以盡。此兩事外，而汪霸亦未歸，汪霸者弄兒也，無是不足以下酒；凱特立克自日中進食後，至是尙未晚餐。大凡士豪舉動，飯不適時，心恆不樂，觀其獨坐自語，似與

人言而又非者，則怒態之張於外也。旁立一人，似知主人之怒，時以銀觥進酒。凱特立克曰：「魯溫，娜何事遲遲？」而魯溫娜侍兒在旁曰：「方易衣耳！主人詎聽彼以溼衣侍飲耶？此一鄉中易衣之速者，無逾我女公子，主人尙嗷嗷何爲？」凱特立克怒極，顧不敢斥此侍兒，但曰：「後此非晴天者勿出。」忽迴顧侍酒之人，遂以怒侍兒之怒遷諸其身，叱曰：「何鬼附歌斯之身，乃遲遲弗歸；意吾豕必有散失。此兒素篤實，我方欲拔爲近侍，奈何今日違令後期耶！」侍酒者爲沃司華，進曰：「爲時未晚，滅燈鐘初動逾時耳。」滅燈鐘，腦門豆虐政也，爲撒克遜人所不願聞；此時凱特立克乃大怒曰：「庸奴何語？誰爲滅燈鐘者？天下惟悖理者，乃立此制，汝撒克遜人，乃爲此語語我撒克遜人耶？且誰云滅燈鐘燈逾早滅，聽彼腦門豆宵人愈便行竊。此制或雷極那德及腓力知此；此二人惟早滅燈，方稱其意，彼惠廉老奴立此令，卽盜魁也！彼羣盜競欲得吾之產，以實其嘍，吾忠篤之奴亦必爲其所害。」語已，呼曰：「汪霸安在？彼不言與歌斯同出耶？」沃司華曰：「然。」凱特立克曰：「噫！彼羣賊亦執去此人爲侍飲之物矣！幸勿輕我，我力尙能復仇。」於是起立執矛，曰：「我赴國家議會訟其人，且與之比武，聽彼人人以甲冑來試老夫。彼若膽力薄者，可厚甲以當我；老夫一箭，雖甲盾咸穿矣。彼方以我爲老，請試吾武能如何者？雖吾子已逃，然彼須知凱特立克者，喜華德子孫也。」

：」因微歎曰：「惠而弗烈，汝若稍聞吾訓，爾父何至立同孤樹！今以余老幹，迎彼暴風，如何可耐！語至此，倚矛於壁，以目注地，若有所思；正凝想間，忽聞門外畫角大鳴，屋中狗亦狂噪，而村犬皆遙遙四吠應之；凱特立克叱從者曰：「趣赴門外視狀！何人來鬧吾莊？詎人來言吾家羣道耶？」

少須，侍者入，言淑美寺教士愛默及十字軍列將白拉恩，與數騎投宿於此，云將赴淑杞與會。凱特立克沈吟久之曰：「此二人均腦門豆人乎？然今日勿計爲何種人，惟吾世家羅德沃德累代無痛拒假宿之人，老夫何爲拒之。延二客及侍者進，老夫爲客一榻一餐，款客者，因呼其僕曰：「亨德伯，汝以家奴延乘客入別室，汝善喂其騾，若衣溼者易之，儲滅者火之，命廚人增饌，且語來客，吾主人禮宜迎客門外，惟自少立誓，非撒克遜人，從未下臺階，三步迎之，爾去爾去，慎行爾事，不可令腦門豆人言老子不禮過客也。」侍者既去，復語沃司華曰：「愛默之兄，非極而司耶？今其人已爲密特而罕諸侯矣。此地非我撒克遜舊封，乃見封於彼耶？然腦門豆人孰知奪人地者！我聞愛默之爲人，愛酒嗜獵，較經卷之好深也。汝云十字軍列校誰耶？」沃司華曰：「白拉恩耳。」凱特立克曰：「白拉恩之爲人，功罪參半，人云其人至勇，然而驕傲殘忍嗜利，則其所短；既逃天譴，復背公論，此皆巴勒士丁戰士歸而語我者。究竟一宵之宿，我何事拒之。沃司華，爾出我陳醞款客，爾勿輕視此教士，

此教士嗜酒如命，且能品酒知醇醜也。」復對女僕齊沙曰：「汝告姑娘，今日有外客，可勿出；若姑娘必欲出者，亦聽之。」女僕曰：「吾女公子喜聞巴勒士丁消息，安有弗出。」凱特立克滋不悅，然未嘗加怒詈於魯溫娜之僕御，但曰：「爾勿多口，但以吾言復姑娘待命；然在老夫室中，凡愛而弗烈之子孫，老夫在禮當執臣職。」迨女僕既去，凱特立克歎曰：「孰云巴勒士丁不知廢幾千萬人血肉在其中矣。卽老夫今日，亦欲少探彼中消息。若吾兒者，不受吾教，安爲吾子，老夫亦何事爲。作牛馬。」乃努目凝視門外，迨一舉目，大門已關，侍者束炬引客人門。

① 蓋而弗烈 (Willi) (peri)

此爲凱特立克之子之名，卽挨燒詞也。

第四章

愛默入門時，已易盛服，手上御金戒指，極巨，示爲教門中人；其餘尙有寶石嵌飾者無數，則大悖教律矣。足上履西班牙煙革之履。教會中人本留髻，而愛默則盡去之；冠赤幘，花繡滿之。白拉恩服飾雖稍遜，然衣材亦至佳，入時已去甲，衷以紫衣，外服縞色寬袍，摺疊作柳條形，以黑絨爲十字架，加其肩。上。行步莊重不佻，以平日自由，不受官府羈勒，故意氣豪宕至此。

二人既入，侍者陸續亦進，最後則嚮導之人矣；身粗布之衣，赤脚履木屐，以革裹之，冠廣簷之冠，下垂覆其面，手一巨桿，上縛櫻樹之枝。入時見人多，據木案殆滿，乃行近火爐之次，以衣就火燻之。時凱特立克見客至，下階約三步，止不迎，語愛默曰：「老夫常時立誓，迎客不能逾此三步，至於立制如此，吾從者當已告公矣。且吾語二公，亦必操土音，若公能爲撒克遜言者，則酬答用此至佳，若其不能，則法語老夫亦微會，二者聽客所爲。」愛默曰：「凡有誓言，安能不踐，天人感應，卽在此。我輩者，至語言一節，則我大母爲撒克遜人，吾意亦欲聆其遺音，喜爲撒克遜言。」白拉恩曰：「我

爲法人，但能爲法人言，我皇帝李卻及諸貴族，亦咸法語，我故不能爲撒克遜言，特君爲撒克遜言者，我亦解之。」凱特立克張目視久之，容忍不對，因延二人旁坐，麾從者進膳。

此時歌斯與汪霸亦歸，凱特立克一見，叱曰：「擒此二奴。」既至，問曰：「汝歸何遲？豈安在？」歌斯曰：「豈羣無恙？」凱特立克曰：「然尙有罪，何爲令我懸懸至兩時許？」爾第二次敢爾，必關汝以械。」歌斯默然。汪霸者，弄人也，狡譎敢言，進曰：「今日主人殊少公道。」凱特立克曰：「汝何言？敢唐突老子！」汪霸曰：「敢問主翁，凡一人之罪，遷怒而并罪其侶之無罪者，曾有是律法乎？」凱特立克曰：「我安有是。」汪霸曰：「然則主人何爲將械歌斯？歌斯之過，番斯（狗名）之過也，吾二人牧豕無過，而番斯不力，豕羣歸乃遲遲。」凱特立克曰：「經此狗，汝明日以他狗出。」汪霸曰：「此尤非公。番斯之過，亦非其過，番斯惟爲人圖創其足趾，乃不良於行，因不能束豕從範，詎番斯甘以趾受創，梗主人命耶？」凱特立克大怒曰：「孰創吾狗？」汪霸曰：「此腓力家司圍之人傷之，彼云吾狗驚其苑鹿，因斬趾以示懲。」凱特立克曰：「腓力家勢饑乃至是，老夫將問以圍圃中之定律，若彼不知，我將詔之。」摩歌斯曰：「汝明日更以他狗出，彼奴更如是者，老夫將與之校力，彼若更創吾狗之趾，吾亦必斷其腕，不爾我不爲人。」因語二客曰：「客勿駭，吾隣至刁，究與公所征服之

亞刺伯土耳其人無別，今且進觴，勿罪老夫齒弄。」

時備饌甚豐，豬羊及鹿脯雜陳無數，釀亦佳品，進饌者均以巨槃櫛切，聽客自拾主客之前各陳大銀杯。方舉觴時，忽門闢，有侍者傳言魯溫娜女公子出；衆爲肅然。少須，魯溫娜出，四女侍行，凱特立克初不料其至，乃下階迎之上，大衆起與爲禮，魯溫娜亦點首歸座。白拉恩忽微語愛默曰：「君之金鈕，吾不敢受，卽良醞亦無出矣！」愛默曰：「慎之！勿爲老人所覺。」白拉恩素放縱無檢，直以目注魯溫娜，自以爲此女較巴勒士丁中所見者，丰神特別。魯溫娜蓋修短合度者也。天下美人佳者，殊欠天趣，而魯溫娜則丰神奕奕然；蛾眉之下，位置星眼，星中似有光氣，能融世間鐵石之人，又似在眼中能傳號令，左右使人，而柔媚之態，復能不求人而人自從命，一舉一動中，咸足命令當世，因是養成此至尊無上之儀容。髮蜷而長，被其肩頸，上懸金瓔珞，垂至腦際，似繫一裝裹記念之物事在中；玉臂直露至肘上，均束以金玉寶石之釧，裏衣作蔚藍色，外被以猩紅之廣幘。幘面之紗，用金線與精絲織成，光亮輕颺，有時或被雙肩之上，如肩衣焉。

魯溫娜見白拉恩，目灼灼然，卽以此紗幘面，不令平視。凱特立克覺之，因語白拉恩曰：「將軍聽！吾撒克遜中間秀嫩絕，不禁沙場久戰之大將寓目，幸勿垂盼爲幸。」白拉恩曰：「我知非矣，

幸女公子恕之，若更督過者，鄙人亦不之承。」愛默平日和平，遂以他語亂之曰：「此人固宜痛罰。惟明日女公子蒞淑杞觀鬪時，可湧現法身，勿靳凡人眼福也。」凱特立克曰：「我輩之行，尚在未決；老夫平日惡露，且吾英人列祖所遺之訓，亦無此凌競之舉動。」愛默曰：「此亦何害；白拉恩所隨之侍者，咸能戰，盜焉敢犯。」凱特立克曰：「大教士老夫所至，咸恃一己之力，從無求人助我者；即老夫躬赴淑杞，必與王孫阿失司丹同行，安忍綠林暴客及腦門豆倚勢凌人之罪虜。」乃舉觴壽愛默曰：「盡此酒。若大教士宗教中無此酣飲，老夫亦不敗君清規。」愛默微笑曰：「我輩不飲之戒，只在廟中，若與居士周旋，則通俗無礙。」因曰：「吾爲翁盡此觴矣。」白拉恩亦斟巨觥曰：「爲魯溫娜女公子壽。」且言欽崇之意。魯溫娜正色曰：「此苛禮可止。惟吾尙欲問巴勒士丁兵間消息，究如何者？」白拉恩曰：「我軍與部會已漸停戰矣。」汪霸默坐凱特立克之後，主客之語，悉已聞之，因曰：「更言停戰停戰者，我亦老矣。」凱特立克停觴迴顧曰：「汝亦有說乎？」汪霸曰：「奴自有生以來，已聞土耳其其中三停戰矣；然一停必十五年，若奴子生至一百五十歲，此戰事或停或戰，終恐無歸宿日也。」白拉恩曰：「汝且自究，人生安有至一百五十歲者；客問路於爾，何爲示以歧途？以汝存心，得不慮天折否？」凱特立克曰：「此奴愚而劣。」汪霸曰：「奴固愚者，然尙有更愚

於奴者求指迷路，然則奴不愚爾。」語時忽有人立門外，言有人求假宿；凱特立克曰：「速客進，似此猛風愁雨，卽野獸亦安能禦；無論如何，盡肅之進。」因語沃司華曰：「汝往應客。」沃司華遂起而外出。

第五章

沃司華入而耳語告主人曰：「猶太人也，居於堯克，名曰以撒。許之進謁否？」凱特立克愀然曰：「以歌斯出款之。凡猶太人，宜以牧豬奴與接。」愛默合掌曰：「聖母！此間何爲聽猶太人入也。」白拉恩曰：「猶太之狗，乃許身近十字軍上將耶？」汪霸曰：「十字軍大將，惡猶太人，然固甚愛猶太人產也。」凱特立克曰：「諸公勿爾！吾斷不能以諸公之怒，遂易吾祖制待客推誠之舉動；矧此種人，天容其生，寧吾輩靳此數句鐘之款接耶？惟老夫必不令其與諸公接席，諸公斥勿與語，聽亞刺伯人與之同飲可也。」白拉恩曰：「吾奴固出身回教，其賤視猶太人，猶之吾教。」汪霸曰：「猶太人固鄙猥，其始曾爲天主教上選之民，彼崇拜穆罕默德者，寧能高於此族。」凱特立克曰：「汝既如是，可與爾同食；汝愚而彼賤，爲分等也。」

汪霸方欲更言，凱特立克止之，時猶太人已入門矣，狀甚頹瘦，目光如鼠，見人即鞠躬抵地，以平日良於鞠躬，若生質然者，腰膂亦日爲之縮。入門，人無禮者，遂趨趨就於下席。容貌頗端整，惟高

鼻深目，望之似臉上陳列無盡邱壑；睛黑而小，頰上多皺紋，鬚髮蒼然；當其人年少，頗有風標，而既成猶太人氣質，入望卽生人怒，遂成此猥賤之容，亦當時貴族威儀，故逢人鞠躬，成此鄙狀。時猶太人衣裳全溼，外衣亦破，中則黯紫之衣，靴博，中帶皮革，腰韁之上，懸小刀，並囊墨盒，冠或作方形，原用以別基督教人；故猶太人於入門時，卽脫冠爲禮，屢與凱特立克鞠躬。凱特立克抗不爲禮，隨指之坐，奴僕亦不予以座次；猶太人蛇行而斜睨，不敢就座。諸僕見猶太人，咸張兩膊以橫互其席次，不令躡入，且徐徐舉鬯。愛默之奴見其至，則合掌祈天，如觸不祥之物；白拉恩之侍者雖亞刺伯人，亦外教者，見之猶張鬚橫目，以手按劍。

凱特立克初意旣延之入，殊亦不欲虐待以非禮；實則愛默與論獵狗種類，語津津然，竟忘猶太人之未就食。以撒盪立，徬徨無主，而進香之人，方坐火爐之次，心殊弗忍，乃引之同坐曰：「老人，吾衣已燥，食亦飽，可以讓汝；汝且坐此乎？」遂授以豆漿及羊肉，不及猶太人言謝，已拔身行。此時果有畫師能從以撒嚮爐時曲曲繪之，固一幅田家冬景也。迨衣旣燥，立取豆漿咽之，甘芳如麩異味。此時凱特立克與愛默論獵事；魯溫娜則與侍兒款語；白拉恩隔座，恆以目竊視魯溫娜，又流睇及於猶太之人。愛默曰：「丈操英語固佳，然以之行獵，則腦門豆語爲優，以名詞多於各國也。」

凱特立克曰：「上人愛默。老夫雖不能法語，而行獵亦甚得，未嘗以不能法語廢獵也。上人吹笛，我則吹角；狗聞角前撲，亦宛轉如吾意，至所得禽獸，一一款歸，何必以君法人兵械。」白拉恩遂抗言曰：「法人語何止行獵？即用之戰陣，施之閨閣，何適不可；此等語言，固榮顯之國所操者。」凱特立克曰：「上人請盡此觴。老夫當舉我十年前事告汝，始知閨閣行陣，均無須法語也。腦夫拉登之戰，撒克遜人哮喊之聲，與法人同烈且遠。」語至此，又舉觴爲壽曰：「不能不以酒酬當時之壯士！」飲既，復言曰：「此日情狀，真破盾擐旗之日，流血如水，視死較逃優耳！撒克遜自是編爲歌詞，指是戰曰：飲刃詞；老夫當日身與其役，較之豪飲，爲狀逾甘。嗟夫！今歌聲寂矣，英雄事業，付之他族之人，至於語言及聲聞，均黯黯將沈沒垂盡，惟餘老朽一人，憑弔前人，生無限悲涼之感。」因斥農僕曰：「汝爲將軍斟酒，將軍蓋爲正教立功之人也。」白拉恩聞言大悅曰：「爲正教立功，功固不專我，太姆不拉一族，特舍我以外，上烈亦無主名。」愛默曰：「霍司必太拉，亦錚錚者，安可盡泯，吾有兄弟卽在此兵間。」白拉恩曰：「是非我痛詆其族……」語至此，汪霸卽曰：「果如是，李卻大王何庸親征；惟公輩以家衆邊敵可耳，安用萬乘親臨？」魯溫娜曰：「爲正教立功者，其中獨無勇士如是二族者耶？」白拉恩曰：「有之。莫兵亦有蒞巴勒士丁者，然名爲聖教干城，莫軍終居第

二流人物。」時進香之人聞言怒曰：「英人安能處第二流！」衆聞言咸迴首盼之。進香者曰：「方披刀謔教時，英人固前無堅敵也。吾親見李御王取愛克城後，以英國五勇士與人校力，當之立靡，無一勝者；白拉恩將軍必勿待吾言，當已知之矣。」◎此語一發，白拉恩臉色慘變，以手拊劍，既而又念非用武之地，遂已。凱特立克者，豪爽競直人也，見進香之人言英人勇，乃大笑樂，竟未觀白拉恩之怒狀；因語進香人曰：「汝能言此五義士之名，吾賜汝以金劍。」進香者曰：「語之甚願，惟吾生平立誓，不御金寶之物。」汪霸曰：「此何傷！吾代爾受之可也。」進香者曰：「第一人爲英王李御。」凱特立克曰：「其人雖腦門豆種人，然英武如是，我亦服之。」進香者曰：「第二爲來司忒侯，第三爲溫麥司麥而登。」凱特立克笑曰：「然是皆英人也。」進香者曰：「第四爲富克。」凱特立克曰：「是吾母黨。第五人誰也？」進香者曰：「愛德溫。」凱特立克曰：「此真亨極司名裔哉！第六又爲誰？」進香者夷猶久之，不卽答；旋曰：「其人望實殊不如此四人，備數已耳，姓名則已忘之。」白拉恩曰：「進香人汝已言其四，此一人名何忘之？此人誠勇，然吾馬劣，竟敗其人之手，汝寧忘之耶？其人爲挨梵訶，以勇力論，六人中此爲第一。惟尙有一言，明日之會，彼尙與列，吾尙欲與鬪，以決誰勝。」進香者曰：「將軍勿爲大言。公之敵人，若在此者，必不能讓將軍尺寸耳。今將軍良知彼必

不在此，徒爲轟轟者何事，轉足以攪座客之清談；設俟梵訶將軍自巴勒士丁歸，吾敢決其必與將軍一校。」白拉恩曰：「汝決之，汝必能保是人之必至矣！然何以爲信物？」進香者就懷中取小匣，中貯十字架之木屑，出而合掌頌禱；既出時，座上主客均合掌稱頌，獨猶太人及亞刺伯侍者，與白拉恩不動。白拉恩取其頸上金鍊，擲示愛默曰：「汝收此信物，並彼走卒所持之物，均汝掌之；果挨梵訶歸國，我與校力，彼不見答者，我將斥彼爲鼠輩，宣之廣場矣。」魯溫娜曰：「挨梵訶固不在此，斥之何爲？公果以正直與角武能，彼亦何靳？且彼不在此，純無保護之人，我雖閨秀，願以聲名爲之保證，決其弗走。」其初凱特立克聞言，悅英人之勇，怒法人之虐，喜怒之心，變幻如重陰之雲；及聞第六勇士之名，堂上下人視凱特立克，竟如無聞無見者；及魯溫娜語時，忽如夢覺，乃曰：「女公子，安可以閨秀之名保此人。此人聽老夫保之。」復顧愛默曰：「以老夫保之可乎？」愛默曰：「足矣。吾謹以聖屑及金鍊藏之，迨勝負決後，再出示人。」語至此，復合掌以聖屑付安白羅司；安白羅司亦教士，名位稍次於愛默者也。愛默取金鍊懸之腕上，因曰：「吾飲美釀，心肺皆甘，今請以此觴爲魯溫娜壽，許吾就舍乎？」凱特立克曰：「聞君嗜飲，胡爲竟醉？君酣飲可以達旦，至雀喧鴉噪始已，今胡慊慊有倦容？方老夫少時，見撒克遜童子亦無此早睡之理。」然愛默道人也不飲，亦自有說；

彼見凱特立克縱酒而尙氣，而白拉恩語復不倫，若二人憤爭，則勢殊岌岌可慮，故欲避席而去，因曰：「若撒克遜人飲量至洪，他族何能及此，矧吾教律極嚴，何敢縱恣？」乃堅請行。於是客舉謝主之觴，通席皆飲後，主客盡散。

白拉恩行時，見以撒，因曰：「爾不守教化之狗，明日亦赴會觀鬪力耶？」以撒鞠躬言曰：「若將軍見允者，老奴亦與觀其盛。」白拉恩曰：「汝以重資博子金，且愚貴族之婦孺，汝囊實乎？」以撒駭曰：「老奴安有資，卽一歇克^⑤而亦無之，猶不特此，卽一銀辨士亦未嘗蓄。老奴方欲假資於同種之人，敬納王稅^⑥，此行尙須吾先祖約各佑我，得假資歸，方免官中嚴譴。老奴之窮極矣，卽奴子之衣，亦從塔特加司得中名羅本者假得之。」白拉恩笑曰：「汝乃巨猾，言至可哂。」白拉恩因以亞刺伯語語其侍者，徐徐而去。以撒見白拉恩鞠躬至地，直至其去，始引首視狀，如人聞震雷，慘無人色，耳中尙蘇蘇作雷聲也。

愛默白拉恩二人爲家人引至宿處，上下厮僕，亦各得位置。

⑤進香之人 卽「進香客」，前爲愛默導者。

⑥腦夫拉登之戰 (Battle of Northallenston)

卽所謂「聖旂之戰」，不列顛人敗蘇格蘭人於是役。腦夫拉

登在薩克省內。

②太姆不拉 (Templar) 十字軍興後，宗教信徒競效力疆場以爭聖陵，太姆不拉即此輩武士中之一族。一八一八年，Hugues de Payens與 Geoffroi de St. Omar 在耶路撒冷發起此會，改回教寺爲禮拜堂，而稱之曰 Temple of the Lord，後遂名爲 Templar (音譯爲「太姆不拉」)。此會最初目的爲「力爭聖陵」，後乃變爲「保護聖教」，而各處皆有太姆不拉會相繼成立矣。太姆不拉會中要人大都出身兵間，以軍功著稱，故雖爲宗教團體，實一軍隊也。會中武士皆立誓不飲酒，不御華飾，不結婚，終身盡力於「聖教」，武士服裝：白袍，左肩綴一八芒之紅十字章。

③霍司必太拉 (Hospitalier) 亦十字軍中武士之一族。一〇四八年，有數商人於耶路撒冷建洗禮者聖約翰 (St. John the Baptist) 寺，專以救濟貧病之進香客，世遂稱此寺之僧侶爲 Brothers Hospitallers (義即神醫活人者)，亦稱爲 Brothers of St. John，則以其寺名爲 St. John 也。一一一八年頃，改爲軍隊組織，行軍士訓練，與太姆不拉會同在十字軍中效力。霍司必太拉武士之服裝：平時披黑色長袍，佩金十字章，亦八芒，而白色；戰時則服赤色之短褂，佩白十字章。

④巴拉恩曾見敗於此勇士，故進香客之言如是。

⑤歇克 (Shakels) 猶太之錢幣。自每枚值銀六角者起，至每枚值五元者止，統名「歇克」。

⑥王稅 此專指猶太人所納之特稅，非普通一般人所納之稅也。當時英王虐待猶太人，特設苛稅，嚴令繳納。

第六章

進香之八，亦得厮僕乘炬，引之入寢，忽見沃司華近其前，微語曰：「廚中尚有良釀，僚僕尙欲待君言巴勒士丁事，及挨梵訶壯士勇概。」汪霸亦前引曰：「夜中飲酒，爲狀至樂。」進香者曰：「吾曾立誓，不能以大事就竈下草草言之；且不嗜飲，雖良釀弗耽。」汪霸不悅曰：「以汝流品，乃亦立誓耶？」沃司華亦鞅鞅曰：「吾意本欲處以美地，今如此，宜就以撒與伍。」因謂乘炬之人曰：「安胡克，汝引之至南舍。」乃曰：「珍重，以君爲人蹇蹇，我僅能以此奉款。」進香者夷然遂行。行時忽見有垂髻女僕，候之中道，魯溫娜僕也，語甚侃侃曰：「女公子將與進香者言，汝待此。」乃引進香者入門，登木階七級，至女公子堂上。堂甚修敞，凱特立克特廣其居，爲魯溫娜居也；四壁垂翠幕，花鳥間錯，似繡獵場景物，榻前亦雙垂繡幔，簾額以紫錦爲之；駢列諸榻，均被以錦繡之楹，中間一榻特高，四周銀製燭奴，高燒膩燭。外史氏曰：「吾書敘魯溫娜室，如是繁麗，然峻整如王者行帳，非近時閨秀畫閣陳設，似事事皆足適意也；願結構弗精，壁疏風入，夜中鑿燭，受風而顛，狀至森凜。」

方進香者入時，魯溫娜踞高座，後三侍兒爲卸髮邊釵飾；風度端凝，令人望欲朝拜。進香者入門卽跪。魯溫娜令起曰：「汝良有肝膽，能爲勇士雪枉，我至重汝也。」顧女侍曰：「汝輩退，留愛而齊沙在此侍余。」於是女僕行稍遠，駢坐壁下，互相告語，聲音甚微。魯溫娜曰：「進香人，汝今夕不言挨梵訶勇士耶？是人與吾家至有瓜葛，然其人不幸，今惟余一人與之道起居耳。吾聞英軍已盡死巴勒士丁，此人獨以病留，而法黨恆與之爲難，卽太姆不拉勇士亦介介何也？」進香者曰：「吾于挨梵訶事，未之週悉；惟此時未有爲梗之人，轉盼歸英倫矣。」魯溫娜曰：「歸自何時，道行不瀕於險否？」進香者曰：「計程當歸，至道行遇險與否，則莫之省；彼自微臬司、幾奴亞繞道法京歸國耳。且是人能操法語維肖，或不見沮於人。」魯溫娜曰：「吾願其平安，能與勇士鬪力之會，於願足矣。然汝別勇士時，彼神采如何，不瘦損否？」進香者曰：「彼較從軍時略瘠而黑，似抑抑有不樂者；惟我與勇士未相識，亦莫詢其所以然。」魯溫娜曰：「彼固在客鬱伊耳；若寧家者，詎復患此。今幸得汝告我良友行藏，吾至謝汝矣。」因呼侍兒曰：「侍兒來，以此卮酒奉客，遣歸寢。」侍兒出銀盃，酒中和以香屑；進香者飲既，魯溫娜又賜以金錢曰：「汝從行進香，爲力甚憊，用此聊以犒汝。」

進香者拜賜出，安胡兒復引之至一矮屋中，霉溼蒸人，此爲下客所居地；進香者曰：「猶太人

安宿？安胡兒曰：「此狗在君之次，君爲基督教人，入時須洩汰穢氣，方可寧處。」進香者曰：「歌斯安宿，亦在此耶？」安胡兒曰：「彼在君右次，君若早扈沃司華者，何至是！」進香者曰：「此何害，猶太之氣能染我耶？」乃取其炬入室，遣安胡兒行，閉戶而睡。見四圍均木榻，稻蓋被其上，旁列羶羊之皮，意代衾者。進香者滅炬，和衣偃息。遲明陽光甫射，即起祈禱，遂至猶太人臥處，啟戶入。

猶太人尙寢，裹其衣置諸脅際而睡，中似重有憂者；二臂伸縮，似入噩夢，口中作囁語曰：「君輩請觀亞伯拉罕天主之面，赦我罪奴；奴既老且貧，即使烙鐵焦吾膊，奴亦何從得錢。」進香者不待其詞之畢，以杖趣之醒；凡夢魘之人，卽爲人警醒，亦必大作畏怖之狀，此時猶太人急斂其衣，並力護其腰囊，突起欲逃。進香者曰：「猶太人，汝勿憂，吾非噬汝者。」猶太人曰：「確乎以色列天主必佑君矣！吾方得一異夢，謝亞伯拉罕，此幸爲夢，不爾，殆矣！雖然，君晨起見訪，其有說乎？」進香者曰：「汝趣隨我行，否則道中立見險狀。」猶太人曰：「嗟夫聖父！我爲赤貧之身，仇家集我何事？」進香者曰：「汝弗憶昨夕白拉恩以亞刺伯語語其奴乎？其言吾一一皆悉；彼告其奴曰，明日慎汝蹤跡，去此稍遠，卽擒汝寘之腓力堡中矣。」此語一發，猶太人大顛立仆；少須，仍藉賴於地，引手向天曰：「天主摩西亞倫救我，吾昨夕之夢，非幻境矣，吾且晚十指將受桎矣，哀哉哀哉！」進香者憐

而慰之曰：「此安怪汝？汝今且立聽吾言，吾尚有術救汝，汝若待彼人與時，則汝事敗矣；吾於是聞道路至稔，將引爾出險，瀕於助爵之家，爲爾平日以財要結者，汝得依其人，即可賴以自救。」以撒聞言少定，仍長跼於地，仰推其蔽額之髮於背，膽力略壯，既又聞要結富人之言，復大驚曰：「凡基督教人恆嗜財，我顧無財，將何從託此字？」語至此，轉疑進香者之獧猾，乃曰：「幸託旃幪，可勿以吾言洩之暴客；老奴實無錢，卽基督教中平人，吾亦無術以自躋於朋友之列，矧在助貴？」乃引進香者衣裾，哀不已。進香者卽引避曰：「爾勿爲此態，須知吾生，已立誓不名一錢，卽使舉猶太之富，盡萃汝身，我亦何有吾今所缺者，蓋甲與良馬耳。然亦非求此二物於爾。爾若見疑，卽留此亦足自衛，凱特立克未嘗侮汝猶太人也。」猶太人曰：「此安可者。無論腦門豆及撒克遜人，接我恆以爲恥，奈何？且吾一人，何能孤行出雷極那德及腓力所轄地，吾今決計與君同逃，君杖在是，行矣，勿留。」進香者曰：「汝慎之，吾尙以術自脫。」乃至歌斯之門曰：「歌斯起，啟汝後戶，聽余及猶太人出。」歌斯雖牧豬奴，然氣概尙高抗，聲言曰：「猶太人行，乃同汝進香者駢行耶。」此時汪竊亦至，曰：「猶太人行乎？汝輩當備其行竊。」歌斯欠伸言曰：「聽之。吾家紀律，非啟中門，客勿能行，安有竊竊從後戶出者？」進香人曰：「以我干汝，乃不之應耶。」因附歌斯耳數言，歌斯如感電力，立起。進

香人曰：「汝慎之，勿爲人覺，急啟後戶。」歌斯既啟戶，汪霸及猶太人咸奇駭，以爲歌斯何爲前驅後恭如是。猶太人既出，卽曰：「吾輩安往？」進香人曰：「趣還猶太人驢，卽汝家有驢者，可見假，明日於會所奉還，我將以驢送此猶太人出險。」復告歌斯以密語。歌斯諾諾，往引其驢。迨歌斯去後，汪霸問進香人曰：「汝在巴勒士丁何作？且所習何技？」進香人曰：「祈禱，茹素，行善耳，此外何事？」汪霸曰：「否。汝非有方術，何爲數語之間，而歌斯如響斯應？」進香者曰：「行矣！汝撒克遜之奴，蠢蠢何知者？」汪霸曰：「我撒克遜人耳，故成蠢才；若易地爲腦門豆者，汝將尊我爲聖人矣。」此時歌斯已縱二驢，遲之河岸。二人行過吊橋時，猶太人自衣底出囊，縛之鞍上曰：「此中無他物，吾囊衣待易耳。」既跨驢背，張其後襟，蓋此囊上行。進香人既攀鞍，歌斯執其手親之，狀至恭肅；既行，猶引領遠矚。汪霸自後引其手曰：「汝奈何事進香人如是之虔？若我爲進香人者，汝爲禮，詎但親手。」歌斯曰：「人言汝愚，汝固不愚，然天下至聰慧人，亦莫如汝；我今且往視吾豕。」遂入。

此時猶太人乘驢，行絕駛，以懼禍患故，不惜以衰朽之年，馳突道路。且進香人所引道，多幽折深邃，既往旋復，猶太人以爲將誘入闕處，劫而取之；顧以撒之妄意，在理亦應如是。生物舍魚鼈以外，凡在大陸以上，受逼於人者，蓋無猶太人苦也；他種人恆借小覺微嫌，立時可盡其家，故畏禍之

心，甚於蛇蝎之附體，勿論腦門豆撒克遜丹麥及英屬土人，均深仇宿怨，不相聯絡，然一遇猶太人，則同心并力，與之爲難。卽英皇之心，亦甚欲毛舉猶太細事，賤其膏血，助爵朝貴，盡人皆然。昔約翰王曾取一多資之猶太人，闖之宮中，每日生拔其齒，至去齒之半，始出其產，其躬被濫刑，亦爲財耳。英倫固瘠區，然流通之寶，半歸猶太人掌握，因之名闕舊勛，無可自聊者，恆欲得猶太人而甘心焉。然猶太人嗜財之心，如出天性，縱極受虐，寧抱利以死，終始不舍英國，英人憾之刺骨，至特設一官司賦斂，嚴絕其人，而猶太人仍以乘法儲財，累一至萬，無肯浪擲。其貸人以財，咸用鈔票，鈔票之行，人咸信守，卽使國法嚴禁，然仍可隱中取償，術至闕，用至廣也。惟其多資，雖不見直於人，然假資者多公侯家，亦間爲之將護，故其類亦不卽絕。彼人於危疑中度其日月，故虛患之念極深，在在狼顧，又不見奪於強暴，卽受淫刑，亦能狡挺，卒一鈔勿破。

於是二人行久，進香者指一半枯橡樹示之曰：「出此，離雷極那德勢力圈外矣，但行勿患。」猶太人曰：「縱有追者，吾但願其人如當日法老之追我種人，半道遽脫其輪，因得出險。今承盛意，乞君更送一程，彼兇險如白拉恩，詎卽以出界後不縱追騎耶？」進香者曰：「以我隨汝行，殊非雅觀；且我道人，以和平爲主，何爲以力護汝？」以撒曰：「君善人，乞恩全終始，我固貧人，然必有以

價君惠，亦非以錢奉餉，我固一錢不名也。」進香者曰：「何價之有？吾不嘗告汝，汝不願謝耶？今且如汝言，以來追者爲亞刺伯人，追汝猶太，以小人刦小人，吾爲將護，於吾法門常律，亦不爲悖；今隨汝行，汝一得棲息之所，吾卽去。此地去歐非而城非遠，汝種類繁多，可往投之。」以撒曰：「願雅各大神佑君。歐非而城吾宗人多，良無患。」進香者曰：「更半句鐘至矣，勿絮絮如是。」道行無語，進香人自計與此種殊稟，故宜矜愍，乃默行久之，已至一高陂上，以鞭指曰：「此間已見樓櫓，趣入城，吾別矣。」以撒曰：「吾媿無以報；然尙未近城，不能就吾姻黨行貸酬君，但有以言奉謝耳。」進香者曰：「吾不言不受謝乎？惟後此，基督敎人有向汝貸者，逾其時日，汝幸無逼之，卽汝之所以報我也。」以撒曰：「天知之！猶太人安得有錢貸人衆？尤知吾以撒者，在猶太中尤爲窶人子，惟拜君之惠，銘篆五中，且君心所嗜而欲得者，我亦知之。」進香者曰：「汝卽虛構而得，又安能遽厭吾欲？」以撒曰：「君竟以我爲擁資耶？我實無有，平日爲人誑誘逼迫，至於鞭箠，已傾吾家而落人之手矣；然深知君所缺者，非蓋甲及良馬耶？」進香者愕然曰：「汝何由知之？」猶太人笑曰：「此亦細故，老朽虛構得之，卽可以是假君。」進香者曰：「汝聽之，吾實立誓不欺人，斷不能以重價市此物。」猶太人曰：「吾知之，君敎中人略有資產者，萬不能持此巨棒，往送死人。」進香者曰：「爾勿嫚聖。」猶

太人鞠躬言曰：「老朽言妄，萬死，然甲馬之需，君昨日固自言之矣。天下火星爆出於石中，觀火已足以辨石矣；君外衣雖寬博，然中身實衣壯士之衣，且韉後有釘，此便於馳馬者；方僕晨君起我時，我已一一矚得之。」進香者大笑曰：「爾我易地而觀，則爾囊中所蓄，吾亦早得其八九。」猶太人色變曰：「幸勿語此，」乃取墨盒及筆，自冠中出小紙作細書，授進香者曰：「君以此紙蒞來司德城，城人無不知龍巴地猶太高人苟約芥關者，彼家有密蘭所製精美之鞍橋，其最劣者，王侯御用，尚不之及；其人尚有良駒十匹，至劣者猶足以供名將之用。此數物雖貴，君以吾書往，當儘君所選，至於關力會中應用之品，一一均可假借而用；惟得勝以後，以物授之，苟愛而弗釋者，則授之以價。」進香者曰：「以撒汝老矣，詎有不知世故者；須知關力之事，勝負難決，設吾不勝，則甲馬將爲人得，吾無以償，奈何？」猶太人始聞而疑，既而又曰：「君決不敗，天父相君，君安得敗？汝所仗藥，必如摩西所用之杖，人烏能當。」語已欲行。進香者進勒其驢曰：「校力時安知吾馬不死，吾粟不折，汝族人非錢莫可，吾若無力償汝者，又奈何？」猶太人如病腹痛，久曰：「吾欲行路，即使此二物敵者，吾決不令君償。」語至此，聲極厲；又曰：「卽君不能償資，而吾種人亦必念我，不與君校。」此以撒天良湧現之言也，「雖然，少年壯士，君關力勿太激烈，我非惜馬及物，惜壯士命耳！」進香者笑

曰：「汝太拘局。此物吾用矣，然亦必有以報汝者。」於是遂別。

●參考第五章第七條註。

●法老 (Pharaoh) 埃及古代帝皇之稱號，但在聖經則用作專名，乃虔信以色列族人者。

第七章

此時英國政體紛然如亂絲，李卻王爲人囚於奧京，[●] 楛陷何地，國人嫚不之知；平民失王後，貴族凌躐，至於不聊其生。親王約翰與法王腓力陰謀，乞與公囚其兄於國中，已則監國，收集亡命，將竊據非常，已乃卒如其志。然約翰之爲人，儻蕩不備之少年也，釋椎埋拍張之士，聚爲宿衛；且有十字軍人，由東方戰地，沾染豪侈之習，揮靈而喜亂；而良民見窘於貴閥，亦揭竿起，與官府抗；舊勛子弟則人人築堡屯兵，羣盜雲集響應，助之爲亂。無賴之人既集，無以贍軍，乃重其子金，稱貸於猶太，子金既重不能償，則惟有倡亂之一策，取猶太人而過灸之，括取其資。時復瘟疫大行，窮民日處污穢之中，不治其居，疫以日盛。

然雖如是，而城中父老婦孺，咸悅鬪力之舉，麇集而觀，如西班牙人之寄窠，而鬪牛之戲，亦不苟息。此次鬪力，約翰親王亦親臨校藝，聞者益集。鬪力之場至廣，前臨叢樹，四圍橡樹歷落，皆百年物；四週高而中獨窪，半杙巨木爲藩籬，縱可一里，橫可半里，南北二扉，以吊橋通焉；扉之廣，可並騎

入，每門有引客之僮，六士吹笛導前；衛士無數，持白梃止遊人。南門之外，有高阜，中築五亭，每亭中各踞一壯士，求鬪者即鬪此五士。亭外則列巨盾，爲狀不一，卽用是以別壯士所據亭。每亭之前，必以一人飾爲古英雄，狀如俳優者。居中一亭，白拉恩踞之；雖新至，然勇名最著，故獨居第一亭。左亭爲雷極那德，右亭爲休厄，更左爲老而夫，更右爲李卻。近亭之路有甬道，遊人不能犯，衛士嚴守之。北門亦有甬道，拓一廣場，居求鬪者之壯士。圍場之旁張廣幙，備壯士食飲，及臧獲休息承應之所。近圍場之外，高樓延袤，備貴族之來觀者；樓前亦設座，容常客，樓後之隙地，則貴人奴隸侍觀，以地勢高，便於瞭矚也。隙地旣滿，尙有綠樹以俯觀者；至禮拜寺之頂，人亦林立。東向羣樓，有一樓特高，錦繡備飾，陳設具王儀，特爲約翰親王及諸侍衛所臨駐者；西面之樓，高與東嚮者同，莊嚴固遜，而華續過之；中拓廣座，均貴闊閨秀，盛服而坐。樓上旗影紛披——旗面所繪流血之心，受傷之心，燃燒之心，皆以象徵愛神克辟特之勝利也——而中有一幟翹然特出，大書「花侯之寶座」。但今日將以何人爲花侯，則咸莫之知。

時貴要咸戾，各止所帳具之地；平民稍進，則衛士梃之，若貴人至者，則前導先有二健者，傳呼而入。閨秀來者至夥，不知今日爲流血地也。樓前則皆鄉居平民，及鄉黨小名士，不欲登樓，姑止是

聞，因是有爭競之事。時見一老翁衣襤褸，而所佩刀則貴人也，方張髯罵人曰：「汝無宗教之狗，蓋狼種，非人類，敢侵及基督教人；汝乃不知余爲孟鐵地世家耶！」此言蓋對以撒語，此時以撒盛服而至，頸上羽毛，價值絕重，思欲得一善地，爲其女呂貝珈坐處。呂貝珈初扶其父之手，顫不可止；以撒知此間有法律在，勿憚豪要，亦高抗不相下——此地無論貴賤，保護之力則一，不聽凌踐，荏弱且今日貴族咸集，半爲與彼通財之人，而親王約翰亦方與猶太人假資，以撒則力任其大半，故亦慨然無患，王心此時亦降尊將護，冀其得錢而已。以撒恃此，遂力與老人爭座位，且以肘加人，衆乃弗許，有數人闖然至前，語之曰：「猶太人，汝聽之，汝擁多資，猶盛肥之蛛，抱網欲墜，若居暗隙，尚可自活，今當吾路，立死人履下矣。」斯語一出，以撒略懼，思欲以其女歸。時約翰親王至，羣咸注目；從者極盛，多教會中人，或散官，人人盛服。愛默亦居其中，週身之飾，非翠羽卽金玉，無地無華錦；恆人服此，恆不利於騎，而愛默故示人以侈，願盼據鞍，神采四照，意良在美人，特矯此勇狀，以媚閭秀。親王侍臣，於朝貴教會外，則多巴勒士丁歸朝之勇士，一爲太姆不拉軍，一爲霍司不太拉軍；此二黨之人，恆不悅於李卻王，前此英法二王爭競於巴勒士丁，此二黨均右法而左英。英王屢捷，而此二軍，乃說法王竊與土耳其行成；英王失望，往往師出，捷而無功。而此曹一歸國中，則又附約翰而不

歸李卻，且不欲李卻復辟，及儲君嗣統。約翰者，恨撒克遜故家，至於次骨，知撒克遜人必不附己，而又虞百姓之中，梗簞逆之事，故此次之臨，擁重兵至，衣飾絕麗，金緋照眼，王韞鷹於臂，冠皮冠，珍寶錯飾其簷，披長髮於背，騎灰色之馬，與護衛繞場而行，談笑四闕，狀甚儼佻。此時座客瞻王風采，心中褻貶，正自不同；長德之士，見王無檢，奇服曠世，雖華飾，殊不能深掩其惡，意頗輕之，然此等高識，在羣輩中亦特一二而已，餘人見王年少美麗，咸欣慕不已。

方王縱馬繞場，而猶太人方與故家爭座位。王立馬問故，見猶太人及其女呂貝珈在焉，豔色逼人，蒼皇依其父肘下，王眼光已爲之炫。夫以呂貝珈之美，在英國中閨秀固第一，而親王評罵色界，衡鑿極精，知呂貝珈爲殊色，身段旣佳，又衣東方之衣飾，髻上束以鵝黃之帕，愈襯其面容之柔嫩，雙瞳翦水，修眉入髻，準直頤豐，居中適稱，齒如編貝，柔髮作圓瓣，被之肩際，縞頸酥胸，燦然如玉，衣波斯之錦，花朵如生，合衆美爲一，觀者無不動色，眼光一瞥，卽注其身。時天氣微暄，遂啟其胸前所嵌三金鈕，胸因以露，爲書者所以能狀其姿態至此，且見其頸上之金圈，髮無他飾，僅一寶石，上翹鶴羽，只此而已。時樓之上下，閨秀無數，見者固鄙夷爲猶太人，而欣慕之情，則含妬而蓄之胸臆。親王見之，忽作異聲曰：「忒子，亞伯拉罕耶，乃有如此麗人，卽萬乘亦將迷惘矣！」迴顧愛默曰：「愛

默，汝視之如何，此非掃羅門詩中^①所贊之新婦乎？彼殆是矣！」愛默曰：「沙倫^②中玫瑰，山谷中蓮花，尚遜其豔矣；惜哉，其爲猶太人也！」約翰王若聞若不聞，卽曰：「此猶太富人，及此美人，宜竄之樓上！」因立馬問以撒曰：「此誰耶？妻耶？女耶？汝胡爲挾此麗人，如擁錢籠？」以撒鞠躬言曰：「此老奴女呂貝珈也。」約翰大笑，從者亦笑。王曰：「勿論爲若妻若女，以曠代美人，位置詎宜在此！」因仰望樓上曰：「憑闌者何人，非撒克遜種人耶，乃據吾高樓，幾無隙地，今趣空其座，容此重利剝人之魁率，及其女，登樓並坐。」約翰方仰首觀，憑闌坐者正爲凱特立克家人，與其戚腕阿失司丹，其人爲撒克遜末代之王孫，故撒克遜種人絕愛重之；顧家世雖高，而閹弱之風，留遺亦不遽脫，年少肥碩，雌懦無決，人恆稱之曰：「疏檢之人。」然凱特立克則尊禮其人，未嘗簡嫚，以其雌懦之故，恆策以多閱歷以自振，然王孫如此，實以先代之人多任誕縱酒，結習所沿，王孫亦復如是，顧前王雖沈湎，然尙威毅，及王孫之身，直渣滓而已。此時約翰面樓而言，正對王孫，阿失司丹聞言駭然，旣不屈服，而亦弗動，爲狀甚醜。約翰王大怒曰：「此撒克遜豕人睡耶，抑抗我耶！」顧大將白拉守曰：「汝以長槊挑醒之！」白拉守者，烏合兵中魁率，得錢卽出爲人鬪，不計是非，惟利是視者也，得約翰令卽出。時宿衛中咸不平，聲猶猶然，而白拉守者，愚無知者也，幾欲以槊刺死之。阿失司丹見

梁至，仰後而僵，凱特立克在旁，斗出利刃，斷其頸。約翰大怒，正欲以威信之，而觀者大譁噪，猶有鼓掌而笑者。約翰立馬四顧，將欲取笑者戮之，以洩忿，忽見有彎弓囊矢之人，怒目與王平視，——其人即指斥以撒者也。——平視不已，且仍對王鼓掌。約翰驟馬問之曰：「汝有何樂？」弓人曰：「吾一生見挽強命中，及出刃削兵械而中者，往往叫絕，莫名其所以然。」約翰曰：「然則汝之矢，恆能中鵠矣？」弓人曰：「然。此時人叢中復有人語曰：『滑太拉之矢及一百碼之遠，吾亦能之。』」約翰回首顧之，不見其人，乃大驚；以約翰先世滑太拉曾揭竿起，今其人爲是言，意爲叛黨；因傳令衛士，爲我偵此人，口中言曰：「吾行事乃鼓噪至此，明日當面試其有何能。」忽聞弓人言曰：「王欲試我者，我立候王命。」王不答，仰視樓上曰：「吾令已發，樓上人必讓坐，坐此猶太人。」以撒鞠躬言曰：「老奴賤種，焉敢儕諸貴人，謹拜王賜。」以撒者，淩貧而慕富，不敢登樓之故，亦即以此。王斥曰：「老狗起！汝敢抗我者，將以汝之皮製吾鞍韉矣。」以撒不得已，將登樓，凱特立克起於座間，將前斥之；約翰仰首曰：「孰敢惡作劇者？」此事方岌岌間，汪霸忽進，當樓級立，出炙肉於懷，抵猶太人之面；以猶太人屏豬弗食，汪霸本挾此肉備饌，今用之以抵以撒，用得其當矣。以撒見豬肉當其吻，大驚而跌；衆復笑，王亦大笑。汪霸一手執木劍，一手執肉嚮王曰：「吾勝猶太人矣！王宜賽我。」

王亦笑曰：「勇將何名？」汪霸曰：「我世襲鈍人，名曰汪霸。」王無語，乃曰：「坐猶太人於汪霸之次，以彼見敗於汪霸，故屈之。」——王此時亦用此爲解嘲。汪霸曰：「天下巧人遇鈍根者，則命盡，猶之猶太人之遇豬肉也。」約翰亦曰：「汝言乃如吾意。」因曰：「以撒，汝以一把錢假我。」以撒開索錢，狀甚躊躇，探手囊中取錢，故微張其指，令漏錢於囊中，而手中所握，狀固一把錢也；王不待其畢，力攫其囊，擲兩金錢與汪霸，自納囊於懷中，躍馬而去。衆見猶太人徬徨無主，復大笑，似慶王獲榮顯之事者。

●參看第一章第二條註。

●此爲另一人，非英皇李卻第一也。

●克辟特 (Cupid) 羅馬神話中愛神之名；在希臘神話中，名爲 Eros。其狀爲小兒，有翼，手持弓矢；凡男女有愛者，則克辟特之矢即射穿其心。

●掃羅門詩 此指掃羅門所作雅歌 (Canticles) 也。掃羅門——Solomon——乃古猶太王。

●沙崙 (Sharon) 平原名，乃猶太之勝景也。

●滑太拉 (Wab Tyrrel) 卽 Walker Tyrrel 臘門豆貴人也。按此處譯文有誤。滑太拉並非約翰先世；史載約

翰之，先世「紅惠連」在「新林中」遇流矢而崩，人咸疑此矢乃「滑太拉」所發。約翰聞人言「滑太拉」之矢及一百碼之遠，吾亦能之，覺其語意雙關，有叛逆之意，故大驚也。

第八章

約翰近行帳中時，道語愛默曰：「吾今日幾忘正事。吾今日須擇一麗人中座，以我意呂貝珈可也。」愛默曰：「聖母乎！彼猶太人乃中座耶？若如是者，衆將以石擲我，斥我於外；我少年人安能爲衛道輸其命。以道人決之，不如撒克遜人魯溫娜佳也。」王曰：「撒克遜之與猶太，猶豕儷狗，於分何別；吾意必舉呂貝珈，令撒克遜人怒不敢逞。」此語一發，王之侍衛復大譴譁，不直王言。白拉守亦言曰：「王必舉此人，今日壯士將散走，不被此辱。」時王之老長史華德馬進曰：「王今日舉此猶太人，不特賈禍，且於王異日勢位將大不利。」王勒馬言曰：「我以汝隨侍，奈何突與我事？」長史微語曰：「王必如此，臣亦莫保其身；且受禪事近，王奈何不自愛惜？」王悟，亦曰：「吾戲耳，汝輩何爲如羣蛇盤我？今聽爾輩選之，我不與聞。」白拉守曰：「今且勿選，俟壯士誰勝者，卽令勝者主選，聽此壯士增榮益譽，不亦可乎？」愛默曰：「若白拉恩勝者，選美之權，吾操其半矣。」白拉守曰：「道人言白拉恩勇，以我卜之，似有差勝之人。」華德馬曰：「時偏矣，勿多言，請王登樓閱武。」親

王此時固未即真，而華德馬已隱然以相臣自任，王以其舊邸舊臣，亦優容之，故言無不聽，遂登樓，衛士環列，儀觀甚肅，先宣會場條例，令赴會者聞之。

第一則曰：有主鬪之壯士五人，聽人校藝。

第二則曰：衆中有決計與此五人中鬪者，可自至亭下，觸是人之盾，即指名坐索之意；然以槊靶觸盾者，則非死鬪，當去槊刃，若以刃觸盾者，則鬪死無恤。

第三則曰：壯士中一日能斷人槊至五枝者，爲第一勝齎，以駿馬爲酬，並令其選美人中座；明日即令此美人執鞭授此壯士。

第四則曰：明日尙有普通之鬪力，凡場中勇士，分爲二隊，數亦適均，結爲二軍，由親王審定，決其勝敗；勝軍中擇其最者，令美人結桂花爲冠，加其頂上。至第三日，則易爲較射及鬪步各雜技。——此時親王知民心不附，思陳百戲以聯絡之。

時樓閣四週，均英國中富貴之家，瑰麗炫轉；樓下則多村居民，及故家清門之人，衣服亦雅潔無倫，愈以襯託樓上之富麗。時戰事將肇，門外司閽者傳呼勇士，振刷其氣，樓上官人，爭以錢擲賜司閽之壯士；時鳴笳四徹，聲止後，此傳呼之人皆出，只餘監戰之大將，甲馬執械，立於場中，如木偶。

焉。忽見北門之外，勇力矗立都滿；自樓上望之，勇士冠羽飛揚，如海波觸風，而金盔耀日，着眼生輝。時南扉亦啓，主鬪五勇士蟬聯入，既進場，馬怒如龍跳，勇士力挽其繯，霜蹠蹴踏，噴沫如狂，勇士勒馬以顯其善騎狀。方壯士入時，亭後有人擊鑼作疊樂，其聲甚野；樂出東方，意似與壯士作死別，且激取進鬪之人。

北門中入者亦五人，咸以槊靶抵盾，示無死意；而樓前人咸譁然不滿意，即樓上人亦怏怏以爲無勇。槊靶既抵盾後，勒馬稍後，而主鬪之五士，卽揚盾而前，笳聲亦大發。腓力、白拉恩、雷極那德三人之敵，一接均墜騎。休厄之敵，舉槊向休厄，竟脫笳，誤刺旁騎，於是觀者大呼；其第五騎則二槊均斷，勝敗遂均。此一回均主鬪者勝。笳復大鳴，五騎揚揚勒馬向亭而去；敗騎嗒然若喪。故事：戰敗者當輸其馬，以故此四人遂步出，餘一騎立馬場中，須臾衆爲之賀，始出。於是連戰至第三次，略有勝負；然亭中五勇士無甚敗狀，亦不墜騎，北門之騎遂不敢進。第四次進者，僅三騎，避白拉恩及雷極那德不校，專校以下三人；顧亦莫勝，一人墜騎，其二人槊皆陷虛，走馬互衝不相值。於是北門壯士噤不復聲，乃無一騎入者。觀者大不滿意，以腓力及雷極那德素以強橫凌人，衆甚望其取餽，今復獲勝，以爲非天道也；且餘三人中舍休厄外，二人均腦門豆人，尤非英人意中所嚮。樓上人尤軼

鞅者，則爲凱特立克，以爲腦門豆勝一着，卽英人之銳氣挫却一着；自念身雖勇健，顧未學此戰法，不敢下校，惟阿失司丹頗習此道，乃以目視阿失司丹，示意之令下。而阿失司丹貌雖龐然，然中怯，未敢逞。凱特立克曰：「王孫，吾英今日辱矣；王孫胡不挺禦以下？」阿失司丹曰：「若『買來』，請俟明日，今日殊不願行。」此語發吻，凱特立克殊不之許，蓋『買來』二字，法人語也，卽語校藝者。其第二着，則天潢殘貴，見宗國凌夷，初不屬意，尤非男子所爲。幸此語出自阿失司丹，不爾者老拳奮矣。方阿失司丹更欲有言時，而汪霸進曰：「王孫尊貴，安可與僮人校力？」阿失司丹大悅。凱特立克則知汪霸之狡，所言似刺王孫，因怒目視之，幸在會場之中，不然，汪霸亦且立得答楚。

此時北門尙無人出，只聞衛士大呼曰：「壯士速進！是間命婦閨秀，咸注目盼英雄，君輩幸自振，勿爲樓上貴人所哂。」五亭上笳聲大發，愈鳴得意。觀者咸曰：「今日虛度時日矣。」間有英雄垂暮者，見此益鞅，歎息時光已逝，後來乃無繼起之人。約翰親王亦發令備珍物，大置酒，延白拉恩上座，以爲天下無更出白拉恩右矣。王令一出，五亭之上，胡笳益奮，其聲觸天。忽聞北門中有孤角獨奏，其聲至抗，大衆眼光，全注北門之外。有一人單騎入，騎上勇士，人僅中材，週身裹鋼甲，嵌以金飾；銅面具與甲均黑色；盾上畫小橡樹，帶根而起，不附土中；盾上有西班牙書，言「來將無家

人也。」馬亦黑色。至約翰親王樓下，以槊鋒抵地作禮，馬既神駿，風格復雍容，觀者大奇，爭鼓噪頌之。有下等之人，則曰：「勇士往觸而老夫盾，彼久戰而罷，不敵汝也。」意爭譏之。勇士不言，直趨中亭，以槊尖挑白拉恩畫盾，衆始大異，以爲此勇士乃敢以槊鋒向第一英雄盾上，必且有異。而白拉恩尤駭，方負手蒞觀，不期其來犯己盾，且以槊尖來也。因曰：「壯士，爾曾祈禱來乎？吾恐爾臨命，不及更禱矣。」黑騎之士曰：「吾果蒙死而來！」白拉恩曰：「爾行場中俟我，然須顧斜陽，明日陽光，不復燭汝，汝今夕宜高臥天堂矣。」黑騎之士曰：「謝將軍惠我，惟將軍見惠如是之篤，我亦有一言報將軍，願將軍下時，宜挾二馬二槊，以備槊斷馬創也。」語已，復歸北門，欲至門，急勒其繮，馬矗立如木馬焉。衆復大譁其善騎。

白拉恩聞言雖怒，然亦慎重，易善馬，備堅槊，以待敵，防驟斃其名，且易盾出，舊盾受槊多，不適於用。——盾上本畫二太姆，不拉勇士同騎一馬，示貧窶，蓋謙詞也。——新盾則畫黑鷹，張翼摩天，下書法國書曰：「衆慎此鷹爪」——縱馬出南門，與北門之士相嚮，觀者屏息。惟白拉恩累勝之後，衆以爲操勝算者，必白拉恩。迨笳聲甫停，二馬奔迅如電，同至廣場中，相觸如雷奮，二槊均斷，二人均墜馬，以馬首相抵，各退越至十步以外，二十復登，各以怒目相燭，如漏火光，各勒其馬，至門外

易粟見者爭以帽及巾飛揚手中作賀。二士易粟後，少息其馬，約翰親王復發令鳴笛，二士復騰迅而出，其憨猛如前狀，然勝負分矣。白拉恩之粟直抵來騎盾上，盾堅，白拉恩粟乃立斷；黑騎之士，馬不遠退，惟甲光漸漸搖動，黑騎之粟初欲奔起，白拉恩盾上，既而易勢仰刺其盔，盔小而圓且滑，願來粟極精審，剛中銅面具，白拉恩仰身避粟，用力過迅，馬韉立斷，遂仰鞍下，埃壘四起，馬亦頽臥。白拉恩初欲翹足脫鎧躍起，願爲時至迅，雖以白拉恩之勇，願亦無及；觀者復大呼噪。白拉恩大怒，拔劍欲地鬪，騎士亦立下馬出劍，監場之士出居間曰：「戰場中無此狀，宜靜聽王命。」白拉恩曰：「爾我明日須在無人處決死命！」騎士笑曰：「聽將軍號令，吾無所逃。」白拉恩方欲肆詈，監場者以粟柄分格，不令喋喋，騎士仍上馬，白拉恩猶避去。

騎士立馬索酒，自啟其面具，進觴曰：「吾飲英人酒，爲英人壽，且示異族之不振也。」令從者吹角挑戰，且曰：「吾倦於以粟抵盾矣，惟亭上欲鬪者下。」雷極那德聞言大怒，立出，亦蒙黑甲，盾面純素，畫一牛頭，下書曰：「彈爾心！」既接，兩粟亦均斷，惟戰酣時雷極那德之足脫鎧而出，衆爭以爲負。第三接者爲腓力，受粟斷其盔纓，盔落，露其頂，衆復大譁。休厄繼進，騎士乃去力而尙禮，蓋休厄所乘馬，駒也，桀而不馴，臨陣進退，咸不隨人，休厄挺粟輒左右其鋒，不能刺敵。黑騎士見之，以

爲敵馬劣，勝之無勇，遂勒馬歸北門下，聽其易馬，且曰：「趣以善馬來，吾俟汝矣。」休厄亦解事，自承其敗，老而夫一接立墜，血出於鼻，衆扶之歸。於是大衆同聲曰：「今日無家英雄勝矣！」萬聲合一，爭舉頌詞。

●馬來 (Mare)

第九章

監場大將——曰惠廉，曰司蒂芬——來與黑騎之士賀，並請去銅面具，示人以風采，延至親王樓下受賜。黑騎之士力辭曰：「吾入時已告諸北門監者，將軍問之當悉，吾非受賜之人也。」

二大將見狀，知此時英雄，咸有立誓不示人以姓名者，卽不之強。復親王曰：「勝者不願拜賜，敬待王命。」

約翰親王見所部五勇士敗於一人之手，滋不悅，曰：「其人自言無家，乃亦無禮；詎有親藩教令，乃爾違抗！」

因謂近侍曰：「其人爲誰，乃驕蹇至是？」

白拉守曰：「臣滋不知。然實未聞以一人之力，力敵五勇士，咸爭勝着者也。願臣觀此人刺老而夫時，嗟彼霍司必太拉勇士突然墜騎，乃似箭之離弦也！」

時有聖約翰黨中勇士斥白拉守曰：「君固太姆不拉健者，然亦未有能勝是人者，何暇嘲爲吾尙見白拉恩匍匐地中，以二手掘兩把土耳，此寧非劣？」

白拉守者，太姆不拉黨也，方欲以醜語反詆，王遽曰：「此何時，容汝輩競耶！」

惠廉曰：「勝者之人，方候進止，請王出教。」

王曰：「須之，余方欲詢其姓名，彼立馬者遽違吾教令耶？」

華德馬進曰：「老臣之意，款壯士不宜

以非禮；王欲得其眞名，臣恐久久且不得，其人殆從李卻王歸自巴勒士丁者。」白拉守曰：「得非沙列士白雷侯耶？惟侯乃有此神勇。」華德馬曰：「非也！侯健碩，不類來騎。」時衆中有人言：「此人得非王耶？」然何人所語，則不之辨。王聞言大震，微語華德馬曰：「果爲王者，衆宜合力。」華德馬曰：「卽王至也，何怯？」因語惠廉、司蒂芬曰：「汝二人以壯士面王，以省衆惑；且請親王自臨視，須知李卻王軀碩，高此士三寸外矣。且此士所乘馬，小馴也，安能載王。」

此時方議論間，而黑騎之士已至王前；王心滋疑，勉勞數語，賜之駿馬，尙疑其作答之聲，果爲其兄李卻也。乃此壯士受賜，特一鞠躬而已。王所賜馬，實兩廐人衣綵服引之出，鞍韉均華飾，而善相馬者，咸知馬良，不必用盛飾始見其爲良馬也。黑騎之士以手撫鞍，超而跨之，乘禦蒙盾，繞場凡二匝，以驗馬力；在他人爲之，方將以爲驕也，不知此馬賜自親王，又以力得之，衆爭傾服，轉謹譁以爲之賀。愛默語親王曰：「此時宜令送美人首座，以備明日壯觀，禮又安可缺耶？」時勇士之馬適至樓前，王出教令止，馬尙哮勃欲前，勇士以力止之，遂卓然山立，俯首候教。王曰：「無家將軍聽我：——不審將軍名，特就盾上所書者稱將軍，——余所定章，宜令將軍選美人居首座，備明日閱武；吾因將軍新來，莫省命婦閨秀中誰美者，以余意決之，吾部中惟華德馬女挨立西亞最美無上，汝

擇之可也。惟大權屬汝，我特作局外之言。請將軍舉槊示意。」於是黑騎之士舉槊向王，王出冕，——以綠錦爲之，鑲以金飾，——壯士翹梁鋒，王卽以冕置其上。

王之舉華德馬女也，蓋有深意存乎其間。其意絕兇狡：先欲呂貝珈爲衆所闕，今特用此蓋之。其次則牢籠華德馬之心，令其輸誠助逆；又次則獻媚於埃立西亞，因先予以榮名；其最屬意者，則令此騎士主選，若屏去華德馬女者，是令彼樹大敵，敢觸華德馬之怒。

時騎士縱馬向樓上觀羣美，而埃立西亞近蘭干，翹然待選。騎士逐一精察，有一顧而賴其頰者；有矯爲端莊之容者；有他顧若弗與聞者；有見顧而伏身於人後者；有忍笑者；有嫣然作笑聲者；有特意自下其面羸者；——人言羸面者皆年近三十之美人，故不願與其選。最後至魯溫娜座次，壯士立馬弗動，觀者萬目爭射魯溫娜矣。凱特立克見英人勝腓力及雷極那德，心花怒發欲狂，方騎士走馬選美時，此老憑闌以目送之，卽魯溫娜亦精神飛越。阿失司丹始木木然，至此亦大悅，命酒曰：「吾爲無家英雄壽也。」尚有餘人在凱特立克樓下，聚語紛紛；中有一人曰：「嗟夫，吾祖亞伯拉罕也！是人之戰，何爲愁勇如是？獨不念此馬來自遠道，何不惜馬力至此；且試觀彼密蘭之甲，受彼盾槊，竟不省爲貴重之物，猶襁褓焉，何也？」呂貝珈曰：「彼壯士尚不惜命，何爲惜及甲馬？」

以撒曰：「汝烏知者！彼命爲己有，生死由之，若甲與馬者……」語至此，駭問呂貝珈曰：「吾茲何言？雖然，呂貝珈，汝聽之，馬上郎爲好男子也；汝不觀又戰第二人矣。以老夫觀之，今日郎必大勝，敗者必將以資贖矣。」凡騎士戰勝一人，以撒必默估敗者之甲馬爲值若干，心志精神，全在錢矣。迨騎士立馬觀魯溫娜時，衆目集視，約一分鐘之久，萬衆無聲翹視，爭見此騎士以槩末之花冠，挑而實諸魯溫娜纖履之次。衆見魯溫娜入選，咸鼓掌稱頌曰：「女郎魯溫娜得魁選爲花侯矣！」時司贊者唱曰：「花侯旣立，明日鬪力之事，悉聽侯令，違者有律。」凱特立克見魯溫娜獲選，而樓下荒倉頌不已，乃大悅，出小餅金拋擲樓外勞頌者；阿失司丹亦出小金錢拋擲，僉乃爭拾，狀至紛賑。此時腦門豆閨秀見花侯屬撒克遜人，又聞樓下呼「花侯萬歲！撒克遜翁主萬歲！愛而非列王孫萬歲！」於是快快不可自聊。約翰親王尤不滿意，見華德馬女不得侯，狀頗弗憚，乃以語慰藉之，因先騎馬至挨立西亞樓下，言曰：「此士誠勇，特選美之識力良未確。」華德馬聞言滋不悅，以爲面媠，乃進曰：「以老臣決之，選美之權，應屬勝者；臣女懿行，足以自名於時，何須勇士之推獎。」約翰無語，以靴後之釘杙馬，急至魯溫娜樓下，言曰：「請花侯冠。余約翰爲衆人表率，致禮於侯，請侯今夕，以其家人，至余邸第大燕。」魯溫娜不答。凱特立克以撒克遜言啟王曰：「魯溫娜不能操

法語，且敬辭大王，不能與燕；至老朽與阿失司丹亦不能法語，但知謹守先祖遺法爲人，他不與知故老朽及阿失司丹亦謝王賜。明日魯溫娜必早蒞，如大王勇士合諸百姓之推舉，以監戰事。」語已，以冠加魯溫娜髻上。約翰者，固善撒克遜語也，伴爲不省，問其從者，從者譯以啟王，王曰：「明日余一人自至，率此啞侯登座。」——意譏魯溫娜也——又語騎士曰：「勇士定能臨脫我矣。」騎士亦鞠躬言曰：「臣鬪罷，且明日須更校，敬謝王賜。」約翰曰：「余生平從未嘗見却於人，今勇士美人，咸不見脫，余一人亦固能豪飲，勿須佐飲人也。」語已，勒馬出，衆亦罷會。然王心至快快，陡回顧，見先時臂弓抵掌作笑聲者在其後；王怒目視之，令從者曰：「止此人。此人若行，汝輩無倖！」而臂弓矢之士，亦瞋目報王曰：「我焉肯行，尚須待第三日，觀何人爲善射也。」王仍語衆人曰：「我明日將細審其人藝如何，不能以口給解。若言違其實，須令其知王法。」白拉守曰：「此時衆觀所在，安可令人輕藐王儀，非重懲不足以儆衆，幸王囚之。」華德馬老誠持重，知行之將兆亂萌，乃聳肩作乾笑狀；約翰知旨，遂縱馬行。

時會衆分門出，大半赴淑杞城；而故家貴閥，則爭赴別墅。餘人多寄宿人家，備明日更鬪。至於主鬪及赴鬪之勇士，亦陸續赴淑杞，過時，百姓爭拊掌慶之。約翰王至時，民亦鼓掌，非懷德，畏威然

也；蓋其容飾爲村人所創見，因而羨之。時會衆四散，但聞笑語之聲四布，漸遠漸微；會場中更無他人，惟厮走之夫清檢旂章諸物，偶得餘酒，則爭奪而飲，其聲囂然。場外則冶匠多人，治軍器，爐火之光，達曉未熄；邏者亦往來如織矣。

●聖約翰黨 (Knights of St. John)

即霍司必拉太黨。詳見第五章第四條註。

第十章

此無家之英雄勒馬至五亭之上，公家之侍役爭爲之釋甲易衣，以言相慶賀；侍役之承迎如是者，蓋駭服其勇，又莫名其所以然，因欲就其脫盔時，瞻仰其風采。然此勇士悉麾出之，但令其從者入。此從者冠腦門豆皮冠，纓封其盾額，狀甚臃腫；勇士獨悅此人。此人以酒肉進，勇士饜之甚甘，食已，侍者言亭外有五廐人，以五馬及盔甲至，求見主人。此騎士仍冠青冪其面，始出至行帳之外，見此五人——卽嚮主鬪者之奴，以其主人之兵械甲馬至。五人中有一人言曰：「奴子爲包得溫，實勇士白拉恩之奴，今主人命以馬及甲胄上無家之英雄，請英雄令留馬耶？抑聽贖耶？」餘人所言均如包得溫言。騎士曰：「後四人言，吾可卽答前人者一言括之曰：違告主人，馬者戰士所必需，吾安敢留，以我思之，可以一一謝却，惟余無家，凡甲馬均借諸人家，不能不酬以賃值，君主八能惠我者，贖亦佳事。」雷極那德之奴曰：「奴子來時，主人預詔我，客肯如約者，各上金洋一百。」騎士曰：「二百足矣，餘二百汝輩留其一，其一則散之場中供役之人。」四人大悅，咸鞠躬致謝。騎士

復語包得恩曰：「君告主人，我既不受馬，亦不受贖金，尚有餘波未竟，可敬覆主人，明日勿論刀架馬步，必須一決，君主人令我候彼，余非得其命不已也。餘四人，余均得以情恕之，惟君之主人，我必欲得而甘心。」包得恩曰：「奴子主人非畏蕙人，亦解恩仇所在，既勇士不須馬，亦不聽贖，奴子亦僅能留物於此，荷歸吾主人，吾主人亦決不服御此物矣。」騎士曰：「使者誠有膽，能尊主人，汝必以馬往，主人若弗受者，汝留騎之，即爲鄙人贈汝可爾。」包得恩鞠躬謝，遂引馬同四人出。

騎士歸亭，語其從者曰：「歌斯，我爲英人爭回國徽矣。」歌斯曰：「我爲撒克遜牧豬之奴，今日爲主人僕，較之腦門豆，寧云辱耶。」騎士曰：「我今日甚爲汝愛，防蹤跡爲人覺也。」歌斯曰：「他人我勿憚，專憚汪霸，然吾老主人行過吾前，竟不見我，我笑不可仰。老人尙以爲歌斯者，日牧豕於野次，焉知與此會者？雖然，荷令老主人覺之，……」語至此，騎士止之曰：「勿多言，即使主人知之，我焉知不能佑汝耶？」歌斯曰：「奴子非畏刑，皮革堅韌，雖鋒刃勿憚。」騎士曰：「勿言，以十金錢賜汝。」歌斯納錢於囊曰：「奴子富矣。」騎士曰：「此一囊金錢，汝將往淑杞城中，覓以撒言，彼假馬及甲冑與我，即以此償之。」歌斯曰：「聖母乎！吾安能與猶太人語！」騎士怒曰：「汝乃不受吾命耶？」歌斯曰：「主命安敢違。惟猶太人無善狀，吾一與語，即離經叛道之人，奴子安敢任；且以基

督教之金錢，繼猶太之富，尤非天道所在。」騎士曰：「行！歌斯不得已，挾囊行，曰：『彼須一百者，吾必予以五十，必不償其慾壑。』言已，自去。騎士遂獨止亭中。」

余書此時，將別敘淑杞城外一精麗之屋，此屋即以撒及其女之居停家也。猶太人之俗，與他種必校及鎔銖，惟接本種人，則重費勿吝，輕重如此，宜基督教人相視之不以禮也。此屋中陳設，均東人制度。呂貝珈坐於錦徽之上，——室之四週，均列榻，幕以錦茵，呂貝珈即踞榻上坐。呂貝珈以目注其父，以撒以撒負手行，時時仰面向天，作歎悒狀，曰：「聖約克吾祖耶爾之子孫，從未叛吾祖，故遵摩西法律者，今日五十圓金錢，乃為暴君一手攫得之物耶？」呂貝珈曰：「吾父，女見父上親王金錢，似甘心者，何復悔之？」以撒曰：「甘心耶？此事直同商船遇颶，推其錦段並乳香沒藥諸珍物於海，向彼兇險之波臣，丐性命耳！何云甘心？吾女試思，凡人如此類，屢斥其財物，於心甘耶？」呂貝珈曰：「天赦吾命，因費吾財，得失正復相埒；矧吾天主佑父，歲入豐隆，亦云得矣。」以撒曰：「暴君今日攫吾囊，仍令余作愉色，實之為辱極矣；吾女須知吾亡國之餘，為辱已備，寧復謂人，且於大辱中，抑令吾輩僞為喜悅之容承受，此辱寧復生人所堪！」呂貝珈曰：「老父且勿言此。吾輩即受苦趣，亦未必非甘；此種外邦人雖無道，然尚依倚吾輩山子孫，為之振彼貧乏。彼輩非吾，何能

臻治安，取勝着，且吾輩以資假之，得息尙加倍；須知吾輩生計，如孔道織草，縱被踐踏，而發生滋長，仍日盛一日。即以今日論，非余猶太人假彼以資，何能繁富至是！以撒曰：「嗟夫，吾女，汝真於哀絃中別生新拍矣。尙未知吾駿馬及甲冑，一落彼人之手，亦銷歸無有，非兩安息日之居積，安得償吾母金？雖然，此孺子佳，安知不出吾所料之外，償吾值乎？」呂貝珈曰：「彼人於父有恩，卽不償資於義亦當。」以撒曰：「然，惟基督教人得猶太資，求還良不易，或質之於理，始得還耳。」呂貝珈見父意難迴，卽亦無語。

時天垂黑，忽見猶太候人執兩銀鐙，膏皆香料所製，奇香沁腦，列饌於紫檀几上，備極豐腴；且語以撒曰：「門外有一拿撒肋人，求見主人。」以撒知來者必有異，將進酒，立置其杯，令呂貝珈羅其面，麾從者曰：「延入。」門關，歌斯入，見四壁琳琅耀目，因以撒克遜言問曰：「汝爲以撒耶？」以撒久涉江湖，解方言，卽應曰：「然，汝何人者？」歌斯曰：「汝不能問吾名。」以撒曰：「不問名，接談將何稱謂？」歌斯曰：「我來納錢，故必欲問名而後出；汝爲主受之人，受錢事畢矣，何暇暇爲？」以撒驚曰：「汝來納錢耶！嗟夫，吾祖亞伯拉罕，爾我雖不通名，交誼深矣。且汝以何人之命納我錢？」歌斯曰：「卽今日戰場上無家之英雄也，爾馬已歸爾廐，此貨馬錢也；惟甲冑則英雄留用，問爾價值。」

之高下？」以撒卽面呂貝珣言曰：「吾固言孺子不食言也。」因引觴進歌斯曰：「飲此酒。」歌斯飲之，大悅。以撒曰：「爾將錢來未爲數幾何？」歌斯若未之聞，自言曰：「此狗酒佳絕，吾基督教人所飲，乃僅得麥酒，味淡如水也。」忽又言曰：「汝乃問吾錢數多寡耶？汝宜自捫心，勿求多。」以撒曰：「不然。君主人以勇力埒榮名，爾主人所得之甲馬可售我，我割其貧資外，尙可以餘錢予之。」歌斯曰：「主人已鬻之矣。」以撒曰：「誤矣！彼基督教人，能出資得此馬乎？即使猶太人得之，亦惟我不吝重資。然觀爾所攜囊重絕，是中殆得百圓。」歌斯曰：「是中尙有箭鏃，不盡金錢。」以撒氣咽，若無聲也者，乃曰：「予我八十枚可也。實則吾甲與馬，得此八十枚，僅如吾值，別無贏餘之資。」歌斯自念爲價尙廉，亦語之曰：「逾八十數，吾主人亦無更贖之資矣，今如是，如約相酬可也。」以撒曰：「請客更進一觴。惟此八十枚之值，尙不敷我子金也，奈何！且此馬安保無傷，貴主人今日哮喘作牛鬪安得不瘡我馬？」歌斯曰：「汝自赴廐視馬，馬無恙也；惟留汝甲冑，值七十枚耳。若汝必居奇者，我將此囊金，歸面主人，必不汝授。」以撒曰：「客勿行，如約得八十枚者，我知言，必不累君此行。」歌斯諾，出金錢八十枚授以撒。

以撒取錢，手顫不已，先以七十枚上手試驗，聆金聲，辨金色，皆善矣，用厚楮重裹之餘十枚，一

一擲聽其聲，每驗一枚，必作數語。此時貪心與良心交關，思無因得多金，於天理甚昧，擬割此十枚還之，而又弗忍，則變計欲少酬使者以贖，而金光射眼，又不能割此愛，乃數曰：「七十一枚。七十二枚。嗟夫，爾之主人殊良士！殊良士！」又數曰：「七十三枚。汝主人殊良士，殊良士！」又數曰：「七十四枚矣。願此一枚何以有繫痕。」又數曰：「七十五枚矣。此一枚何較前金銖兩輕也。」又數曰：「七十六枚。嗟夫，良士！願客告主人，苟有所需者，趣問堯克以撒老人也。」又數曰：「七十七枚。倘客主人欲假資於我者，必以信物。」語至此止。歌斯自念此三枚者，必予我矣。已而又數曰：「七十八枚。」視歌斯曰：「客亦佳人！」此時數至七十九矣，復視歌斯曰：「在理必有以勞客之遠來。」至八十枚時，以兩指疊金錢，端審久之，且累擲之几上，錚錚然，初意本欲以犒歌斯也，顧此一枚銖兩果少遜於前或金色劣者，則此猶太人必慷慨割贈歌斯矣，乃歌斯之運蹇甚，獨此一枚聲作奇響，入耳動聽，而又屬新冶，花紋瑣起，金色燦爛，且新出諸冶，未經磨盪，較常金重至一忽，以撒至此，至情懇懇，萬不能與此金作永訣，而又無聊，乃勉作從容言曰：「八十圓殊不缺。想客主人必有以勞客者，且客囊中金尙多，勿須此也。」歌斯笑曰：「此囊中所餘，尙不止八十枚之半也。」乃折收券，實之髮際，以冠蓋之，徑取几上杯酒飲之，遂行。以撒曰：「呂貝珊，此人良有心計，吾力僅能得其八十枚，而

彼囊中實有餘錢，彼殆爲主人省耳。顧彼主人良有肝膽，此種人吾亦極欲彼之成業，擁厚資也。」
乃更視呂貝珈已前出。

此時歌斯出門，路黑無燈燭，不省門處，忽見有白衣女子，執銀燈引至旁屋中，歌斯夷猶不敢進。蓋歌斯雖暴烈，然撒克遜人絕畏鬼，疑白衣女郎魅也；且自念此爲猶太人家，東方之國多鬼俗，能興靈。然恍惚中竟隨之入，細視之，即猶太人女，頃與其父坐飲者也。女問歌斯曰：「吾父得君金耶？」歌斯一一語之。女曰：「吾父老矣，素善雅謔，君勿遽以爲罪；君主人恩覆吾父，吾父子寧淺，妾惜此甲馬者。雖然，吾父得君金錢若干者？」歌斯大疑，因曰：「金錢八十枚耳。」女出一囊曰：「囊中全數百枚，八十還君主人，餘二十犒君矣，君勿謝，趣行，勿爲綠林人所得。」因呼其侍者曰：「羅本，導客出，歸閉其關。」羅本亦猶太人，秉炬引歌斯出，既出，嚴扃其扉，如犴獄焉。歌斯歎曰：「天平此爲猶太女耶？我則謂其仙仙如天人耳！主人賜我十枚，此郇山之明珠，又賜二十枚，今日歌斯，汝幸矣！更得此一次賞者，汝足以自拔其身於奴隸中，必且力擲其牧猪之畫角，張自由之旗，逐我小主人搏戰於外，無庸淹沒我姓名於廝養中也。」

● 郇子山孫 猶太人自稱，郇山 (Zion) 在耶路撒冷。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撒克遜叔後英雄略

② 拿撒肋 (Nazareth)

猶太人自夥中譯話，恆稱基督教中人爲拿撒肋，意卽「乞丐」也。

第十一章

歌斯越兩村莊，至一密樹之中；樹夾路作碧巷，葉密枝繁，又沈黑入夜，遠遠但聞人家豪飲之聲。歌斯自念此等沈湎之風，酣嬉之狀，足見國家之無政矣；然靜境生魔，毛髮均豎，復念猶太女郎之言，良非無見，路中或逢暴客，不得達而面主人也；顧際此時會，人人咸有盜心，夜行者絕危徼，矧我牧豬奴，乃載重金夜行，行將焉往。思至此，乃突突直前，欲出此密林，以就村落。迨將出叢林，短樹叢雜，突出綠林數豪客，倉卒間竟爲所縛，斥言曰：「來者趣留所載物！吾輩義士，得汝豪資，將以拯貧，使富者得蘇其重負。」歌斯曰：「切吾資良不易易，然我今受縛矣，尙何語；不爾，當與爾較其高下。」其人曰：「汝慎之，囊脫而頭顱且隨之下。」乃縛見渠魁。

左轉忽覩平壤，樹亦漸稀，月光已滿，復有二人佩短刃，執棒於手，徐徐而前。歌斯隨月光中視之，此六人均戴面具；中有一人言曰：「身上金錢，爲數若干？」歌斯曰：「爲我已有着，僅三十枚。」六人曰：「以此金充公用。然此撒克遜人何以有金錢三十，得毋盜耶？」歌斯曰：「此錢蓋我備以

自贖其身不爲奴者。」其人曰：「汝輩得三升酒，卽自由耳，何計屈身爲奴與求贖命？」歌斯曰：「若輩若肯縱我，我將此三十枚爲君壽。」中有一人似渠魁，斥曰：「以我度之，爾囊中金數似逾三十。」歌斯曰：「固有之，蓋吾主英雄之資，非吾所得主。」綠林曰：「汝良愿人，我亦義士，汝果不欺我者，卽此三十之數，我亦弗取，惟今旣遇我，舉囊當暫留於此。」於是取囊，合呂貝珈所贈者亦並取之。曰：「誰爲汝主人者？」歌斯曰：「無家英雄也。」綠林曰：「詎卽今日仗堅禦以勝五憾者耶！願此人爲誰？」歌斯曰：「我良不知。」綠林曰：「汝爲誰？」歌斯曰：「我若告君輩以姓名，則吾主人之聲名亦暴見，不爲無家矣，吾故不言。」綠林曰：「是人良強項，惟汝主人之金，從胡來，產所遺耶，抑得諸敗者之償耶？」歌斯曰：「此金卽梁鋒所搏取而得者，是中有四良馬四精甲之贖價在焉。」綠林曰：「爲數若何？」歌斯曰：「二百。」綠林曰：「爾主亦太廉，且此四人何名？」歌斯一一語之。綠林曰：「白拉恩用何價贖其馬？」歌斯曰：「吾主惟欲得其性命，故不令贖，已遣還之。」綠林曰：「信耶？然胡以贖金盡屬爾手？」歌斯曰：「猶太人以撒以甲馬貸主人，今囊金往酬值耳。」綠林曰：「旣還猶太人矣，何由囊中尙餘全數？」歌斯曰：「我還以八十，彼還我一。」綠林大怒曰：「鈍奴敢面謾耶？」歌斯曰：「吾言誠，汝試取而數之，當得實。」綠林曰：「汝不言爲猶太人乎？猶太人

之吝其貲，猶以水澆沙；更尋之，何從得水？時第二人曰：「猶太人之無良，不加惠於人，猶有司未得賄賂以前之面孔也。」歌斯曰：「吾所述者不謬。」渠魁曰：「趣以燈來，數此金。嗟夫，猶太種人，乃復有此較之摩西領其國衆出埃及，喝開紅海之水，爲同一神異矣！」

時燈燭已至，渠魁出金數之，人爭圍觀，卽堅執歌斯左右膊之二人，亦引首視金；歌斯乘此時力解其縛，奪小棒於手，在勢固可逃，然殊不欲以主人之金，付之盜手，乃力舉其棒，擊渠魁，仆之於地，方欲取囊，而此五人復擒歌斯。渠魁起立曰：「鈍奴，汝今夕若遇他人，命盡矣。汝今堅立於此，待吾部署，更倔強者，法當長眠於是。」語婁羅曰：「兄弟，此囊有猶太人花繡在中，鈍奴言當此無家英雄之錢，義不宜取，在理當歸。且彼人爲吾同類，何能狙刦其資！」婁羅曰：「此人何名爲同類，願聞其詳？」渠魁曰：「彼人窮而無家，非我輩乎？且此金之來，亦從刀槩而得；彼今日力敗腓力及雷極那德，非如吾意所出乎？吾公敵爲白拉恩，吾仇之，彼亦引以爲仇，則真吾輩矣！今且無論其他，但以眼前論，吾輩嚮義，乃反後於猶太之人，令其竊笑歟？」中有一人曰：「然。吾輩未緣將軍時，所見所聞，固未嘗及此；惟此鈍奴之錢，吾當留之。」渠魁曰：「當較藝，能勝則留，不則否！」因問歌斯曰：「鈍奴，汝能用短棒否？」歌斯曰：「試之。」渠魁曰：「汝已隱中吾以棒，吾安能較；今且與此二人

較，能勝則行，不則留此三十枚，用爲贖命之資。」因語言者曰：「密勒，汝提棒。」復謂二人曰：「汝亦以棒授歌斯，趁此月明，第其高下。」

此時歌斯及密勒咸以棒至平壤之中區，月光滿足之下，衆皆曰：「密勒，三十枚金錢，懸此棒矣，慎之慎之！」密勒循較力常規，以棒在頂上盤旋久之，乃曰：「歌斯來試吾棒。」歌斯亦如法弄其棒，曰：「汝爲宵人，我爲百姓，今以力相抵矣。」二人遂格鬪，咸捷疾，自遠聞戰聲，幾類六人也。外史氏曰：此戰固微，然亦英雄氣概，因不傳於世，遂爾淪沒，今無善詩之人，鋪揚其事，余故質直紀之，以俟乎能詩者，采摭作詩料焉。時歌斯戰久，密勒久不能勝，愈怒，而又聞輩中人竊竊語長短，作笑聲，怒極，遂懈其力，歌斯乘懈疾趣之。凡二人以棒相抵，恃在精神凝固，一動於旁觀之指摘者，殆矣。歌斯性固蠻悍，然臨戰則精專毋動，今日遂占勝着。密勒暴怒，以棒猛進，棒之顛末皆動，爲勢甚劣；歌斯竊立弗動，兩手執棒之中心，亦以兩頭抵其來鋒，目光注其面，時乘其懈，忽以棒末觸敵面，密勒防上而遺其下，歌斯卽轉其棒末觸敵腰，立顛。綠林衆俠均呼噪稱歌斯勇，言足爲英人生子，其人身命存，囊金完矣。

渠魁語歌斯曰：「汝行，吾卽以伙伴送汝面主人；以此去綠林人多不如我，我故以人侍汝而

行。」復語歌斯曰：「我問爾名，爾乃不吾告，卽吾今夕之行狀，汝亦不能語人，若背吾言，法當立斃。」歌斯諾。於是二盜挾棒侍歌斯行，道途益狹，旣出險，道左突出二盜，與侍者語，旋隱——此二人者，亦綠林豪暴，狙伏以要行客者。旋至平原，夜色莽蒼，莫辨塗徑，此二俠引跨一小阜之上。歌斯從月中縱目原上，已見圍場燎火四灼，旗角當風動搖，邏卒行歌。至是二俠語歌斯曰：「吾不能更送君矣。然行時吾大會信誓之言，爾當記憶。若違誓背信，卽使潛蹤倫敦浮圖之上，吾輩亦將蹤跡得汝矣。」歌斯曰：「謝壯士，吾無他祝，願君更得美酬。」二俠旣行，歌斯徐徐入於亭下，竟以夜中所遇悉告主人，無家英雄聞之，大詫，以爲呂貝珈美人之身，任俠如是，余英倫男子，奈何受之，且綠林之盜，惟財是耽，胡以得此巨金，乃仗義釋我奴子？願明日行須大戰，遂亦就寢，臥於甃甃之上。歌斯則犬臥於亭上熊廊中，以備不虞。

第十二章

遲明，晨曦甫動，塵埃均釋，無論勤惰之人，皆集廣場矣。監場將軍及諸侍衛，亦陸續至，剖判諸鬪士，爲兩班行，務均其鬪力，無畸輕重，以法律準之。無家英雄爲第一班首領。白拉恩初未甚敗，足長次班。尙有四豪，惟老而夫被傷弗至，餘人均佐白拉恩。其餘與會者，咸懷技而至，不爲濫竽。今日衆戰，較昨日爲危候，願鬪卽所以血戰，羣雄咸以爲當；間有爲力不勝者，冀衆戰之中，可以因利乘便，附人成功。於是兩行中各得五十人，監場者曰「足矣」，而續到者不與列，咸怏怏。

迨十句鐘時，士女紛雜，各以馬至，廣場中幾無隙地；忽聞胡笳聲動，親王及府僚咸戾。時凱特立克與美人魯溫娜，故王裔阿失司丹亦至。阿失司丹今日亦甲冑臨場，凱特立克乃大駭詫，不期阿失司丹天潢殘貴，乃附仇敵。凱特立克諄勸其附英人，阿失司丹弗答；至其宗旨，闕不示人，然以意度之，其人固屬意魯溫娜，乃昨日無家英雄竟以花冠上之魯溫娜，是隱劫其所懼，固欲以鬪力死無家之英雄。白拉守承王旨，令附白拉恩，以約翰親王右白拉恩，不欲無家英雄領取勝着，然無

家英雄義聲已大灼，凡英國鬪士，咸樂親附。王見魯溫娜至，卽降樓脫冠爲禮，且助其下騎；王之長史司馬諸人，亦爭前爲美人引轡。王曰：「寡人謹率府僚，與花侯仲敬。」乃前引魯溫娜入座。羣雖粥粥，分行而侍。

魯溫娜旣坐，軍樂大作於樓下，萬衆歌呼以和。日光正中，左右行均騎士，議論沸騰，厥聲甚雜；傳宣之吏，以王令止勿譁，宣令諸人各保生命，勿挾私仇以相搏擊致死，且令用刃者但斫勿刺，長槩巨鉞，均聽所長，惟聯騎短接，不能以匕首抵隙入刺；凡戰士墜馬者，許地鬪，惟不能更趣其騎；若戰士爲敵偪諸繚垣之下，則勿更搏；凡甲馬均歸公家，以備酬賞勝者；至戰酣人危，得親王從樓上號令，雖據得勝着，亦止勿鬪，有弗率者，卽褫甲倒懸其盾以示辱。宣令旣竟，更復面諸鬪士曰：「壯士尅勉，勿貽笑於花侯。」言已，遂去。

南北門鬪士，分爲前後二行，對騎而立；二行領袖，均居騎之中心，餘衆夾騎以候。甲冑耀日，馬蹄騰蹕，如不及待號令之出者，——人人欲戰。監場者周循四徹，以平盈缺；旣畢，監場者一發令，胡笳大振，第一行槩鋒皆對注，韉跟之釘，爭觸馬腹，馬蹄前翹，陣合矣。兩行槩盾對觸，厥聲隆隆，達於一英里之外；後行之騎，亦徐徐前趣與合。第一次二行觸時，埃埒障空；迨塵靜，見兩行騎士有墜馬

者，有中禦者，已及其半，有創重者，已呻吟於地，有敗而他逸者，有地立與墜騎之人鬪者。此戰兇極，人人似係一生之榮辱，立決之此時。時兩後行已爭上，各待首領號令。酣戰既久，勝負莫決，戰聲箭聲及呼號聲，雜響無次；戰士甲裳，半雜塵土及血；盔上羽毛爲刀所削，紛飛如雪；而未戰之前，戎容暨暨，至此咸面目亡矣。然英倫人心，仍躍躍稱道，卽樓上閨秀，亦不以惡戰爲苦，間有閨人見其所親見創，顏色頓變，然仍揚巾鼓掌，以示獎勵，凡見刀鎗銳進，覓得勝着者，則咸稱獎其勇概；閨秀旣然，而士夫之呼噪尤甚，勝負之局，若均係屬諸身，得喪變諸俄頃，其中有中禦墜鞍者，則爭相策勵，令其裹創更戰。

方勝負未決間，衆目咸盼此二首領之得失，而二首領酣戰中，尤以言語鼓舞其衆，工力悉敵，故勝負久之莫決。彼此咸念二首領中，苟覆其一，兩行之勝負可立定；且夙憾旣深，故臨戰尤力。其始人多聲雜，二士之勇態不顯，至此鬪士漸稀，或敗或退，場上惟白拉恩與無家英雄遇。此二人者，各懷爭勝之心，而又挾夙仇，絕技爭出，百巧競呈，觀者但有鼓掌。此時無家英雄正與白拉恩死鬪，而雷極那德忽自左方入，阿失司丹出其右方；前此二人各有所敵，悉敗其人，今見白拉恩獨制無家之英雄，遂同集與之并命，冀可得勝。夫以三人乘一，爲勢固岌岌，幸觀者呼曰：「無家英雄慎之！」

兩敵集汝左右矣。」無家英雄立覺，虛揚其槩，立策馬退；二騎橫衝而過，竟不一得。二騎既過，遂并其三騎三槩，同時而進；幸無家英雄馬至調良，不爾亦立蹶。時白拉恩馬已被創，而雷極那德及阿失司丹軀幹壯碩，馬不能任，又苦戰竟日，馬力瘠乏，獨此英雄之馬，馴擾如人，氣力尤壯，雖三人同進，梁鋒竟不攢聚其身；且馬眼絕靈警，見敵之來，即飛擲趣避，乘敵不備，復闖然銳進。觀者雖盛稱英雄之勇，然以衆敵寡，終亦必斃；親王長史諸人，咸力勸親王舉節令止，勿令絕代英雄死於混戰之下。王夷然弗動曰：「寡人昨日傳燕，彼乃弗至；聞名復不余告；昨日已據勝着，今日讓人，亦奚不可？」

方王語時，而樓下戰場，全局忽變。英雄行中忽有一壯士，黑甲黑馬，軀既豐偉，馬尤高大，盾上不署標識——前此酣戰時，初若無事，凡人見犯，以槩輕抵，不復見報，情狀大似旁觀，衆亦不復重視，觀者爭稱之爲「黑蝸牛」。此時見其首領坐困圍中，忽趣其馬，暴迅如電曰：「吾來救此英雄也！」黑騎來時，英雄方死敵白拉恩，雷極那德之刀去英雄之頂不踰尺寸；幸未及下而黑騎已以槩反振其刀，倒觸其盔，復疾下其槩擊馬頸，於是雷極那德人馬皆仆。黑騎之敗雷極那德時，梁槩已斷，復取得巨斧，前接阿失司丹，斧下而阿失司丹墜馬，聲息都寂，狀如暈逝。觀者譁然。黑騎遂不

更前，退歸原處，仍爲蝸牛之蠢蠢然，聽英雄力制白拉恩。此時英雄見二騎士均敗，精彩頓增，力取白拉恩；白拉恩馬旣被創，又來禦絕，怒勇斗一失勢，直仰鞍墜，惟一足尙銜鐙上。英雄亦下馬揚刃，令白拉恩言降；親王不忍，遂舉節令罷戰，白拉恩遂免此大辱。此時衆力旣疲，專注此二首領，迨二豪勝負旣決，猶大火之滅，戰場爲之寂然。時臥地創人，家人咸舁歸其處。計此戰死者一人，傷者三十餘人，創重必死者又數人，間有以殘疾終其身者。

親王下令行賞，宣言以黑騎爲第一。嗣有人言，宜上無家英雄：此一人今日挑人下騎，又戰敗其對行之首領，宜最。然王意殊弗欲，必上黑騎，意忌此英雄也。顧衆人下尋黑騎，竟匿不見；有人見此騎徐徐已出場去。迨兩次以胡笳號召，終不至，乃最無家英雄。然戰場之中，血腥狼籍，監場之官，乃引無家英雄踐血至王座之下。王曰：「英雄，余於第二次尊爾爲第一矣。爾可自至花侯之下，領取花冠，以爲獎品。」英雄無言，鞠躬下。於是胡笳四徹，衆聲鼓噪，以旌其勇；聞秀憑闌，爭揚其巾；樓之上下，呼聲如沸。此英雄乃徐徐至魯溫娜樓下。旣至，監場者令英雄半屈其膝，而此英雄行步踣旅，似不勝勞；魯溫娜自下，方欲以花冠加英雄之首，而監場者曰：「此冠安可加之背上，宜去盜。」而此英雄微其聲息，似不見允，然監場者必欲得其所自來，因以小刃去其盜纓，盜落則堂堂

二十許少年也，顏色慘白，臉上血縷沁出。魯溫娜見狀，失聲欲暈，已乃寧神定氣，以花冠加勇士頂，言曰：「將軍珍重！進此冠爲將軍賀！」語已，復曰：「以此冠加將軍首，於分蓋萬當也。」無家英雄低首親魯溫娜之腕，親已，立暈於地。觀者大駭。此時凱特立克驟視所謂無家英雄者非他，即前見逐之通人挨梵訶也，立前沮魯溫娜，而監場者欲求挨梵訶所由暈之故，爭卸其甲，甲卸，見護心之鏡已破，脅上中創矣。

第十三章

揆梵訶之名一傳，萬衆皆悉，無不駭異。王聞之，甚快，語左右曰：「預兆至矣，豈吾元尙存耶？余昨日見此少年不去其盔，心滋駭愕，今乃果爲揆梵訶也。」白拉守時已易常服侍側，進曰：「今雷極那德所據之堡，本爲李卻王賜揆梵訶者，今揆梵訶歸，寧得毋還故主？」華德馬曰：「然，物固揆梵訶者，王強奪以與雷極那德，在法當還。」王曰：「吾度雷極那德必不還，且更欲充拓其旁邑；矧此等人投奔外國，吾以其奉邑，實有功者，安云非法？」王此言本以要結護衛之心，於是王卒大悅，以王爲重念其勞，不吝重賚；以雷極那德卜之，後此宿衛之士，亦當得賞。愛默在側，亦附和稱王知大體，曰：「凡十字軍至耶路撒冷者，爲履祖廷，不爲外國；惟此揆梵訶固未到耶路撒冷者，不爲功臣，卽歸焉能償還其故物。」華德馬此時視揆梵訶歸，面王曰：「王勿憂，是人傷重且死，雷極那德封地，或不落彼手。」王曰：「勿論如何，今日固爲得勝之人，卽爲吾仇，亦須理之，余將令侍醫伺之。」語已，微笑。華德馬曰：「王勿憂，彼之親戚已昇勇士歸矣；老臣見此花侯，今日殊快快，惜此勇士被

重創，雖貌爲鎮定，而手足悸動不已，不知此英雄與侯何屬？」王曰：「魯溫娜美名，久入吾耳，此女究何氏？」愛默曰：「爲撒克遜貴族。家擁重資，風貌絕美，在千百閨秀中，莫逾其萬一，尤物也。以物類方之，可名爲乳香沒藥。」王曰：「彼固快快，余爲擇一腦門豆人壻之，乃仍弗樂耶？彼爲吾臣僕，吾即可司其婚姻。」因語白拉守曰：「汝願壻其家否？彼家富，當不負汝。」白拉守曰：「主公賜我新婦，並得嫁資，臣胡不樂；臣獲此，請以性命報王。」王曰：「愈。」乃命從者宣魯溫娜及凱特立克阿失司丹至邸與宴；又命從者曰：「汝宣召時，語須溫潤，勿唐突。」又他願言曰：「吾輩與撒克遜人言禮，直以明珠投之糞中也。」

王此時方欲行，忽見侍者以小函進；王得書，問奚來，侍者曰：「函從外至，使者爲法人，言披星至，必以今日上王。」王視函及其印信，狀乃恍惚如有所觸，及啓封，色愈變；書中乃云：「汝慎之，兔脫樊矣。」王仰天視地，似囚人伸頸待決者，迨精神略定，遂顧華德馬及白拉守，以牋授之，曰：「以此書論，吾兄似已出樊矣，奈何？」白拉守曰：「此書僞也。」華德馬曰：「非僞也。吾須聚其精甲於堯克，密議方略，若少濡者，敗矣。惟此勝會，當速了，方能治吾事。以臣策，明日較射之局可立止。」白拉守曰：「不可。彼鄉居之士遠來，竟不得較，滋失遠人之望，大典胡可缺？」華德馬曰：「今茲未晚，

胡不移明日之局於今日；王亦不失信於人。」王曰：「然。昨日有盜俠辱我，我今日必反辱其人；惟今夕大燕，萬不能止。苟吾仇能復，吾樂能極，卽寶位喪於今日，亦非所恤。」

時觀者已星散，更吹胡笳聚之，詔之曰：王有公務，明日之局當罷；然王愛勇士，不欲負諾，趁此殘陽，善射者可集此互較其藝；善射者錫以銀笥，並內製之箭房，外繡聖黑保像——綠林中之古烈也。此時射工可三十餘輩，半爲王之虞人，中忽有人言曰：「今日有某良工在，吾安得勝？」於是二十人咸不與較。箭之爲工絕顯，輩中得一善射者，遠近咸悉，故不敢暴進以求勝；然尚有八人止於樓下。王自下樓簡射工，慰勞已竟，四顧覓當日之辱王者，見此壯士凜凜然，立於故地。王招之曰：「爾今日如何者？意汝好大言，不能發一矢耶？胡不集余前，乃遙立？」壯士曰：「吾知恥，且有他故，故不欲進較其藝。」王曰：「何也？」壯士曰：「吾乃與王宿衛同射此鵠乎？然吾尚有言，若其人爲王所弗悅者，法宜得獎，王亦與之耶？」王有媿色，因曰：「汝何名？」壯士曰：「吾洛克司列。」王曰：「洛克司列前，俟此八人射竟，汝更射，果命中於常賽外，益以二十金錢；苟不中，當褫汝衣，鞭而出之會場之外。」洛克司列曰：「若臣弗射者，如何？以王之權力，及其羽林之衆，雖以無道行之，亦易；惟士各有志，固不能強臣以射也。」王曰：「汝不射者，吾亦麾衆折爾弓，奪爾矢，麾之場外，以罰汝。」

無膽。」洛克司列曰：「此焉得平？然既有王命，臣亦焉逃，請如令與衛士較。」王語衛士曰：「汝羈絆其人，其人膽落，吾防其逃。」又語八人曰：「汝縱射之，苟得賞，可就吾取飲。」乃樹的於南門，步武皆循定制，每人發三矢，以人監之，特職位較監場者略殺。

於是八人連試，皆不辱命，都二十四矢，中的者凡十，餘矢亦近的。以步武之遠較之，皆善射也。中有二矢中的之中心者，其人名曰黑保，爲腓力虞人，衆以爲黑保大勝矣。王顧洛克司列曰：「爾敢與黑保較乎？或爾自折其弓矢出場外耶？」洛克司列曰：「臣運固弗佳，然亦求一試，若臣二矢亦中的者，可爲入選矣，臣必更指一的，令黑保射之，王亦見許乎？」王曰：「此近理之言，安有弗允。」因語黑保曰：「汝能勝此大言之人，汝所得之銀笏，吾更以銀辨士實滿其中。」黑保曰：「臣僅能盡其所長，不能苛求以命中；惟臣祖在黑司汀一戰，能挽強命中，臣亦不敢喪吾祖烈。」於是別易一的。黑保爲得勝之人，法當先射；於是引滿量的，步略前，右手與眉平，矢蜚然出，果及的，乃不中的。洛克司列曰：「爾射良佳，更低一秒者，及心矣。」語已，亦挽強，若留意若不留意，矢隨機發，近的中白點可二寸。王怒曰：「黑保乃讓斯人勝汝耶？在律宜誅。」黑保曰：「王縱苛臣，臣亦僅能貢其所長，不能求多於臣也。在昔吾祖……」語未竟，王力斥之曰：「爾祖何爲越射不勝，死矣。」黑保

於是復射，因憶洛克司列之言，注矢果少低，適中白點，衆譁然稱善。王語洛克司列曰：「汝尙何言？」洛克司列曰：「的中白點僅一星，已爲黑保占得，今臣發矢，當抵去其矢不留的中也。」乃引弓發，適中黑保矢上，矢鋒觸其翎，剖黑保之矢而兩之。觀者愕然，幾不能聲，咸目爲鬼，以爲人工無此詭妙也。

洛克司列面王曰：「臣今復王，請試臣北方之的；又請王之衛士盡其所長。昨日較藝者，已得花侯賜冠，臣今得爲村女一釵者，於願斯足。」遂行，且言曰：「王請以衛士伴臣，臣將往取柳條。」王果以二衛士侍行。衆乃大呼曰：「王所爲事，無恥極矣；似此英雄，乃遁耶？」洛克司列旋歸，執楊柳枝可六尺，且行且剝其皮曰：「以善射之人，乃令其射的，爲辱甚矣；以吾北方之人，試矢於此的，直似射六十人圍坐之圓案也，爲恥已甚。即以吾比五尺之童，猶不屑爲，矧在丈夫！」遂插此楊枝於地上曰：「人能於一百碼之外，射此楊枝，劈而爲兩者，或可充王虞候也。」黑保曰：「吾祖於黑士汀一戰，名聞海上，從未聞以楊枝爲的者；若其人能勝，吾當祀之以神，不敢以凡夫目之。人之能立於世，固行其本分而已，若妄冀分外，滋非吾欲。似此剝皮之楊枝，在百碼以外，目光且不能及，卽及之，豈非欲射取太陽之光線耶？」王曰：「狗，勿言！」洛克司列汝射之，果中者，吾以汝爲天下第一

人。」洛克司列曰：「姑試之。人亦各盡其分所能爲，若妄冀分外，亦滋非吾欲。」語已，自理其弓力，細審者再，遂易其弦，以弦經再射，防不中的。時觀者咸蓄其鼻息，以注洛克司列之矢；洛克司列引彀，久之，矢發，果劈楊枝爲二矣。衆聲騰噪如雷。王木然不能聲，立忘其仇忤之心，麾手曰：「賞物均賜汝，若爾肯爲侍從者，於常賚外，更賚三十金。余生平眼中從未見目力瞭亮如汝者。」洛克司列曰：「王恕臣。臣嘗立誓，果仕於朝者，非李卻王不之舉也。至於此三十金，臣願奉黑保，以彼所藝，良不媿其祖；惟彼後此一矢，謙不自承，若發，安知其不中。」黑保得金，魏極，而洛克司列得賞後，雜人羣中行矣。此時王心机阻，亦不窮治其事；不爾，洛克司列殆矣。

王此時令散會，立命一大臣至堯克，問猶太人今晚須得二千金洋。「可以吾戒指爲信，彼當見付；尚有餘錢，在六日中可陸續付，彼若弗承，當令彼自摩其頭顱待我。爾道行，勿爲盜有。」語已，王以宿衛入淑杞城，衆亦散。

第十四章

是夕，王置酒於高堡中宴侍臣；是堡本屬舊臣昆守，爲溫吉司德侯爵，今亦赴巴勒士丁爭聖陵，王因假其堡，用其家具如己有。本夕之燕，原欲借以要結士心，故殺核概從豐腴；庖丁四出購取，盡括市肆所有而去，恆予以賤值，恃王勢也。

客亦大集，凡撒克遜故家，及丹麥望族，與腦門豆貴人，隣屬聞人，咸戾王雖不直撒克遜人，然當此危疑之交，防撒克遜人心一去，卽亦非福，故亦傾心下之，因而向所不屑者，今日亦勉勉爲之主。惟佻達之習，往往使人失歡。前此愛爾蘭新附英國時，其父亨利第二令王撫馴阿衆，阿爾蘭父老爭與王爲禮，王宜莊容受之，乃忽起座間，撚父老之鬚，以爲樂笑，父老大怒，因爭起與國家爲難，惟王跳盪如是，吾書必爲叙及，則今夕之燕，方見王之無禮，蓋出諸性質也。其初王尙戒懼，遇凱特立克與阿失司丹尙有禮，僞以魯溫娜不能至爲歉。然此二人裳衣，均服其祖制，雖違於時尙，然衣材亦絕貴，——王與華德馬已夙戒座客，勿萌姍笑，——在正人觀之，撒克遜之衣，較腦門豆爲利

便；撒克遜種內近武裝，外加禮服，腦門豆人則內博而外狹，既不禦寒，又難避雨，惟花繡間錯，爲悅目計。此制蓋肇自河里曼時，風乃大行，而河里曼王初亦不悅，以爲無益於用，制又莫適於廢衣，以之御馬，風雨猝至，又不足禦其暴厲，便座又無以辟霉溼之氣，勿侵其身，王意雖弗善，爲積習相沿，至今猶爾。此時約翰服此，左右臣下乃不敢不服，一見撒克遜人服寬博，人人咸目笑之。

旣入席，殺核紛陳，庖人亦變亂其製，炫人眼目，以貢其巧；殺蒸取其地產以外，尙采取外材，以悅座客。名酒亦然。惟腦門豆人素不沈湎，以撒克遜嗜酒，特矯而斥其所爲；王雖腦門豆人，然性與俗殊，嗜炙縱酒，靡所不至，後此畢命，亦正以此也。飲次，腦門豆貴人見凱特立克、阿失司丹二人驚此盛饌，在座間舉止多失措，腦門豆貴人恆竊竊耳語，用以爲笑；且此兩撒克遜人，於席間儀節，多所凌越，——以此時習尙，凡人冒倫常中之不韙，人尙能恕，其在飲食之間，少有出入，則羣議如犯刑律，——在禮律，凡人指間着溼，例不宜擦，惟徐徐自搨其掌令乾，一御巾，則爲失儀，凱特立克儻爽人也，竟脫此節；阿失司丹啖餌，餌中苞美餚，在法宜徐啖，以咀嚼其味，阿失司丹竟吞之，衆復大笑，謂撒克遜人饕也。

後此酒垂闌，衆傳杯而飲，有人言會場英雄行事，令人欽佩，且不審善射者爲何人而黑騎英

雄，功成乃不受賞，尤可怪駭；若挨梵訶者，真英雄也。二次皆據勝着，惜中創矣。衆之議論，初無成見，而王心志忒，時時癡木，如有所思，左右微語，王宜振刷以應客，王忽躍起進酒，譚語間出嚮客，已而癡木復爾。少須，乃言曰：「衆今日宜舉杯爲挨梵訶英雄壽，彼乃二次戰勝也；我輩旣飲，而凱特立克尤宜醉，以生此甯馨，深足嘉尙。」凱特立克起而言曰：「老臣不能爲浪子飲，彼不聽臣言，且背其祖宗遺法。」王曰：「英雄之子，乃不孝耶？」凱特立克曰：「如王言，臣子固不孝；彼棄其親族，乃與王兄李卻所部黨人爲伍，學爲謬術，王固重視其人，不知殊悖臣旨。若在前王愛而弗烈時，卽爲違法，當誅。」王曰：「嗟夫，君子旣爲吾兄所黨，胡能責備其孝！」蓋亨利第二子，均不孝者，而約翰親王尤甚，今王面斥其兄，乃自忘其面目矣。王復曰：「聞吾兄尙欲割取一堡，賜挨梵訶，有諸？」凱特立克曰：「固已予之，此兒覲然受之，尤老臣所弗屑；方臣祖在時，臣家亦有封壤，固能自由，今雖受封，直奴隸耳！」王曰：「君旣弗欲，我將以此堡別賜一人，其人必且不以爲辱。」因語雷極那德曰：「爾後此可永據挨梵訶堡，若挨梵訶來爭，則不孝，吾將律之以罪矣。」雷極那德曰：「王勿憂，此堡旣屬臣，無論凱特立克及惠而弗烈父子同來，臣能讓彼寸步者，則爲撒克遜人矣！」凱特立克立而言曰：「人果稱汝爲撒克遜人者，汝一生足矣，老夫意汝殊不能當此稱！」雷極那德欲起；

王亦怒，然猶曰：「凱特立克言當，彼族固強於吾族，但觀其服御足見矣。」腓力繼言曰：「然，彼與我接戰時，彼前遜而我後尾，我固後彼，彼鹿而我狗也。」愛默曰：「彼固強我，彼飲喉時，於禮節極詳盡。」白拉守曰：「彼人殊不豪飲，似聰明人也。」白拉恩曰：「彼族尙占勝着，黑士汀一役，當永永不忘於心。」於是大衆均含笑作譏刺。

凱特立克臉乃大頰，怒目駭顧四座，勢如噬人，已而氣塞喉間，面王曰：「吾族固有劣者，然終未聞以禮延客，乃縱羣輩以非禮怒客，若人者，甯復請人卽黑士汀一役，敵族之人，固敗餽者。」因顧雷極那德及白拉恩曰：「詎今日所云腦門豆英雄，爲人力擲諸馬下者，尙足自豪耶？」王曰：「汝乃狂縱至此耶？」以撒克遜頑民，乃抗令於公讎，諸公何以處置此獠，然則吾舉族方舟歸耶？」白拉守笑曰：「撒克遜何爲者？吾輩以獵取野豬之粟，足了之矣。」華德馬起止之曰：「諸公勿如是！」因語王曰：「玉今日燕客，宜慰藉撒克遜遺老，醉後之言，勿更介介。」王亦以爲然，卽改容曰：「吾輩非有心難客，以余延客，忍聽座人作無禮語耶？」乃引觴言曰：「旣凱特立克不爲其子飲，余代爲飲之足矣。」於是諸貴族亦同聲而應。凱特立克者英爽人也，詭詐之言，固不爲所動，默然無言，殆行酒及阿失司丹，阿失司丹卽引滿。王旣進酒，復言曰：「吾此飲足以酬勝國遺老矣。」復顧凱

特立克曰：「請公舉一腦門豆人最所心服者，爲進一觴，以釋羣憾，可乎？」華德馬乃就凱特立克耳語曰：「此二氏消憾之機，公言親王可耳。」凱特立克忽舉觴面王曰：「王命我舉腦門豆人爲臣所心服者，此亦大難；其事似力制其奴，頌其主人盛德者。須知亡國之俘，心懷故君，已不勝其悲梗，乃復令反顏頌其勝己之人，今日之事，甯毋類是。然大王有命，老臣胡敢不言。臣意中之人，在彼種類中，極善戰，地望亦高，亦其族中有人心有天良者；老臣今日之飲，爲獅心李卻王壽也。」約翰初意以爲必言及己，不意乃屬其兄，此時王怒，舉觴弗盡，遂寘之席上；然環顧四座，以驗從違。而坐客亦咸躊躇莫決，飲則怒王，不飲又得罪於李卻；狡猾者則引觴近脣，卽立置之；而坦白無私者，則膝席曰：「李卻王萬歲！祝王早歸！」遂盡其觴。若雷極那德與白拉恩，置杯弗舉，然亦不敢出他語。凱特立克自念此足以報之矣，立起趣阿失司丹曰：「行矣！適所行禮，已如王旨，不行何待？後此吾亦不更踐此地矣。此來極佳，令余知王家燕客，爲禮如是；腦門豆人燕客，爲禮如是！眞足笑人也。」遂行。

客中之撒克遜種人，亦聯袂出。王目送之曰：「今日撒克遜僉父，乃獲全勝行矣。」愛默曰：「臣不勝酒力，宜起。」白拉守曰：「觀道人匆匆如是，今夕必有少女，倩道人赦罪也。」愛默曰：「否，吾

去寺遠，故欲早行。」王語華德馬曰：「衆皆去，意吾兄消息，已有所聞，故道人拔身，不與聞吾事耶？」華德馬曰：「此何慮，臣力固能致之。」乃語愛默曰：「道人緩行，老夫尚有言奉屬。」此時客散已盡，王之心腹在；王益怒，顧華德馬曰：「爾平日語我如何者？今日乃容此撒克遜頑民，當席誣我，一聞吾兄且歸，咸去我如落葉，似我有惡疾，足以累彼者，何也？」華德馬曰：「王責臣固當，然欲收合人心，胡爲慢客？今茲非君臣角口之時，臣必同白拉守以計挽回此二三其德者。」王他顧言曰：「此何用者！彼旣離心，勸之何爲？」華德馬語白拉守曰：「王心先寒，安率其屬？嗟夫！身贊王家，爲潛邸之臣，難哉！禍則與當，福不同享矣。」

第十五章

華德馬之欲收合席上人心，猶之風際蜘蛛，補輯其網也。蓋此依草附木之徒，非慕約翰盛德而來，特羣小趨利而已。故華德馬之極力勸挽，非重許以富貴爲美酬不可。其語少年將士曰：「王果臨御者，當縱汝所爲，不汝格也。」其語高抗之人曰：「王果臨御，尤必假汝以大權。」其語貪黷者曰：「王果臨御，爾之奉邑餐錢，必倍於衆。」其要結客兵將領，則立啗以多金，且許之以無窮之利便。

華德馬以全力聳動羣小，使之佐王，靡所不至；且語衆曰：「李邵王之復辟，事屬悠悠，王方監國，行且卽真，汝輩欲圖富貴，幸勿爲流言所奪；縱王能歸，吾輩亦慎守監國，拒此出公。且李邵王從行之士，方矜縻繼之功，王必奪汝所有，以勞勛臣，汝將何恃？矧李邵王之出，約翰親王奪彼舊臣所有，以酬近習，李邵王知之，安能勿問，一問，汝輩麤粉矣。汝輩中太姆不拉及霍司必太拉黨人絕夥，此二黨之人，在巴勒士丁中，恆與法蘭西王腓力與李邵王爲難，王歸，仇且必復，矧親王監國，汝輩

歸附新君，在故王目中，視汝甯謂非叛，然則王歸，汝有幸耶？以老夫策之，不如黨附約翰王，與李郤王抗，可以保全家族。汝輩之畏故王，固謂王神勇也，以老夫觀之，匹夫之勇，斷不能抵禦全國；李郤縱歸，資從零落，當日勇士多物故，處之亦易，卽有屬心王室，如挨梵訶之類，蹤跡謫秘，至自稱無家，不示真名，則首鼠之狀已見，何畏耶？一時有難者曰：「長史言當。然吾輩尊王，義也，背義不祥。」華德馬曰：「同是天潢，位安有定。吾國太祖惠連，凡三子：一爲洛勃忒，一爲紅惠連，一爲亨利；以嫡長論之，實位宜屬洛勃忒，然次三皆得王，而太子獨否，由此觀之，大寶甯有定屬，若以李郤論之，與洛勃忒正無差別；洛勃忒愛士崇教，又親赴巴勒士丁，爭取聖陵力戰，不爲無功，乃抑鬱無聊，客死於加迭夫荒堡之中，正以失民之心，所以至此。故老夫之見，宜在玉牒中選取得民者爲主，庶無差謬；若云才勇強濟，則約翰固不如李郤，若以吾輩利益衡之，則李郤之歸，但知以血洗刀，若約翰者，富貴榮名，可聽吾輩縱取，在公爲失，而在私固爲得也。諸公思之，且不計國，但計吾身得利，當自辨矣。」華德馬曰辯絕，高衆皆爲動；於是衆允華德馬，堯克之會必赴約，爲約翰王議加冕。

此時華德馬計就，遂歸淑杞，道遇白拉守，亦變服，服短衣，冠牛皮之冠，佩短劍，肩背畫角，手弓而腰矢。此若在堡外遇之，固以爲守門之兵也，今在堡中相遇，則不能不問；一見白拉守變服爲撒

克遜人怒極，問之曰：「白拉守，汝急裝何爲？此時國步正在憂危，詎人臣嬉戲之日，汝胡不助我收合已去人心？」白拉守曰：「長史可自適已事，吾固亦有他圖也。」華德馬曰：「吾事，王事也，何名已事？王恩寧可背耶？」白拉守曰：「爾乃公忠如是，吾知之矣，可勿言公圖佐命，求富之道，且百出不窮，吾儕小人知行樂耳。彼約翰王之闇弱無能，且復佻達，何復能王爾？我之謬相匡弼，固自圖其私，公以智計，我以勇力，並行何悖？」華德馬曰：「汝雖黃之口，老夫知汝必莫應其心，但問爾今日之行安適？」白拉守曰：「不欺公，此行將往求婦，學便雅憫，種人之爲耳。」華德馬曰：「何也？」白拉守曰：「夜中愛默道人所言，公聞之乎？道人告我：古時巴勒士丁凡十二族，中有十一族人，咸與便雅憫爲難，盡殲便雅憫中勇士，且立誓於聖母馬利亞之前，不令便雅憫人娶婦，勿更蕃其族；嗣便雅憫族躬赴羅馬，問教皇求策，教皇曰：『爾欲求婦，可於大會場中，奪取他姓之婦人，汝得婦矣。』於是便雅憫之少年，得婦咸出之擄掠。」華德馬曰：「此事前後顛倒，汝誤耶？或道人誤汝耳！」白拉守曰：「長史勿與吾事，吾必得婦而歸；吾今以壯士出，要取撒克遜之牛，並魯溫娜爲吾妻，足矣。」華德馬曰：「汝痴矣！彼雖撒克遜亡國之餘，然族人多，勢力廣，以汝當之，寧謂其敵。」白拉守曰：「撒克遜人吾安懼之！我太祖黑士汀一戰，尙藏富民間，今余往盡取之，俾無遺噍，亦所以率祖

烈也。」華德馬曰：「人心未定，王尙須撒克遜人相助爲理，汝虐彼人，王且諍汝。」白拉守曰：「王乃與吾事耶？須知吾禦之利，所向無前；矧吾此行，胡能自露其狀，試觀吾急裝縛袴，大非腦門豆人服飾，卽彼人知之，亦以爲道行遇綠林耳，焉能指我貴族。今吾已以偵探出，歸言凱特立克聚於惠多而廟中，明日當入我伏中，乘其不備擒之，我待其被擒，乃易服僞往救之，延入雷極那德堡中，否則挾魯溫娜歸腦門豆，非成禮不復令出。」華德馬曰：「此計良佳，似非汝一人所決；汝告我，誰爲汝師？且汝衆咸在堯克，何人助汝？」白拉守曰：「長史果精明，此計白拉恩詔我者，彼與從者飾盜，我亦在中，惟得人後，吾始改裝往救之耳。」華德馬曰：「此行珍重，幸勿爲人所愚；老夫策汝意中人，一落人手，卽非汝有。汝得魯溫娜於凱特立克手中，易也，求珠還於白拉恩爪牙之上，難矣；白拉恩神鷹也，得物將實其嚙，寧能吐以讓人。」白拉守曰：「彼爲太姆，不拉人，身旣入道，胡乃親近女色；矧以我英勇，彼烏敢弄我。」華德馬曰：「汝執拗，拒直言，老夫尙何語；汝行矣。」白拉守曰：「長史憂國，吾知之，惟堯克之會，吾必以美人與俱，如長史約；然此時吾徒黨大集，吾已聞馬蹄聲，在時當發。」華德馬目送之曰：「忍哉孺子，舍大業弗謀，乃撲眼底揚花也！老夫今尙何語。從龍之事，不能不託此輩，而吾王童駭無覺，其父仁慈，尙爾忤逆，矧在我輩；以是人爲君，固有此種賊臣爲輔也。」

惟王闇而易侮，老夫醉心富貴，特借之爲圖進之基，亦何不利於我，王若貳心於我，我之辣手亦當令王知之。」正凝思間，聞王傳宣急，乃以冠入覲。

① 惠連 見第一章第五條註。

② 洛勃威 (Duke Robert of Normandy) 曾爲羅門豆公。

③ 紅惠連 (William the Red) 亦稱惠連第二，於一〇八七年卽位。

④ 亨利 此卽後爲英王之亨利第一 (Henry I) 其子繼位，卽亨利第二。

⑤ 便雅憫 (Benjamin)。

第十六章

讀吾書者，猶憶戰場中有功成不受賞之黑騎人乎？——其人前在場中，無心於求勝，人爭稱之爲黑蝸牛。此英雄既勝之後，得得而出，迨胡笳聲急，求索其人，此英雄已策馬北去；蓋此英雄不欲面人，故特繞小道，出林樾以外。此夜在小逆旅假宿，始偵知會場中之收局。遲明，復上道。以夜中逆旅景象卜之，似此英雄，將欲行長道，故晚涼先牽其馬四週徐走，以蘇馬力，備明日遠行；惟路紆行緩，近晚始交堯克界上，人馬皆瘡，遂四嚮覓宿。顧野次荒涼，聞無人烟；叢林交雜，其中微微露小徑。然似牧人所履，不通官道。前此殘陽未入，粗能辨路，茲則曠景已消，天色沈黑，四顧莫省道之所出。因念老馬識途，不如縱轡聽其所如，或得村舍；此馬被甲，騎者又甲，其狀已僵極矣，轡勒一縱，馬力復蘇。所取道乃與行時相反。英雄據鞍，恣其所往；已見道路漸廣，遠遠聞有鐘聲，知得廟矣，遂縱馬至第一平原之上。迎馬一巨石，矗立空際，蒼藤蔓生其上；石旁老橡搖風，深綠黯黯。老橡之下，有小團瓢，其制似卽伐鄰樹以支門宇者，屋罅受風之際，卽以海落和泥，塗其竅竇；當門一小橡，頗有

直幹，廬中人剝其蒼皮，加以橫木，爲十字架形。廬之右方，有細泉涓涓，蜿蜒作小道下瀉；石下挖小石槽，承此泉脈，水漫槽上，則溢而外流，向樹根而去。鄰左有小廟，椽瓦已坍塌下偃，方其造時，長可十六尺，寬可十二尺而已；牆上樞檻，形式尙存；廟中尙留古鐘，似所聞鐘聲，卽出於此廟。

凡諸景象，均從黃昏光裏，爲旅人所見者，狀甚沈寂；自念此間必隱士所居者，在理當留客。此英雄遂下騎，以蹶跌微叩其扉，久之，始有應門者曰：「孤客遠行，吾爲天主之小奴，方在晚禱，幸勿見喚。」此英雄曰：「道人聽我，我爲迷道之人，無地假宿，幸道人見容。」廬中人曰：「以理而言，當納汝；惟屋中百無所有，芻豆皆空，天主佑君，君行可矣。」此英雄曰：「天黑惡能辨道，請道人啟戶，示我以道，亦可。」廬中人曰：「汝此來已誤我所禱之功，吾前此有誓，趁陽光未出，必誦經完滿，今爲爾撓擾，吾不竟其功，得罪天主多矣。」此英雄曰：「今亦不假宿矣，但求指迷，不再奉擾。」廬中人曰：「卽遵此道行，卽可得水；天旱水涸，揭之可渡；旣渡，左轉，路頗峻急，如下坂，御馬須慎。」門外英雄曰：「似此峻險之路，道人乃孤旅客以夜行耶？道人禮神，乃陷人於險，且汝待國中布施而食，乃毫無善心待人，詎爲宗信天道？汝今若不啟關，吾以鑿洞汝門入矣。」廬中人曰：「汝無禮至此，敢啟關入者，吾亦有兵械抵汝。」此時忽聞犬吠之聲，英雄聞犬吠，似廬中人嗾犬出嚙，乃以靴踏

門。廬中人聞門扉搖動，乃曰：「勿爾，吾即啓關，惟此中殊無物足以款汝。」門開，道人出，體極壯碩，麻衣草帶，左執炬，右秉杖，有巨葵二，隨其後，及見門外人甲冑赫然，乃改容爲禮，叱犬入室，言曰：「吾之不欲啟關，正以暴客多，防爲所劫，故夜中恆不啟關。」英雄卽室中屬目，漫無牀席，堆葉爲牀，木几敗榻，狀至荒陋。英雄曰：「道人貧約至此，盜胡窺汝？且道人二葵，猶厲無倫，盜惡敢入？」道人曰：「二葵蓋司林木之人，助我飼之，爲之護衛樵蘇者。」言已，以炬實壁，用杖撥餘火，增以小薪，令然，自踞榻坐，肅客坐別榻。

二人相視，各私歎詫其魁偉；少須，英雄問曰：「今日奉擾，宜求道人二事：其一，爲吾戰馬可得芻否？其二，則食及息耳。」道人曰：「吾持戒律，一入夜中，則不復言說，恆以手作勢示人，今亦以手示言可也。」遂指屋隅曰：是客之廐。又指曰：是客之寢。旣就，就庋閣出乾豆二把，奠之木檠，曰：饗客者以此。英雄無言，出引其馬，解其鞍躡，脫外衣被馬之背；道人見客惜馬，乃從屋角出乾稻授馬，又捧黃葉備客寢。英雄拱謝道人已，復歸座。道人遂以臘丁文爲英雄祈禱後，亦掬豆食之，齒白如編貝。此英雄始解甲縱去，鬚髮盈頭，蔚藍之睛，耿耿射光，濃髯滿頰，望而知爲當世英俠也。道人此時亦去其面衣，豐頤廣額，儀表偉然，無道家委頓之容，且威風凜凜，鬚沿其頰，狀能似非噉豆者。英雄

知狀，決爲非凡人，乃脫口與之索酒；道人竟出盃水置客前曰：「此水爲聖滕司丹泉。當時聖人用此水，爲五百未受教之人行洗禮者。」因微吮泉味，卽已。客曰：「余觀道人如此偉碩之軀，萬非噉豆飲水能肥者也。以鄙人卜之，道人當歷行間，以巨杖出入萬軍中，胡爲伏匿於此，清齋自度其生？」

道人曰：「居士未入教門，特未知道人清規耳。此豆及水，已屬上天恩意，故山人能幸生及此。」英雄曰：「此亦怪事。水菽之享，窶人得之，恆慊慊不勝其軀；而道人享之，獨雄偉如是，是真天心偏向道人矣。敢問道人何氏？」道人曰：「是間人呼我爲壳曼黑司德，人於吾姓氏上加一『聖』字，茲則非山人所敢當矣。顧上客何氏？」英雄曰：「是間人咸呼我爲黑騎，有時亦曰黑蝸牛。」道人大笑曰：「客大有心計。恐吾所宇者客亦弗適；以山人卜之，客必從富貴中來，錦衣玉食而華屋。然吾友司虞者，旣以犬授我，尙賜我以肉；我以山人素齋久，故客至竟忘其蓄肉。」英雄曰：「吾於道人去其面羸時，卽知道人儲有酒肉矣。且吾見道人齒白如玉，卽知非噉豆者；頸博非常，卽知非飲水者。今請道人示司虞所賜者爲何物？」道人聞言大媿，躊躇久之，以爲言行自忤，久不敢出；然以客貌卜之，則眞實無妄，似非狙詐之人，乃啓壁扉，探手入碟，取佳餌一巨盤，奠之案上。客出佩劍，割餌引啗，食時問曰：「此餌，司虞將以奉君，爲何時來？」道人曰：「近兩月矣。」客曰：「庵中百事均出意

表。以余策此苞餌之嘉肉，在一禮拜中，似尙奮其歧蹄，奔騰索芻也。」道人語塞，然觀槃中之餌，漸漸稀少，均飽來客腹中，顯已前言食菽飲水，不沾葷腥，相對涎流，不敢取啖。客度主人意，乃曰：「吾客巴勒士丁時，觀彼國俗，凡主人以餌饗客，無論如何，必先嘗，示客以無毒，此真美俗哉。今夕吾固不疑道人，然道人能啖此以慰客，則吾將感道人不已。」道人曰：「既客見疑，吾且略吾教門軌範，請啖餌以慰客。」時食器故未具刀叉，道人卽引手取餌，前此拘於禮法，不敢染指，今茲連引不已，直與客鬪其胃力，勝客多矣。

客既飽食，謂道人曰：「司虞者既以美餌饗君，度必賸之以酒；雖道人茹素，實酒若忘，然試覓之，或可得酒。」道人攢眉無語，引手復得皮囊，囊中滿實佳釀，且出二咒觥，中裹以銀；此時道人清規已破，百不掛眼，遂斟滿二巨觥曰：「此爲客壽。」一引立盡。客亦酬之。客既飲，復曰：「賤子觀道人雄碩如是，而食量又廣，胡爲幽屏是間，閭然與世人隔絕；以吾觀之，君才可爲一堡之主，食肉飲酒，如此始如君量，乃以菽水自甘，毋乃過於刻苦。若以賤子與君易地，彼上林苑中，麋鹿絕影，胡不獵取而食；矧道人食野菽，尙有何過。」道人曰：「此語殊犯忌諱，吾實恪守戒律之道人，安用此爲？若道人違法，殺王苑圍麋鹿，詔獄之中，刀鋸之下，道人何堪，卽此區區一氈衫，亦且褫落矣。」客曰：

「道人言當。然以賤子處此，必乘月明之中取鹿；吾且行且誦聖經，乘鹿露出，一矢加之，斃矣。詎道人未嘗行此耶？」道人聞言即曰：「茅庵之士，節節乃勞檀越關心，究竟以強力抵問者，其人必非嘉客，庵中一飲一啄，均錫自上蒼，客但飲啖已耳，何須究其由來。今請客勿更言此，設吾不悅，卽一堆黃葉蒲團，客亦不能穩坐矣。」客曰：「道人所言尤奇，吾愈不能自釋；賤子走江湖，閱人多，未見如道人之怪特者。卽道人此時，震我以威力，須知賤子一生事業，專與恃威逞力者爲難。」道人又斟一觥爲壽曰：「以吾觀之，客之勇力有餘，顧少涵養耳。若爾我二人，試較其力，則道人將以所使之刀杖，借教門法力，爲君贖罪，庶居士後此，再無觸觥教士之愆。」客亦引滿曰：「請示我以械。」道人曰：「若云兵器，道者固無施不可。」因啟壁上小扉，中度大刀二，其利如霜，磨之以盾；其第二層，箭刀及彈弓皆備，囊丸房矢，狀至森嚴，尙有小琴一；此外有教門不應用之物，林立無數。客曰：「無待取械，我一見君所儲，於願已償。惟既有樂器，請彈以侑君，毋須兵械矣。」道人曰：「人云君家爲蝸牛，胡忽風雅然？君固我客，我亦不欲逼君；今請更進一觴，按絃理軫，爲我奏其佳音，我亦引滿，庶入耳冷然。」

第十七章

客理絃久，音抗墜，不復調合，因曰：「此琴似斷一絃，餘絃似經俗手，律乃弗協也。」道人歎曰：「足知君爲知樂。前此有朔方之客，洪醉理琴，不期而斷。」然客猶仔細理絃不已，問道人曰：「君喜腦門豆曲耶？或仍欲撒克遜古音？」道人曰：「吾英人，吾所崇拜之聖滕司丹亦英人，在吾小範圍內，舍撒克遜音，不許更陳別調。」客曰：「吾今夕卽從巴勒士丁中撒克遜琴工所譜之曲，爲君彈之。」

彈時，音律雖未細，然實國工所授，手法絕高，琴操爲十字軍勇士寧家曲，且彈且唱。道人瞑目搖頭，似至許可，有時叉手，有時按節舞蹈，至酣暢時，道人亦抗聲爲助。歌已，道人極贊其美曰：「吾觀此譜曲者，雖爲撒克遜人，似與腦門豆人馴習久，咸有抑揚哀怨之音。歌詞以英雄念兒女，百戰歸來，大有物換星移之感，究之此勇士，亦殊無聊，蟬曳殘聲，已過別枝，思之又胡爲者。」

此時客飲啖多，腦力殊熱，遂進涼水，問道人曰：「此水爲聖滕司丹聖泉乎？」道人曰：「聖人

固前知，以客之飲烈，故預賜此泉，以奉解君渴也。①語已，亦取琴而彈，詞調曰「行脚僧」②。詞意言一身無礙，自如於天地之間，即皇家冠冕，亦非所戀。客聞歌曰：「音調都佳，惟道人太自許矣。願道人所行爲，一一皆背教律，獨不患有鬼闕道人之慮耶？」道人曰：「客胡言我違教律？吾一日必行兩彌撒。」③客曰：「見鹿肥時，道人功課，或因而輟乎？」道人曰：「客殊嫚教，我問心無玷，何恤其他。」客曰：「鬼者無往而不在，如獅之夜偵，遇即獲之。」道人曰：「人且不畏，寧復畏鬼？此間爲聖地，鬼焉敢至？鬼至，立蹴之出耳。雖然，談鬼必待天明，不天明，吾不談鬼。」於是主客縱飲，語乃雜亂不可記，正紛噉間，忽聞叩門之聲甚急。

①此歌英文名爲 (The Crusader's Return) 凡五章，章八句，未譯。

②此歌英文名 (The Barefooted Friar) 凡七章，章四句。此處亦未譯出。

③彌撒 (Mass) 羅馬舊教中之祭禱曰彌撒，本專指領聖餐時之獻祭。

第十八章

凱特立克方見其子挨梵訶暈時，思以己奴昇之歸舍，然已在衆中逐其子，自恃老健，恥食其言，但微語沃司華：「守公子，待人散後，昇至淑杞寓中。」及人盡散，沃司華乃不見公子所在，四嚮走覓，但見血腥瀆於地上；一人武裝，似隨侍鬪士者，張皇四顧，審之，則歌斯也。歌斯亦皇皇求其主人，倉卒中忘其面羸，遂爲沃司華所執，趣見主翁。沃司華復問公子蹤跡，旁有一人言曰：「適見一輿夫，昇創人於筍輿中去矣。」沃司華聞言，領歌斯歸面主翁，取進止。

凱特立克聞失挨梵訶，父子天性，不能無動，至聞有人昇歸，又念此子或可得生，因之奮怒復發，曰：「聽此逆子，孰欲子之者，孰父之。彼人不用祖國兵械，乃學腦門豆人之戲術，亦復何取？」魯溫娜曰：「公子在羣勇士中標其神勇，在諸文士中露其文章，如是者殊不墜其祖烈，翁爲人父，何事苛求？」凱特立克曰：「女公子勿聲，此事老夫滋不欲女公子多口，今可整衣，與親王之讎；卽示腦門豆人，以吾逐子雖勇，老夫尙不承其爲子，表老夫終始爲撒克遜人也。」魯溫娜曰：「翁自表

與公子絕，以爲氣節凜凜，吾恐彼人將以翁爲忍心人矣。吾決不往。」凱特立克曰：「老夫非忍，女公子乃真忍，吾子忘國仇，乃區區憶其兒時之小友，何也？若既不行，老夫往約阿失司丹矣。」

旣罷宴，方盛怒絡馬行，斗見歌斯同沃司華來，因而大怒曰：「逃奴敢爾！沃司華，亨迭伯趣來縛此奴。」二人無言，以繩進，歌斯聽縛，義不乞哀，怒目視主人曰：「奴子惟愛惜主人骨肉，故冒不韙出，今乃以是報我？」凱特立克曰：「勿多言，行矣。」阿失司丹亦曰：「趣行，趣行，庵主方遲我。遲且魚餒而肉敗。」已而果至，惠多而庵主，撒克遜人也，承應此二貴家，爲禮甚至。明日飽食始行，旣上道，忽遇凶兆，乃大戚；蓋撒克遜人多忌諱，較諸腦門，豆種人足迹半天下，於見爲禡。時道上見一長瘦之黑狗，人立當馬，鳴聲哀厲動人；少須，復跳躍隨人，似報凶問。阿失司丹語凱特立克曰：「此狀殊非祥。」汪霸曰：「吾亦云然，意前路逢不吉耶？」阿失司丹曰：「以我卜之，仍歸依庵主爲得；凡人外出，首逢僧徒脫兔及嗥吠之狗，均不祥，宜更歸，遲一炊許出始可。」凱特立克曰：「否，此狗類歌斯之狗，番斯，學彼主逃矣。」立馬取箭擲狗。此狗果爲番斯，沿路覓主人，初不之見，今忽見歌斯，樂極而騰躍，不期而中箭，乃狂奔而噪。歌斯肝肺皆裂，較已受縛爲尤戚，淚被其頰，顧二手已縛，不能自拭其淚。汪霸見主人盛怒，乃停馬向後；歌斯語之曰：「老友，試爲吾拭淚，吾力不能逮。」

也。」汪霸乃與並騎行，拭其淚。歌斯久乃大憤，不能更忍，語汪霸曰：「吾友，凡人奴於凱特立克者，得主人歡意，惟子一人。餘人奚及者？請君謂此老翁，吾今日叛彼，不更承其鞭笞矣！彼即殺我，鞭我，炮烙我，我亦無懼。請君告彼，歌斯不爲彼奴矣！」汪霸曰：「吾雖愚，愚不至此，汝獨不觀主人腰下羽箭，發無不中？」歌斯曰：「矢卽及吾，吾亦何悲？彼親見其子流血，且復不恤，又當吾面射吾狗，此何理者？」撒克遜諸神，爲吾佐證，吾不赦吾主翁矣！」汪霸者固善談，至此亦無術爲解，乃曰：「主人非有意死君狗，特駭狗，令逃耳。爾獨不見主人抽矢時，以足立鐙，欲令矢過狗背耶？適狗跳躍，故矢着其脊，授以象白油少許，創當立已。」歌斯曰：「否。彼力欲死此狗，旣不中其要害，餘怒尙勃勃，吾終不謂之爲主人。」於是又行，汪霸百方以語誘之，均不獲當。

此時凱特立克與阿失司丹並騎，語及王室陵夷，不勝浩歎，且云：「腦門豆貴人，亦人各一心，吾輩種人，或可乘此時會，脫去腦門豆人羈絆，卽不然，亦可自列於平等。」凱特立克語時，精神勇健已極，意苟得自由，卽沒其家族，亦不甚恤，特自念欲圖義舉，必立魁率，念阿失司丹爲舊時王族，立之最當，其人神宇不凡，武略亦高，且聽善言，國人無輕軒之者。惟凱特立克計固如是，而國人思想，則注意魯溫娜，以其人實爲愛而弗列適嗣，其父亦智勇之士，故百姓爭傾心於其人。若以愛國

之深，勇力之偉，凱特立克固高出於此二人，惟門閥遜耳；惟其愛國之深，故遺民恆稱之曰：「撒克遜凱特立克。」而凱特立克謀事老成，防行大事不成，而黨禍因之以肇，因欲撮合魯溫娜與阿失司丹爲夫婦，以號令國衆；後此見其子與魯溫娜宛宛有情，防於國步多沮，故斥逐其子，亦正爲國耳。自以爲揆梵訶見逐，則魯溫娜之心，或屬於阿失司丹，此國家再造之機也。顧乃不然。蓋魯溫娜一生所求，此老無不立予，以此養成驕蹇之性，堅不可忤。彼凱特立克尊崇愛而弗列如神道，而魯溫娜又爲天潢裔胄，故靡所不從。魯溫娜每有所言，直同科律；環顧國中，更無一人忠於愛而弗列者，獨以一身倡其家人，崇禮故君，以存遺民風範，爲恢復之地。彼魯溫娜，自少無所拂意，至於長成，安能奪其所愛之人，別事他姓；且婚姻大事，雖尋常女子，有時尙與保傅違忤，矧屬此專制之美人。凱特立克意嚮如是，而又不敢明言，恆用焦思，不知爲地；於是以微言諷激，謂撒克遜欲圖再興，王位必屬阿失司丹，則女公子當爲王后——日用富貴以鼓盪之。魯溫娜曰：「此事安得到。卽僥倖成功，亦非吾意所屬；且吾非爲惠而弗列者，亦不久淹於此，當羸面爲女冠，萬不分享阿失司丹富貴也。」凱特立克自念，天下婦人，萬無恪守宗旨，一成不變之理，故長日導誘，必欲二人之合；且云：「老夫勤劬如是，實爲國家，老夫子旣見逐，尙有何圖？」迨至淑杞會場，其子以勇力獲勝，而魯溫娜

册立花侯，又爲其子所册，知大事敗矣；先見其子衰傷，尙爲感動，及愛國心切，又卽決棄其子，計非合魯溫娜與阿失司丹爲一，則後患將不可勝言，道中遂與阿失司丹絮絮道故國陵夷，非大加整刷不可。而阿失司丹之爲人，懦弱而驕，往往恃其殘貴，好諛而喜諂，其於撒克遜遺民，仍以王自待；惟生平爲人，非難事臨備其身，則弗出支撐，若云深謀遠慮，日夜圖復故京，則阿失司丹萬不足以語此。故凱特立克時勸激阿失司丹一面從，論及義兵，則躊躇莫決，恆以「未預備」三言之，遺老因稱其人曰：「不預備。」凱特立克自念與此人商略，猶之以烙鐵洗水，乍入而沸，少則寂然無聲，仍爲冷鐵，此不足恃；復念魯溫娜或可語耳，時魯溫娜方與其侍兒愛而齊沙力贊挨梵訶之勇，及凱特立克懇懇與魯溫娜言，阿失司丹事，愛而齊沙進曰：「阿失司丹今日爲人擲之馬下，蒙恥極矣；吾家女公子，奈何事是人？」凱特立克聞之，如着巨棒，自恨今日所言，兩俱柄鑿，何也？是皆赴會之誤。及日中道行，阿失司丹請諸凱特立克曰：「日長行疲且渴，宜飲水進餌。」於是大衆同下，遷延久之，計程，非夜行莫至羅德渥德也，衆乃策馬力前。

●此章乃迴敘凱特立克一行人所遇。

第十九章

時旅行之人，已至大林之下，知是中多暴客，要劫行旅，而國家警察之力，又不能到；凱特立克與阿失司丹饒有武力，歌斯即見縛，尚有隨侍十人，咸能武，亦不深畏。凱特立克之犯夜而前，既特拳勇，又以羣盜多撒克遜人，以己威望鎮之，或不至參差。

一入樹林，即聞有號救之聲，遂進視號呼之狀，則見一竹轎置於地上，旁坐一女子，衣錦衣，猶太人也；尚有一老叟，狀甚張皇，巾黃巾，亦爲猶太種人，搓手旋轉而行，似求援不得者。阿失司丹與凱特立克趨問時，此叟似無所聞知，但聞祈禱天祖之聲，續續不斷於口，及轉首，見衆人來問，始言：「在淑紀出時，凡六人，竹輿中是老朽良朋，臥病輿中，本賃力至東加斯德，徐行至是，忽見一樵者，前面林中有巨盜，執械駢列，似有所伺，於是六力皆逃，並縶其騾馬而去；今老朽及病人與弱女，何以自生，若諸大老能廣發善心，聽我貧約之猶太人，侍諸大老馬後，則永永不忘盛德。」阿失司丹知此人爲以撒，忽憶會場中，因彼爲親王所斥譴，乃曰：「狗，爾不能戰，則逃耳！否則留此以待暴

客以我觀之，盜若專伺汝輩，則盜尙有道也。」然凱特立克則惻然，不以阿失司丹爲是謂「我今分二騎引之，至近村少息，亦不至入於盜手。雖我輩少二騎，於事亦無所窒，且有公英勇，更有是八人者，盜來，當不能得志。」魯溫娜心憐此女，亦曰：「丈言良當。」而呂貝珈見衆勿之允，乃奔至魯溫娜騎次長跪，行東人見主婦禮，取魯溫娜前襟之底，以口親之，已而立於與前，去其幕面之巾，對魯溫娜曰：「女公子，視天主之面，及摩西十誡，均彼此教門所同凜者，願女公子推天主摩西之情分，許難人同行。蓋所求者，非爲難女，非爲老父。蓋猶太人之遇劫，於分宜也；惟與中有一人，天人也，與天訴合，實不止吾父子二人，蓋與中人被創甚重，不能動履，設此人不幸，則女公子將來，亦必悒悒於心。」語時，呂貝珈狀甚英毅，魯溫娜爲之心動，因曰：「此老衰年，此女稚弱，矧與中尙有創人，存亡呼吸，縱猶太賤種，而我基督教人，萬不能坐視勿救。今可飭吾從者，分二騾昇轎，以彼行裝，雜吾行裝之後，尙有餘馬，假與父女二人。」凱特立克立傳語，如魯溫娜言。

阿失司丹曰：「令彼處吾奴後，以汪霸用豬皮之盾衛之；此種人，宜遣如是人衛護之，足矣。」汪霸曰：「吾豬皮之盾，在會場中，敗而亡失矣。且勿論我，卽武力健於我者，亦去其盾，矧區區此豬皮者。」魯溫娜亦不欲聞阿失司丹無恥之言，乃令呂貝珈與之並騎行。呂貝珈曰：「貧女何敢比

女公子，禮下如此，願不引以爲大辱耶？此時家衆，聞前路有盜，遂急安置行裝後，趣馬急行。歌斯此時，亦下馬乞汪霸曰：「少緩吾縛。」汪霸果爲緩之，歌斯乘人不備，脫羈而逃，衆方備盜，以爲歌斯有人伺偵，亦不之顧，迨聞其逃，衆方備盜，卽亦弗逐。此時途徑絕狹，僅能並騎而進，小河互其前，楊柳蒙翳，泥溜沒髀。凱特立克及阿失司丹前行，以爲此地果遇盜者，必無幸，乃磨騎趣渡。衆縱馬爭涉，方紛呶中，四週盜爭出，衆大亂，竟無抵制之方。但聞盜呼「白龍白龍，聖喬治，保護我英國人！」——數語者，撒克遜盜中口號也。凱特立克出鐵弩，趣盜而擲，一矢貫盜中心，釘之樹上矣；急出佩刀斫盜，適樹枝橫出其上，佩刀觸樹立飛。凱特立克失刀，立爲盜擒，阿失司丹方取刃時，而二鐙已爲盜執，立攀下馬。諸奴願裝，又欲救主人，一一皆受縛。魯溫娜，呂貝珈及以撒，皆爲盜有。輿中創人，盜亦引之以去。

中惟汪霸，奪盜中利刃，力格數盜，思救主人，願不能前，倉卒中逃入密柳中；復念主人見獲，一身何有，不如仍歸主人，復又念凡人得自由者，爲狀甚樂，願今自由矣，可以得享自由之幸福。此時忽聞有人呼曰「汪霸」，而番斯亦跳躍而出，戀汪霸如主人。汪霸知爲歌斯也。歌斯亦立出，問曰：「吾聞刀劍之聲甚厲，究何爲者？」汪霸曰：「此叢林演老劇，汝不寓目耶？吾全家擄矣。」歌斯曰：

「見擒者誰？」汪霸曰：「主人及女公子與阿失司丹，悉縛而去。」歌斯曰：「劇盜誰耶？吾主人神勇，何爲就檻？」汪霸曰：「主人固與賊鬪，而阿失司丹手足如繭，不戰而見擒，來盜均青衣，戴銅面具，吾主人被急縛如豬羊，置之地上。」言已大哭。歌斯大怒曰：「汪霸，汝有刀在，吾二人乘其不備要之！」汪霸曰：「去將安適？」歌斯曰：「救凱特立克耳！」汪霸曰：「汝不云叛主人乎？」歌斯曰：「前此怨主人寡恩耳。今茲在難，安可不赴？」汪霸方欲前，忽見一人斥之曰：「汝止！」汪霸見其人服飾，以爲必羣盜之黨，然不戴面具，而背上則負親王所賜之銀笏，其聲清越，忽憶爲洛克司列。洛克司列問曰：「林間紛擾，果何事者？」汪霸曰：「君且往觀，其人果否爲君之嘍囉？」吾觀彼武服，甚類君也。」洛克司列曰：「吾且往觀。然汝輩勿動，動卽死，然吾須易服。」言已去笏，並去其冠上之羽，亦戴面具，語二奴曰：「汝勿行，吾卽至矣。」汪霸問歌斯曰：「我果伺此以待之耶？我觀其人學盜裝，其人必非善類。」歌斯曰：「卽彼大盜，吾焉得逃？不如何之。果其人如前盜，則必詔其侶四出擒我，我逃亦不能達。惟我閱歷久，似綠林中人，尙非大奸巨慝之比。」少須，其人果歸，呼曰：「歌斯吾友，吾已往觀，知盜跡，且悉其窟，彼人頗無戕爾主人之心。然以我三人，與彼衆敵，爲狀實愚，矧彼四週均有邏偵之人，我至，彼已覺之。願凱特立克長者，心乎撒克遜人，我亦同種，安能弗助矧汝？」

二人爲彼之僕。且隨吾行，吾覓吾侶，助汝救主人也。」二人果隨之行，穿密林而過，汪霸一生多言，忽曰：「是人非會場中善射者耶？不觀銀筈猶在乎？」歌斯曰：「然。是人殊英雄，善射冠天下。」洛克司列迴顧曰：「我之爲人，汝何容愕？惟我圖救爾主，卽爲爾輩良友，不名爲小人，足矣。至吾之善射及夜行，與爾輩何與者？」汪霸私語歌斯曰：「吾輩之頭，已納入獅吻，將何術自脫其身？」歌斯曰：「勿聲，我決其人必善類也。」

第二十章

三人行經三句鐘之久，至林木空闊之地，中有大樹，敷陰可數畝，樹底有四五人，縱橫而臥，中一人往來似警夜者，忽聞步武之聲，此五人立起，彎弓注矢對來者，及見爲洛克司列，卽鞠躬爲禮。洛克司列曰：「密勒安在？」答曰：「趣羅德蘭。」洛克司列曰：「將幾人走？」對曰：「六人。若託聖尼古拉司之蔭，今日所得必夥。」洛克司列曰：「阿蘭安在？」對曰：「在華德林中，恭候愛默道人。」洛克司列曰：「部署甚善。」又曰：「醉道人居廬否？」對曰：「仍居團瓢中。」洛克司列曰：「我訪道人，汝輩往，嘯集其徒，多多益善，前途有鉅子至也。明日侵晨，卽屯此俟我。雖然，尙有一節；汝輩中出二人赴討圭司東堡，其中有人分吾輩所獲多人赴堡矣。汝偵之，吾輩不能要之於路，卽抵其窟宅，亦當以力取之。今令善走者往集村人。」於是衆皆鞠躬受令。而汪霸歌斯見此人調度有方，知大有權力，亦生畏敬。

衆遂同赴壳曼黑司德小庵，既至門，月明如晝；汪霸微語歌斯曰：「庵中人似亦盜也。」諺曰：「與

禮拜堂近者，與天主遠。」爾但聞庵中歌聲，便知庵主非道人矣。」此時庵中道人與客，方大醉狂歌。汪霸曰：「歌詞多慷慨，所惜非道人語。」歌斯曰：「亮曼黑司德道人，良不拘小節者，聞左近小鹿出遊，半爲道人弋取，尙聞司虞告之主者，道人果弗悛，主將褫其冠服。」方二人私議時，洛克司列已力叩道人之扉。道人方按歌，聞聲而止，卽曰：「客又來矣。以我輩縱飲如是，良不便於來客；人各有仇家，見吾輩蹤跡，必且斥爲違背道律。」客曰：「若是之人，安云知道；來者果欲督責，我必抵之以法。惟君言良當，凡人安得無仇，卽鄙人在國，亦日持此面具嚮人，不欲真面目相對，卽避仇也。」道人曰：「君速貫甲，我收飲具。」旣而曰：「今日之飲良醉，頃吾所歌者，亦不自審爲何曲，得毋爲門外人竊聽否？」語已，乃帶醉誦經，撫捨家具。客大笑，擐甲，且助之誦。門外人曰：「此詎誦經之時？在中何擐擗，乃遲遲啟此扉？」門外之聲，道人友人也，在理宜熟聞之；顧道人方持誦，又復中酒，遂爾弗聞，因曰：「行道之人趣行。吾方與道侶晚禱，幸勿攪我清規。」門外人曰：「愚哉道人！洛克司列夜至，乃不啟扉耶？」道人語客曰：「門外人非他，吾友也。」客曰：「來者爲誰？」道人曰：「是爲吾友，非仇讐也。」客曰：「來者固爲君友，安必卽非吾仇？」道人曰：「此語出口絕易，令答者窘矣；此人卽惠我鹿肉之司虞者，善人也。」客曰：「是爲善人，則君亦慎持戒律之士矣。趣開，勿令排

門而入。」先是二獒大噪，繼聞聲知爲熟客，爭就門次，以爪挖地，似趣其主人啟關者。道人開門，洛克司同汪霸歌斯入。

洛克司列既入，大呼曰：「茅庵乃有佳客！」道人曰：「是爲道侶，方同處祈禱上帝。」洛克司列曰：「道侶殆從軍中來也。道人試去爾道服，執仗從我，今日有極樂之事，無論教中教外，當揭械同行。」引道人至門次曰：「汝奈何引不知名之人同宿，自敗己事？」道人曰：「我詎弗知。我之知彼，猶弓者之自知其弦。」洛克司列曰：「客果何名？」道人曰：「彼東尼。吾與其飲，烏有不知其名。」客亦出曰：「來者勿罪吾居停主人。今夜之事，是吾自來覓宿，道人卽弗欲，吾亦守關不他適矣。」道人曰：「以汝所言，吾乃畏汝乎爾須之。吾脫吾道服，試以棒與爾較，不能勝汝者，吾不爲山中人矣。」語已，去其外衣，已急裝縛袴，復加以短衣，狀甚趨捷；忽語汪霸曰：「試爲整吾衣，吾必報汝。」汪霸曰：「何敢言謝。君清規一道士，吾何爲助君理服，令爲綠林裝也。」道人曰：「道人武裝，固有罪；及更着道服，加以懺悔，卽無罪矣。」

紛囂中，洛克司列引甲冑之客外出，耳語曰：「貴客得毋卽淑杞會場中助吾英人勝取外教人者耶？」客曰：「吾果爲其人者，君將如何？」洛克司列曰：「客果爲會場中人，則抑強扶弱之事，

即可奉告。」客曰：「扶弱抑強，是吾輩責。吾舍此事，亦別無他好。」洛克司列曰：「君固英雄，更屬之英產者，則尤佳。」客曰：「君所斤斤於英人者，尙未知英人動息，均係屬之我；心戚戚然，較英人之念英人尤切也。」洛克司列曰：「吾固信公。英國之不振，非得英雄助之，無以自立於世界。我實告君，今日之事至切，君義士，必常助我。茲有齷齪之夫，僞爲英杰之狀，伏莽狙取英國之豪傑，一爲凱特立克，一爲阿失司丹，縛置於討圭司東城堡之上。吾輩欲赴救，想客必能助我。」客曰：「吾一生所業，卽業此耳！然請義士何姓？」洛克司列曰：「我爲下士，惟愛國保種之心甚摯；請客勿問，以客之姓名，亦未嘗告我，何詰我爲。惟鄙人雖無狀，然信義許人，猶之帶金靴釘者詔旨也。」客曰：「吾閱歷久，善相天下士；君健者，亦良士，卽不問名，亦不疑駭，請助君出此人於危難。惟事集時，客必以真名相示。」此時汪霸聞言，謂歌斯曰：「吾又得一助矣。以我觀之，此人武技高，然諾重，較僞爲清修禿行而盜鹿者，流品高矣。」歌斯曰：「止，勿言。何人能救主人者，吾皆以善人目之。」時道人亦已擐甲，手刀盾，負弓矢出，反扃其扉，以匙置隱處。洛克司列曰：「道人能戰耶？以我卜之，般若之湯，尙洶湧於爾之腦際。」道人曰：「余耳如潮聲，然苟得聖滕司丹聖水飲之，當立醒。」語已，伏身水槽中作牛飲。客曰：「道人飲水，均此狀耶？」道人曰：「待吾酒器穿，不留一滴者，吾始易酒而

水。」語已，納首水中，沐其髮。迨沐既，酒力遂大減，覺身被重鎧，以三指提頓之，猶有餘力。因曰：「強盜安在？道人不一抵十，不爲丈夫，且受鬼責。」客曰：「道人何爲立誓如俗家？」道人曰：「爾勿稱我爲道人。今我之崇奉大神爲聖喬治矣，安能例我以被道被誦聖經時？蓋我一擐甲飲酒，立誓狎妓，節節皆無所諱。」洛克司列曰：「汝嗶嗶何爲？譬之老僧入定，小沙彌翻跌几案矣。客亦勿與醉土言，吾將號召吾徒，結陣以往。雷極那德之堡至堅，吾輩未知能橫攻而入否？」客曰：「雷極那德乃出行劫耶？」洛克司列曰：「彼爲盜不一日矣。」道人曰：「吾閱豪客多，奸猥以雷極那德爲最，盜不如是也。」洛克司列曰：「止。明日更論曲直。」遂引衆至其所居地。

●聖尼古拉 (St. Nicholas) 此乃英國盜賊所祀之神；盜出行劫，必呼聖尼古拉名，祈佑助。

●東尼 (Anthony) 道人本不知黑騎士之名，因被誑，遂妄稱客名爲東尼也。

●此謂皇帝。

第二十一章

吾書敘洛克司列部署訖矣，今且迴敘被劫之衆。時天氣沈黑，此輩咸失道；時立而觀星辨向，覓得道，繞道行。迨遲明，始知遵所道之誤，乃趣行。隊中有人言曰：「毛里司，此時爾可易裝，爲救人之人矣。」白拉守曰：「待羣人至堡，吾始變服而魯溫娜。」白拉恩曰：「爾又易宗旨矣。」白拉守曰：「此何與汝？」白拉恩曰：「汝之變計，殆爲華德馬所中傷。」白拉守曰：「一人計慮，安有拘定成見；果卽如此，君意已定，我亦何法足以撓汝？」白拉恩曰：「汝卽以我爲異心耶？」白拉守曰：「我知君爲太姆不拉中人，固恪守清規者，以我蒙萬死，據一美人，寧忍奪諸我手？」白拉恩曰：「吾太姆不拉中人，固有誓言，不犯女色。」白拉守曰：「君居巴勒士丁久，縱恣所爲，吾因之警省耳。」白拉恩曰：「實告君，吾殊不屬君意中之人，吾願固別有在。」白拉守曰：「君寧偶婢子乎？」白拉恩曰：「吾今日於俘虜中得一人，較美人高也。」白拉守曰：「得毋注意於猶太之婢子？」白拉恩曰：「我卽偶婢子，誰與我事？」白拉守曰：「君教門誓不婚娶，而婚娶者，復此猶太賤種，似於英雄

事業，大有關闕。」白拉恩曰：「太姆不拉教主，已頒赦文與我；至於天良之係屬，吾已殺人至三百餘，此纖小之事，詎復係念。」白拉守曰：「以我策之，汝意似不屬於蔚藍眼之女郎，殆在於白髮翁之囊囊。」白拉恩曰：「二者均佳。惟老翁之囊囊，吾僅得其半；彼雷極那德之城堡，詎能不假以資，遂予我爲劫質地耶？至猶太女郎，則惟余獨享之耳。今既知余意之所屬，汝趣行爾事，吾事不關汝也。」白拉守曰：「吾非隨此女郎不可。君縱其所爲，或特有赦罪之牒；且殺人在指願間，天良亦殊不可信。」

方二人言時，凱特立克謂守者曰：「觀君亦英人，胡爲偏我甚於腦門豆；且君輩爲我鄰居，胡爲並老夫而劫之？雖然，爾輩固爲羣盜，老夫時時爲爾輩籌畫，思拔爾輩於腦門豆人之羈勒，乃爾甘爲不韙，曷對天祖……經吾屢問，胡乃不答？」此一行入，儘凱特立克何言，但緘默取道。迨既出叢林，已至一城堡之下，其中有圓頂之屋，牆上列睥睨無數，用備射敵；四圍均矮屋，中矗高樓，外挖深溝。雷極那德者，好與人爭，故武備至密；且高築敵樓瞭敵，牆上作圓扉，旁列箭洞。凱特立克見爲雷極那德堡，心乃大悟，歎曰：「吾以爲是蓋撒克遜暴客也！孰知乃狼子而野心，尙足冒綠林之品望乎？」斥守者曰：「狗，爾主需吾命耶？抑但索吾產，詎爾種蝕我，至於立錐之地，均不見予耶？汝既

取吾自由，留此性命，尙復奚用，當趣殺我。我實告汝，撒克遜之凱特立克，爲力既不能救國，卽死國耳。汝趣告爾主，先赦魯溫娜；彼爲女子，置之可以毋患，不如吾輩男子，能効國也。」守者復無言。至於城堡門下矣，白拉守出，胡笳三奏，城上下繩橋迎之，既入，閉囚於密室，予以少食。衆悲憤不能食，尋偵知魯溫娜實他禁，自念取魯溫娜良非易，二人同議，竟不得策。

時魯溫娜別居密室，甚精潔；呂貝珈亦他處。猶太人以撒，自願出資贖其女，同住一室；守者曰：「汝乃欲與愛女同居耶？待汝見囚室時，方悟不與愛女同居當也。」語已，引以撒去。至凱特立克從者，一一皆清檢其身，各閉一室。魯溫娜別居，並屏其侍婢，不聽前。

吾書今且先敘凱特立克及阿失司丹所囚室：其始廣廳也，自此堡入於腦門豆人，始別構新堂，置此弗御。凱特立克迴念此堡本其種人，今乃淪之異類；一身垂老，又復見囚，益愴然無歡。惟阿失司丹癡木若無事，對答之詞，僅唯諾之而已。凱特立克乃自言曰：「在此堡中，討圭而◎生時，張讎餓英王哈羅而。◎哈羅而方將率師征腦威，以腦威人與哈之弟討司鐵◎謀叛。是日，其弟以使面哈羅而，哈羅而卽延見叛使，……」於是面阿失司丹曰：「老夫初聞吾父語，心儀哈羅而爲健男子，至用矜佩其人。」阿失司丹無語，但曰：「今日午餐，能否以酒予我？我尙困晨餐耳。彼乍以餌

來，以我縛置馬上，口燥不能食，彼奴旋即將去，亦不聽食。」凱特立克如無聞，仍言哈羅而事，復追述討司鐵使者入而哈羅而：「……使者鞠躬言，『親王反正不叛，王將何以處之？』哈羅而曰：『吾弟果有天性，余愛亦不忍失，將錫以腦勝白蘭公爵。』使臣曰：『王弟得此足矣。彼所聯盟之腦威王哈特拉達者，王又何以處之？』哈羅而怒曰：『吾將予以七尺之英土。吾聞哈特拉達體甚魁偉，吾更予以十二英寸之長，於彼足矣。』於是飲者圍堂大笑……」阿失司丹復亂以他語曰：「吾吾不得飲，裂矣！」凱特立克復述前事曰：「使者聞言快快去。於是戰於堯克，腦威王及王弟皆死於戰地，殺人可一萬。是時戰風動撒克遜大旗，顛於空際，詎知此風遂送腦門豆之船入於色塞克斯，彼哈羅而方大勝腦威，詎知不逾數日，亦自殞於黑士汀之役。」阿失司丹曰：「傷哉王也！雖然，今日之事，彼雷極那德索吾贖金，寧能償耶？勿論如何，餒我何爲？今已逾午，何以不授我以餐？」凱特立克，汝憑窗一望，果近午耶？」凱特立克曰：「時果近午，然吾意殊不欲觀彼玻璃之光。我觀之，卽思及前事。當時蓋此屋時，吾祖尚不知製此玻璃之法，討圭而欲盛飾其屋，從腦門豆中覓取玻璃之匠，而此工匠之來，媚我種人甚至，迨至回國，慫恿其國人伐我，於是腦門豆人來者陸續，吾國人乃從之習奇技淫巧，因漸漸餒其尙武精神，至於一飲一啄，咸步武腦門豆學之不已，今成

彼氏之奴矣。」阿失司丹曰：「今無論如何，卽纍纍，吾甘之如飴，然吾甚怪詫，汝老矣，何爲歷述舊事無遺，至午餐之期，而亦忘之。」凱特立克此時，知無可鼓動，迴而歎曰：「已矣！國仇盡忘，乃記憶口腹，此復何望？」自念：「阿失司丹武能亦高，胡以精力頹敝如此，設以魯溫娜嫁之，或能勸勉，使之恢復故京也；雖然，吾三人均爲人得，何以自脫於難，大抵彼中知我爲國遺老，囚我以渴其餘燼，不令復煬。」正語時，雙扉忽闢，四人奉食而進；阿失司丹見食案，都忘其囚拘之苦。此進饌之備，悉戴面具，凱特立克曰：「汝輩亦太慙，作此僞態何爲者？汝趣告渠率，何爲聽我於是？意豈需索吾贖金乎？汝告彼，贖金宜何數？」來人弗答，鞠躬而已。阿失司丹曰：「汝告雷極那德，——猶吾之下戰書，——吾出此八日後，毋論馬戰地鬪，必以刀盾相從事；彼果英雄者，當不斬我。」此四人咸曰：「必如客言。客今食矣。」阿失司丹語，固甚英武，惜含飯於口，不能衍衍而言，爲狀轉成卑穢；凱特立克則大悅，以爲是人作壯語，大非所料，乃進與阿失司丹執手爲禮，以示欽佩。此時阿失司丹又言曰：「餽中苟不雜以巨蒜者，吾心尙平貼，弗至暴怒。」凱特立克自念是人宗旨，全注口腹，飯未進口，尙有慷慨之容，及見餽蒸，而餒心復萌，不堪振作。時飲啖未終，忽聞堡外笳聲大作，笳凡三發，聲中似挾盛怒而來，幾欲平此堡內樓臺始已；二人聞聲，卽陵高望窗外，然垣高於窗，笳聲適在牆外。笳

動時，堡中人聲猥雜，足無停武。

⑤ 毛里司 (Maurice) 白拉守之名，呼者爲白拉恩。

⑥ 許圭而 (Torguill) 英國貴族。

⑦ 哈羅而 (Harold) 撒克遜王，一〇六六年與腦門豆公惠連大戰於黑士汀，兵敗被殺。由是腦門豆人遂入主

英國。參看第一章第五條註。

⑧ 討司鐵 (Tost)。

⑨ 腦勝白蘭 (Northumberland) 地名。

⑩ 哈特拉達 (Hardrada) 腦威王。

⑪ 色塞克斯 (Sussex) 地名，在英國南部。

第二十二章

二人既不之見，復歸席飲；吾書今當追述以撒事矣。此老實拘於地牢之中，牢實居濠溝之下，沈黑且潮；牆上開小窗絕高，雖牢外亭午，而牢中已似黃昏；牢外黃昏，牢中則黑不見掌。其間刑械，半皆鐵鑄，森嚴滿目；有兩手械，雙骨赫然，仍掛其中，似是囚死始脫者，故懸骨於械中，主者亦莫之省也。牢之左方，有巨罇，鐵網蒙其上，亦半鑄矣。以見象觀之，無論以撒，卽豪情盛氣者遇之，亦形沮喪；然以撒至此，震極，惟有叉手於胸，待死而已。據老於獵事者言，兔之見追，其血絕沸，至已入狗吻，爲狀轉形沈默，知去死近矣。以撒生平，居於荆天棘地中，時時防禍，至此則爲路已絕，卽炮烙猝加，其恐狀亦無逾於此。惟以撒歷如是之險，威能自脫，或今日事，託天之祐，竟能自離於刑辟，亦未可料。世上猶太人，雖備歷千災，寧忍受而不割其產，此宿癥也。此時以撒自裹其衣，坐於屋隅，以手叉胸，髮被其肩，其上尙冠黃冠；以此幽囚之老叟，夔屈於坎陷之中，雖畫工亦不能描其神情矣。

以撒坐至三句鐘之久，忽聞戶外窸然有足音，時門之上下栓均鏽，啟之，格格有聲；門闢時，雷

極那德入，後隨亞刺伯奴二人。雷極那德者，龐然大人也，生平劫殺爲事，天良沈沒既久，刀癩滿面，凜凜可畏。此癩在他人，望者或能矜憫，今置癩於惡人之面，乃愈形其暴烈。身衣軟皮，附身短後之服，以被甲多，皮上多有鐵片磨損之痕，革韁緊束，左帶短刀，右懸鏽澀之鎗匙無數。此亞刺伯之奴，已去長服，着小衫縛袴而入，雙袖倒卷入臂，如庖丁之將宰豕。人挾小筐一。

雷極那德見羣人入後，反扃其門，二目射光，直注以撒，似催眠之行術。以撒張口開眼，如遇鬼物，身體愈縮愈小，至於不能起立；並脫帽爲禮，亦至忘懷；淚滴於胸，哀鳴之聲，亦不能出。雷極那德至此，體越高碩，似巨鷹搏物，大張其羽，近以撒坐處三步以內，頤指其奴，卽從筐中，出小天平並銅碼數事，實之地上，復退；此奴進退皆徐，似伍伯刑人既多，動止甚安詳，無少凌越。雷極那德發言出聲，地牢爲震，以撒卽屈伏屋隅，筋骨皆脫其筓。雷極那德曰：「賤種之狗，汝見吾天平乎？」以撒瑟縮言曰：「見之矣。」雷極那德曰：「此天平中爲出一千銀鎊稱之。此砵碼稱倫敦公家之制度，分毫不會多索也。」以撒曰：「聖亞伯拉罕，天下詎有人類中能值此絕巨之數目耶？此數卽於小說中，可以縱所欲言，亦未聞有此巨數。天下人眼福，那能見此大塊大堆之銀者？將軍卽全收猶太人之產，亦不及此。」雷極那德曰：「我固公理之人，無銀，卽金亦可。一馬克之金，可抵六鎊之銀。汝能

出金，則足保爾皮囊，勿近非刑，——爲爾夢想所弗到者。」以撒曰：「將軍念我既老且貧，又無朋友之助；將軍卽欺我，亦不足云勇；須知猶太人，蟲豸也，不蹴，亦且死，矧以將軍之大力。」雷極那德曰：「汝固老者，然老而吮人膏血，吾決不令爾更老於地上；汝云貧弱，而錢囊頗極健壯。」以撒指天立誓，引以爲真。雷極那德曰：「汝止，汝止，性命呼吸，乃猶喋喋作此僞言，汝乃謂我言爲恫喝，不能出辣手死汝耶？我今亦立誓，取爾素不崇信之人，如禮拜堂之福音，爲我左證；證我有言必行，之必驗。此地牢詎兒戲地，較汝高至逾倍之人，死此牢中，人咸無覺；今日汝之死法，爲狀甚緩，欲圖如他人強死之迅，恐汝之福命未至也。」復顧二奴，作亞刺伯語；以此二奴會至巴勒士丁，非刑之酷，咸已馴習。於是二奴從筐中出炭，並風箱及油；一人以石取火，一人燃炭於爐中，風箱既動，火乃大熾。雷極那德曰：「爾見爐上鐵紅乎？我今將剝汝衣，令爾臥此熱坑。汝焦黑時，吾奴將以油膏汝。今惟二法，一出千鎊，一臥火坑，無第三法也。」以撒曰：「此特將軍戲我，必無其事。蓋天主造人時，斷無製如是黑心，置人胸上。」雷極那德曰：「汝信天，誤矣！以我屠城之人，目矚數千人死於刀下者，夷然不之動，詎見汝一猶太人哀鳴嚶嚶，卽變我夙志，灰我殺心耶？吾奴者，但知主人之命，亦不知所謂天良者；但主人目光一瞬，刀繩毒藥爭至矣。汝謂此等人，可語以慈祥耶？此奴畢其一世，殊

未聞有仁之一字。汝今須啓其靈金，以資我基督教人。汝留此皮囊，尙足權其子母；不爾，肉焦血沸，卽徧覓良醫，亦斷不能已汝之疾。趣諾之，須知此千鎊之銀，爲數甚寡，尙須謝我未曾多索也。吾今且閉口，汝趣告我以言。」以撒仍極口呼天主，自云不能出資。雷極那德麾其奴曰：「剝其衣，縛置火上。彼之神道，定復有靈。」二奴突前取以撒，尙以目待後命；以撒亦以目視雷極那德，待其肆赦。雷極那德以兩手插入腰簪，狀似不屑意；黑奴二目聳動，本以刑人爲樂事。以撒旣視爐火，復視雷極那德，自省無可爲力，乃曰：「奉將軍千鎊，如將軍命。惟須與吾同種商之，且沿門行乞，或能如數。然此銀以何時何地奉將軍？」雷極那德曰：「卽在此中。汝以爲得出此獄，可以徜徉；而我意非得銀，汝不能逾此地尺寸。」以撒曰：「老朽奉銀後，將軍以何據授我？」雷極那德曰：「賤種！汝安得吾手書？腦門豆貴人一語，是汝金科玉律矣。」以撒曰：「死罪死罪，以老朽所言，將軍不之信，故亦不能不預思及此。」雷極那德曰：「今日之事，須毋違吾令。若爾在堯克城中，我來乞貸，則權力在爾；今日踞我取金之地，則爾當惟我是從。」以撒曰：「我奉將軍贖命之金，則同擄之人，亦必釋之矣。彼人亦素卑我，以救我之故，遂蒙吾害；矧彼人出，我尙可與之假資，以贖吾譴。」雷極那德曰：「汝非言撒克遜二憾耶？彼自令贖，汝第自顧其命，何與他事？」以撒曰：「乞以被傷之人見與。」雷極

那德曰：「爾乃敢畧貴人多言耶？趣閉爾口！今汝既承諾，第以金來，汝事畢矣。」以撒曰：「將軍得錢，乃不顧……」語至此止；雷極那德笑曰：「汝殆云吾得錢不顧天良乎？實告汝，我爲公理之人，汝雖百變，須予我金，我亦安能答汝？汝以重息吮人，其天良亦安在？」以撒曰：「非也。」雷極那德曰：「是非詎吾所念，但問爾之贖金，以何時至？」以撒曰：「聽我女歸堯克取金，將軍亦以人往歸時自得金。」語至此，嘆曰：「此金割奉將軍矣。」雷極那德駭曰：「汝問若女乎？吾焉知爲爾女耶！我初以爲若妾耳！吾已饋白拉恩爲侍婢，恣其所爲。」

以撒聞言，怪聲忽變，騰震地牢之中；黑奴大驚，手爲之釋。時以撒卽伏地攀雷極那德之股，哀呼曰：「將軍，卽十倍吾贖金，或刀貫吾胸，火灼吾肌，無恤，必乞還吾女，全吾女貞節，萬死不忘盛德。將軍亦當念身從母體而來，幸勿破壞女郎之節。彼爲吾妻雷姑兒所生，彼母死矣；將軍天人，詎肯奪我老嫗之女，令我晚景淒懷，且不令吾女葬入先人墓中耶？」雷極那德曰：「吾若早知及此，亦爲汝地，願以爲猶太人獨知有錢，骨肉非其所恤。」以撒曰：「將軍賤我，固當；然我亦有說。」——以撒之意，以爲雷極那德此時天良似已萌動，欲以情感之。——復曰：「天下狸狽之類，見逐於獵人，尙復顧戀其子，矧我亞伯拉罕之子孫，鯢然人類耶？」雷極那德曰：「汝言良然。第二次吾擄人

者，必留其雛，今茲良不能出汝子於樊網矣。矧吾已面許吾同伴，卽十女，吾亦何能反汗；雖然，汝以女媵白拉恩貴人，汝亦何修得此，胡皇皇爲？」以撒叉手仰天曰：「禍不脫矣！天下太姆不拉人，遇男子虐，遇女子淫，吾固知之素矣！吾禍又焉得脫者？」雷極那德大怒曰：「狂狗，汝何言……」卽乘此一怒，以絕以撒之望，遂曰：「太姆不拉人，以力爭聖陵，爲世賢者，汝乃肆口詈之，無論大罪宜死，然幸遇我，速以一千鎊至，庶免汝死，不爾，殆矣。」以撒亦怒曰：「劇盜！汝所爲乃無天日，吾今不出一錢矣！非釋吾女，吾寧舍其命，必不以錢餉盜。」雷極那德愕然曰：「汝癩矣，汝皮囊詎輔以符咒，足避火耶？」以撒曰：「吾女已落盜手，吾殘年何恤？任爾所爲可爾。吾女之身，爲吾骨血，較吾皮膚所重爲多；骨朽血枯，皮亦安恤？吾銀今萬不出，卽出，亦惟鎔爲銀汁，澆汝貪心耳。縱爾罪惡，早晚當受天誅，吾卽憫汝，亦不以吾資爲汝贖罪。吾性命具在，汝且將去；須知吾雖亡國之餘，偏迫至無可如何，亦足使爾劇盜失望也。」雷極那德曰：「汝言佳，且姑試吾矣。」因麾奴實以撒於爐火上。於是奴前，剝以撒外衣，更欲啟其裏衣，而垣外笳聲已大動，在地牢深處，亦覺震耳；且聞人言，「雷極那德安往？趣尋之！」雷極那德急麾奴還以撒衣，匆匆鑰扉，遂出。以撒此時，感謝天主見憐，並傷其愛女所遇，悲喜交集於方寸矣。

第二十三章

魯溫娜所居地，略清整；在堡中人，以爲待魯溫娜固殊禮矣。此屋固雷極那德夫人所居，迨夫人死，屋遂荒曠；壁衣窗奩，以年深，爲日光風色所欺，色至黯淡。魯溫娜居此，悲感萬狀。而白拉守、白拉恩、雷極那德三人，已區畫精當，子女金銀之界，分割平均；既定議，白拉守盛服而前，盡易其行劫之衣裝，披髮於胸，以刀雍其髻鬢，令盡，腰帶均花繡，懸長劍，卽革履之末作銳形，翹起如小羊角。

白拉守平日頗饒風格，加以盛飾，偉然似有文武才者；一見魯溫娜，卽摘冠行禮，冠上以金爲飾，雕刻爲聖馬吉而滅魔王狀。旣脫冠，卽延魯溫娜上坐；見魯溫娜屹立弗動，遂去其手套，往延之。魯溫娜仍凜凜如天人，面白拉守曰：「我爲爾俘，汝卽我獄吏也；我今惟嚴聽號令，以待烹宰。」白拉守曰：「魯溫娜女郎，汝豈我俘，我固汝俘者也；女郎秋水盈盈之目，固足賢人無遁藏之地矣。我焉肆其兇力者？」魯溫娜曰：「爾我固不相識，何嗷嗷至此？然百變其詞，終不能掩汝盜蹤。」白拉守仍弗怒，曰：「女郎當恕我；我之宵行，蓋專爲汝，卽犯嚴譴，亦非所恤。」魯溫娜曰：「我固不識汝。天

下安有嚴甲臨我無告之女子，而謂非盜耶？」白拉守曰：「女郎不識我，固我之不幸；實則白拉守之名，歌者皆能誦之，卽會場角勝時，不知傳呼吾名者凡幾矣。百戰之士，亦咸知我。」魯溫娜曰：「壯士固鼎鼎，而我仍弗之識，奈何。據若所言，夜中戰勝之局，足以標名史冊上矣；試觀汝之巨敵，頽然一老翁，所攜幼女鈍奴，及帶病之人，汝竟以大力勝，真勇士哉！」白拉守嚙斷不能言，遂變其辭色曰：「女郎語氣太慈猛，以盛怒中，至於口不擇言；實則吾冒不韙之名，亦皆爲汝。」魯溫娜曰：「壯士勇名，至被鏖吹之中，何以適所言，乃類狂獺之夫？」白拉守曰：「驕妄之女，乃不知吾適所言，均處汝於極地，汝乃弗省；以汝之行爲，安足語汝以禮法；惟注矢汝面，汝服矣。」魯溫娜曰：「汝尙自云英雄耶？以宵小之身，冒爲此狀，直似以雄冠壯甲，加一侏儒，是又焉適以我計之，不如仍爲盜言，尚不沒其真跡。」白拉守曰：「汝言固當，我用武矣。汝萬不能脫身出此堡；非爲吾妻，亦萬無生理。吾生平行事，無不成功者，今日屈節相干，乃反見拒；惟汝固撒克遜苗裔，尙有勁挺不撓之氣，此氣足待英雄巾櫛，我故不能不留盼於爾。實則非我娶汝，汝終身淪於荒倉之中，倉以豕爲業，汝直就豕豎中度其年光，安省世有王侯之貴耶？」魯溫娜曰：「汝所云荒倉之居，卽我終身游釣之地，我固安之；卽使我欲事人，亦必有所省擇，此事無關汝也。」白拉守曰：「我知汝矣！汝更無夢嚙，以爲

李邵王必復辟，汝所眷眷之挨梵訶可以鼎貴，得汝爲夫人，汝須知吾輩必不以此之故，變其宗旨；即汝心契之人，與吾輩爲難者，今已囚拘此堡矣。雷極那德者，與挨梵訶夙仇也，我但微語及之，挨梵訶盡粉矣。」魯溫娜曰：「挨梵訶在此耶？雷極那德必置之死地。」白拉守曰：「汝乃不知挨梵訶爲一猶太人昇之上道乎？此種人宜得猶太人以與昇之。」魯溫娜曰：「挨梵訶卽在此，荷得贖金，已足自脫；雷極那德知財已耳，何復念仇？」白拉守曰：「汝尙未知天下人之相仇殺者，殊不止爲一女人；卽爭利爭名，亦往往以性命相搏。雷極那德之憾挨梵訶，亦猶二雄之爭一女。汝今允爲吾妻者，挨梵訶必無恙；若吾怒令彼輩知狀，則挨梵訶焉有幸者。」魯溫娜於此頗懼，曰：「汝看天主之面，脫之出險。」白拉守曰：「吾意固然。惟魯溫娜能事白拉守者，則挨梵訶卽吾之戚腕，誰能陷之？惟此事非爾下嫁，則萬無可得生。爾若愚我者，我亦不能立脫其囚，爲吾異日之梗；其人生死，懸汝一人之手。卽挨梵訶見殊，汝不能力排此網而出。」魯溫娜曰：「以我卜之，汝手亦不應肆毒至此，卽汝力亦未必卽及。」白拉守曰：「汝勿自信，汝之意中人，已扶病在堡中；雷極那德欲圖其采地，正欲死之，以息其爭。汝試思殺人不過一匕首已耳，何須大力？卽雷極那德不屑爲此，密囑侍醫以藥，亦萬無不死矣；或驟去其枕，臥瘡之人，亦可得死。凱特立克雖老健，加以此法，亦復易耳。」

魯溫娜驚曰：「凱特立克收局如此耶！嗟夫！吾尊貴可愛之保護人！吾惟念念其子，並此老人亦幾忘懷。」白拉守見狀，卽進曰：「凱特立克之命，亦懸汝一語之從違，汝宜仔細籌之。」

魯溫娜其始不省關係如是，故面折白拉守，無稍懼怯；且平日指麾奴厮，張王其氣，究之終屬女子之身，前此居凱特立克家，尊崇已極，故勁直之氣，特人工所爲，非浩然本有之氣，及見全局危險，而勁氣立爲消沮。且面對兇人，自省無氣力撓拒，竟四覓逃匿之地，狀至可憐；至深審無助，乃恸聲大哭。天下卽有兇人，目見美人之哭，無不動心。此時白拉守見魯溫娜恸哭，心爲戚然，尤不省所以挽回之術，自念用力過度，勸慰皆難，因旋走室中，莫得良法。復念憐其嬌婉，放手遽釋，則平日壯圖，不且消釋，尤不能逃同輩之譏，然彼哭之哀，肝腸爲碎，坐觀誠不易易，尙不如初來時之勁氣，尙足恫喝，令其降勦；否則但學雷極那德之殘忍，則此女亦必落吾手，今且奈何？乃冒進告魯溫娜曰：「汝不忍其人之死，事尙可圖，無恸哭爲也。」正欲有言，而牆外笳聲動矣；此時各人方各有所圖，乃一一以笳聲了之，斯亦奇矣。白拉守方無術自脫，今得聞笳聲，正中所懷，遂倉皇出。

讀吾書者，方以爲腦門豆人之兇殘，至此極矣，然尙有祕史所載者，吾約略舉之，尙不如是而止也。方英國之分封貴族也，正恐朝廷專制之力太重，故分封貴族，正所以抵制暴厲之君。孰知立

此以爲救護百姓之人，轉足爲百姓之蠱賊。吾今據稗官家亨利所記之私史，良足使人股弁，較吾書所紀有百倍之兇殘者。當司蒂芬御宇時，腦門豆貴族行爲，真有出人意表者，吾今卽直敘其文以告讀吾書者。書云：此等貴人以嚴符令貧民爲彼築堡，旣成，則收合堆埋亡命之夫居之；黨徒旣廣，外偵有資產者，毋論男女，悉覘實令贖，處之地牢，以非刑拷掠，較諸羅馬之蹂躪教徒，慘虐過之，或納面泥中，令氣塞以死；或將單指獨腳及下頷懸之，以火灼其膚；或以堅繩打結絡囚，以杙糾之，令堅結入骨；或挖深池，蓄毒蛇蟾蜍池中，納人於池，恣其毒螫；諸如此類，指不勝屈。若更言之，則吾筆亦不忍述，只此足矣。尙有一節，尤見當日貴人之淫凶。有馬鐵兒達者，蘇格蘭王女也，尋爲英皇之后，兼笈日耳曼之王；后身爲王女王后王太后，貴極矣；方其少時，就學於女校，固防腦門豆貴人殘忍，變服爲女冠者，在茅庵中肆力學問。以王女之尊，尙爾變服免禍，則尋常百姓，更可知矣。而腦門豆人以爲吾君惠運已勝英國，子女玉帛，以無故得之，於理亦不爲悖；故百姓之女，恆入道爲女冠，亦正所以避淫威，防失節也。此時暴厲如是，則吾書所紀，寧云過耶？

①馬鐵兒達 (Maidan)

此爲另一馬鐵兒達，非卽亨利第一之女馬鐵兒達也。

第二十四章

當白拉守與雷極那德方輪囷囚人時，而呂貝珈則別禁諸高塔之上。來時，有二人領之入門，第見一老嫗，背坐而紡，口中唱撒克遜歌，而機聲隆隆，似與歌聲相和答；一見呂貝珈入，遂斜睨久之——此蓋女人垂老，見少艾美麗，媚嫉之恆狀。時此二人中有一人言曰：「老嫗，汝行吾主人宣令，空此屋居來者。」老嫗言曰：「今彼人忘我矣。我當日權力所及，勿論汝輩，即貴汝十倍，吾一言亦即見逐。」復有一人語曰：「歐弗利得，爾勿囂囂，趣行爲佳；汝前此固有權，今夕陽西下矣。汝雖百戰名駒，今不能戰，法宜伏櫪，更復何語？」老嫗曰：「二狂狗，度汝之死，亦臭腐於狗竇中耳。我非盡此紗，萬不出戶。」二人曰：「主人問時，汝自面覆。」遂下。

時呂貝珈遂與此嫗同居。老嫗仍自動其機曰：「不知此賊又何勾當矣！」時時以目斜睨呂貝珈曰：「我即不問，意度亦可得：秋波之日，烏雲之髮，如玉之面，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此賊實美人於此地，即叫號，人亦無知，猶之下五百尺之地牢矣。然此人何不類吾種人耶？」因呼曰：「汝來自

何國？亞刺伯耶埃及耶哭既不能，並亦無言報我耶？」呂貝珈曰：「媼勿怒。」歐弗利得曰：「覓狐循迹，知猶太人，聽發吻；來者其猶太人乎？」呂貝珈曰：「幸媼慈悲。媼家囚我至此，宗旨安在？是豈宗教不同，因而索吾命耶？果爾，就死良甘。」媼曰：「汝命何值？彼焉忍汝就死，汝固無憂；彼之處汝，當如昔日之處。」撒克遜人之閨秀，彼撒克遜閨秀能甘之，汝猶太人反不甘耶？吾直告汝，雷極那德之父，以兵攻堡時，吾之年鬢正與汝同，吾貌乃逾於汝；吾父所遺有七子，以死力抵來兵，迨其後無地無吾兄弟之血也。七人皆死，尸肉未寒，吾身已爲所污。」呂貝珈曰：「然則美人至此，咸無所逃死耶？媼若能拯我，我必重謝。」媼曰：「舍死別無他法。嗟夫，爲時晚矣！勿待彼來，我行矣！惟吾行後，此樓別有替人。猶太女郎，相見有期；與汝爲難之人，既不慈祥，亦無親誼；今吾紗已竟，汝之來日方長，別矣！」呂貝珈曰：「媼仰體上蒼之意，留此見伴；我無媼者，魂魄尤喪失無主。」媼曰：「此即聖母馬利亞亦無能爲力。」因指一木像示之曰：「聖像在此，當復有靈，且觀汝運途耳。」語已，匆搖首而出，反扃其戶，尙聽其下梯時，且行且詈，——以梯突，須急踵行，媼老而氣促，故肆詈也。

呂貝珈獨居此樓，似待決之人矣。然魯溫娜之見囚也，賊中尙待之以禮，而呂貝珈爲猶太產，安有所冀；然呂貝珈之腦力絕佳，能臨機應變，果決有謀，則又勝魯溫娜遠矣。彼自幼出富麗中，然

未嘗見局於境地，失其靈瑩之性，故匆遽中能辨去取利害，亦知父產雖多，處此虐政，勢殊難恃，故
術智亦因是而長；自視身世，如懸利刃於頂上，以絲髮繫之，不知其墜自何時，己之性命，大半係於
呼吸，虞心既深，應變之才亦裕，似歷練而來；此在他人，則木木然知有資產耳，呂貝珈冲抑自待，無
論何人，咸接以恭謹，特不如其父之卑瑣耳；外恭謹而內剛勁，自命華宗閥秀，固不如己，蓋身為猶
太人女，不如是不足免於禍殃。矧今日已處危險之地，尤不能不以果決之氣，應接暴厲。第一節先
視此樓中有罅可以逃逸與否，然出路但有一門，且門屬外扇，中無祕栓；尋見有小窗，以為即此小
窗，可以跳身而出——窗外乃築平臺，石欄週之，此地蓋備外兵圍堡，登此以射堡外之敵；四週備
覽，無地足逸，此時但有祈天而已。猶太人自命，恆自謂為天主之選民，特別於衆，呂貝珈此時亦疑
天將福己，故先投艱險，以練其心志，至此遂預自審量言語，待接來者。

忽聞門外有革靴聲，乃大駭變；及門闢，有偉丈夫入，衣仍盜裝。既入，復闔其扉，以冠簷下垂，高
領上擁，面目因而不分，似欲言而自知愧者，挺然立於呂貝珈之前。來意固盡人所知，特發吻之第
一聲，實不知其所從出。呂貝珈以為盜固求財耳，立脫其腕上聚鑽之釧，及頸上金圈獻盜，以為盜
得金止矣，因曰：「壯士，吾用此為壯士壽，請釋吾父子微命；此三事為價，願不費，壯士受之，足以贖

我二命乎？」盜曰：「巴勒士丁花案。此劍上之鑽，固東方珍物，然安能及汝編貝之齒，且明珠亦極光明，視汝之眼光遜也。我自行劫以來，不嗜財物，但悅美人。」呂貝珈曰：「壯士誤矣，得寶勝人爲多，有資何地不可自如？若必污及閨秀，後此之悔恨，良不易贖；矧吾父廣有資產，憑君所取，當不敢靳。壯士果有高識，儘可以吾家之贖金，爲一生自由之地，若沈溺盜藪，終非善着。且壯士旣擁厚資，定不更試故藝，首領亦足保全。」呂貝珈以來者盜服，意必撒克遜人，故操撒克遜語告之。此時盜忽易腦門豆語曰：「爾言良確，然須知爾父之身，已落化學家之手，彼能從爐火中得金之精，度爾父此時正爾經人鍛鍊，提取生平之精華，爾哀我何爲者？我意則不在金而在人，即汝亦當知我屬意所在。」呂貝珈曰：「聽君言，良非盜也。凡名爲盜，安有不嗜財物；且英盜從無法言，君必腦門豆人，出身亦不卑陋，殆爲貴閥，旣云貴閥，則請去其盜服，勿爲此狼狽狀，以徧難人。」此時來人遂去冠露面曰：「汝言至當，以余度之，亦不類猶太人之談吐；我果非盜，匪特不嗜汝劍圈之屬，一經歸我，我尚須以明珠寶石，盛飾汝身。」呂貝珈僞爲弗審，曰：「君旣不嗜吾財，此外尚須何嗜？我生與君種人宗教習尚，一無所同，君爲基督教人，我則亞伯拉罕裔也；吾教中婚姻，必擇其類，若強行，匪特吾教弗允，卽律以君之教門，亦正違謬。」來人曰：「此固不可。吾豈娶一猶太人者？卽希巴王后。」

屬我，詎我意所圖！惟須直告，即使今上令我尙主，媵之以蘭桂道克，爲我湯沐，我亦不能承旨；我蓋太姆不拉人也，婚娶一道，大千教律，惟野合耳。汝不觀我膊上有十字架存耶？」呂貝珈曰：「君於密室中劫人處子，乃云十字架耶？」來人曰：「我卽言之，與爾何涉；且爾身非我同教，言之何害？」呂貝珈曰：「我固信吾教，不知壯士所信服者，究屬何教？以我觀汝所行，於人世間污穢之事，已冒行之，尙云身率教律耶？」來人曰：「汝言足爲女教士，詞氣頗凜烈可畏。吾聞猶太人，齷齪好苛禮，且目光如豆，須知吾輩中固有專享之權利；娶親固于教律，若調一美人者，不過一禮拜後，卽獲赦條，又復何憾？我今語汝，卽皇帝權力，亦不如我奪回聖陵之走卒，可以縱吾所爲。且我爲保護瑣羅門手造天主堂之人，卽可效仿瑣羅門當日所爲，漁色劫質，靡所不可。」呂貝珈曰：「若然，則天主門徒，長日誦聖經者，儘足煎滌掩覆生平之穢德，大類取原上之草，但采其有毒者，雖香草無惜矣。」此時來人大怒曰：「呂貝珈聽之！我白拉恩也。前此所言，尙恂恂以禮，今茲我將以戰勝之士語倖虜矣。汝爲我武功所得之囚，照各國法律，當在吾權力之下，我意如何者，卽如何耳。」呂貝珈揚手言曰：「汝止勿爲是諛誑，自蹈於彌天之惡。以汝糾糾之容，勝我良易；矧女子本荏弱，專恃正直丈夫之保護。今爾所爲如此，我必四布爾之穢迹，令爾無駐足地；且知爾教門中人，最惡者與猶太人

偶，我苟一息尚存，必歷向禮拜堂宣暴汝罪，卽彼人不爲吾伸其冤抑，然汝得罪名教，何以自生？」
白拉恩曰：「汝言固烈，適足中我要害，然試問汝將安出？惟得出，始足暴我之短，若弗出者，奈何？實告汝，此危樓中，爾恚哭恚求恚罵，外人均無所聞，僅有安命之一法。今惟聽從吾教，庶腦門豆中闢秀，知汝去關投明，爲武功絕鉅之太姆，不拉人膩友，且將監稱汝美，自慚形穢。」呂貝珈曰：「汝不云我須安命耶？天乎！吾尙何命之安？且汝策我從教，汝教中污瀆，容汝窮凶極惡之夫，尙何名爲教？汝自以爲武功絕鉅，乃却人昏夜，作色於幽昧之中，以欺一無告之女子，我唾汝面矣！實告汝，吾教主聖亞伯拉罕冥冥鑒觀，縱在極危至險中，已濬一可生之路，待其幼女逃脫矣！」且語且越窗出，卓立於石闌之上，下臨無地。白拉恩初以爲無地可逃，不期其能越窗而出。及白拉恩將進，呂貝珈斥曰：「汝止，汝敢突前一步者，我必跳躍而下；汝更欲見窘者，但拾我殘骨耳！」呂貝珈此時自知不免，乃引手向天祈禱，自託其靈魂於天。白拉恩生平殘忍，今日見一荏弱之女子，抗節以撓強暴，亦爽然失色，因曰：「汝下，汝今之爲人，可云勇厲極矣；我今就天地大海中，與爾立誓，誓不犯汝。」呂貝珈曰：「我焉信汝？汝教中罪通於天者，得教主一言，立赦，詎惜我一猶太之女子。」白拉恩曰：「汝太過矣。我今以我真姓名爲誓，且取我胸前之十字架，及腰間之佩刀爲證，並呼我列祖之陰

靈降鑒：此焉能反汗者？汝卽不自爲計，亦當爲汝父計，願留此身侍汝父歸也。」呂貝珈曰：「我爲驚弓之鳥，焉能遽釋於懷？」白拉恩曰：「我雖不守教律，然實未嘗自食其言；果如是者，異日臨陣殺敵，天當奪我之刃內嚮，並我祖父世閥之聲靈，亦將汚辱垂盡。」呂貝珈曰：「吾信汝矣。」遂下，仍却立於石闌之次，曰：「汝仍弗前。一前近我，我身卽付之天帝。」

呂貝珈語時，凜凜如天神，吐屬一無凡響，且容色不變，神采毅然，目謂一身之權，一身操之，卽有權勢，不能見辱，生死之界，如彈脫弦，意定神閒，彌不可犯。白拉恩竊竊歎息，以爲生平固未見美人毅烈如是，矧乃出之猶太；此時天良大動，作愉言曰：「呂貝珈，汝之所爲，令人心折，我與汝言和可乎？」呂貝珈曰：「和亦美事。惟是問當留此數尺平臺爲中立之地。」白拉恩曰：「爾勿見怖。」呂貝珈曰：「我何怖汝者？謝君高築此臺，令吾軀殼下墜，萬無更生之理；更謝天主，吾尙有權足以拒汝。」白拉恩曰：「女子言太暴烈，處人無地；我實告汝，吾非生性殘虐者，以吾生恆爲女人所辱，故欲於巾幗隊中一雪吾恥。呂貝珈，汝聽之，武士之中，柔婉有情者，當無若白拉恩之於其妻。吾妻爲小侯之女，侯亦貧，僅有色度中數頃荒田，及殘破一荒堡而已；一自嫁我，遠邇咸知其名，正以我之百戰沙場，易得令名，被諸閭閻。於是吾妻愛地來德之名，西屈西班牙，東至東羅馬，靡不知者……」

「……語至此，氣咽於胸，四週疾走，復曰：「……吾一日自惡戰中得命歸朝，而愛地來德嫁矣。所嫁乃在葛司貢村莊中小紳，其人之名，出村外無識者。惟吾愛之愈摯，而復仇之心乃愈烈；然吾自彼人嫁後，遂無復家人父子之望，自少及此，從未得家衆圍鑪之樂，即使惡戰而死，亦徒死而已，從無後人襲我戰績，緜遠爲世閱者，故我於上帝之前，舉生人之樂，悉歸之上帝。今日之爲太姆不拉人，一切舉動，悉無樂趣矣。」呂貝珈曰：「嗟夫，壯士身世如此，此外尙何所圖？」白拉恩曰：「吾惟爲婦人所辱，故每見婦人，必凌踐之以洩憤。」呂貝珈曰：「壯士如此，則一身最寶貴之自由失矣。」白拉恩曰：「上帝代人復仇，猶之御飯，凡有至毒之深仇，如得美饌，必留以自享。」語已，少立，復曰：「呂貝珈，吾聞人多矣，從未見貞操如汝者！在理宜爲吾妻。」語至此，復止曰：「呂貝珈，汝勿更躍。可否由汝，我候命耳。且我之志願，較諸君臨萬國尙鉅；汝苟妻我，我請與爾共之；汝縱弗悅，務深籌密算以報我。以汝所言，吾輩太姆不拉人無人生之權利，須知吾黨中人威力絕鉅，卽帝座，非我亦不復鞏固；吾輩太姆不拉人之力，壯如海潮，翻互艦而碎礁石，靡所不能；吾固輩中之錚錚者，已爲總兵官，不久可冠其儕偶，然不欲獨凌高座而上，意欲與爾聯鑣耳。嘗四覓天下，無當意之人，今得汝矣。」呂貝珈曰：「如此犯上作亂之事，乃公然語我，汝之流品可知；矧宗教又不相同，胡爲見逼。」

白拉恩曰：「汝胡言宗教？宗教之愚人，受愚者安有所極，特用是欺人，因而自欺，如授小兒以糕餅而已；即吾輩中創爲此言，謂生人宜爲聖陵而死，死且不朽，人世歡樂，務埽滌一盡，似此均愚人之術，吾審其妄久矣。爾須知覆萬人之生命，擲萬人之安樂，往護一荒塚於沙磧之中，此何爲者？吾今已變其宗旨。以歐羅巴中，咸有吾宗教人之恆產，爲富溢矣，即歐產之雄勇少年，無人不入吾黨，今日吾輩所圖，正恐彼創始之人，夢想所未能及；蓋吾借此名義，號令天下，一無疑我之人，以爲躬擐甲冑，往護聖陵，不知此語正足爲吾輩之憑借……今吾言亦止，汝不開門外竊聲甚急，似有警信；吾行矣，願汝深味吾言，再圖相見。」匆匆遂下。呂貝珈仰謝天主，拔出其污，爲恩非淺，遂徐徐入窗，且更祈天主護其老父，並護一瘡傷之基督教人，勿致觸險而死。復自念與是人無素，何常載腦中，願已脫口而出，即亦不能自諱也。

●希巴王后 (Queen of Sheba) 希巴乃古國名，在阿拉伯之南，相傳其皇后名 *Macaeda* 者甚甚，與琪羅門王爲密友。阿拉伯人則謂后名 *Bolks*。

●蘭桂道克 (Languedoc) 地名，在法國南部。

第二十五章

白拉恩既出至廣廳上，白拉守已立俟久。白拉守曰：「將軍佳況，當爲雄筭所沮矣；惟遲遲始至，殆彼美已復允君？」白拉恩曰：「以言下決之，汝乃與魯溫娜未定情耶？」白拉守曰：「彼魯溫娜殆知我不欲聞美人哭聲，故爲悲咽以窘我。」白拉恩曰：「汝長客兵間，出入生死，乃不能忍一婦人之哭，何名爲勇實告汝，天下婦人之淚，適足滅人慾燄。」白拉守曰：「彼美人之淚，幾漬滅吾燈，何但區區慾燄，似彼嬌啼，爲吾生所未經見，是淚鬼投附其身，因爲此狀惑人耳。」白拉恩曰：「魯溫娜果有鬼物，則呂貝珈之鬼尤健毅可怖；彼剛果之概，卽明神阿波林亦無是強很。雖然，雷極那德安往堡外筭聲，何哀厲逼人？」白拉守曰：「雷極那德此時殆與猶太人議約耳。雷極那德必以撒之輾轉哀號，故不聞門外筭聲之厲；汝須知非刑之加猶太人，彼甯忍肌膚之灼，盡力哀號，雖十筭之健，亦將爲所亂矣。今胡不以從者促之來前？」少須，雷極那德至，蓋部署堡中事，來故遲遲一見二人，卽曰：「門外何事紛擾？茲有一牋在此，中作撒克遜書，顛倒不能竟讀。」因示白拉守。白

拉守亦不識字，辭曰：「吾長自兵間，胡能識此。前此吾家有老教士授吾書，吾書體乃類箭鏃及刀盾，教士怒，遂不更授余書矣。」白拉恩曰：「吾半爲教門中人，且授我讀之。」白拉守曰：「汝試言書中何語？」白拉恩曰：「此挑戰書也，惟此書中多嘲諷語，從古戰書之體，未嘗如是也。」雷極那德曰：「嘲諷耶？緊何人，乃作此惡劇。汝試讀之。」白拉恩讀曰：

「我汪霸，爲羅德渥德中自由人凱特立克之弄兒；我歌斯，牧豬奴也……」

雷極那德怒曰：「汝胡言，豈彌發耶？何離謬至此！」白拉恩曰：「書中所言如此，與我胡涉。」又念曰：

「……亦凱特立克之奴。今茲二人以情義邀合吾同類之英雄，爲是義舉——是數雄者：一爲黑蝸牛；一爲洛克司列，神射穿楊者也；——敬問雷極那德及爾儉猶之黨人，胡乃乘人不備，刦我主人凱特立克及王裔魯溫娜王孫阿失司丹與兩家之奴，斯外此尚有猶太人以撒反其女呂貝珈，並馬騾行裝無算。以上人數，均爲王家之百姓，遵王之路，未嘗干犯憲坐，胡爲刦質？今與若輩約：凡諸所有，以一句鐘中，汝輩當悉以授我，我一一勘驗，人物果都無恙者，釋汝矣。若其不能，吾將以盜律治汝；或於廣場較藝，取汝於馬上；或困爾城堡，一一殲爾醜類，始快吾意。此

書在惠多而飛升之日，主寄者壳曼黑司德也。

紙末各簽押，獨汪霸所署爲一雄雞之冠，歌斯則作一十字架，尙有大帥作黑蝸牛，最末則作一矢。

衆得書愕然，相視無語；白拉守忽大笑，白拉恩亦大笑。雷極那德怒極曰：「此何如事，大勢偏促至此，憨笑何爲？」白拉守語白拉恩曰：「雷極那德之怒，宜哉！彼自墜馬時，心膽已落，今日得牧豬奴一書，乃戰慄至此。」雷極那德曰：「然則今日之事，聽白拉守一人任之；彼二奴非有能人助之，胡敢縱恣至此？自余居此堡，禁人射鹿，綠林之雄，恆仇我。前此吾得一盜，縛寘鹿角，五分鐘，鹿竟以角抵其人，立死；自是以來，吾行林中，恆有飛箭觸余。」因語其下曰：「汝登堡望，敵來者幾人？」旁有一人曰：「以數計之可二百。咸隱於大林之中。」雷極那德曰：「殆矣！吾誠失計，以僞假汝，乃召巨仇；且事機不密，致此蔽天之靈讎，爭螫余身；今且奈何？」白拉守曰：「汝以爲靈讎耶？我則以爲不蜜之懶讎。似此奴才，但知盜鹿；外此，何事尙能審之？」雷極那德曰：「汝乃輕彼無刺耶？彼之強弓毒矢，甚於讎耳！」白拉恩曰：「汝言何無恥！今試集吾堡衆，擊而退之；以吾輩之技，一人足抵二十。」白拉守曰：「汝言何怯！以我巨槊，殊不屑洞此奴輩。」雷極那德語白拉恩曰：「汝勿以彼

輩作土耳其。亞刺伯種人視之。」又語白拉守曰：「汝勿以是爲烏合，不足試吾刃；來者均英國之精兵，卽野戰時，安知不爲彼所敗？」又語白拉恩曰：「汝言吾衆能擊退來者，須知吾堡中能戰者僅得二十人，餘衆均在堯克，卽白拉守之兵，不均在堯克耶？」白拉恩曰：「汝畏此輩犯堡乎？」雷極那德曰：「否。彼將率固有能，而攻堅之具則未備；嚴守吾堡，卽亦無畏。」白拉恩曰：「吾宜乞援於鄰堡，謂堡中有三貴人，爲牧豬奴所困，趣來見拯。」雷極那德曰：「出將安適。腓力之兵，亦悉集堯克；吾兵亦盡往，非昨夜勾當此事，吾亦行矣。」白拉守曰：「然則吾當馳書堯克；吾衆果來，又何畏此醜虜。」雷極那德曰：「何人能作郵者，得毋爲彼衆所劫？」思久之，謂白拉恩曰：「汝能識字，亦必能書，今若得筆墨，吾事當濟。」旁有侍者曰：「老媪歐弗利得有文具，可假而用。」雷極那德曰：「趣取以來！」復對白拉恩曰：「汝試爲我作覆書，斥此奴。」白拉恩曰：「吾意在禦，不在筆鋒；若君欲報書，則我亦何惜此墨。」於是以法國文字報之，書曰：

「雷極那德及堡中之英雄貴人，嚮不受奴賤；得之亦弗答。惟中有黑蝸牛者，良士也，旣降與奴伍，吾輩亦恥之而不報。至爲吾所俘之囚，吾輩將大發善心，於今日中午一一駢戮，冀首堡上，以示萬衆；孰敢冒進者，亦戮之如堡上之顛。汝輩務以教士入堡，俾俘囚臨刑時，爲託其靈魂

於上帝，亦汝輩來援之盛意也。」

書訖，命侍者從堡上授來伴，伴得書即歸。

此時，衆集於大林中，去此堡可三矢之遠，諸人方待報書，久不至。壯士急裝，均綠林之豪客，集者已二百以外，而陸續至者尙多。渠魁衣飾與叟囉同，惟冠上翹雞羽。此時凱特立克個人聞主翁見囚，亦爭集急難，所執兵器，均刺蔽之槩，與巨鏢，及打稻之棒——以腦門豆王英之後，防亂禁田人蓄兵械。故人數雖多，無利械足恃，堡中人亦不之畏。堡中書出，先示道人，道人得書不識，乃以書付歌斯。歌斯弗發，轉示汪霸；汪霸得書，如猿猴得果狀，即上洛克司列。洛克司列曰：「他書長者爲弓，短者爲箭，吾尙審其一二；今茲之書，猶寶鶴於十二英里以外，吾焉能辨。」黑蝸牛起而取書，讀訖，始釋以示衆。汪霸曰：「彼殺吾主人耶？將軍得毋誤讀其書？」黑蝸牛曰：「吾就書詞註解，一無所誤。」歌斯曰：「果如是，吾將力陷其堡。」汪霸曰：「既無軍械，吾力殊不能撼彼城。」洛克司列曰：「汝輩勿憂，此特恫喝之詞，彼何所稟承，乃無因行戮無辜？」黑蝸牛曰：「我意必以人入堡，探彼中消息；彼來書索教士，吾軍中有道人在，正足以術惑之。」道人曰：「汝策良劣，吾僞教士也，舍教士服飾外，一無所能；若任殺人，二十人啣嗟可立盡，至誦經禮魂，則非吾所習。」黑蝸牛曰：「君

若不行，更無人如汝矣。」大衆相視無策；少須，汪霸曰：「人人呼我鈍根，天下事或鈍根能辨者；吾前此曾習教門法律，迨後發狂病，腦力大減，故成爲鈍物，今請易道人之服，往視吾主人可乎？」黑蝸牛語歌斯曰：「其人鈍滯，得毋壞吾事？」歌斯曰：「此行果仍前狀，則是自戕其命。」黑蝸牛曰：「汝果有膽力卽行，刺取彼中消息告我；我知是中人數必寡，汝行必無憂死。」洛克司列曰：「此時可遣人就四隅伏偵，勿令堡中人外逸取援。」又語汪霸曰：「汝告堡人，所俘諸人，若有幾微之辱，吾將力平此堡矣。」此時汪霸已變服爲教士，卽語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此語蓋道人發吻辭也，是羅馬語；勿論習羅馬語與弗習，苟有問，儘可以是言答之，此教門禮俗也。汪霸行時，洋洋如道士，遂近城堡之下。

③阿波林(Apollon) 神名，有二義：在啓示錄，此爲無底洞之神；在 Bunyan (英國小說家) 之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此爲惡鬼，力抗基督教徒者也。此處乃用後之一義，喻猶太女耶之力拒白拉恩。

④拍克司 伏別司根 Pax Vobiscum 意爲「願君平安」

第二十六章

汪霸着禮拜服，腰束巨繩，打結垂其端於下；至堡外，守堡者問道人何名，來自何所，汪霸卽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我爲聖佛蘭昔司道者，聞城中俘虜將就刑，堡外壯士，以吾來禮魂，俾上升。」守者曰：「道人膽力殊高。吾堡中近二十年，無一人敢欺關者。」汪霸曰：「爲道人告城主道人來意，當必見納。」守者曰：「吾爲汝通。果城主責我去其職守者，則吾必酬汝以利箭。」守者遂入告雷極那德，言堡外有道人求面主人，雷極那德聞言，卽令入。守者乃列械小啟其扉，令側身入。汪霸一面雷極那德兇概凜凜，汪霸大懼，卽曰：「拍克司伏別司根，音甚蹇澀。在他人觀之，或生疑慮，雷極那德兇很之狀，人人見而恆撓，自以威儀足以震人，卽亦弗疑，因曰：「道人何名且何自而來？」汪霸曰：「道人爲聖佛蘭昔司之徒，道行，爲綠林壯士所執，言此堡中有二人將就戮，命道人爲禮其魂，俾上升蒼昊。」雷極那德曰：「然。惟道人來時，城外綠林之衆，爲數若何？」汪霸操羅馬語答曰：「匆促中不能指數，然甚衆也。」雷極那德曰：「汝明斷告之，勿操土音，卽不然，雖爾道流，亦

且不免。」汪霸易其音吐，作撒克遜語曰：「道人見執時，震恐已極；然大概觀其人數，合綠林與佃夫，可五百人也。」白拉恩適入，即曰：「門外籬，乃集至五百衆耶？吾輩當以炬烘之令散！」乃引雷極那德至別室曰：「爾識此道流乎？」雷極那德曰：「吾未之識。彼云自遠道爲人見執，令彼爲使耳。」白拉恩曰：「汝勿令傳口語；作密書，即着此道流召白拉守兵入援。吾思此道流荒愴，必無深計。即驅此撒克遜豕豕登之肉肆。」雷極那德曰：「吾意亦然。」乃遣侍者二人引見凱特立克。凱特立克受囚久，性愈躁烈，急步往來於室中；阿失司丹則默坐一隅，靜待融化其胃中之食物，受囚之苦，初不關屬，以爲時至當立行。迨汪霸一入，即曰：「拍克司伏別司根，上蒼保佑貴人。」凱特立克見道流至，即曰：「道人試入言所以來？」汪霸曰：「道人之來，殆爲二貴人飛升之事。」凱特立克曰：「此何如語！彼卽稔惡，詎藐王法試問我以何罪見戮？」汪霸曰：「君若令是人發慈祥心，詎非以弱線羈惡馬耶？惟二公生前，有何宿孽，故得天譴，試言之。」凱特立克謂阿失司丹曰：「王孫聞之乎？吾輩至此，當作困獸之鬪，勿泯泯作奴死狀。」阿失司丹曰：「吾已前備，與之力無所撓屈。」時二侍者已去，汪霸附凱特立克耳曰：「季父，視我何人耶？幸勿自裁。」凱特立克曰：「汝言吾乃至稔，何耶？」汪霸去其面衣曰：「此非主人鈍奴耶？主人前此若聽鈍奴之言，胡至

此然今日鈍奴之來，正爲主人脫禍耳。」凱特立克曰：「是何語，吾亦將何由得脫？」汪霸曰：「奴子與主人易服，奴代囚，主人先出，不可耶？」凱特立克曰：「汝敢代我，察出且雉經矣。」汪霸曰：「聽之。吾本人奴，乃爲人雉經，禮我如平人，亦云足矣。」凱特立克曰：「汝胡不先代阿失司丹？」汪霸曰：「以奴子代王孫，於名義固正，然此人與奴子無素，烏能以性命代死？」凱特立克曰：「鈍奴，汝知阿失司丹先世，均吾英國皇帝乎？」汪霸曰：「皇帝我烏知者，然頸脰屬我，不能賤售於素不相識之人，惟主人求免者，吾允代死，卽不然，吾亦行。」凱特立克歎曰：「吾老矣！老樹宜彫，雖樹宜培，留王孫正足以待興復，且是人爲撒克遜先王之胤，與其二人同戮，無益也，留王孫尙足爲祖國恢復之地。」阿失司丹亦曰：「毋然。吾甯饑餒於此而死，萬不欲以義士代主之故，吾乃乘其利便，竊託以求生。」汪霸曰：「主人及王孫素鈍我，今日相持不決，又須鈍奴代決之矣；奴猶之約翰特克之駿馬，舍其主人外，無能乘之者。且來意爲救主人，主人弗聽，則當留身以歸報綠林之彥；且代死之事非饋遺比，可以此推而彼卻。」阿失司丹曰：「凱特立克汝行矣！汝出尙可鼓舞來衆，出我於死；汝若逗遛不決者，二人同盡矣。」凱特立克曰：「外間之衆，有策能出王孫否？」汪霸曰：「爲策夥矣！主人且變服先行，今日侵晨，奴子下書之前，尙爲彼衆之領袖，今以吾鈍根來易多識之人爲

長，不既善耶？且僇外之人，勇力有餘，而智計不足，不如主人出而部署之爲良。主人行矣！歌斯者忠奴，幸主垂青，並及其狗；奴子居此，生死未可卜，奴苟不幸，主人可畫雞冠之手押，藏之家中，以識有一鈍奴，今日爲主人死也。」凱特立克聞言哭曰：「汝忠心如是，吾惡能不悅？汝終良奴。然吾意尙欲以策出魯溫娜、阿失司丹及汝於險。」語已，乃易衣，且言曰：「吾乃不能腦門豆言，且不省教門中規矩，事機一敗，兩俱不利，奈何？」汪霸曰：「只能作兩語，足支應之矣。其言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此二語猶之行術者乘帶，作劇者持棒，隨地均需之矣。主人但行，無論遇兵與偵察之人，均可以此語答之。』凱特立克曰：「若是之易耶？然則此二語，吾憶之矣。」遂與阿失司丹及汪霸別，且曰：「我若不能遽出者，當歸而同命，以我撒克遜王家之後，萬不能聽腦門豆凌踐也。」——此指阿失司丹而言。復對汪霸曰：「孺子以義出我，我能拚百死，亦必出汝。」阿失司丹亦起與凱特立克道別。汪霸曰：「此二語幸省記也。」

凱特立克出至穹門之次，隱隱見有一女子；凱特立克一見，卽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思欲急行而出。而此女子卽作腦門豆語答之，凱特立克不能悉然女子之意，實欲請彼往視一被傷之人。凱特立克既不省其語，乃曰：「吾耳弗聰。」因復自念：「此鈍奴教我作教門語，吾強學不已，至

忘其佩刀，不爾，殺此女子，亦可得逸。」然當日教門之人，恆多讐，故此女子亦不之怪，乃易爲撒克遜人語，語凱特立克曰：「茲有受傷之人，且死，幸教士一往慰之。」凱特立克曰：「吾匆匆不能更有淹留，且有大事屬我，我烏能視此病人。」女子曰：「我所陳請者，亦死生呼吸之勢，教士務勉力爲我一行。」凱特立克曰：「婢子太絮絮，必糾纏不已，胡不將我靈魂去。」此時忽有老嫗出而斥女子曰：「我拔汝出囚拘之室，汝乃怒教士耶？然則猶太人殊昧昧耳！」凱特立克曰：「是猶太人耶？趣行，勿污我，我方誦聖經，此口殊不願與猶太人言。」嫗曰：「教士從我，我且導汝行。」因謂女子曰：「呂貝珈，往侍病人，更從黝黑中要人而語者，我必不赦汝。」呂貝珈遂去。先是挨梵訶之入，雷極那德本命歐弗利得爲看護，迨白拉恩既以堡外事，遂弗擾呂貝珈，歐弗利得遂脫呂貝珈之囚，用代其役，呂貝珈初聞有教士入堡，遂出要教士，令託挨梵訶之靈魂，乃不圖並觸二人之怒。

●聖弗蘭昔司之徒。聖弗蘭昔司 (St. Francis 通常譯爲聖方濟) 或稱爲「阿喜善的弗蘭昔司」(Francis of Assisi) 是意大利的高僧，生一一八二年，卒一二二六年，因德行高潔，故被稱爲「聖」(Saint) 弗蘭昔司於一二〇八年創「弗蘭昔司宗派」，以苦修爲宗旨，其徒皆衣粗布長袍，腰束草繩。汪霸自稱「聖弗蘭昔司之徒」，蓋實爲是宗派中人也。故前章敘汪霸改裝，亦穿粗布長袍而腰束繩。

●季父。此在英文爲 Uncle，乃當時奴隸稱主人之通稱。

第二十七章

歐弗利得既逐去呂貝珈，遂引凱特立克至一密室中，一入即扃其戶，出酒及二小杯，置於几上，因曰：「君殆撒克遜人也。」凱特立克弗答。歐弗利得曰：「君勿見枉，吾鄉音所習聞也。惟吾於是間所聞撒克遜語，均囚語，及奴隸音吐，無如君爲教門自由之人。聆之滋悅於心。」凱特立克曰：「詎撒克遜教門人不入此堡耶？凡囚之受死者，果爲撒克遜人，宜有土著之教士，爲之懺除。」歐弗利得曰：「彼焉得來？卽有來者，亦分肥贓資，求飮酒食，安肯爲罪人懺悔？且近年以來，闐然無教士足音，卽雷極那德少延教士至，至但豪飲而已。今君爲撒克遜人，故我欲求教。」凱特立克曰：「我固撒克遜人，然不稱爲教士，祈禱之事，初未之習。俟我出後，易一有道者，爲汝懺除。」歐弗利得曰：「姑俟之。汝須知與君坐語之人，少頃卽將入地；吾生前惡害多，死後苟無教士爲紹，何以得面天主。惟吾欲訴吾生平，非得酒不能傾吐。」於是仰吸其杯，且曰：「恐君不耐久聽，亦請進此觴。」凱特立克不得已，亦引滿。媪曰：「我前此不如是之癡癯，蓋富足且美，爲父母所鍾愛；今奴矣！方顏色

如朝霞時，原爲主人玩好之物，這中年色衰，遂爲秋扇之捐；君今亦無怪吾生多恨，即吾善言，亦無人聽盼及吾者。君亦知吾爲前此討圭司登舊堡主人之嬌女耶？」凱特立克大駭曰：「汝爲討圭女耶？非吾老友弱息耶？」歐弗利得曰：「吾父之友無多，君殆爲凱特立克乎？吾聞諸吾父：喜華德老人，僅有一子，其子又爲吾父之友，以君言度之，君是矣。敢問老人何爲衣教士衣，殆隱於教門，以求脫腦門豆人之殘暴。」凱特立克曰：「汝且勿問吾之生平。惟汝辱在是間，而不求死，罪罟已屬無量。」歐弗利得曰：「吾罪固重，即靜修亦萬不能彌吾過；想吾父兄均死於此堡，而吾乃忘仇而事敵，即偶一噓氣，亦開罪於天矣。」凱特立克曰：「汝真負隱之女人。汝父親戚，咸以爲汝父之女愛而利加，殉節矣。胡爲偷生於此，且不止偷生，乃無恥事其殺父之仇；王法天理，淪喪都盡。」歐弗利得曰：「此事豈吾所願？吾惟深恨雷極那德一家之人，故負辱偷生，圖復其仇。」凱特立克曰：「汝寧短一刀耶？胡今日尙爾生存？設我預知討圭之女忍恥事仇，則我撒克遜之利劍，早寘汝脰，何待今日！」歐弗利得曰：「丈念念故人，至怒其女不肖，則丈平日稱爲撒克遜凱特立克，爲非安稱矣。吾雖在此沈黑之中，亦知外間有遺老心懷宗國者，然吾恆聳動其父子，操戈於同室中。一日老賊被酒，卽爲其子以刃加其喉，吾親見其流血也。此事至祕，今日吾第一次告丈人者……」語

至此，忽如癩發，仰屋祝曰：「天下窮凶極惡之事，悉出此堡中，願屋宇立傾，蓋此萬年不朽之惡迹。」
凱特立克色少霽，曰：「汝情人見弑於其子，汝後此之事如何？」歐弗利得曰：「自逆豎行弑後，吾遂屏居高樓之上，但聞外擄之人呼號之聲而已，不更省其他。」凱特立克曰：「汝所爲如是，即舉道行高絕之教門人，亦萬不能與爾贖罪；汝靈魂之中，已長癘疾，舍天主外，無能爲汝施治矣。」語已，卽行。歐弗利得曰：「丈勿行。吾惡迹洶湧於方寸中，如沸潮，丈必有以救我！」凱特立克曰：「汝罪旣稔，而吾又非教士，胡能爲力。」歐弗利得曰：「此二十年中，吾恆聞人言，丈爲信天之叟，以信天之叟，誠與天通，苟能援我，不至令我無望。」凱特立克曰：「汝惟自行懺悔，我無奈爾何。」歐弗利得怒曰：「丈且留須臾。丈必欲行者，吾惡心將復熾。丈須知汝旣爲凱特立克，彼雷極那德聽丈行耶？」凱特立克曰：「聽彼如何，我死亦爲撒克遜種人，不如汝貪生而忍辱，以我思之，寧見罪惡之雷極那德，不願與汝陰人作絮絮語。」歐弗利得摩手曰：「汝行，汝行！旣不憐念故人之胤，亦將聽汝。今天人旣不吾容，吾所行事，亦必令天下知之。如吾死之後，或動有識者之憐憫。」凱特立克此時怒亦少止，曰：「汝更勿爲惡，須靜中禮天。」歐弗利得曰：「丈殊未知吾所履之境地。今日聽丈言，忽悟人生應盡之義，天下人惟不畏死者，始克有濟。丈待之。生前厭我，或吾死之後，丈當太息。」

愛而利加不媿爲討圭兒也。今聞外兵攻堡且急，丈趣出領其衆；但見塢上有紅色旂顛於風中者，可力攻此堡。吾力能中亂其守者之心，丈可勿費大力，此堡下矣。丈今趣行，更勿問我從中作何舉動者。」凱特立克方欲更問，忽聞雷極那德之聲叱曰：「嬾道人安往得毋爲奸細耶？」歐弗利得曰：「丈勿恐，但行。」遂啟一小扉，趣出。

雷極那德粗豪人也，又在黑暗之中，初不辨認；見道人出，卽略與爲禮，曰：「此二死人與爾絮絮作語，今將長辭人間，宜其如是。汝今告彼二人以死狀乎？」凱特立克曰：「彼人見執，已預知死所矣。」雷極那德曰：「汝語何以純爲撒克遜音也？」凱特立克曰：「吾在惠多而廟中受洗。」雷極那德曰：「汝能爲腦門豆人，則更妙；今茲事急矣，不能恣我所擇。設無事之時，汝撒克遜人卽以道人服來，亦不能免。」凱特立克曰：「此全恃天主勅旨。君今欲吾何作，請言之。」雷極那德曰：「從我行。」且行且語曰：「汝見撒克遜羣豕圍吾堡乎？汝能以術愚來兵，使遲至二十四點鐘外來攻者，則吾計遂矣。」復授一書曰：「此書……」卽易其口語曰：「汝識字乎？」凱特立克曰：「否。吾經文皆得自口授。」雷極那德曰：「然則佳極。汝將書至腓力堡中，言書爲白拉恩手筆，求彼速趣堯克，以兵來援。吾輩死守以候來兵。媿極媿極，不圖羣豕圍城，以堂堂英雄，乃受困於此輩。道人當

以術牢籠之，令勿走，待吾兵至，悉復吾仇，於願始遂。」凱特立克曰：「如將軍令，至撒克遜人之無狀，吾必不令其一人逃越。」雷極那德曰：「汝非撒克遜人耶，奈何聽汝族人之死？此語得毋奸詐？」凱特立克素不爲妄語，至此急智忽生，曰：「此種皆羣盜，天理王法皆饜，吾何能親之爲同種？」雷極那德曰：「此語良然，此種人至欲刼取聖母堂中祭器，豈復謂人？」凱特立克曰：「是種人殊違天。」雷極那德曰：「汝爲教士，在理宜與我輩同仇。」凱特立克曰：「吾亦爲彼所執，挾仇而求復之，惟天主知我心也。」於是雷極那德引出後戶，示之以道曰：「汝能爲我勾當此事，再來面我，定能使撒克遜人肉，較狗肉賤也。吾見汝亦嗜飲之人，功成，當就吾飲。」凱特立克曰：「必如約。」雷極那德出金錢一枚，賜之，且曰：「汝苟敗吾事，必剝皮而張之風際。」

凱特立克既出行，久之，反擲其金錢向堡，曰：「留此錢與爾同死。」雷極那德初不辨其何語，此時心頗疑惑，乃顧左右射之，已而復曰：「俟之，彼非宵小者，詎非自敗吾事。」因曰：「極而司，汝往擒凱特立克及阿失司丹至，實之軍械庫中。」於是二人移囚於軍械庫中。雷極那德旋亦至門，見此三囚以四人窺之，雷極那德命酒酌，既始問來囚，時汪霸以冠蒙面，室中無光，雷極那德又未面凱特立克，因而弗覺，但曰：「二雄聽之，吾堡中待客如何，客無苦否？前此約翰親王以公宴款汝，

汝乃凌之以氣，余今將倒懸汝尸於牆，聽羣鳥來啄汝尸。凱特立克，汝趣報我，胡默默如啞人？」汪霸曰：「倒懸亦佳。人家恆言，吾爲鈍根，腦球中顛倒，因而弗靈，今獲倒懸，吾腦將還其故居，詎不甚善？」雷極那德曰：「此何人，必非凱特立克！」汪霸擲去其冠，出示頸上銅圈，奴圈也。雷極那德叱左右曰：「極而司，克來門德，汝以何人來充凱特立克也？」白拉守適入，卽曰：「此凱特立克弄兒也。汝尙憶是人，曾以木刃與以撒鬪乎？」雷極那德曰：「健哉奴子，趣以人來懸此二囚，彼非以贖金來，無能出此，且此出亦非易，必盡令退去堡外之賊，並自具手券，後此相見，終身以奴禮自待。」復曰：「趣取凱特立克，胡爲誤執其奴？」汪霸曰：「趣取吾主人耶？汝輩以我爲愚，汝乃真愚，恨不之覺。」雷極那德駭曰：「彼作何語？」而左右亦曰：「囚室中無凱特立克，果有凱特立克者，亦安往？」白拉守笑曰：「以吾觀之，凱特立克變服遁矣。」雷極那德曰：「噫，吾乃自闕後扉，送凱特立克行耶？」汪霸卽服道人衣，誑我者耶？我今爲汝雜髮，送汝於城外矣。汝素以詼譎見長，此時尙能試汝故藝否？」汪霸知已臨命，然猶不改此度，卽曰：「謝長者惠我，以汝所言，殆欲以紅帽賜我耶？我爲小行者，乃一擢爲紅衣教士，升途何其速耶？」白拉守曰：「此人臨死，尙能雅謔，真趣人哉！雷極那德，汝勿死是人，請授我，儕之弄人之列。汪霸，汝心甘乎？」汪霸曰：「我尙須待主人之命。君

不見吾頸之圈？一日見圈，終身莫脫；且不待主人之命，何得自由？」白拉守曰：「撒克遜之奴圈，以腦門豆鐸鋒斷之，易耳！」汪霸曰：「此言良然。惟是間有童謠，汝必未之聞，吾爲汝誦之。」

我有嘉木，腦門豆樵之；

我有頭頸，腦門豆轡之。

嗟夫！腦門豆之匙，攪吾羹兮！

腦門豆之侈，移吾情兮！

腦門豆肥，撒克遜瘦！

撒克遜與，腦門豆走！……」

雷極那德怒曰：「此何如時，汝乃傾耳聽鈍奴作歌耶？吾取援之書，已落奸人之手，日因此堡，詎非坐待其亡？」白拉守曰：「然則挾吾衆登城矣！汝不見吾向來搏戰之局，無若今日之亟亟乎？趣呼白拉恩，今日守城，當如巴勒士丁中之苦戰；即汝亦當同行，有我三人，則撒克遜之登堡，如登雲之難矣。即使媾和，胡不與此撒克遜人開議？」乃授阿失司丹以酒曰：「汝以此潤其咽，試發聲告我；果求歸者，當示我以言。」阿失司丹曰：「事當籌其能任者。果見釋，必以一千馬克奉償。」雷

極那德曰：「一千馬克外，尙須磨去堡外之衆，和議始成；且此堡外之徒，上干天和，下藐王法，留之大非善著。」阿失司丹曰：「試與凱特立克言之，或能見允。」雷極那德曰：「然則議定矣，以一千馬克來，汝自由矣；撒克遜，汝聽之，此數絕勢，不能括以撒而盡贖之也。」白拉守曰：「猶太人聽汝所爲，我若援之，不在議中。」雷極那德曰：「凡與汝同俘者亦然。」阿失司丹曰：「猶太人聽汝所爲，我若援之，不成爲基督教人矣。」白拉守曰：「魯溫娜當屬我；我不能徒費精力，一無所得。」雷極那德曰：「贖後獨留此弄兒，我將痛繩之以法，爲侮嫗貴人者戒。」阿失司丹正色曰：「魯溫娜我聘妻，卽梟鬩吾身，亦不卽允汝；汪霸者，不惜一身來救其主，寧舍吾命，汝輩不能挫其一毫。」白拉守曰：「魯溫娜乃云汝妻耶？以彼美人，乃偶汝廝役；嗟夫，撒克遜，汝勿夢嚙，此時尙以爲爾祖生前，七國並立時代耶？今實告汝，約翰親王在上，不聽汝輩言勝國之殘貴也。」阿失司丹曰：「汝何言？若以門閥論之，吾雖亡國之餘，較汝輩狗盜遠矣。若輩之得生全，以若祖力能爲盜，盜人之國；且吾祖累世爲王，戰必以勇，謀必克，戰績仁聲，被之雅樂，卽弓劍所藏，咸有先賢爲之表彰。」雷極那德見白拉守爲阿失司丹所窘，忽笑而言曰：「白拉守，汝今日困於阿失司丹矣。」白拉守曰：「吾與俘囚何較？彼支體旣見縛，口中良可聽其自由。」復與阿失司丹曰：「儘汝能言，魯溫娜不出此堡矣。」阿失

司丹聞之不答。

此時忽云門外有道人，欲見將軍。雷極那德曰：「此道人真耶僞耶？汝輩往檢其身。若仍聽奸人闖入者，吾必剗汝之睛，以烈炭填之。」左右曰：「此次果再導奸人入者，聽主人刑戮。主人侍者逐司林識此道者爲安白魯司，爲愛默大師之首座。」雷極那德曰：「彼從愛默大師來，必有佳消息見語；意閣摩老子弗在，鬼徒因而逸出耶？汝輩引羣俘入。」復謂阿失司丹曰：「撒克遜，汝須味吾言。」阿失司丹曰：「汝輩旣徵贖金，則禮意亦當勿失；汝輩無因囚我，我已前告汝輩，出後一較其力，定生死，汝乃不見報，何也？吾今以手套擲汝爲信物。」雷極那德曰：「我向不與囚俘較力。」斥左右曰：「汝輩以手套懸之，待此囚自由後，取而授之；彼於出後更言較力者，汝告以主人非怯，特不屑耳！」阿失司丹旣去，安白魯司入，戰慄不已，向天言曰：「嗟夫聖母，吾今其獲免乎？」雷極那德曰：「是間均斬刈外教之人，爲教門護衛者；汝復何怖？」安白魯司曰：「羣公固吾師良友，其獲於師亦夥。」雷極那德曰：「此何時，尙嗷嗷作閒話，趣語汝之來意！」安白魯司曰：「嗟夫聖母，公教中人，胡爲躁急無養至是；世有盜魁者，不畏天，不信教，復不守教皇律令……」其餘絮絮作羅馬語。白拉恩曰：「似汝所言，爾師得毋被盜乎？」安白魯司曰：「然。吾師已落貝立愛而手中。」

矣！聖經不云乎？『世人弗攬教徒，弗害先覺。』此二語，彼乃背叛無遺矣！雷極那德曰：「吾輩方坐困於此，爾師不能拔我於厄，乃反見徵救，此人情乎？究竟爾之來意，爾師將何求於我？」安白魯司曰：「吾師爲盜所獲，擄金錢二百，且索重贖，故吾神甫遣來乞援，或爲代贖，或以兵取之，惟將軍所擇。」雷極那德曰：「是人醉耶？天下焉有腦門豆貴闊，乃肯自解囊金，救一道者耶？矧道人之富十倍於我，何爲見求；至於乞援以兵，而吾輩已因此孤城，何能更出一旅。」安白魯司忽曰：「將軍言困於盜中，然此堡外之盜，威力凌人，驚悸亡魂矣。吾見彼中方製雲梯，勢將臨城。」白拉守曰：「趣登障，觀外賊何作者？」乃啟窗外覷，窗外卽平臺，因麾左右曰：「趣來，道人言殊確，外盜爭擁高盾，布雲梯臨城矣；強弩之士，布滿林中，矢鋒一一向我。」雷極那德出雄箭吹之，令城衆悉登，謂白拉守曰：「汝守東面，東面垣低；白拉恩西抵來兵，吾自當其前面。惟堡中人少，勿死守一面，須來往微巡，方可策應。堡外烏合之衆，不足慮也。」安白魯司曰：「羣公皆行，吾師待誰而拯？」雷極那德將軍，亦有說乎？」雷極那德曰：「爾自求天主，無能爲力矣。」忽曰：「安失而密，汝曾備沸瀋沃來兵否？又檢閱弓刀無乏否？爾張吾牛頭巨纛，示堡外人以我守是中，勿冀僥倖之獲。」安白魯司伏地言曰：「幸將軍一言，歸報吾師。」雷極那德曰：「嚴閉此道者，待吾却敵後，再取進止；且吾堡中神道，

自刑石成形，從未聞道人禱告，今茲且令聽之。」白拉守曰：「今日之事，安可瀆及神靈！非乞神靈佑我，事安得成？」雷極那德曰：「我素不信神靈，計惟取彼巨象碎之，以爲藺石，擲之，擊彼羣盜耳。吾堡中尚有克利司多佛象，爲木鑄，至鉅，推之登堡，撲彼來兵，可死人無算。」此時白拉恩忽細審堡外之衆，詫曰：「盜中乃有紀律！彼人所立地，咸足避吾矢鋒所及；然無旗章，而部署井然，是中必有能者。」白拉守曰：「是中有調度之主將，衣甲皆作黑色，此人殆真健者；其人得毋爲黑蝸牛耶？」雷極那德曰：「果爲黑蝸牛者，吾仇復矣。吾覓之已久，彼乃自趣其死網。」此時外兵漸漸近堡，堡中亦無言，各以所部拒敵。

●愛而利加 (Ulric) 此爲歐弗利得之本名。

●貝立愛而 (Belial) 此字原出希伯來文，義爲「不法」或「損害」；舊約中恆以此字加於「人」字，「女」字

或「物」字之前，意卽「害人之人」，「不法之人」也；新約中卽直以此字用代「撒但」，「撒但」Satan者，魔鬼也。又常用作大盜之名。

第二十八章

吾書敍至此，仍當迴敍前文所遺漏者，俾觀者了然；不爾，吾文近脫節矣。觀者必云：前此挨梵訶痍傷以後，吾書都不敍及，詎非留一罅隙，須知爾時呂貝珈見挨梵訶暈逝，婉求其父，昇歸行館。以撒固冒利，然尚慈祥，且前此有交，不能不從其女；因呼曰：「聖亞伯拉罕，此少年佳也！吾見此少年之血，淋漓衣甲之上，心甚憫之；惟彼爲基督教人，吾輩舍與彼人貿易外，不能加以情懷。」呂貝珈曰：「吾父勿爾。吾輩固不能與之燕飲，然患難之中，卽外教亦吾兄弟也。」以撒曰：「此少年吾固不忍其死。今以奴子羅本及塞斯昇之歸館。」呂貝珈曰：「以吾驕昇之，兒自以馬歸也。」以撒曰：「汝聞秀何爲乘馬？詎不以絕代風姿，令彼意度滅城？中乙須妹而種人窺見耶？」語時以目四矚，防爲人覺。呂貝珈已不待其父之命，令從者扶挨梵訶登輿。以撒曰：「止。設此人死，吾家者，人將議我以計殊之，則吾產不岌岌耶？」呂貝珈曰：「此英雄必不死。我若弗援，勢必淹忽以逝，則我輩何以對上天？」以撒曰：「吾亦云然。觀彼之血，沁沁滲出，猶吾金錢脫吾囊中耳。吾固知爾師授爾

醫學良佳，知草木性質，辨丹汞力量，今且聽汝所爲；汝天良佳，吾審汝必有善果，心滋悅汝所爲。」

方以撒之止呂貝，珈勿乘馬歸也，其言亦未爲無驗。呂貝上馬後，道中遇白拉恩，顧盼不已，已又迴馬視之；後此之禍，已兆於此，觀者當已知之。此時呂貝初未之審，既護挨梵訶歸寓，卽爲裏其創。凡飽讀小說之家，當知中古之時，閨秀多以醫爲美術，而猶太一族，女子之於醫學尤沉浸。故雖王侯之貴，咸降禮就醫於其門，基督教人乃疑猶太人之具有妖術。卽猶太人亦自炫其術之神，以冀自立於世，不爲人所凌踐；實則猶太人之醫瘍，恆有神效，蓋有祕方，不以授人，卽用此爲自全之地，故不令基督教人知之。呂貝幼少時得良師事之，而女又慧敏多神悟，故爲術良精；以年事幼之，爲術之良，已逾老蒼遠矣。呂之師，老媪也，媪之傳實自其父，父蓋猶太名醫，蓄祕方至夥，悉傳其女；媪之愛呂貝，猶女也，故悉出其方授之。呂貝既挾神術，又風標奕奕，因是傾其種人。以撒愛女既深，又重其身挾絕藝，較之尋常人愛其弱息，彌復不同，因是家庭政事，偶有論列，以撒奉之彌謹。挨梵訶既至，以創在要害，血液沁出，久而屢暈；呂貝挾其創，更傳以藥，語其父曰：「藥入而熱退，則生不特可生，卽明日上道，亦無中變之慮。」以撒意甚夷猶，以爲載之歸寓，於分既盡，何爲載歸堯克，初計父女先歸，留挨梵訶於居停許，意愈時必有厚酬。呂貝不可，且歷歷爲以撒陳其

弊害；以爲祕方不宜授人以訣；其次謂挨梵訶爲李卻親近之臣，李卻王一日復辟，知父以金假約翰，吾家亦矣，若善視是人，尙足爲家族之屏。以撒聞言，以爲中要，且言：「爾師授善藥於爾，若孟浪示人，將爲天譴；即使國人以多資來學，亦將弗授。汝言良確。至於第二節之籌備，吾亦至爲屬意；吾何人，安能撓獅王^⑤之怒也。吾從汝矣，明日必載歸堯克。果王能歸，則挨梵訶念我，必爲吾家求全地；即王不歸，則亦必以資還我。我閱歷多，外邦人當以是人爲巨擘。」

挨梵訶得藥，至黃昏時始甦；其初飄飄如履雲霧，既醒，則盡忘其前此之所爲，惟憶尙在會場中，挺槊走馬，作擾擾狀。至甦醒後，不知身在何地，極力舉帷外矚，見室中繁麗已極，大爲驚訝；陳設皆近東方之俗，自念詎昏惘中有人載我入巴勒士丁耶。簾動處，見亭亭一美人，亦東人衣飾，非歐羅巴人，隨一黑奴入。挨梵訶方欲發聲而問，而美人以手自掩其唇，似示其勿言；黑奴遂進啓其創，裏美人俯視端審，似已有起色。方閱創時，舉止雖靈敏，而凝重無佻盪之狀。天下以少年美貌之女，爲偉男子開襟露膊，親近蹀躞，乃不露其推情送媚之態，此女已大有道力矣。既畢，以猶太語語其奴，奴應諾；其語固挨梵訶所弗審，然出之呂貝珈之口，覺柔脆如鶯吭之流轉。挨梵訶在臥榻中，見此美人丰態欲仙，而深情款款，溫婉中卻帶矜嚴，心滋爲動；聽其裏創傳藥，默不一言。迨將行，挨梵

詞乃操亞刺伯語問之曰：「女郎果誰……」語至此，呂貝珈作倩笑，旋渦見於腮上，其狀媚絕。稱曰：「將軍，吾生長英國，服雖東方，固能作英語耳。」揆梵訶曰：「女郎足令人敬服。」呂貝珈曰：「是安足言。吾誠告將軍，兒猶太人也，爲堯克以撒之女，老父蒙恩匪淺，合門感戴，爲將軍裹創，兒職也。」呂貝珈未言之先，揆梵訶心緒之起落萬狀，均似不足以對魯溫娜；彼委頓中驟見呂貝珈二目燦如明星在百花之中照耀，神宇已爲所奪。及聞爲猶太人，而宗教之念，立時中梗，癡念遂息。呂貝珈亦情種中人，自念胡以一名猶太，即有加膝墜淵之狀。此狀揆梵訶亦覺之，然呂貝珈溫柔懇摯，揆梵訶亦實不以尋常之處猶太者處之。此時，呂貝珈亦不多言，簡括其詞曰：「明日將歸堯克，老父載君同行，爲君理創。」揆梵訶曰：「吾不欲重勞女郎父子。」且曰：「近淑杞處有撒克遜人家，能容我僑寓，待創已歸耳；卽不然，或有撒克遜人遺廟，足以下榻者，吾亦立往。若二者均不得，則請昇我白爾登得惠多而廟，是中有吾故人，亦足棲託病軀。」呂貝珈微笑曰：「將軍言當，勿論何處下榻，實較猶太種人爲佳，以猶太禮將軍，固知非將軍所欲；惟將軍一行，則醫者萬不能隨侍，奈何？至吾種雖亡國之餘，而醫學之精，實未嘗亡。自蘇羅門以來，醫派之留貽，爲東人獨步；今將軍從百

死之餘，重甦生命，則前人之效驗已見。貧女自以爲徧覽英國國手，能於經月中起此病人，貧女深信其無是事也。」挨梵訶曰：「女郎起我，當以何時？」呂貝珈曰：「以貧女自信，將軍肯俯聽愚計，八日外可披甲上馬矣。」挨梵訶駭曰：「嗟夫聖母……」卽改口曰：「於是聞呼聖母，殊不倫。惟此時寸暑千金，詎英雄扶病之日，女郎果能於此八日中活我，我必以金錢實滿吾甕以謝女郎。」呂貝珈曰：「八日披甲上馬，必踐吾言；惟將軍旣愈，厚酬吾所不敢希冀。惟尙有所求於將軍者。」挨梵訶曰：「在吾權力之內，苟不越基督教人與猶太人晉接之分者，吾均如約，矧女郎尙有活我之恩，在義宜報。」呂貝珈曰：「惟欲將軍後此知猶太人之禮基督人未嘗失禮；且天主生人，固無分彼此也。」挨梵訶曰：「吾此時已以性命奉屬，初不疑慮，苟見疑，當不足對越上帝。今尙須問女郎撒克遜凱特立克眷屬安適？魯溫娜又如何？」——語及魯溫娜，忽念以魯溫娜名語猶太，深患其變，立易其名稱曰：「卽會中所尊爲花侯者，女郎見之乎？」呂貝珈曰：「是花侯耶？兒聞會場中人言，深服將軍神勇，又擅知人之明。」挨梵訶亡血固多，然一聞是言，臉亦爲頰，自念吾心中祕事，何爲流露示之外人，乃亂以他語曰：「吾奴歌斯又安往者？」呂貝珈曰：「將軍創重，貧女職爲醫士，有宣戒將軍者，願將軍勿思慮以擾心曲。外間事，貧女請悉以告將軍。約翰已罷會，匆匆赴堯克，

從富家人手中搜錢無算，云赴堯克加冕僭號矣。」揆梵訶曰：「此事確耶？」起立而坐曰：「吾尙未死，彼又安能得志？」呂貝珈引手拊其肩曰：「將軍病中須靜，貧女前已告將軍矣。」揆梵訶曰：「如女郎言，惟凱特立克家人又安往？」呂貝珈曰：「適綱紀來取羊羴之價，言凱特立克與阿失司丹在親王家高燕，酒半怒歸，明日上道矣。」揆梵訶曰：「燕時有一女郎同行否？」呂貝珈曰：「將軍問魯溫娜、王裔乎？彼實未嘗與會。惟將軍綱紀歌斯者……」揆梵訶即曰：「汝安知歌斯名？」既而曰：「吾知之矣。女郎昨以金授歌斯，豪爽之舉，令人欽佩。」呂貝珈色亦頰，即曰：「將軍心所弗欲者，何爲復發諸吻？」揆梵訶歛容曰：「此金安可受，必以奉屬尊人。」呂貝珈曰：「後此如何聽將軍，惟今日須少緘默，以甦腦力。」揆梵訶曰：「女郎將護甚至，吾殊不足以對女郎。但問吾歌斯果安往者，只此一語，吾不更問矣。」呂貝珈曰：「吾滋不欲言，尊紀爲其老主人縛置馬上矣。」呂貝珈語時，見揆梵訶甚鬱鬱，乃復言曰：「有沃司華者，言此奴亦忠，行釋之矣；且聞汪霸言，亦將於中道釋之。」揆梵訶曰：「果如是者，吾復何念？嗟夫！上天人與吾近者，何爲一一得罪？吾王非知我者耶，其弟即起而篡之；吾有意中之人，今乃以樊籠檻押，至於不能動息；奴子略忠，而復不容於吾親；嗟夫！女郎，吾實不祥人，汝更勿進藥，得死亦大佳事。」呂貝珈曰：「將軍勿爾；將軍病耳，非天

薄將軍也。須知國家方嚮用正人，而將軍適以此時歸國，彼依附草木之人，一一爲將軍所伏，即將軍不幸中創，而貧女又適承其乏，以待醫侍將軍，將軍何怯？今惟珍攝，以襄大業。將軍少息，吾令侍者以藥至，得藥，偃息移時，明日首塗矣。」挨梵訶無語。

此藥一入，沈睡直至曉，明日，呂貝珈入，視全體之熱已退，足以登程，遂以廣輿，令二馬鼻之。惟以撒之心，至虞道劫，故趣行甚速，雖凱特立克前行逾時，而以撒已凌越過之，然馬駿與安，創人臥中，亦平貼如牀席。特與夫多撒克遜人，初以緩緩而歸，沿途可圖食飲，及奮迅上道，乃大失望，言馬力且不勝馳。矧以撒吝蓄無倫，予酒恆不令醉，衆愈怨望；及聞綠林前偵，乃一闕散矣。此時適遇凱特立克，尋復遇劫，挨梵訶馬與輿之道左，獨白拉守疑之，揭轎簾而視，則偃臥一創人，挨梵訶以爲盜，必撒克遜人，故自述其名。白拉守者，心計甚深，知雷極那德爲彼大仇，言且無伴，乃默令二人昇轎行，不令人來檢；果有人問者，言此爲魯溫娜空輿，借昇傷人歸堡。既至，白拉恩與雷極那德方聚議，一欲得財，一欲得妾，白拉守乘機遂實轎於隱處，即令昇夫留守。雷極那德趣此二人登堡時，此二人卽以看護創人，爲白拉恩雷極那德所怒，曰：「爾輩壯夫，乃易操爲愛護婦，宜撒克遜奴輩藐我矣！趣登城，不爾將披汝骨！」此二人曰：「白拉守將軍令人看死人，我又何樂爲此！」雷極那德

曰：「汝言看死人，尙未知全堡之人，亦垂死乎？汝趣登，吾令歐弗利得代汝。」且令二人曰：「汝輩登城時，每矢必注撒克遜人之腦際。」二人既去，揆梵訶遂以病軀聽歐弗利得調遣；歐弗利得復仇心切，遂令呂貝珈代其役。

① 意度滅城 (Edom) 新約作 Idumea。古時此城在巴勒斯坦 (Palestine) 之南。

② 乙須妹而種人 (Jamaoties) 乙須妹而 (Jamaal) 是阿伯拉罕 (Abraham) 之子，其後代即稱爲乙須妹而種人。據舊約所載，乙須妹而常與人不相能，故文學家亦借用以指「不逞之徒」。此處以撒云云，蓋恐呂貝珈之美貌爲不逞之徒所見而惹意外之禍也。

③ 獅王 指李卻王，蓋李卻號爲「獅心李卻王」也。

④ 蘇羅門 (Solomon) 猶太王，在位四十餘年，爲猶太全盛時代；猶太人引以爲歷史上之光榮，常喜稱述之。

第二十九章

凡天下之人同在難中者，其相親必摯；平日固引嫌，至此危亡顛頓間，豈復更言禮法？呂貝珈此時見挨梵訶，如逢親故，時爲切脈望色，道溫涼，關切之情，逾於骨肉萬狀。方接脈時，心中情緒潮湧，而挨梵訶忽於沈憫中問曰：「切吾脈者，仍女郎耶？」語時甚冷寂，呂貝珈心滋弗悅，知病人心緒，固未見屬也，乃嚶然微歎。幸不爲挨梵訶所聞。迨挨梵訶少醒，呂貝珈問其所以，挨梵訶曰：「吾體滋適，謝吾親愛之呂貝珈。」呂貝珈自念：「親愛之言胡來？詎病深性亂，乃如是耶？以我之身，較彼駿馬馴狗，爲價已輕；何復言親？何復言愛？」挨梵訶曰：「吾焦思極，創處竟不覺楚。聞昇我者言，吾身已俘虜於此；且聞外間人言，似已入雷極那德掌握之中。果如此者，吾何由出魯溫娜及吾父於難？」呂貝珈自念：「彼但念及其父與其意中之人，乃獨不言吾父女。」旣而又念：「吾乃自蹈於癡情，彼心究何係屬於吾父子？」聞挨梵訶言，乃曰：「堡已見圍。此間惟白拉恩與雷極那德力禦外兵。惟聞外間有教士入堡，問之或能周悉。」挨梵訶曰：「教士來此乎？趣往邀之。第言託我垂

斃之靈魂，在義彼必見顯。惟吾此時須一聞外狀也。」呂貝珈既出，爲歐弗利得所沮，乃入面揆梵訶，詳語以狀。

呂貝珈歸時，堡已受攻，人聲鬨動，但聞守兵來往，蹴踏之聲不已；又聞主者發令，悉力堵禦，矢石之聲，續續不絕。顧戰聲雖急，有時少寂，其狀愈足怖人。呂貝珈此時神氣麻木，亦時時念舊約之言曰：「囊聲沙沙然，禦盾之光處，聞主將號令，及戰士鏖歌。」此狀至可怖也。此時揆梵訶神魂躍躍，如攀鞍盤馬，挺槊向疆場矣；且曰：「吾能從窗上外覷，則病當立愈；更能於窗中出一矢，揮一刀，於願既足，病亦立愈。嗟夫！吾既無兵，而又無力，奈何？」呂貝珈曰：「將軍勿爾，外間寂然，得毋停戰耶？」揆梵訶曰：「汝惡知之。凡戰急而轉無聲，正主客相搏，性命呼吸之際，前此之聲，電光閃也，電過移時，雷且大震矣。嗟夫！恨吾不能臨窗而矚耳！」呂貝珈曰：「將軍必如是者，病且弗已；吾今試憑窗外望，一一舉拾以告將軍。」揆梵訶曰：「汝安可去窗眼之中，均可受箭。」呂貝珈曰：「死亦佳事！」乃挾短梯登檻。揆梵訶曰：「吾親愛之呂貝珈！此事滋非閻秀所能，勿被傷以死，使我含恨。汝先以盾自衛，勿湧現全身於窗上。」呂貝珈聞言，果擁盾自衛，以身臨窗外瞰；凡外間所有，悉舉以告，言敵衆攻城矣。

呂貝珈所踞窗，一面足以面內，凡城中人應敵狀，亦皆見之。堡中尚有外堡，爲保衛後戶者，雷極那德自臨鎮之，衆已來攻，堡旣弗高，築亦未固，有小河與大堡隔，外堡縱失，苟起繩橋，敵亦莫入。外堡有門對大堡，備陷時堡兵奔內之用，外堡之外，有木椿，銳上，四布地上。呂貝珈見外堡守兵雖夥，然爲勢甚危，而來兵之勢，專取攻瑕，務在必尅，乃一一下告揆梵訶，且言林中撒克遜兵多，出林者無幾。揆梵訶曰：「外人用何旗章？」呂貝珈曰：「無也。」揆梵訶曰：「如是搏戰，乃不用大纛耶？爾試觀之，誰爲魁率者？」呂貝珈曰：「吾見一騎將，甲馬皆黑，狀至趨捷，號令似出其手。」揆梵訶曰：「黑騎盾上所繪何狀？」呂貝珈曰：「似繪一鐵棒並一荷包之鎖，質黑而畫在青也。」揆梵訶驚曰：「此鑿械也。大類吾之近狀，來將何爲用之？汝見盾上尚有銘詞否？」呂貝珈曰：「此安能辨？卽所繪之形，亦借陽光矚之。」揆梵訶曰：「此外尙有何人？」呂貝珈曰：「爲吾所見者，只有此人，而攻外堡勢甚囂雜，亦似有倡率者？」旋呼曰：「來矣！來矣！近堡矣！天乎相我，我膽力喪矣。前隊之兵，均擁木盾，後隊悉張弓注矢而前，引滿矣。嗟夫！摩西天主赦我乎？」此時呂貝珈之聲，爲外兵所聞，悉不之聞，但聞堡外發令攻城，城兵亦吹笳抵之，咸呼主將之名，以壯兵氣。外攻雖烈，內備亦嚴，外兵之矢，叢數十人始一發，均趣城上，城人少露其軀者，立斲。此時矢如雹落，聲蚩蚩然，城人悉隱。

睥睨中，死者僅二人而已。城中腦門豆兵，旣擁高盾，亦以矢嚮敵而射，外兵無甲，傷者頗夥。時兩軍大鬩，其聲至烈，似有要人中矢而殞者。揆梵訶偃臥，心血如沸，自念：「凡人力捍自由，必以戰績，今我偃臥如僧，乃聽同類爲我爭之，極形媿惡；復呼呂貝珈曰：『汝更臨窗覘外兵何狀。』」呂貝珈如言復登。揆梵訶曰：「如何？」呂貝珈曰：「兩陣矢如飛蝗，至彎弓之人，亦不之見。」揆梵訶曰：「如是，城安得下？非肉薄者，外兵爲失着矣。汝試觀黑甲之主將如何？」呂貝珈曰：「紛亂中殊不之見。」揆梵訶曰：「兩軍方蹙，主將乃棄軍行耶？」呂貝珈曰：「見之矣！彼已以騎近外堡，力拔木椿，且有以斧力斫之者。」已而復呼曰：「椿起，兵隊進矣；雷極那德力卻之矣。」已而復呼曰：「二軍肉薄矣。天乎！狀乃如二狼接也。」語至此，呂貝珈不復更視。揆梵訶曰：「此時肉薄無矢，汝平安矣；可更爲我矚之。」呂貝珈曰：「咄！黑騎大將與雷極那德接戰矣。二軍均停械以觀戰狀至劇。」已而大呼曰：「頗矣！」揆梵訶曰：「誰也？」呂貝珈曰：「黑騎也。」少須，更曰：「起矣！此時似綜二十人之力，迸之一身矣。彼刃已折，易一巨斧，近雷極那德力斫。」忽大呼曰：「彼不能支，仆矣，仆矣！」揆梵訶呼曰：「仆者雷極那德乎？」呂貝珈曰：「然。白拉恩以人來援，昇雷極那德入城矣。」揆梵訶曰：「然則來兵入椿園內矣。」呂貝珈曰：「然。兵已附梯上城，間亦有以肩承足而登者，城人方以木

石下擊，外兵昇其傷者走矣，駢肩復至。嗟夫摩西！上天生人，乃用是誅滅耶？揆梵訶曰：「勿爲兒女之言。但告我誰勝誰負。」呂貝珈曰：「飛梯已爲內兵所毀，城下傷兵方輾轉哀鳴，似外兵已敗。」揆梵訶曰：「天乎助我！詎知兵力一挫，乃悉逃乎？」呂貝珈曰：「否。來勢復銳。黑將軍執巨斧斫堡門矣！君但聞巨聲，卽將軍斧力也；城上木石爭下，將軍初不之省。」揆梵訶躍然起坐曰：「吾始以爲英國能此者僅有一人，今乃兩耶？」呂貝珈曰：「門碎，外堡關矣；外兵已涉入，將堡內守兵，一一擲之濠中。」揆梵訶曰：「衆過繩橋乎？」呂貝珈曰：「未也。白拉恩已毀橋，而外堡守兵，尙有留滯橋外者；君不聞號慟聲與？卽堡兵哭也。此狀我何忍更矚！」揆梵訶曰：「力支而疲，爲我更覘外勢。」呂貝珈曰：「外兵方息，城矢亦弗及。」揆梵訶曰：「吾友，前文佳，後幅當弗弱；黑勇士必且來攻大堡，堡亦必克。」復自言曰：「天下安有如是之勇士？所圖鐵棒及鏢，此又何意？呂貝珈，汝見黑將軍實作何狀？」呂貝珈曰：「上下皆黑，安辨風采；惟此次施勇於萬矢中，獨標神力，後此雖在百萬軍中，吾亦辨之。此人在岌岌危險中，猶同赴燕，何其整暇！吾觀將軍不徒有力，且每一舉槩，靈魂咸載之以出，令人折服無已。天下安有以一人之力挫數百人者？」揆梵訶曰：「呂貝珈，汝一一繪出英雄風貌矣。彼殆少息，甦其勇力，且必以策渡河；有是勇士在軍，安肯中道而止。我若能在是間者，卽

囚我十年，我亦甘之！」

呂貝珈聞言，趣卽榻下曰：「將軍奈何言此？將軍現被痍傷，詎可躍躍更試？」挨梵訶曰：「呂貝珈！吾輩生長兵間，聞戰卽心動，安能枯坐如僧，閑置如處子？且我之嗜戰，猶之嗜飲沙場塵土，嗅之皆有奇馨；若我輩不能得名於疆場，雖生胡樂，須知吾心所奇貴者，卽此一節而已。」呂貝珈曰：「將軍之言固偉，然爲區區虛名，乃不惜其軀命，亦爲非策；將軍殺人喋血，固至豪健，一至墜折馬顛，此外尙遺何物？」挨梵訶曰：「所遺之物名耳！名之爲用，用以表墓最佳。」呂貝珈曰：「墓前所懸之鏹刃，及半折之殘碑，足以酬將軍生平苦志乎？似將軍所嗜者，在巷曲賣糕者之口中，唱英雄之曲，以媚醉人，將軍卽用爲行狀乎？」挨梵訶大怒曰：「女郎止！汝何知英雄行狀？天下人品之貴賤，卽分別於此；國仇在胸，不報豈復男子？汝奈何以冷水沃此矚火？我輩卽憑此好名好勇之心，以保全吾愛國之素志，或不至於無恥。汝非基督教教人，故媿心不熾；若吾基督教教人，見人戰勝，則以爲至榮。我實告汝，凡人畜有此心，則報國仇，誅暴君，復自由，均恃此耳！」呂貝珈曰：「吾輩有國度時，亦知保國；至於宣戰，亦第憑天意，舍此人人無復戰心。今吾國已滅，遺民悉爲人侮，若吾種中能更生一吉地翁，與馬喀伯司者，則猶太少女亦將聞鼓聲而色喜矣。」呂貝珈語至此，感喟蒼茫。

狀甚悲憤，綠猶太人多守辱遠榮，並無復仇之念，互其胸中者，而呂貝珈則獨異於其種人，自念：「挨梵訶必不能深洞其隱，以爲我輩必卑微無膽，貪生恐死一流人耳。若果流血碎尸，能挽回國家自由，心亦甘之，否則俾吾父及挨梵訶一一脫險，即死亦復無惜，此時基督教人方知吾猶太種人亦知赴義而死也。」思時視挨梵訶，願已睡矣。自念「吾此時以目視之，於禮良悖，嗟夫，吾父，——吾於此時竟與吾父於憶念之次，何也？宗國陰沈，乃願戀戀此異邦少年人，寧非無謂。」

●吉地翁 (Gideon)

據耶教聖經所載，吉地翁乃古代以色列族之英雄，曾率少數從者戰敗貝底管人（即阿

拉伯人）

●馬拿伯司 (Manaboth)

據耶教聖經，此爲 Judah 之別號；Judas 一族（即名爲 Maccabees）自其父

Mattathias 以來，即爲猶太巨族，愛國之猶太人咸往歸之，將以爲復興猶太之基礎。後當 Antiochus IV 臨朝時

（紀元前一七五——一六四年），Maccabees 族及愛國猶太人與宗教革命軍，果成功，得爭回本族一部分之自由。

第三十章

此時堡外方微息，以圖更改，城兵亦百計以圖備禦。白拉恩與白拉守坐守城堞之上。白拉守忽略曰：「雷極那德安往得毋死耶？」白拉恩曰：「未也。非彼甲厚，早羅斧鋒，惟此人生機無幾，將往卽其父祖，親王侍從，又弱一個矣。」白拉守曰：「鬼王應得一健將，此人不敢神道，所以至此。」白拉恩曰：「汝迷信過深，其失正與嫗神者等。」白拉守曰：「汝勿侮我。我寧能甘受人侮者，我雖非太姆不拉種人，而敬神之心，較汝輩爲摯；汝輩名屬宗教，人皆淫昏。」白拉恩曰：「勿多言，當圖全城之法；汝所分地，外兵如何？」白拉守曰：「其來如爲鬼附其身，面目一一亡失，爲首卽善射之人。吾觀其筈，卽王所賜予者；華德馬語我良確，謂王以盛賞鼓勵巨盜，用以仇我；我非賈西班牙之甲，望朝無倫，彼人之矢，凡七著吾體，無一不足死者。」白拉恩曰：「汝力尙偉。吾外堡陷矣。」白拉守曰：「外堡一陷，衆已傳城，城矢下注，安能卽及；吾力少懈，敵人卽可乘暇而至。今內兵甚寡，精神不能四週；且吾兵恆言，面目一露，矢立時及。今雷極那德去死近，吾又失一助，奈何？」白拉恩汝策之。

吾意與之媾和，歸其俘，事或得平也。」白拉恩曰：「汝不顧天下唾罵耶人，將以我爲蚤夜攪人，一爲牧豬奴及弄兒所窘，卽復輸款，此何名爲英雄行？汝卑瑣如此，良足羞人！吾寧焚死，亦必力戰。」白拉守曰：「汝已定策，則惟有決死而已；實則吾視此七尺亦輕。若客兵在此，恣吾調遣者，當不至於敗衄。嗟彼健兒，知我坐困於此，則必一臨。彼撒克遜之奴，駭遯無迹矣。」白拉恩曰：「客兵安能至。今惟悉我餘衆，救亡足矣。衆多雷極那德舊部，爲土人所切齒者。」白拉守曰：「仇深則去降愈遠，非死守不能自脫，此適合吾用；今趣登城。」白拉恩汝觀之，白拉守轟轟男子耳，安能爲降將軍？」白拉恩曰：「壯哉行矣！」二人議定，以爲至要之地，在與外堡對峙之處，二人齊言城外有溝，非逾溝不能傅城；又虞外兵窟集一處，僞作攻城狀，以別支乘暇入堡。此着亦已預料，於是白拉守令餘兵分據而疏立，見狀卽告，以備非常；白拉守守後門，白拉恩以十餘人爲游兵，何地有急，卽趣赴之。顧外堡已爲敵有，有叢樹當門，外兵部署，城內初不之覺，白拉守畜疑萬端，兵心亦惑。

而雷極那德被創後，痛徹心腑；自審生平所爲，至此必無善果，然尙強勇，弗降其氣；亦微思用教士懺悔，願念引教士，恆需錢，悔吝之心一萌，而懺悔之心復止。前此尙忍痛，迨漸彌留，復念死後殊無顏以覲上帝，因之悸恐不已，乃呼曰：「堡中狗教士安往？吾家老雷極那德以資立廟，獨至其

子垂斃，乃爭匿弗至耶！吾知此狗，非洪醉，卽在死人榻下惡作劇耳！老子爲彼主人之家嗣，詎吾臨逝之時，乃不臨視，聽我如死狗耶？今以人趣白拉恩至，彼亦教士也。」旣而曰：「不可。吾甯以祕告訴之鬼物，勿令此獠知也；然吾聞諸長老，凡人臨命，能自懺悔，亦自有驗，毋須教士嘔嘔。然而吾負罪至重，如何能禱者？」忽聞榻外有冷雷之聲，言曰：「不圖雷極那德之爲人，亦有弗能之事！」此時俗尙迷信，以爲臨死之人，牀外均有鬼物偵伺，雷極那德毛髮皆豎，縮身如蠅，旣而抗聲問曰：「誰在此趣來見我？」牀外人曰：「我索命使者也。」雷極那德曰：「鬼耶？當令吾一見。其勿謂吾卽畏爾。吾垂斃之身，固無如汝何，然魂一脫殼，卽足捨汝。」牀外復言曰：「雷極那德，汝生平犯上作亂，椎埋刦貨，匪斯不爲；今復助此不孝不弟之約翰，力圖僭號，汝罪重矣！」雷極那德曰：「鬼亦謊耶？勸進約翰者，凡五十人，寧獨我耶？詎五十人同罪，受慘者獨我一人？謊鬼，汝趣行，勿瀆老子！老子固未死，卽死亦何與汝？」牀外又言曰：「汝死安能寧貼？汝自省生平，刦質平人，以非刑拶拷，號冤徹天，謂汝臨命時，能不爲鬼捨耶？」雷極那德曰：「背教之猶太人，吾加以嚴刑，於法良當；鬼子，須知十字軍之赴巴勒士丁，戮亞刺伯叛聖之人，不爲慘戮，卽撒克遜人爲我國仇，殺之亦當理。鬼子，汝今謂我生有何過者？」復曰：「鬼子乃無聲，豈懼我耶？」牀外又有聲曰：「我焉懼汝？汝試思爾父

之死，死於何人之手，當日牀上以逆子之刃，出老父之血，其人誰耶？雷極那德曰：「茲事汝亦知耶？吾以爲天下惟我一人知耳！雖然，猶有同謀之一人。鬼爲我擒撒克遜婦人歐弗利得至；茲事彼人知之至詳。鬼如逮我者，可兼徵此人同赴紂絕陰天耳。」

此時忽見愛而利加行至榻下，語雷極那德曰：「歐弗利得已得冥譴矣，今且來觀汝臨死之瘡狀。汝今勿囁齷張爪，作噬人狀，吾今日猶懼汝乎？汝惡人，今焉有力抗我？」雷極那德曰：「汝罪惡貫盈之蠻姬，爾陷我於戾，乃復加以調談乎？」愛而利加曰：「雷極那德聽之！我即討圭之女，吾父爲若父所手殊者；若家盡滅吾門，今日適爲吾復仇之日。汝父爲吾家索命之鬼，今吾亦爲厲於汝家。吾之恨汝，非待汝化灰以後，吾仇萬不之釋！」雷極那德曰：「汝乃欲見我化灰？此生何由得見！」呼曰：「極而司，克來門德，聖毛而，司蒂芬，越來越來！將此妖婦擲之堡外！」已乃又呼曰：「衆安往？」愛而利加曰：「英雄人趣呼之，嚶嚶當立至。實告汝，汝之羽翼盡矣；汝試聽堡外戰聲，堡且立破。汝行將爲爾生平輕賤者所凌踐。汝不知撒克遜人方踰爾垣窺爾，爾男子，何慚慚作婦人臥耶？」雷極那德憤極曰：「我苟有一毫之力，亦當趣死於刀劍之下！奈何爲汝所窘辱，至於如是。」愛而利加曰：「汝安能爲壯士之死？吾告汝死法。汝死殆如狸狔爲獵者烘燎，縮死於火中；此狀殊

肯汝也。」雷極那德曰：「妖婦，汝烏知之。吾衆健城堅，彼奴虜何由得乘。汝不聞白拉守及白拉恩呼噪之聲，較外兵豪健耶？明日張筵賀勝，卽置汝於爐火之上，煨燼汝身，以爲愉快。汝生受殊刑，卽死後，汝骨亦將淪諸地獄。」愛而利加曰：「汝勿誇謾。事至且更言。」言已欲行，行而復止，曰：「雷極那德，汝聽之。汝死期非遠，卽老身雙手，爲汝了此家事。汝見屋隙有濃煙入乎？汝氣咽以爲創重，目迷以爲神昏，實則皆非。堡中火發矣！汝尙憶地室之中，有荆薪擁積乎？」雷極那德曰：「然則汝縱火矣！」愛而利加曰：「此火絕迅，吾今將登樓，示外兵以標識，趣登樓，使爾應援當無及。我今行矣，勾魂之鬼且至。惟告汝，愛而利加者，其人亦非良，必與爾同盡。相見不遠，別矣。」但聞扉外下雙關而去。

雷極那德知無可逃死，逃命大呼白拉守、白拉恩不已，且曰：「爾爲吾良友，乃不見救，坐聽吾死耶？」顧久呼仍莫聽。已火燄冒出，復大呼曰：「吾咽閉矣！」忽狂號忽作喃喃語。已而紅燄冒出，黑煙之中，突突而起，復呼曰：「鬼大集矣！趣行趣行！我寧一身與爾同行，行次挾白拉恩及白拉守也。且此堡中撒克遜人及猶太人，亦宜同燼！」已而大笑，而空屋得回響，亦大笑。雷極那德怒曰：「鬼何笑？」已而火灼其膚，乃大呼。吾書至此，可勿更敘矣。

撒克遜叔後英雄略

●登而利加 卽歐弗利得，參觀第二十七章註一。

第三十一章

凱特立克初聞歐弗利得之言，將舉火內應，殊不之信；告黑蝸牛及道人以狀，此二人間有內應，乃大樂，商酌必力拔圍中人出，方無事，不且皆死。凱特立克曰：「王孫亦在內。」黑蝸牛曰：「尙有宗女安在？」洛克司列曰：「我寧碎骨，必救汪霸。此忠義之人，萬不可死。」道人揚三叉之禦語曰：「必救，必救！」黑蝸牛曰：「今日之事，當推凱特立克爲率。」凱特立克曰：「吾未學兵法，然甚願荷棘從將軍之後。」洛克司列曰：「旣丈人弗欲，我請以弩手爲前敵。如城上人能露面面我者，我必令其人受矢如蝟，不爾，衆當殺我。」黑蝸牛曰：「壯哉言也！衆聽之，汝能悉心從我，我必力陷比堡。」其第一次攻外堡時，吾書已詳敘之矣。

外堡已下，黑蝸牛復告凱特立克曰：「旣得外堡，尙防大堡之人乘夜來劫。」此事洛克司列亦以爲然，自審衆皆烏合，不能敵堡中久戰之卒。乘此少暇，黑蝸牛令制木簾渡濠，然爲時稍久，幸此罅隙之時，正歐弗利得從中部署之日。迨木簾旣訖，黑蝸牛誓衆曰：「陽光將入，爲時甚岌岌，我

尙有他事，不能更延，勢宜速攻；且少須時日，堯克之兵亦將立至。今以人告洛克司列，虛爲悉衆攻城之狀，以張疑兵；留後戶弗攻，汝輩見吾斫大門破，卽以木牌架水上面渡，隨吾取城。是中有不欲冒險者，宜張弓以伺中堡之人，出面城堞，趣射之。凱特立克，汝以弓弩守外堡。凱特立克曰：「不可！吾雖老耄，尙有勇力，從將軍入城，矧此事緣老夫而起，寧能退縮讓人乎？」黑蝸牛曰：「丈。無甲仗刀及盾，安能取勝？」凱特立克曰：「無甲亦佳。俾腦門豆人知我無甲，尙冒進也。」已復面黑蝸牛曰：「將軍甲老夫非以是規將軍也。」黑蝸牛曰：「如是者關堡門。」外堡門關，衆出木簾窺濠上，黑蝸牛同凱特立克躍然過河，從者頗夥。黑蝸牛一臨城下，卽以巨斧劈門，而繩橋適懸其上，以當箭弩，故黑蝸牛得從容劈門，不罹矢石。餘人無衛，被箭死者二人，衆悉奔還。此時黑蝸牛及凱特立克方瀕於險，而外堡之上，箭如飛蝗，竟無人下擲劈門之二士。白拉守見兵士避箭，乃叱曰：「鈍狗！乃坐視城下劈吾門者耶？」時城上有小石塔，白拉守令翻此塔下擲，以碎劈門者之二人。此時圍城者，忽見紅旂颺於危樓之上，如凱特立克言；一爲洛克司列所見，卽呼曰：「趣攻此門，內應發矣。」呼道入同行曰：「汝見紅旂一張，此堡屬我矣。趣前登！」時守兵方起塔，洛克司列斗出一矢，立殪之於塔前；第二人奪其鐵桿，方欲下，而第二矢又至，貫其銅盔，墜於城濠而死。餘兵莫前。白拉

守取鐵桿奮前塔重千觔，將翻而下城，匪特二士蠶粉，卽此繩橋，亦將下沈濠底。衆見狀，大恐；洛克司列連發三矢，中白拉守之甲，均反擲莫進。——以白拉守之甲，西班牙甲也。洛克司列罵曰：「此甲可惡。若出英製者，吾矢入之如貫豆矣。」乃呼曰：「凱特立克，黑蝸牛趣避；鐵塔下矣！」然衆聲囂雜中，竟不之聞。歌斯見狀，立躍木簾之上，告二士，而鐵塔已築築而動；白拉恩忽呼曰：「已矣！火發矣！」白拉守曰：「汝何謬妄？」白拉恩曰：「信哉！吾力撲竟弗滅。」白拉守聞狀大驚曰：「聖尼古拉司救我！若不死者，當獻金燭奴二具於神座。」白拉恩曰：「勿爲婦人之言。趣啓後門，門外僅有二人，爾推之河中，吾輩趣奪外堡。我則自前門出，助爾成功。我能得外堡，尙足以待援兵。」白拉守曰：「我行，汝亦必至。」白拉恩曰：「天主鑒之，我不背約。」

於是白拉守以所餘兵力啟後戶，戶關，黑蝸牛已揚斧入門，前行之二人立死斧下。白拉守曰：「區區二人，我乃不能出耶？」中有一人力前，剛受一斧，立退，曰：「厲也！非人。」白拉守曰：「後火而前敵，不行亦死，我今且與并命。」於是二人戰極酣，刀斧競舉；白拉守爲斧所劈，立僵於地，甲厚未殊，黑蝸牛出刀喝曰：「白拉守汝降耶？」白拉守曰：「我不知汝名，何由降？」黑蝸牛附耳作數語。白拉守曰：「降矣。」黑蝸牛曰：「汝赴外堡聽號令。」白拉守曰：「挨梵訶在堡中，火熾將死。」

黑蝸牛曰：「挨梵訶在此乎？」挨梵訶若去一毫髮，此堡中人當無生者。越告我，挨梵訶安在？」白拉守曰：「循級而上，第一屋卽挨梵訶囚室也；我引君行，不可乎？」黑蝸牛曰：「汝行，我未信汝也。」此時凱特立克亦以人來；腦門豆人已喪心膽，或降或逃，紛紜不一。時白拉守已起見黑蝸牛，且私語曰：「彼何爲乃不信我？實則我亦不可信。」因脫帽自出，遇洛克司列，解佩刀授之，示降意，自赴外堡。

時堡中火大熾，呂貝珈及挨梵訶亦覺有煙氣冒入。呂貝珈知火發矣，因曰：「將軍，堡焚矣！吾二人將奈何？」挨梵訶曰：「汝趣行，吾待死耳。」呂貝珈曰：「我安忍逃？請與將軍同燼，惟吾父不知如何？」時有大聲，似有人排門入，見白拉恩突入，甲破盔穿，狀甚醜戾，呼曰：「呂貝珈，我得汝矣！我不云乎，此生甘苦與汝同之。今來出汝於死。外間火盛，吾冒百險，始及於此，汝趣隨吾行。」呂貝珈曰：「汝果有人心者，當先救吾父，及此燙傷之壯士，則我始可行。若專出我者，我誓死亦弗出。」白拉恩曰：「汝云壯士誰耶？」既云壯士，宜能自救，奈何需人至於老猶太人，狀同螻蟻，吾亦何惜。」呂貝珈曰：「野人汝胡言者？我寧死於火，安能乞活於汝？」白拉恩曰：「前此汝以死脅我，今茲不能脅矣。」語已，力挾而出。呂貝珈狂號，出死方與揜，挨梵訶亦厲聲斥之曰：「汝名爲身隸宗教，乃

成敗爾！爾若弗實此女，將得強死！汝須知斥汝者，挨梵訶也。」白拉恩弗答。挨梵訶怒曰：「死囚！我且晚取爾心肺矣！」忽聞人言曰：「惠而弗列無恙耶？非爾出大聲，我幾無地覓汝。」挨梵訶曰：「來者果爲吾輩，可先追劫女之賊，並出魯溫娜與凱特立克。」來者曰：「我先救汝，再出餘人。」引手挾挨梵訶出後戶，與其侍者後，安置之善地，復入覓取餘人。此時雷極那德所臥室已焚，願牆厚，火不卽出，而雷極那德顛頓火中，尙未殊，呼豈雜火聲四徹。堡中前後關均大啟，堡人爲外兵斬殺略盡。雷極那德衆均弗降，知降亦必死，故巷戰殊劇。堡中但聞人聲號慟，血腥波道。乘亂中凱特立克直赴囚所，取魯溫娜；歌斯以利刃闢道進。凱特立克至時，魯溫娜正蒼皇無主，但見叉手向天祈禱。凱特立克乃以魯溫娜付歌斯出後戶，復入救阿失司丹，以爲王室宗親，僅此一塊肉，不可不救。此老入時，而汪霸與阿失司丹已出門矣。

白拉恩寘呂貝珈於馬上，以小隊弓刀突圍出行。時白拉恩持刀擁馬左右，防爲人狙取，以巨盾護馬上美人；有時敵衆麤集，則突入斬刈，復奔馬前擁護。阿失司丹一出，見白拉恩擁一美人，疑爲魯溫娜，大怒曰：「此人安可墜落賊手！」汪霸曰：「凡性急之人，取魚往往得蛙；以我觀之，必非魯溫娜。主人試觀馬上人，非披黑髮耶？主人果前，我不隨往；吾命雖賤，然亦不輕售人。且主人不甲，

安敵來鋒」既而曰：「主人必欲行者，吾亦不復能恤矣。」遂縱之行。阿失司丹奪取一槩，直搗白拉恩，氣力既猛，以槩左右刺，竟直赴核心。一見白拉恩，卽曰：「無恥之太姆不拉人，直同剽賊；汝乃敢近吾魯溫娜耶？」白拉恩曰：「狗，汝敢嫚及保護聖教之人，我今試令汝嘗此滋味。」乃豔立鎧上，出大刀力斫，阿失司丹以槩抵之，槩立折，刀中其顛，死。白拉恩笑曰：「與我爲仇者收局矣！」時見敵兵頗失色，急呼曰：「惜命者從吾行。」遂突過木牌，守岸之兵立潰，馬後皆亞刺伯奴，驟馬隨之。——蓋預與白拉守約，在外堡相見。既至，呼白拉守，白拉守曰：「我俘矣。」白拉恩曰：「我能出汝乎？」白拉守曰：「降矣！汝趣逃越。然我尚有言：飛鷹歸矣；汝可赴海外，勿留於此。」白拉恩曰：「我已踐約，故人當能諒我；飛鷹卽歸，亦不能啄我。我固有主聖教者爲吾衛也。」語已遂行。

餘人未及者，悉出死力搏戰，而火力亦暴出。忽見歐弗利得立於高塔之上，披髮風中，口唱鑊歌，眼光四射，作得意狀，立於火中；迨火合屋陷，聲影皆渺。尚有殘衆，悉逃入林中。堡外之兵，直觀至火滅，始已。洛克司列曰：「汝輩觀之，暴人之穴毀矣；我今且挾彼重物，歸而分肥。分必以律，勿侵，勿畸其輕重。」

第三十一章

明日，陽光射及林中空曠地上，樹葉受露如貫珠；而小麕出沒草上，爲狀甚適。洛克司列等聚於公道樹下，俵散贓物。時堡中馬匹糧食衣物金帛，皆聚爲屯，然盜中規律絕嚴，凡物露積，無竊取者，靜待號令。盜所集地，去堡可半英里，席一大橡樹之下，以枯草積爲座茵，爲洛克司列舉比之所，指揮黑蝸牛坐其右，凱特立克坐其左，餘婁羅分行而坐；語二人曰：「此間爲我之國家，故中座，且此座不能讓客，客宜恕之。」因曰：「道人安往，其被酒偃臥耶？衆見堡陷時，有道人迹兆乎？」密勒曰：「吾見道人下一地室，取雷極那德藏釀去矣。」洛克司列曰：「彼若洪醉迷路，爲煙燄所窘，不瘞身火中耶？」密勒汝以人往，以水沃除火，扶石尋此道人。」於是密勒以多人行，似愛道人故，不以分賊爲重。去後，洛克司列曰：「吾輩趣分。白拉守所部若知狀者，吾輩無免矣。今分贓物爲兩分：一分與凱特立克犒其衆，……」凱特立克曰：「吾傷阿失司丹之死，吾宗國王裔盡矣；吾之留此，非戀贓物，惟待收阿失司丹之尸歸葬耳，且魯溫娜亦思歸，吾惟未謝壯士，故隨衆至此，詎圖此區區者？」

洛克司列曰：「君所領衆，出死力，在法宜犒；長者仍受此爲當。」凱特立克曰：「犒衆吾自有微資，必毋需此；」迴首見汪霸曰：「餘人皆易犒，孺子以性命救我，我將何以報汝？」語至此，淚下如雨。汪霸曰：「主人以眼淚賜我，我不能更作劇，亦但有痛哭耳。主人果見愛，可赦歌斯，其來正爲公子行事，非逃也。」凱特立克曰：「此何如時，惡能不赦；匪特赦之，且欲加以殊賚。」歌斯來前跪此。「歌斯乃立至，長跪。」凱特立克曰：「汝後此不名爲奴；勿論所適，皆可自由。我更賜汝以田，汝自立業。我家更敢以奴禮役汝者，明神殛之。」歌斯自念身已自由，且得田產，乃大悅，起而曲踊；乃曰：「趣以鐵匠來，去我頸上之圈。嗟夫，主人一命我爲自由人，我之精力忽驟長，後此有事，我仍盡死無恤。以我自較前後，直若兩人。」番斯，汝來，汝知主人今自由乎？」番斯見主人跳躍，亦搖尾以應。汪霸曰：「番斯後此必永永識我。以我之頸圈，與番斯等，從未脫；惟後此我固識汝，汝或不見識耳。」歌斯曰：「此何如言，我豈忘吾故人者？卽主人不爲汝去圈，正恐汝後此不能自活。」汪霸曰：「我非慕汝得自由，惟聞自由人，恆須赴戰，諺言曰：『凡人寧爲弄兒生，勿爲壯士死；』正我之謂耳。」

此時忽聞馬蹄之聲，魯溫娜已至，狀仍如前，惟顏色稍慘淡，蓋新自難中來也。知挨楚訶生，而阿失司丹死，於意良適；願阿失司丹之死，亦非所欲，惟此人在，則凱特立克時時旁語，必欲成此婚。

事，願復中厭。魯溫娜既前，洛克司列等咸起爲禮；魯溫娜色大赧，已乃就馬上俯首答之曰：「羣公舍命出難，女於死，必得天佑。若壯士中，後來有餒者，須知魯溫娜家有膳也；渴者，須知魯溫娜家有酒也；若綠林不能托足，爲腦門豆所傷，則魯溫娜尚有食采，是中麋鹿，恣公所射。」洛克司列起謝曰：「謝翁主賜，並爲吾同儕謝翁主；吾輩得出翁主於禍，於名聲已有光榮，卽此足酬吾輩矣。吾綠林人多藐法事，今救翁主，一一足以懺悔。」魯溫娜又於馬上鞠躬，攬轡將行，忽見凱特立克方與衆別，亦立馬俟之。又見樹陰之中，白拉守垂首若有所思；魯溫娜欲行，而白拉守引首見之，臉乃大赧，左右不知所可，少須，以手引轡言曰：「魯溫娜能垂青喪敗之降將軍乎？」魯溫娜曰：「以汝爲人，如今日者，尙不爲辱；惟當日勝時爲足羞耳。」白拉守曰：「魯溫娜，今日席全勝之勢，能否赦我前失如赦我者，則異日呼咤東西，惟女郎所命。」魯溫娜曰：「我爲基督教人，安能不赦汝罪；惟前此孟浪之形，在律萬不宜恕。」此時凱特立克至，叱曰：「汝速緩手，去其轡；汝今爲俘，吾不能較，不爾，一餐寘汝地上矣！汝前此所爲，以天理言之，當得奇罰。」白拉守曰：「此時汝以言抵我，知我必無力與汝角軀；天下撒克遜人孰知禮節者！」遂放手去轡，縱魯溫娜行。

方凱特立克未行前，力與黑犢牛致謝曰：「老夫知將軍刀鏢上人，萬無念家之理，惟戰場之

中，勝負絕難定，故烈士暮年恆念其家，今將軍禮我至，則老夫之家卽將軍家，吾產卽將軍產，將軍苟臨貺，當勿自命爲客，但云省其骨肉可矣。」黑蝸牛曰：「凱特立克聽之。吾今日方知撒克遜人忠篤可念也！汝家吾必一至，特此倥偬之間，殊不能踐此諾責，惟異日吾至時面求一事，雖以丈人宏量，或不聽我。」凱特立克引手拊黑蝸牛之肩曰：「勿論如何，卽破吾產，吾亦預立此諾。」黑蝸牛曰：「丈人勿太豪爽，必至異日不斥我者，方成交道，丈行矣。」凱特立克曰：「此歸首當葬阿失司丹。卽不在吾家，亦必在阿失司丹采邑，其日勿論何人來弔，必款以盛席，矧將軍以死力出之。雖彼自死，無與將軍，然將軍足感也。」汪霸曰：「嗟夫，盛席阿失司丹乃不能饗，可悲也。」因引手向天曰：「彼醉於清都之間乎？」凱特立克在平時當怒，此時念其忠誠，但語曰：「行。勿作妄語。」時魯溫娜亦與黑蝸牛道別而行。行後見村衆舁阿失司丹之尸上道，左右道侶，知此去必得厚貺，亦助之舁尸，於是撒克遜村人知王孫強死，亦來送葬，故執紼者絕多。洛克司列聞阿失司丹尸過，亦起立爲禮，因之念及伙伴，死於兵間，爲愴然失容，惟綠林事業，去死絕近，傷逝之心至微，旋已忘矣。

洛克司列謂黑蝸牛曰：「日來之事，專恃將軍，不然無濟，今請以贖物上將軍，爲後來之記念，將軍當能見許。」黑蝸牛曰：「意至矣！惟有請者，俘囚白拉守能否屬我？」洛克司列曰：「此因本

屬將軍，若歸我者，前數時已經之樹杪矣。」黑蝸牛曰：「白拉守，吾許汝自由，汝行矣。若我憶汝前仇，汝焉有幸？後此汝須留意。」白拉守鞠躬將行，綠林人鼓掌送之；白拉守怒目迴盼曰：「羣狗勿聲！昨日危險之間，吾殊未見汝，汝陰伏如鼠，何足掛眼？」此時衆皆彎弓，而洛克司列出而止之。時黑蝸牛就羣馬中取一神駿者，攀鞍將行；洛克司列出其銀笳曰：「請將軍受此笳，爲吾二人交誼之券。將軍馬上人，安保不有爲敵人見信；彼屈倫德，替司二河之間，均賤子權力所及地，將軍後此以笳三吹作『瓦撒答』聲，吾輩集矣。」於是引笳三吹，作此聲，令黑蝸牛習之。黑蝸牛曰：「謝壯士！天下交誼之篤，無如汝矣。」亦引笳三弄。洛克司列曰：「笳聲絕，仇爽，將軍亦自綠林來耶？」乃語其衆曰：「汝輩聞『瓦撒答』笳聲，不前援，吾必以弓絃鞭汝之背。」婁羅曰：「會長萬歲！黑將軍萬歲！吾輩聞笳即至，不敢愛死。」洛克司列乃分贓，黑蝸牛亦留觀之。洛克司列以十分之一入教會，留其一爲公積，更留其一爲獎恤之需；其餘以力之多寡，次之高下，宰之甚均，受者貼然。黑蝸牛大駭，以爲盜中乃均平如是。

時綠林咸得贓物矣，公積之款，亦有人司之。惟分與教會司者，尙無其人，以道人久久未歸也。洛克司列曰：「此洪醉道人安往？彼人於食肉分贓時，未嘗後人，今又安往？今茲教會之贓，非彼又

誰筌者？矧吾俘尚有一人，亦教門中人，須道人決之。」黑蝸牛曰：「道人與我雅有情懷，心甚戀戀其人，今且往煨燼之場，覓其蹤迹。」正語時，而巨人之聲已四徹，呼曰：「衆讓吾路。吾情修道人，挾一囚徒至矣。」衆皆大笑，見其一手持棘，一手引馬繮，縛以撒至，呼曰：「阿蘭安在？當著阿蘭爲我譜詩歌也。咄！阿蘭匿乎？吾有奇功，彼乃匿不見我。」洛克司列曰：「縛者何人？」道人曰：「此人爲吾武功所得之俘囚，我已力勸之歸基督教矣。猶太人，我昨宵不授汝以祈禱馬利亞耶？我昨飲一宵之酒，痛談天道，汝不記憶耶？」以撒曰：「諸公幸憐憫釋我，勿聽此彌道人。」旣而曰：「道人不能，蓋清修者也。」道人叱曰：「猶太人，汝背教耶？爾肉固不如小豚，然炙而啖之，足以供吾晨餐。汝今且稱聖母馬利亞與衆聽之。」洛克司列曰：「止，勿令此人瀆我聖母。今但問汝何由得此人？」道人曰：「我無意至地窖，欲拯無告之人；後見窖中有酒，余以大火之中，酒必無倖，因欲以人出此酒。忽見有小門巖扇，思此門中有佳釀，且匙留扉上，乃排門而入，諸無所見，但壁上鏽鏤無數，及此鈇奴，奴見我立降，且曰：無論得救與否，今見道人，卽爲道人之囚。此時我亦困，小飲杯酒而已。尋聞火發屋陷，遂不能出，自念亦必死，卽不死，亦不能以修道之人與猶太人同行，思欲死之牢中；旣而念其老耄，哀而釋之，立以教門經訓，感化其人，然子下而萌發，方大喜時，不期而暈，非闕酒也，沈睡

至曉。君等弗信者，但問來覓之人，卽悉吾倦而渴睡也。」中有一人曰：「然。吾輩披亂石得窖，一罌之酒，但餘其半；猶太人怖欲死，道人爛醉如泥——但道人言未嘗飲耳。」道人曰：「汝輩妄言！吾思以酒歸獻吾酋，汝輩飲之都盡；然汝飲亦佳，惟吾能導挽猶太人歸入正教，爲功至鉅。今猶太人知聖道，正與吾同。」洛克司列曰：「猶太人，渠言信耶？」以撒曰：「傷哉！小人昨日此醉士喃喃至曉，小人竟一字無能覺者。此時小人昏憊已極，卽聖亞伯拉罕降自九霄，親加訓導，小人亦不能解矣。」道人曰：「汝又妄矣。汝昨夕不言悉產助教門耶？」以撒愈怖曰：「小人未嘗言此。小人爲乞兒，安得有產；今不惟貧困，卽女兒亦不之見。乞將軍赦小人。」道人曰：「否。汝旣歸正教，復欲叛遁，非行罰不可。」遂舉棘桿將力斃之。黑蝸牛力格不聽下。道人乃遷怒於黑蝸牛曰：「汝爲情蟲，乃與吾事！」黑蝸牛曰：「道人，我非汝友耶？奈何嘗我？」道人曰：「我則誰知！惟汝格我，我必與汝決勝。」黑蝸牛笑曰：「道人待我厚，前夕以我之故，至飲酒茹葷，忘其清規，非爲良友，何由破戒？」道人嚙齒頓其棘曰：「我必授汝以棘！」洛克司列曰：「止，二公非有意攪亂耶？」黑蝸牛曰：「此何名攪？」對道人曰：「吾立此，聽爾撲我；我苟報汝，汝勿跌。」道人曰：「爾甲冑赫然，我乃常服，然亦弗畏。」乃捲袖伸其巨臂，力趣黑蝸牛；在勢，雖青兕亦且重創，而黑蝸牛屹然弗動。觀者譁噪。黑蝸

半曰：「道人，吾頂有肉，吾拳無也。汝靜立待我。」道人曰：「汝能跌我，我必以猶太人之贖金與爾。」語已，黑蝸牛伸拳揮之，道人跌矣。既起，亦弗怒，進向黑蝸牛曰：「勇哉！吾二人仍敦交誼，勿斂前懷。吾今令猶太人出金奉餉。」時有數人調道人曰：「道人一跌，宿酒醒矣。」道人曰：「勿聲！爾敢謂我者，我必取償於爾。」洛克司列曰：「猶太人聽之，吾輩均基督教人，汝趣言贖金，吾尚有他俘，當往理之。」黑蝸牛曰：「雷極那德之囚，尚有存者乎？」洛克司列曰：「有之固不足得贖金，已盡釋之，吾所云之俘，亦教門中之錚錚者，乃乘深黑之夜，騎馬行榛莽中，願爲服甚都，——將軍不觀其人來乎？」時見二騎士扶一道人，則淑芙寺中長老愛默也。

第三十三章

長老盛服已毀，氣概外尚凜凜，而畏死之情，不覺形於神宇間；乃抗言曰：「諸公虜我何爲？公爲土耳其人耶，抑爲基督教人？公亦知道人爲信奉聖母者乎？且我隨身雜佩，衆已得之。若在他入，必逐去諸公，不令隸之教籍；而道人則款款有情者，公輩果還吾騎及他物與侍人，更出一百鎊金錢，就寺中爲諸公懺悔，則諸公積愆，當立冰釋。」洛克司列曰：「余甚歉。吾從者唐突道人，至於如此。」愛默道人聞言，知盜在也，乃抗言曰：「公左右乃詆我如畜，以此御他教之人，尙不可，矧堂堂淑美寺長老，乃凌巖至於極地耶？公所部阿蘭，嘗言交至，言不出四百鎊金錢者，且雉經諸虬枝之上。吾身金鍊及寶石戒指，悉入其囊。」洛克司列曰：「阿蘭詩人，乃忍處神甫以此？」愛默曰：「彼且立誓，以爲不得金者，吾頸當受經，無赦。」洛克司列曰：「果爾耶？吾勸長老且如其言。彼人敢抗言如是，力必能到願長老聽之。」愛默曰：「然則公亦戲我耳？昨尙云醉，今昭昭之中，宜有公道。」洛克司列曰：「我焉敢與長老戲。若不出金，則寺中方丈當更舉人，神甫不歸矣。」愛默曰：「公會

否爲基督教人，乃以此言見瀆？」洛克司列曰：「我固教門人也，且尙有道人在此。」因招醉士曰：「士前。」道人扶醉取道賊披之，顛越向前曰：「長老，弟子在此奉侍。」乃喃喃誦臘丁聖經不已。愛默曰：「汝輩爲盜，乃僞爲教門人也；褻聖侮天，莫此爲甚！」復語道人曰：「汝果爲教門中人，請言何術足以出我於厄；不然，吾將同朽兀受經，顛置於地矣。」道人曰：「惟贖可！」愛默曰：「教會中人，乃行贖乎？」道人曰：「是劇盜，何足言理；非得金，我輩且輸其命。」

愛默沈思久之，乃曰：「公輩爲綠林豪傑，卽我亦然。」洛克司列曰：「彼果綠林，可授之筭，試吹之，觀其音調。」愛默受筭作數弄。洛克司列搖首曰：「非是非是，筭聲固佳，然筭聲帶法國之聲，亂我英倫英雄音節。卽此宜更增五十鎊。」愛默曰：「卽以綠林公例言之，汝流品殆其下下者！我惟未嘗挾衛以行，爲宵人所得，罪胡至此。今旣令贖，宜降抑，不能如汝所定。」間有健卒進曰：「以我策之，道人贖金請定諸猶太人之口。猶太人贖金，亦請道人定之。」洛克司列曰：「此策良佳。猶太人前，汝度道人宜贖多少者？道人之產如何，汝固審之。」猶太人曰：「小人知之。其人固多金，小人曾與交易無數；彼寺中人所飲肥，所飲醇也；小人安能與之毗富。」愛默曰：「猶太之狗。天下孰不知吾寺得諸檀那施舍者？」猶太人曰：「去年春醪熟時，窖中甕盈無數，此亦檀那施舍耶？然此

醇酒，固非示富之密。」愛默益怒曰：「猶太狗。汝言教門中戒飲耶？且諸公亦錚錚爲基督教人，何爲聽猶太人媢聖侮天，乃夷然甘受？」洛克司列曰：「此言無屬。猶太人，汝第論能任贖金多鈔者？」以撒曰：「以理度之，出六百枚金錢，於寺產一無所損。」洛克司列曰：「定六百枚。」兩行健卒咸大呼曰：「吾魁率良公道。卽蘇羅門定此讞，亦必如此。」洛克司列曰：「方丈，汝聞之耶？趣將來。」愛默曰：「諸公癩耶？聲吾寺所有，亦安得六百枚者？若剖其半聽贖者，則吾以小行質此，吾歸獻其金。」洛克司列曰：「吾未嘗癩。小行可縱歸，長老宜屈尊於此。長老卽嗜飲食，吾可備供饌；卽行獵，吾亦囊矢侍長老行。」以撒思極力求媚盜魁，乃曰：「道人尙有存資在小人許，但得長老署櫛，小人當立上此六百枚。」洛克司列曰：「長老事定矣。汝之贖金如何？」猶太人曰：「小人乃亦出贖金耶？大王當審小人爲老丐耳！大王須吾五十枚者，則小人終身行乞，猶不能如此數。」洛克司列問愛默曰：「猶太人儲羨何似？」愛默曰：「彼非著名巨富堯克中以撒耶聞彼擁產之饒，卽盡虜其種人，彼力成能贖之。道人初不之識，但聞人言堯克私家積金逾屋；我基督教人聽此盡內盡國帑，於國法殊漏。」以撒曰：「道人勿畜黑心。小人之產，詎得諸要劫者？君基督教人夜中叩吾門曰：『以撒良友，急貸我，』其言之甘如蜜也；我少抗撓，則哀鳴不已；引爲良友。至於索母子之金，則顏

色立變，叱狗不已。」洛克司列曰：「彼猶太人，然所言殊當，長老勿怒；但問其宜贖之數足矣。」愛默曰：「在理不能告，以吾輩堂堂，非猶太賤種之比，不能以語相仇復。惟問贖金所在，舍一千鎊外，不索，則汝輩真愚矣。」洛克司列曰：「定以撒贖金一千鎊。」健兒復譁噪曰：「當理。到底基督教門言，落落大方，無猶太人醜觀也。」以撒呼曰：「上天助我！我今日喪其女矣，詎此一盂麥飯，亦不見許耶？」愛默曰：「汝喪其女，寧不減一人食耶？」以撒曰：「天乎！將軍安知小人之愛其女。嗟夫！呂貝珈，汝吾亡妻雷嬉兒之遺胤，今卽化樹上橡子，悉爲金錢，我亦取贖吾女，不聽落惡少之手。」中有一人曰：「爾女非黑髮披肩，以銀絲爲面幕者耶？」以撒倉皇言曰：「君能見告吾女所在，則雅各必佑君矣。」健兒曰：「吾昨見白拉恩置之馬上，匆匆突圍去，吾猝發一矢，射白拉恩弗中，中呂貝珈矣。」以撒曰：「託天之福，能死君箭鏃之下，爲幸已多。吾寧得其尸，不願爲強暴所污。嗟夫！吾家明珠失矣！」洛克司列曰：「汝輩觀之，此老固猶太人，然無家之戚，亦殊可憐。以撒汝言之，果一千鎊外，汝家遂空耶，抑尙可以自活？」以撒初尙悲女，及言及家產，則囁囁言曰：「此外尙可自存活。」洛克司列曰：「吾不願扼人於險，——汝女亦必以資奉贖，——吾今減汝贖款，可以五百枚來；以省道人言堂堂國教，乃反遜一猶太人也，故令逾汝一百之數。彼人亦太姆不拉，固愛色而

亦貪財，汝速以資往，必可得女，不爾殆矣。」復語所部曰：「吾處分如何者？」以撒聞言大感，力趨洛克司列之前，求親其履。洛克司列急起曰：「吾不省爾東方禮節。爾欲拜，拜天主可；吾亦罪人，不能爲汝贖罪。」愛默曰：「我天主教者也，拜我可爾。或以金求懺悔，則爾之父女，亦或得善果；且爾女媚，吾於鬪力之場，已窺見半面。汝果囑我求白拉恩者，應以何物見酬？」以撒曰：「吾衰已極，所遇皆破吾鈔者。」愛默曰：「爾猶太人弗瀨頹運，誰宜頹者？聖經不云乎：『孰不依吾言者，吾必聽喪其女，遞於四裔，』即汝之謂。經又云：『破散其貲，』今汝出資，不如經旨耶？」以撒聞言大戚，以手自搓；洛克司列附耳曰：「以撒，汝與愛默宜勿乖忤；其人殊好貨，爾以資交之。汝以吾爲不知爾鐵室中藏金耶？尙有爾園中蘋果樹下窖金無數，能昧人耶？」以撒聞言，面如死灰。洛克司列曰：「爾勿恐，我不爾禍。爾不憶當日堯克城中曾有遊子中病，爾女呂貝伽恤之，留療於爾家，病已，且以小銀錢贈彼，爾憶之乎？其人卽我也。然爾以小銀錢見贈，今日我省爾贖金五百枚，爲息厚矣。」以撒曰：「君卽所謂彎弓送更耶？覺君之音吐，我髣髴辨之。」洛克司列曰：「我固彎弓者也。」以撒曰：「彎弓知我；我蘋果樹下窖中，蓋羊羴也。我今饋將軍以一百碼青布，爲士卒衣，再贖以一百根西班牙弓材，又一百條弓弦，切勿更言窖中物事。」洛克司列曰：「幸勿見疑。吾甚德若女，今聞被劫，

心甚愴然；我之所能者射耳，以救若女，勢在弗能。若昨日知白拉恩所劫者爲若女，則早爲劫取歸若矣。爾願以我爲紹，與愛默合耶？以撒曰：「將軍能助小人，則吾事更遂。」洛克司列曰：「我語道人，爾可勿惜費。」於是洛克司列向愛默，以撒隨之而行。

洛克司列引二人至橡樹陰下，曰：「道人，我聞人言，汝嗜良醴，並悅美人笑聲，有諸第？此着殊不關我，惟又聞道人復愛良馬，及駿狗，惟入道中人，安有錢市此？今以撒願以囊銀馬克奉餉，求爾於白拉恩前出其女，汝見之乎？」以撒卽言曰：「銀固在此，惟能完好吾女如初擄時，則小人允出此錢；不爾，亦不甚惜。」洛克司列曰：「猶太人弗撓言，汝必如是者，我不與聞矣。」又語愛默曰：「道人之意云何？」愛默曰：「此事固佳，惟出其女時，而佳處又猶太人享之，殊與吾教門心迹不合。今寺中道室傾矣，以撒能爲我經營者，則願出其女。」洛克司列曰：「更增二十馬克如何？」以撒隱製其衣。洛克司列麾手曰：「以撒，汝勿與我事。」復對愛默曰：「道人若弗喜增價者，則於神壇鑄銀燭奴二，道人可自擇之。」以撒復製其衣，曰：「良友，勿爲是揮霍，我難堪也！」洛克司列大怒曰：「汝更敢以汚手攬吾裾者，吾於三月之中，能傾爾家。茲事爲若女計，汝知之乎？」以撒俯首不復言。愛默曰：「以何爲證？」洛克司列曰：「果其女得還，則我力爲之證，必不相負；以彼有隱事落吾

手，必無敢抗忤。」愛默語以撒曰：「爾身中挾筆墨，可借吾書。」既又曰：「不可；爾墨，吾不能用也。」洛克司列曰：「道人意獨殊膠固。」時有天鵝飛過，洛克司列斗發一矢，一鵝立墜諸空際，洛克司列曰：「此鵝身上之羽，足以爲筆。」愛默乃拔羽蘸鵝血作書，書訖，付以撒曰：「以此書付太姆不拉會所，容可得女也。惟爾女旣出，爾資可勿吝。彼白拉恩之爲人，非舍財弗欲者。」洛克司列曰：「道人，吾不復留汝矣。今汝可自筆署贖金之券，付以撒，吾卽以撒手中索金矣。惟後此汝可勿仇以撒，果爾，爲吾偵得者，爾寺蠶粉矣。」愛默無語，乃復書券與以撒，以六百金錢自贖，卽用儲以撒肆中者，轉贈綠林，永永不生異說。書旣，謂洛克司列曰：「贖款旣箋，則從者，馬匹，及戒指，金鍊，可見還乎？」洛克司列曰：「僕馬皆允。至戒指及鍊，本欲奉還，惟我輩善人，不忍大師身犯戒律，故特爲汝留之。」愛默曰：「此爲吾宗教中留胎之法物，非僭也；設此物爲外人所得，上帝必且降懲其身。」壳漫黑司德道人在旁，忽言曰：「我亦道流，爲上座受之。」愛默曰：「汝果教會中人，今日協助綠林人爲暴，明日將得教皇嚴譴。」壳漫黑司德曰：「上座勿憂。弟子卽教皇也；饜視教皇，猶之饜汝。」愛默曰：「據汝所言，殆旁門也。媿聖瀆天，厥罪云極！假令有人延汝，湔滌靈魂，以汝道力，詎不促之墜於地獄。」壳漫黑司德曰：「但以今日言之，弟子能爲上座藏此戒指及鍊，勿令上座犯茲戒律，已足

自表於上帝。」愛默大怒曰：「汝僉人，吾必驅汝出教。」壳漫黑司德曰：「汝詎爲正人？我亦不能忍爾指示，今且斷汝筋骨。」言已立起。洛克司列立止之曰：「同在教門，詎宜如是，宜勿闕。」語愛默曰：「勿較。」復語壳漫黑司德曰：「彼旣出資，可聽其歸。」於是二人各以臚丁語酬詆。壳漫不精於臚丁語，遂格格不已。愛默曰：「我爲道人，安能與大盜語。」遂匆匆上馬行。而以撒亦書券自贖，令郵者將券取金，並弓弦諸物。以撒書竟，呻吟曰：「但憑此券，付吾伙伴希瓦，自可得錢也。」洛克司列又附耳言曰：「地窖中物，希瓦亦知之耶？」以撒愕曰：「彼安得知？」洛克司列曰：「爾勿憂，我不嚮第二人言也。汝今不往索爾女耶？」以撒斗起曰：「小人不，敢云將軍爲盜，盜固有道者也。」洛克司列曰：「汝此行勿惜費，金汁不能療汝渴也。」以撒太息不已。洛克司列令二人爲護行。

黑蝸牛自始至終，觀盜所爲，心甚歎服。洛克司列曰：「黑蝸牛將軍。天下名果恆在瘦樹之上；我輩中人，殆無聊，始復爲此。」黑蝸牛曰：「然則壯士亦無聊之尤耳！」洛克司列曰：「君意似恨吾不以真名相告，然將軍亦無名者；英雄貴意氣，何必吐其真款。」黑蝸牛曰：「下次相逢，則可傾吐其隱。惟今茲有事，在勢宜別。」洛克司列出手與把握，作訂交狀；黑蝸牛亦出手握之曰：「君固綠林中人，而行爲落落，誠義士也。」遂鞭馬穿林而去。

第三十四章

在堯克堡中，約翰親王方大燕將士，華德馬卽席間鼓勵大衆：惟雷極那德、白拉恩、白拉守三大將不與，此三大將，王所倚爲左右手者也，甚怒其弗至，且以撒又匿不見，假資無所，君臣頗用焦悚。迨討圭一堡被焚後，消息傳聞，言此三大將或死或囚，華德馬遂以消息復王，言此三大將往刼凱特立克，故敗衄至此。在常時王聞是言，必且大笑，不關痛癢；今茲方圖僭號，以收合人心爲第一義，乃矯斥此三將，以爲大千國律，且言吾果帝英國者，必以此藐法之人，經其本堡繩橋之上。華德馬曰：「王勿輕辱王果帝英國，此等人爲功方偉，王尙須卵翼而將護之。王非此三人，大業何由得遂？」王聞言大感，作弗寧狀，乃曰：「此三人殊無人心，吾方圖大事，乃無一至，何也？」華德馬曰：「是人非叛王，特自適己事，故貽誤至此。」王曰：「茲事竟何從措置？」華德馬曰：「老臣已隱有部署，全局尙不至於煨燼。」王曰：「汝真我福星，以汝爲相，則吾之王業必固，然爾所云部署，究何部署者？」華德馬曰：「臣已令溫極而白藍以兵赴雷極那德城堡，相勢而動。」王聞言，又怒華德馬擅發號

令，心滋不悅，因曰：「先生出師，何以不預見告？」華德馬心薄王虛矯，亦僞爲謙抑曰：「老臣擅調此軍，亦正爲王倥偬中，未及稟承，此臣罪也。」王曰：「先生謀臧，吾惡敢諱，且此時行，亦適爲我。」語時忽驚曰：「汝不見白拉守至耶？」

時白拉守果浴血拖泥以入，既至，脫冠少息。王曰：「白拉守，汝爲此狀，詎撒克遜人反耶？」華德馬曰：「汝趣言之，白拉恩及雷極那德安往者？」白拉守曰：「白拉恩逃，雷極那德瘞身火中矣！」華德馬曰：「敗矣？」白拉守曰：「尙有敗徵？」因附耳近王曰：「李卻已歸，且與臣言。」王色如死灰，卽踞榻而坐，如矢貫其胸矣。華德馬曰：「白拉守，汝夢嚙耶？」白拉守曰：「吾爲彼所執，彼附吾耳作數語，因而審之至確。」華德馬曰：「英前王李卻果歸歟？」白拉守曰：「然。」華德馬曰：「彼擁衆耶？汝何爲見囚？」白拉守曰：「非兵，盜也。盜亦無名。吾行時，李卻告我，亦將他適，此遭特助之攻堡，堡下卽行。」華德馬曰：「此着絕肖李卻。彼國家置之勿問，專任俠以自豪。然則李卻之歸，確矣。白拉守，汝意云何者？」白拉守曰：「吾初意以兵屬之，彼乃弗欲；吾意將出奔荷蘭，以天下方亂，恃吾之勇，何適不可。以吾意決之，華德馬，汝亦當從吾行，勿濡滯於此。」華德馬曰：「吾老矣，且有弱女見累，如何能行？」白拉守曰：「君女可見屬。吾必事之以禮。」華德馬曰：「聖彼得禮拜寺大

主教爲吾同盟，吾依之可也。」此時王少魁，聞二子言，乃念彼二人均將去我矣，自審無此二子者，吾大業遂因而墜乎；已而微笑言曰：「汝輩聰明，乃立談之間，棄擲富貴於不顧。」白拉守曰：「王言臣殊弗悟。國人苟聞王歸，則風草之偃，大兵立集，臣何力足以抗之？王苟無計，可犇法蘭西；否則求王母爲王綏頰。」王曰：「吾兄安憶前仇，且吾不過監國耳。惟君二人之首，且晚忍懸之藁街；華德馬，汝更思之，彼天主教果能庇汝，不出而授之李卻乎？白拉守，汝果自卜，竟至荷蘭，設半道爲洛勃忒，重兵所狙，又且奈何？吾實告汝，洛勃忒一旅之師，已足檻汝。」語時，華德馬與白拉守均倉皇無主。王又曰：「今尙有一絲生路，惟悉兵與吾兄角耳。」白拉守曰：「我決不當王。王赦我不殺，我戴其恩，不能更爲親王戰矣。」約翰王曰：「我豈忍弑吾兄，能囚之足矣。」華德馬曰：「獄不如慕善。」白拉守曰：「王與華德馬計畫如何，我已洗耳不與其事。」約翰親王曰：「僉王無信。汝竟以我之計畫告李卻乎？」白拉守曰：「未也。惟斥我僉王，我亦不甘受。」華德馬止王曰：「王勿怒，老臣請以義導之歸王。」白拉守曰：「先生固善游說，然亦未必動我。」華德馬曰：「前此不言願與李卻戰乎，今日何爲反汗其言？」白拉守曰：「果堂堂一戰者，我亦良甘；惟足下所行，特欲於夜深林密，狙起中人，此狗盜之事，我不屑爲也。」華德馬曰：「汝言太張。當日蘭失洛德及屈里司

武蘭台非錚錚刺客傳中人耶？」白拉守曰：「此二人幸而得名耳！若遇李却，亦必無倖；以我卜之，此二人必非單刃相搏，亦必以挾衆而前耳。」華德馬曰：「當日聘將軍至此，原爲親王圖大事耳。今日一見李却，卽爾輸心，丈夫信義已失，且不恤良友之家族，汝何忍心至是？」白拉守曰：「李却赦我不殺，我不能酬之以恩，又惡敢刺刃其腹？」華德馬曰：「何用親往，但以將軍所部二十人，以溫格而白藍將之行，大事定矣。」白拉守曰：「公部獨無人耶？」吾兵決不爲用。」王曰：「白拉守，爾前此不嘗立誓爲我宣力耶？今奈何悔之？」白拉守曰：「當日許王，固許王以正道；若半路狙人，則鼠輩所爲，吾決不行。」王曰：「華德馬，汝來前，吾數盡矣。吾父亨利生時，忠盡盈朝；父與大主教湯麥司白格忒爲仇，主教名滿天下，萬人欽仰，吾父祇發一言，而主教要領絕矣。今其人又安往耶？卽爾父亦堂堂男子，奈何生汝，竟委靡至是。」華德馬曰：「王勿言此；既王以重責責我，我一人任之可爾。臣焉能背信忘誓，終始異心。」白拉守，汝且留此衛王，待我功成，汝或更無他念。」因呼曰：「衆來！汝爲我告司兵者，更命裨將惠失雷而司蒂芬，討勒司倍三人趣至吾許，且以間謀休巴爾登同行。」乃與王別曰：「老臣更與王見，王宜珍重。」

華德馬既行，約翰王忽曰：「彼此行乃弑吾兄耶？吾命不弑吾兄，且以禮遊之，想彼當已前聞

矣。」白拉守不答，仰天而笑。王曰：「想吾告華德馬時，汝必未聞；吾謂華德馬，吾兄若有毫末之損，汝戴汝頭來受刃也。」白拉守曰：「王誠愛兄，臣請力追華德馬，俾勿往；臣未前聞，或華德馬亦未聞耳！」王曰：「爾勿行。華德馬必已聞之。」於是以手加白拉守之肩，二人駢行。王曰：「汝觀華德馬之爲人，但求揆席，彼不愛吾兄，焉能愛我，斯人寧足深恃。吾前此告將軍以大事者，試將軍忠奸耳。已而備備見告，將軍果忠讜之士，吾無任欽佩。吾聞人多，未有如將軍；吾果王全英將軍，直可綜國之兵柄。今且少息，靜味吾言。」白拉守既出，面內語曰：「反覆小人，吾何人，乃爲汝簞弄？」然自念得綜兵柄，亦殊不惡。王見白拉守出，卽使人呼休巴爾登至，王曰：「華德馬語汝何狀？」休巴爾登曰：「先生命我選取二人，熟於路途及偵探者，授之。」王曰：「二人行乎？」休巴爾登曰：「此二人精熟路途，株林莖草，咸能憶之。」王曰：「華德馬已以二人行乎？」曰：「然。」王曰：「外此尙有何人？」休巴爾登曰：「卽以上之裨將也。」王曰：「尙有一節，凡白拉守行爲，汝一一拾以告我，卽一言語，亦必來告；爾若縱逝其人，汝且立死。」休巴爾登鞠躬出。王曰：「白拉守敢敗吾事，首領必且不保。」

【落勒武 (Robert Escroville) 白拉守之仇人，亦當時握兵權者。

①蘭失洛德 (Lancelot de Lao) 人名，即 Lancelot of the Lake，英國揆失王 (King Arthur) 傳說中所謂「圓桌俠士」之一。揆失王傳說言揆失王娶 Guinevere 爲后時，后妝奩中有一圓桌，乃著名之貴物；王既偕后歸宮，選著名武士誓忠於己者，使環圓桌而坐，是爲「圓桌俠士」——因以爲爵號，國中武士以能列名於「圓桌俠士」之班爲殊榮。蘭失洛德卽「圓桌俠士」之領袖，一生任俠，冒險險無數，義聲震國內。據中古傳說，蘭失洛德生數月，卽喪父母，育於湖之女神，故名爲 Lancelot of the Lake。

②屈里司忒蘭 (Sir Tristram) 與揆失王同時，亦著名之武士。據傳說，屈里司忒蘭曾爲康完爾 (Cornwall) 王 麥克 (Mark) 之義子，又嘗從揆失王陛下諸武士遊，生平歷經巨險，瀕死者屢，卒死於劍傷。屈里司忒蘭與愛爾蘭公主伊莎爾特 (Isolt) 之戀愛，爲中世紀最著名之傳說，後世文人都歌詠之。

③湯麥司白格忒 (Thomas a Becket) 英王亨利第二時代之甘忒倍蘭 (Canterbury) 大主教。白格忒於一一一七年(或作一一一九年)生於倫敦，幼時求學於倫敦及巴黎，後得甘忒倍蘭大主教孝白爾特 (Theobald) 之扶助，往意大利研究法律，歸後任甘忒倍蘭之副主教。一一五五年，亨利第二特任彼爲主管法部兼上議院議長之大法官 (High Chancellor)，由是乃握英國大權。當是時，白格忒爲亨利第二最親信之臣，且亦矢忠於亨利。一一六二年，甘忒倍蘭大主教孝白爾特逝世，白格忒繼其位，遂一變向來之態度，率領教會與亨利第二爲敵。二人暗鬥多年，白格忒

終被遁逃往法國，後得教王之助，復返英國任原職（甘忒倍蘭大主教），而與亨利第二爲敵如故。亨利恨之，乃示意於 Reginald Fitz-urse, William de Tracy, Hugh de Morville, Richard Breto 等四人，潛赴甘忒倍蘭，狙殺白洛忒於薩藤會中。

③ 爾父亦堂堂男子 華德馬之父即 Reginald Fitz-urse，參與謀殺大主教白洛忒者，約翰親王意欲華德馬行刺李卻，故爲是言以激之。

第三十五章

此時吾書宜敍以撒矣。以撒乘綠林人所贈驢，偕二盜同出林箐以外，赴太姆不拉會所，計程可一日至，以撒之心，思欲窮日之力至會所，既出林，即以銀餅一枚，酬二盜令歸，乃自策蹇行。去會所可四英里，然被難之餘，疲茶已極，又挾痛女之情，愈形愴惻，乃即近村中，訪猶太同種人曰拿丹者，——醫士也，——望門求息。拿丹以禮盛款以撒，見其窘狀，且寒熱大至，遂令其將息，投之以藥。遲明將行，拿丹止之。以撒曰：「吾事之切，較吾命之重大矣！今宜趣赴太姆不拉會中了吾事。」拿丹驚曰：「丈乃自投太姆不拉會中耶？」因又爲之切脈，自念：「其人腦筋大動，其中必懷重愛！」而以撒又曰：「赴會固危候，然貿易者亦時往，我亦冒死爲此一行。」拿丹曰：「路加●者，會中主教也，即居其中。」以撒曰：「近聞其人在法京求王腓力出兵伐土耳其，胡爲在此？」拿丹曰：「此來蓋爲太姆不拉人大背教律，故徵行至此行罰，其人之慘暴，汝當前審。」以撒曰：「吾安有弗知其人嗜殺，遇亞刺伯及土耳其人，皆被搏噬，其處吾種尤劇。」拿丹曰：「然。其人弗愛子女金帛，凡

能衛正教者，始加顏色，重賞亦不能動；惟斯人自云爲道而死，吾甚願天主趣召其人，則吾屬或得生。且吾聞其人曾言能殺一猶太人者，則必得天主所佑，勝香花供奉爲多，並言猶太人行醫合藥均左；此獠殆宜天誅也。」以撒曰：「彼人固兇險，我亦不能不行。」因告拿丹以狀。拿丹聞而大怒，力劈其前襟曰：「嗟夫，吾種女兒，乃至此耶？」以撒曰：「以此觀之，吾寧能不行？特路加威稜動衆，或白拉恩不敢自存，竟以女予我，亦情所或有。」拿丹曰：「汝行時須以術自全，不可徑遂；吾先哲但尼而爲暴君寘之獅圈之中，終亦出險；吾願汝此行，亦作但尼而也。特入寺時，當勿爲路加所知。路加甘我輩如飴，殺人以爲行樂，良可畏怖。吾嘗從白拉恩私室，一面彼太姆不拉中人，人懷疑畏，彼此猜沮，能以術取之，女或可歸。汝歸時卽臨吾許。」以撒乃與拿丹爲別，騎驢向會堂，計一鐘，已及門次。

會堂門外，細草如氈，四圍均作城堞形，以禦外盜。門外矗立二甲士，執鎧守門，尙有無數黑衣之人，憧憧往來不絕。此類人蓋會之厮隸。其高等之人，則純白衣；最上者則曳長白之衣，叉手於胸，垂首而行，二人相遇，初不交言，點首而過。寺中戒律，謂多言多戾，百凡之禍，均自口出。此會本黑無天日之地，一經路加歸寺，氣象蕭然。以撒徘徊門外，久之，無計自進；自念此會中人，一亂時則切質

爲生，定時復峻刑凌弱，輾轉不知所出。此時路加方同一人趨走於小院之中，語甚秘密。路加者：年近耄耋，鬚髮純白；惟身自百戰中來，年鬢雖高，而面目都無慈祥之氣，且頑固無倫，殘忍嗜殺，自以衛教之功臣，威力又臻極地，氣概愈凜凜，軀幹既高，腰臂復健，不類七十以上人；衣絕樸野，惟左膊上作紅十字架形，一切翡翠金銀，咸屏勿御，以年事多，服一羊裘而已；手持杖一枝，未作圓圍，圍中立十字架。與之同行者，服飾亦同；但對路加貌極恭敬，似位次稍抑，不敢驕行，少步其後，若言語則可問答。路加呼曰：「康雷德，汝事我久，老夫心緒，當惟汝知之。自老夫身至英倫，事事均不遂意，但願瞑目，事我先賢於天上，於願斯足。今我諸無所慕，但覺先賢墳兆巋然，墳中殺人如麻，始撒手升天而去，此足慕耳！」康雷德曰：「長老言然。弟子視英國傳教之人，遜法京遠矣。」路加曰：「或是間多富人，用以自累。夫我生平慎守法律，無端貴勢豪宗，必悉力與抗；今老矣，所與親近，惟汝輩數人，其餘焉能稱爲太姆不拉者？吾教戒律至嚴，誰則篤信謹守如我者？以理言之，吾輩太姆不拉人衣服宜約，凡金玉翡翠，一可勿御，乃邇來小輩，恆借此以耀其軀。古法：吾輩行獵，無需弓矢，騎馬亦不以靴跟之刺，及於馬腹，今則大反所爲，無一人不爲此矣。吾輩舍經典，不能寓目他書，今小輩度小曲，讀稗官，在在均拂吾意。先師垂訓，宜扶翼正道，彼乃降抑，以習猶太人之邪術。吾輩清規，每

禮拜御肉食一次，餘均蔬蕪，今悉食前方丈，案心幾爲之壓，重不能支。吾輩渴惟飲水，今外間盛言：『豪飲時宜學太姆不拉。』爾觀此院中所蒔花木，均來自東方，此直土耳其基離宮耳，何名爲教堂？教堂固宜種菜者爾，何花木之爲？先此太姆不拉立會，亦許婦人與之，嗣先哲知其流弊，在四十七款中有云：古時英雄，以女子之故，遂淪喪其行誼，因斥令婦人不許入會，至於母子兄妹，均斥去接吻之儀。今不復污吾口矣。腥風臊雨，彌天而來，吾先賢有知，陰靈亦將隕涕。康雷德，汝聽之，老夫前數夜夢見先哲，一一對予流涕，言教會中人，幾無一善類，且斥予曰：『路加，汝睡耶？趣醒去，其塵穢之迹，歸於清明。爾知吾十字軍中，本戒近婦人，今則匪特污及本國之女，並猶太異種之人，亦雅有情懷矣。奈何路加，汝趣醒，舉此罪男垢女，一一戮之，以洩余憤。』老夫立醒，尙隱隱聞先賢馬蹄之聲，白衣翩翩，升空而去。吾今日須出辣手，滌此污點，不令游氛犯我禱嚴之地。』康雷德曰：『長老聽弟子言，此污已深入腠理，治之宜緩，操切轉生暴裂。』路加曰：『否，此何時者，非草薶禽獮不爲功！吾先哲克己至嚴，殆蹈聖域，今惟有恃而豪侈，乃蒙罪戾，至於不可滿滌。吾第一欲力散積儲，剷此萬惡之根；第二則力遏其驕蹇；第三則力除其淫佚。不如是，吾教將何以昌大，余名方且立墮。』康雷德曰：『願天主助長老集此大勳。』路加曰：『天固助我，然我輩當求其所以事天者。天方賜』

我以福，若以今日羣輩所爲，人天交忿，何能被戮於天。今日教會中人，所趨已入迷路，非更取他途，無由自達於聖域；須知吾輩中人行事，首須舍其性命，及一切嗜慾逸樂，及天倫之愛，一一斬刈，方成正果。所在要取人生所應有之事，我悉屏之，方名爲正教中人……」忽見一侍者衣敝衣，鞠躬於前，待路加問狀。路加曰：「此人敝衣，尙是我輩；汝觀此人，見其尊長，豈立無言，此尙是先民法則。惟余未至之前，所服殊不類此。」因對其人曰：「許爾出話。」侍者曰：「有猶太人徬徨寺外，求見白拉恩。」路加曰：「善。茲事宜先稟承主者。老夫一日在此，總攝萬有，教會中人，無論何語，吾均與聞，此戒律也。」復語康雷德曰：「老夫今日正欲審白拉恩行藏耳！」康雷德曰：「人言是人，有瞻幹，且善戰，衛道至力。」路加曰：「吾道中百凡皆謬，惟勇力尙不後人耳。而白拉恩入會時，老夫相其爲人，似有所激而入道者，情根固未嘗淨也。後此亦諛諛與老夫爲難，彼尙未知吾力固天所授，孰敢與吾抗者？」願侍者曰：「汝引猶太人入而面我。」侍者出，領以撒入門。以撒戰慄如面皇帝，迨微步近路加三碼之地，路加舉杖示意，似不令其前；以撒拜伏於地，以口親土，始鞠躬而立，叉手胸前，狀如奴隸。路加麾侍者出，令傳武士，且曰：「武士待此門外，我一傳呼卽入。」因叱曰：「猶太人，我輩惡見汝面，且尤不欲與汝交言；今我有問，汝立答，勿多言；若語言中敢挾欺詐，立拔汝舌。」

以撒方囁囁，路加曰：「汝不能出口，待我問，汝始作答。汝尋白拉恩何爲？」以撒惶恐萬狀，自念直言，則路加必謂玷其教門，不言又無以出其女；路加見其難言，因曰：「汝第言勿恐，尋白拉恩究何爲？」以撒曰：「小人受淑芙寺長老教令，郵致一函，與白拉恩將軍者。」路加視康雷德曰：「如何教門傳語，奈何託諸猶太之人……汝趣出爾書。」以撒戰兢脫帽，從帽中出一牋，兩手捧書欲前。路加曰：「狗，趣退，我生平未嘗以手近猶太人，舍是，惟有刀鋒近耳。」康雷德，汝取彼書上我。」路加得書先讀封面，方欲拆視，康雷德進曰：「長老拆此書乎？」路加曰：「戒律第四十二條，有曰：太姆不拉人得家書，必面長老，且就長老座下誦之。」既發封，乃大詫，觀訖，又復詳觀，始授康雷德曰：「此二人位望已高，乃出此無恥之言乎？」仰天呼曰：「天乎！上帝何時來罰此種惡人？」康雷德方讀牋時，路加曰：「汝高聲誦之。」語以撒曰：「狗，少須，吾尙有詔令。」康雷德果琅琅讀此牋，牋云：

躬承天命，淑芙寺方丈愛默，上書太姆不拉聖會大將白拉恩座下：吾身今方墜落綠林之手，彼輩不畏天命，不敬先賢，竟劫質及我；我聞雷極那德死於火中，而將軍挾一嬌娃，遁出圍外。吾今敬告將軍，須慎密藏此恩道爾之女巫；吾聞君之方丈，卓錫且至此，老不魘豔治之。

色，故此女之父堯克以撒前來哀我，丐出其女。將軍既懾長老，胡不立釋此女，令其父整其囊金來贖我？今亦將出盜中，約日大會，須知吾教門中酒香釀也。

愛默頓首。

將軍當日與我賭於一美人之前，令吾金練失矣。一笑。

路加語康雷德曰：「彼言爲盜所劫，是種人固不宜劫耶？吾教中惟有愛默其人，安怪聖徒屢敗於巴勒士丁之下，蓋天厭教門矣。」復顧康雷德曰：「猶太女何名爲恩道爾女巫？」康雷德似已知之，其人似亦閱歷風花者，因曰：「是語大致譯爲情人也。」路加曰：「汝爲恪守清規人，何爲知衢巷狎嫖之語？我知此女爲呂貝珈，實米里亞密之妖妄弟子；米里亞密以妖術盡人久矣。爾若弗信，吾令此猶太女告汝。」斥以撒曰：「爾女在白拉恩許耶？」以撒戰慄言曰：「然。果命小人以贖金，請如數以獻。」路加曰：「止。汝女能醫乎？」猶太人以爲稱賞其女之技，乃曰：「然。國中勿論貴賤，咸言小人之女，實天賦以神技；凡他醫束手者，小人之女咸起之。此小人之女託雅各天主之福，所以至此。」路加笑視康雷德曰：「魔鬼，以小技引人入其術中；世人惟畜貪生之心，遂永棄擲其天堂之仙福。」乃力頓其杖曰：「凡此魔鬼，吾至引以爲恨，必殺之無赦。」又謂以撒曰：「爾女之治人，非以符呪耶？」以撒曰：「非也。治人恆以藥膏，其效至神。」路加曰：「學從何氏？」以撒遲

遲始言曰：「是小人教中聖嫗米里亞密，以祕方授之。」路加曰：「是卽老妖婦米里亞密耶？」語至此，急合十懺悔，以爲言此適污其口，無足以對越上帝者；因曰：「嫗骨灰矣，其徒死亦應爾。俾此女知之，後此方不敢以術愚我聖徒。侍者來，蹴此猶太人出。彼敢抗強者，射殺之。速取其女，以教律處之。」於是侍者力蹴，以撒出諸寺門以外。以撒請以重資求贖，均弗許，遂怏怏歸，拿丹家，以待寺中之消息；前此防其女見辱，今則專憐其強死而已。

路加遂以人傳監院至。

④路加(Lucas de Beunmanor)

太姆不拉會中自有其主教，路加卽其主教也。

⑤但尼而(Daniel)

猶太先哲，據耶教聖經所載：但尼而系出猶太名族，幼時(約爲紀元前六〇五年)爲人掠賣

於比巴倫，長爲巴比倫王

Belshazzar

近臣，因忤王意，被投獅園中，獅皆馴伏不傷；但尼而王以爲但尼而有神

助，遂釋之。

第三十六章

監院曰愛而白忒，爲全寺之表率，與腓力兄弟也，與白拉恩至有交誼。太姆不拉會中人，多奸矯儉滑，縱酒冒色之人，而愛而白忒尤出乎其類。愛而白忒善矯自藏，不露穢迹，曷非教主來自倉卒，少留之罅隙，當掩蓋淨盡，無一絲遺穢可求；然卽如是，凡爲教主所指斥，咸鞠躬任過，狀至誠懇，後此尤形謹愿。路加大悅，以爲載道之器；迨既見此書，復怒曰：「彼爲監院，何爲聽白拉恩留匿此女？」乃大怒。迨監院入面，路加盛怒向之曰：「此爲嚴淨森肅之地，乃繚垣中，竟聽猶太女子入之，汝監何院者？」愛而白忒聞言大震，如中迅雷；——時呂貝珈密實隱處，度路加必不能覺，一經斥問，踉蹌不知所爲，復見路加神氣俱厲，知一身與白拉恩必無善狀。路加見監院弗答，乃曰：「汝暗乎？」監院曰：「長老今許弟子發言矣？」路加曰：「趣言之。汝知吾教門第一條戒律乎？」監院曰：「弟子身隸教門，烏敢不知。」路加曰：「汝旣知之，何納彼蕩婦；且此蕩婦尤爲猶太之妖人。」愛而白忒驚曰：「乃妖婦乎？天平，宜佑弟子，弟子焉擔此戾者？」路加曰：「汝不知呂貝珈者，爲妖姥。」

米里亞密之醜類耶？」監院曰：「得長老聖明，力祛弟子腦中之妖霧，今復見青天矣！弟子深信白拉恩爲篤信慎守之人，胡爲近此妖人，是必有術足以迷惘之。弟子卽防白拉恩沈溺不返，故聽其入此聖地，降遏其妖氣，不令逞於光天化日之間。」路加曰：「如爾所言，似白拉恩未犯淫戒矣。」監院曰：「此何如地，乃能聽彼所爲？弟子卽防其有此，故寔之祕密之地，不令觀面生魔。弟子初以爲白拉恩中彼妖術，遂生迷亂，今爲聖人所覺，此婦爲妖人，弟子益信白拉恩之中魔矣。」路加曰：「必然，必然。我之入室弟子，安忍行淫，是必爲羣妖所蠱，此罪不特可赦，而且可憐，今須令其力加懺悔，以蓋前愆。」康雷德曰：「白拉恩殊功人，逐之可惜；彼曾以一劍盡三百亞刺伯人，厥功偉矣。」路加曰：「是人殺狗如是之多，在天之靈，必且含笑；卽有微罪，亦可見原。惟此妖婦，非力死之不足蔽辜。」愛而白忒自念己罪已脫，惟英國國律弗許教門擅殺，乃語路加曰：「殺之得毋礙於國律？」路加曰：「教會與國家分不相屬，且寺中爲吾法權所屆之地；彼區區小僕，尙主生殺，而況我耶？我今必以教律處之。汝輩淨潔戒堂，備吾臨鞠。」

愛而白忒遂往告白拉恩。此時白拉恩方痛詈呂貝珣之見拒，且曰：「囚女仍不見顧。吾從火中奪得之，乃絕無情愫；方火爇於椽，萬矢趣吾身而射，吾力冒險出此女，巨盾不衛吾身，專衛此女，

而乃得償如此耶？愛而白忒，汝審之，彼一無感情，反以不獲死爲憾；此女必爲黑告所啓，故強憫至此。」愛而白忒曰：「汝亦安知無告者？吾屢以禍事相悚，汝乃不悛，天下多美婦人，何爲獨沈溺一猶太女？路加言汝爲妖術所罔，言或中理。」白拉恩曰：「汝之悚我以禍者，竟發吾祕告，略加乎？今此鈍叟知呂貝珈在此，吾禍當不旋踵。」愛而白忒曰：「吾力求蔽，事乃中裂，奈何？此鈍叟亦不省受何鬼詔，乃洞及幽闕。然此事吾已爲汝瀚滌，但能出呂貝珈，汝脫禍矣。鈍叟言：汝爲妖術所啓，罪猶可赦，呂貝珈以妖術蠱人，處以教門刑律，當死。」白拉恩曰：「是安可？」愛而白忒曰：「必無術可生。呂貝珈死決矣！鈍叟言汝罪觸天，惟取妖婦之血，獻祀上帝，始足拔汝於泥犂之獄。汝當知此叟之力，足以致此，汝焉敢抗。」白拉恩曰：「叟之爲此，寧不畏天誅及王法耶？」愛而白忒曰：「此亦安知。惟今日寺人，無敢窺足進諫者。」白拉恩曰：「汝爲向鈍叟道地，我引呂貝珈他出。」愛而白忒曰：「茲事我即甘爲，而亦莫及；此寺中繚垣之外，均鈍叟心腹之人。此漏舟中，我安能與汝同命？且我爲君擔憂虞至矣，詎能以猶太人皮囊，易我名譽？若果納吾言，當舍此再致一人，何患更無尤物。且汝勢位隆，勇名著，鈍叟一夕捐館，此寺大權屬汝矣；汝必力與撓抗，此叟褊急，必不惜汝。然彼一息尚存，大權屬其掌握，汝何術足以自脫？待汝受彼十字拄杖爲教主時，雖卜娶猶太人，於人

亦誰忤者？」白拉恩曰：「嗟夫愛而白忒！汝直冷血……」言至此止。愛而白忒曰：「汝殆言吾爲冷血友耶？」白拉恩意本言愛而白忒如冷血之物，非言人也。愛而白忒復曰：「吾惟冷血，今日正足益君；吾更告汝，汝愛呂貝珈者，惟與之同死爲得。爲時已促，汝當趣赴教主，據地自陳。」白拉恩曰：「茲膝安爲彼屈！」愛而白忒曰：「聽否由汝，汝但極言愛呂貝珈之意，不審所自來；汝言之愈切，則鈍叟之信呂貝珈行蠱愈深，必不疑汝。汝仍負固者，則肝膽如我，亦復不能爲力；汝但有捐其聲譽及將來權位，與美人同爐耳！卽汝伴生，亦僅能騎馬荷棘，爲客兵受值而已。安有絕大之榮名。」白拉恩沈思久之，乃曰：「愛而白忒言善，鈍叟固欲擯我，我安能抑受逐而出；至呂貝珈負我已深，我亦不能以名位性命殉之；我今決棄之矣。」愛而白忒曰：「止，勿言。文勢一轉，福機卽生。汝當知婦人者，供男子行樂而已，若名位爲一生之利，安可獨舍？汝名位必遠，卽死千百猶太之女，而亦胡惜。我行矣，勿爲人刺取，鈍叟轉梗吾事，吾今將部署鞫訊之堂，以待囚女。」白拉恩曰：「此事胡迅烈至是？」愛而白忒曰：「讖已夙定，對簿特具文耳！」白拉恩獨坐歎曰：「嗟夫呂貝珈！吾心乃志，不能去汝，何者？雖然，必當出汝於險；汝更峻拒，則餘情絕矣。且汝極力詆我，我何爲以畢生名位，殉汝暴烈！」

此時愛而白忒方糞除廳事，而康雷德已至，謂愛而白忒曰：「教主行即升座。」愛而白忒曰：「教主殊夢，猶太女業醫徧國中，胡呂貝珈一人乃獨興蠱？」康雷德曰：「大師之意，殊與人左，惟興蠱可置勿論，吾意寧死此人，脫白拉恩於罪罟。彼爲太姆不拉中幹材，安可以微嫌見黜；且名位已高，蹉跌甚所不忍。特恐大師臨訊，知非妖術所蠱，爲白拉恩自墜情網，則奇禍正未可測。」愛而白拉曰：「吾已力諫白拉恩矣。究竟呂貝珈興蠱，事無左證，爰書安定。」康雷德曰：「然。必旁引曲證，以實其獄；汝知吾深意乎？」愛而白忒曰：「吾非惜猶太人之死，惟倉卒間，安從得一便給之人，證實其事。」康雷德曰：「必得其人。果令呂貝珈辭窮就死，則吾教爲非妄殺人，吾輩名譽，亦因而弗墜；此間監院貧困，汝良鬱鬱，若爾能以術死呂貝珈者，吾當告之大師，量移善地，至於甘德美、仁大寺中，爲上座，——是間腴沃，足資汝一生矣。汝意云何？」愛而白忒曰：「如我所觸，固有其人，白拉恩來，曾挾二人同至此，二人當討圭墨見圍時，同在圍中，以此二人證呂貝珈妖術，大師或不之疑。」康雷德曰：「趣覓其人。如不認爲，則行賂亦非所吝。」愛而白忒曰：「此種人果得錢，使語其母妖者，彼亦甘之。」康雷德曰：「獄決日中，汝趣爲備；大師念此獄，行坐均改常度。」

時寺中報午，呂貝珈樓居梯級，履聲重沓而上。呂貝珈曰：「足音夥，至者必非白拉恩一人矣。」

已而鎰啓、康雷德及愛而白忒入，後隨四衛士，衣黑而執兵。愛而白忒言曰：「賤種女兒，趣從我出。」呂貝珈曰：「安適適且何事？」康雷德曰：「猶太女郎，汝無發問之權，但能從令；我今告汝，今日寺中大師升法座，訊鞫汝罪。」呂貝珈曰：「謝天主，我至樂。公堂者，天理昭彰之地，卽承審者爲吾仇，然較諸陰黑之獄，尙云皎皎。」遂下面幕，與諸人同行。既下，行甬道中，甬道盡，雙扉洞啓，內卽公堂矣。堂下均撒克遜人聚觀，幾無隙地。方呂貝珈入時，有人擲小牋於其手中，呂貝珈倉卒中取而匿之襟上，自念半道有人投牋，是中必有助我者，乃抗爽直上。凡呂貝珈目中所見者，吾一一歷敘之下章。

第三十七章

公堂高處爲暖閣，此地爲問官及觀鞠之人同坐；正中高座，則教主踞之，衣白衣，執拄杖；座前置案，有兩吏署牘記供狀。四監院列於教主之後，楊身較卑；太姆不拉中執事人座，尤次於四監；餘人均侍立，不命坐。合堂之人，環拱大師，垂眉下目，寂然無聲，爭貢其道貌，以事教主。堂下衛士，列棘擁盾；尚有鄉人聞教主親鞠妖人，爭集瞻矚——惟此輩多屬太姆不拉部下，故均黑衣臨觀。教主言今日大訊公廷，儘萬人來觀。教主流目四盼，意氣至得。

開堂時，衆爭歌詩，以頌天主，似以神力剋伏妖魔；歌聲發時，如狂潮怒生，聲震屋瓦。歌已，教主復張其威稜，目光流射及四監院之座，座空其一，一卽白拉恩座也。時白拉恩既離座，入太姆不拉勇士行中聽鞠，左手引白裙如縞，翼蔽其面，右手握刀，咄咄劃地作書。教主見之似憐，語康雷德曰：「是人無福，爲妖所蠱，故今日不敢目我；其中魔鬼，怖吾正教，正在其胸中作攪亂狀。彼魔鬼憑附其身，故令彼以刀劃地，作符咒我，然邪不勝正，吾復何懼。」乃抗聲語衆曰：「吾黨太姆不拉壯

士及監院諸君，聽老夫言：吾今日開堂鞫囚，固大有權力；上帝不以老夫爲不肖，率領教會徒黨，受治於老夫。吾教約章第五十九條，言教會中有特別大事，則請教主開特別大會，判決疑獄，然尤須采擇公論，以成信讞，至行法之權，仍我主之；老夫者牧羊人也，教徒卽猶羣羊，脫狼來食羊者，則行牧之人必引弓注矢，力取此狼，決矣。今日有妖婦呂貝珈，爲猶太人以撒之女兒，其人素能與蠱，今卽以其術，盡我輩中之聞人白拉恩，彼在巴勒士丁中，殲除左道無數，殊吾教中之錚錚者，以彼勞位勳勞而論，老夫西歸後，寺中大權，卽以奉屬；衆試想白拉恩地望之高，勇名之烈，位號之崇，乃悉棄擲，以從猶太之女，至於輕其性命弗恤，力衛此女，甚致違禮干律，納此尤物於嚴淨不塵之地；白拉恩爲世偉人，非受蠱於妖人，胡以至此？設非見蠱，而乃自外於正教，則白拉恩雖有舊勳，老夫亦僅能據律以處置其人。今日老夫悉數其罪，示堂上下之人：彼第一節，已犯戒律第三十三條之禁令，蓋與猶太人同行也；第二節，則犯五十七條之戒律，以其人乃與屏斥教外之人往來親吻；第三節，則犯與外國婦人款語之罪；第四節，則顯背戒律中未條之禁令——其事吾雖未確得證據，然甚患其有罪，——蓋與婦人接吻也。以現狀觀之，白拉恩之爲人，宜立屏諸教門之外……」語至此少息。衆聞言，皆竊議，以爲情事至鉅，不審大師如何判決。少須，路加又曰：「……就以上論之，白

拉恩已罪無可道，惟以聰明勇略人，乃自顛倒迷惘至此，是必有魔鬼侮弄其靈魂，在法宜憐不宜罰，老夫不能不歸罪於首惡之人。今惟以盡人之血，滌滌白拉恩之污穢。汝堂之上下，有知呂貝珈妖術者，可上堂面告老夫，宜懲呂貝珈者，或罰吾同類也。」

於是遂有數人上堂，爭言在討圭城堡中，大火發時，白拉恩奮身火中，出呂貝珈至不惜死；且僞爲驚悚之言，以駭人聽。並言呂貝珈痛詈白拉恩，而白拉恩帖耳承受，以白拉恩生平神勇論之，似不當爲此，其中殆隱隱有鬼事也。此數人既下，路加進愛而白忒問呂貝珈何由入廟。愛而白忒亦故託鬼祕之狀，以張大其詞，而又恐白拉恩發怒，時時言白拉恩勇士，非受盡不應至此，且連連歎息引罪，以爲當日何以聽之。驢入，輸服不已，且言：「一身已在大師之前引惡，聲明在前，意在極其情慄，不令繇糾，幸大教主見原，罪固宜誅，然天良實未泯，若大師令我懺悔，弟子必洗心向道。」路加曰：「汝意良佳，意在拔白拉恩於慾海，惟貪徇朋友之請，於義爲偏。凡人欲御脫繯之馬，第一須執其繯，若得鑿而舍繯，匪特奔駟難御，適以自傷而已。今老夫罰汝：每日二倍其課；在律，一禮拜三御肉，今七禮拜不御一肉，則汝罪滌矣。」愛而白忒合十頂禮而退。路加曰：「有人能知此妖婦未罹罪罟之先，眩何詭祕之術，能歷言之否？」忽見第四監院黑門起於座間，「其人爲老將，刀

癡集其面，在教門中綽有聲聞。——起時，與路加鞠躬言曰：「今當先問白拉恩知悔罪否？」路加曰：「然。」因面白拉恩曰：「黑門之言，汝趣作答？」白拉恩回首視路加無言。路加曰：「是魔鬼附汝身乎？」因作勢曰：「魔鬼趣離其身，吾此間有聖杖在，可以降伏百邪。」白拉恩知路加作偽，然自念斥之適自敗己事，乃對曰：「大師言此女與蠱無左驗，弟子弗承；若大師嚴御此女，則吾刀本爲太姆不拉宣力，今將反面內向矣。」路加曰：「汝言非其本心，均魔鬼所爲，吾赦汝勿治；老夫當請命上帝，祛爾附身之魔鬼。」白拉恩夷然不屑，深鄙路加之行詐。路加復曰：「既吾黨不言，堂之上下有知呂貝珈詭祕之迹者，趣登爲證。」此時堂下囂囂然。路加卽曰：「何事爾爾？」卽有人言曰：「此間有人折其脛股，經呂貝珈授藥立愈。」此時卽見有撒克遜人希格者，蹙而不良於行，衆脅以登，引爲呂貝珈妖術之證。

時希格尙未大愈，既登堂，堅不承；且哭且言曰：「二年之前，小人居堯克，忽右股中痺，知以撒老人家精於醫學，故整而求治。呂貝珈授小人以膏藥，奇香沁腦，一貼患處，病立起；且授小人以藥油，及錢，遣小人歸。願聖人聽小人語：呂貝珈非妖，殆無福，生爲猶太人耳！小人既愈，尙祈禱天主福此良醫。」路加曰：「鈍奴勿聲。爾趣行似爾蠢蠢，同於牲畜，一就獸醫，宜生爾鼓舞矣。我且告汝，凡

妖婦蠱人，必以小術自炫；汝身上尙挾餘藥乎？可示我。」希格於襟上出小合，上作猶太書。路加先合十懺悔，始取藥視之，見藥上所書曰「猶太獅子，制伏萬國。」乃大怒曰：「彼惡敢竄竊聖經之語，妄瀆正教！」因曰：「堂上有精於醫術者乎？爲我驗是中爲何物，所合不誤人否？」於是兩醫人，一爲雜髮匠，一爲小行者，皆自云善醫；一聞此藥，卽同聲言曰：「弗知。但似有乳香冰片二物；惟此物爲我輩所弗審，必有不中病之物，在乎其中，與醫律悖也。且吾輩不尙左道，凡基督教中人，應用藥品，無有弗知；若旁門之作用，弟子焉知者。」希格曰：「君輩旣驗訖，乞更賜小人。」路加怒曰：「汝何名？」希格曰：「小人爲希格。」路加曰：「吾告汝，凡人寧受癰病而死，弗受醫於妖婦而生；寧刳取猶太人之資，萬勿受其顧恤；我命汝之言，汝當憶之矣。」希格曰：「小人爲殘疾之人，不能如教門之能刳奪矣；然小人有兩弟，在猶太人拿丹家爲傭，今將遵聖人之言，往詔吾弟，請勿更爲傭，當慎便刳之，如聖人所教。」路加大怒曰：「妄人趣去！」心中甚忤阻不已。

希格旣退，心懸呂貝珈，仍顧戀不去。路加此時詔呂貝珈曰：「汝去其面幕。」呂貝珈乃立而抗聲曰：「難女俗禮，在衆中向不去幕。」——柔聲如鶯吭醉人，堂之上下，皆心醉。而路加以剛愎行專制，奮然曰：「非去幕不可！」時有武士直將前強去其幕；呂貝珈起面路加曰：「君輩咸有母

妹，胡不移憐憫婦人之心，勿令豪暴覆及閭女。」又作卑聲言曰：「長老教令，難女焉敢抗忤，且長老貴極人臣，必欲俯睽難女之面，吾又何惜者？」聲發，路加亦幾不能忍其悲矣。於是去羅，而面容既復含羞，而又挾嚴重不可干犯之氣，觀者無不稱羨。而太姆不拉會中少年，咸相視以目語，謂此娃妙絕，宜白拉恩之傾倒。希格慟極，謂此等天仙化人，乃爲我數言而死，我何忍更視，將斃而出。呂貝珈謂之曰：「希格勿恐。凡君所言，均爲我，非殺我也。汝雖深哀極慟，無益於我，汝歸而將息可也。」衛士見希格哭，防爲主教所聞，欲推而出；希格自承不哭，遂留以觀獄事之竟。

此時愛而白忒趣賄囑之左證二人登堂。此二人固樞豎小人，匪所不爲，及見呂貝珈慘狀，亦少少動容，而愛而白忒語之以目，二人遂進言，其言至無理；若在公道之鞠堂，則問官必大動疑惑，審其冤抑，且有數事，卽情真，亦不能科之以罪，而路加乃一一聽信，據爲情實。其中一人言：常聞呂貝珈行歌，歌詞一不能省，然聞之甚樂；又言呂貝珈平居常仰面看天，若與神遇；又云所服奇邪，非正人之服；又言戒指之上，有鑄字，似皆符籙，面幕上所繡者皆奇字，不可曉云云。而承審諸人皆曰：「是鐵案也。其人必能興盡，法宜死。」此外尤有離謬之言，入諸君子之耳，必大不謂然，而路加則節節以爲確據；蓋在討圭堡中，呂貝珈爲一創人看護，創人膚上，深陷一箭鏃，呂貝珈再步戟指，書

符劍上，忽箭鏃騰躍而出，劍合血止，爲時無幾，而創人已登城運石助守矣；其人言旣，自囊中出鏃，上路加曰：「此卽自創人血中躍出者也。」路加得之大悅，愈以爲情實。尙有一人言呂貝珈，日立於塔尖之上，忽化爲天鵝，繞塔三匝，環飛飛訖，復化爲原身挺立。此語一誣，呂貝珈死決矣；蓋此時教力絕盛，一聞有是，雖基督教人，亦必誅死，矧在猶太，而呂貝珈又爲猶太中之美人，深中路加之忌，則呂貝珈雖百辯亦終無濟。

路加面呂貝珈曰：「左證如是，汝尙何言趣辯之，不爾，獄定矣！」呂貝珈慍極，乃言曰：「我若求爾哀憐，匪特無濟，卽亦不釋。若云爲人理創，非藐法事，汝亦胡信；若云左證之言，百虛不得一實，汝又胡信；至於衣服之奇，戒指之字，是我國俗，何云罪名？——雖然，吾云國俗，吾實無國之人，長老幸勿疑詰。至白拉恩以多方脅我，我若直訴其罪，度汝亦必無聽我之理。白拉恩之強暴，我之守身，度世間更無一人知之，知者或賴鬼神耳！汝云燒殺吾身，吾寧十死不悔；以吾無告之身，爲白拉恩伏莽要劫而來，百端楚辱，瀕死者數，願吾不能屈就者，卽以女子清白之身，萬不宜玷辱，今就火中湔滌吾恥，不旣幸乎？白拉恩者，與汝同教之人也，彼云吾罪，吾百口強辯，而亦何濟，故不如不辯之爲愈。吾今但問白拉恩一言，此見證之言確乎？請彼一言決之，足矣。」時衆皆不言，以目注白拉恩。

白拉恩亦不言。呂貝珈曰：「汝爲基督教人，軍前勇士，貴閥裔胄，卽生自父母之身，何爲畏縮至此？」路加曰：「吾弟趣答此妖人。」此時白拉恩悲婉交并，天良感動，狀至窮困，久乃顧呂貝珈言曰：「取小牋，取小牋。」路加曰：「此足見其中魔矣。彼云小牋者，符籙也。」而呂貝珈已覺言中之意，乃微展其牋觀之，則作亞刺伯書曰：「請比武決獄。」呂貝珈乘路加語時，衆皆屬目，卽立撕其牋。殆人聲旣靜，路加曰：「呂貝珈，爾趣白拉恩言，白拉恩已中爾禁勒之術，尙何能答汝言者？」呂貝珈曰：「我卽遵國家法律，尙有一線生機，顧我雖生，亦屬何益？惟上天旣賦我以命，我亦不能不自求生；凡證者所言，我均不承。請以比武決此獄。」路加曰：「何人能助爾妖人爲暴？」呂貝珈曰：「我若無辜，天將降助以生我；矧英國常持公道，豈無英雄爲我理不平之獄？今我無言，示汝以信。」因脫繡花手套，力擲路加座上。大衆見者，咸肅然動容。

第三十八章

路加一見呂貝珈作此勇狀，亦甚壯之。路加本非小人，以自少衛教之心切，故嗜殺成性；今見呂貝珈孤立無助，乃能僭僞於公堂之上，此時兇殘之狀，亦漸漸爲斂，自恐天良萌動，乃以盛氣遏抑之令止，乃曰：「女子，我何爲亦稍憐汝，非汝以妖術盡我耶？然我力持正教，不爲汝盡！汝胡不力棄汝教，歸我正大教門，則汝尙可生。我將寬汝於女冠深嚴祕密之地，懺汝一生罪罟，不寧佳耶？汝何爲苦守摩西邪教，以取戮身之禍？」呂貝珈曰：「此教非我私立，乃天主在西奈●山所傳者，卽爾基督教人，亦深信其有據；雖舊約已毀不行，而吾教導師，則未嘗以此詔我。」路加曰：「以吾教士來，與之辯詰邪正。」呂貝珈曰：「我爲閨門弱質，何知妙理？只能爲教而死，不知其他。今問長老比武決獄之請，長老其見允乎？」路加曰：「取彼手套來爲信物。」反覆言曰：「以汝纖小之指尖，何能當我巨靈之掌？」矧汝區區女郎，乃敢於犯我太姆不拉無敵之壯士？」呂貝珈曰：「纖手固不敵巨靈，然以無辜清白之身，與汝慘無天日比較，足以屈汝矣。」路加曰：「汝僥強到底，乃出此道。」

乎？」呂貝珈曰：「然。」路加曰：「吾允汝矣。俟上天定爾邪正。」於是在堂之上下人，皆曰「阿門」——阿門者遵主教言也。

路加曰：「吾教中諸弟：老夫本不能允彼以比武決獄之權利，顧彼爲猶太之人，孤立無助，我何妨以慈悲之心畜之；矧我輩均英武無倫之人，詎聞比武之言，遂爾餒却。今但問此手套宜付何人？諸弟爲我決之。」黑門起曰：「是物卽付白拉恩。以此事起之自彼，卽令其抵敵來騎。」路加曰：「是人脫未出魔網，行亦將敗，奈何雖然，我固過慮，實則舍彼亦無可託之人。」黑門又曰：「長老。彼人縱有妖術，至竟邪不勝正。」路加曰：「然。愛而白忒，汝以此授白拉恩。」命之曰：「天下理直者氣壯，必得大捷。」呂貝珈許汝三日，汝必以壯士來。」呂貝珈曰：「爲限太促。我爲羈囚，何能忽促之間，求朋友爲我死戰。」路加曰：「爲日已定。且我於此第四日，將他適，何能爲茲事羈絆；且老夫必欲目矚茲局，故不能不促此限。」呂貝珈曰：「果上天見原，亦不計時之修短。」路加曰：「汝言良然。惟須定一戰場，若來士敗者，吾卽於是間焚汝矣。今監院安適者？」此時愛而白忒執手套，與白拉恩辨論，厥聲甚微。路加曰：「白拉恩不受信物乎？」愛而白忒曰：「已允矣。」因匿其物於衣囊之內，「比武之場，卽用操兵廣場可爾。」路加曰：「廣場亦佳。」復語呂貝珈曰：「汝之壯士果

來者，當於廣場遇我。苟及時而無人，與人至而挫敗者，汝罪仍死。我今須令侍書者出獄詞示衆。時有一教士，乃洋洋灑灑，上座卽宣讀其文曰：

「今讞定女子呂貝珈，爲猶太種人以撒息女，乃用禁勒之術，盡太姆不拉會中上將，經主教定讞，乃堅不承，請以比武決獄。在法，已不能兵者，可以人代，用是自請，邀人同命，且以物表信；今其信物，卽付上將白拉恩收執，教中卽飭白拉恩竟此獄事。至聖教主路加，已允其請，立限三日，許其人至。教主之言曰：若來士戰敗者，則悉處以應得之刑，一爲妖人，一爲黨惡。就刑時，教主必親臨觀之。皇天后土，實鑒此言。」

衆聞宣後，皆曰「阿門。」堂之上下亦咸曰「阿門。」獨呂貝珈無言，仰天而立；尋乃問路加曰：「長老旣許情人，則當允我通外來消息。」路加曰：「汝自覓一人，許其入獄通爾消息者。」呂貝珈面外言曰：「衆中有仗義者，或願得資者，肯爲罪人作致書之郵乎？」堂下嘿無一人。以主教在上，或恐受戮，卽冒利之人，亦無敢應諾。呂貝珈大窘，復言曰：「詎堂堂英國，咸具人心，竟無一士爲罪人延此一線生機耶？且此事初非違法，衆何慄慄之爲？」尋希格盤散登階曰：「小人之足得全，均此女郎所賜，我願爲郵者；惟小人初犯口孽，今請以足功償之。惟我誇女郎才技，不期以此

遽陷死罪。」呂貝珈曰：「此事全不屬君，君但以此書付堯克以撒；汝行必以馬，川資以撒任之。汝但以書付以撒，吾或不至於死；君行時，吾死生繫之矣。」於是呂貝珈出紙筆，匆匆作數語，付希格；希格受書曰：「我將問吾鄰借馬行耳。」

希格出門未及半里，見二人遠遠乘馬至，冠黃巾，知爲猶太人也，及就觀之，一卽以撒，一卽拿丹。二人本意，就會堂偵取消息；以撒問拿丹曰：「老友，吾心志極矣；往往如是審判，加以妖妄之名，百人恆不獲一生，奈何？」拿丹曰：「彼中人咸貪墨，或能以賄出君女；試觀整行而向我者，詎求醫者耶？」旣前，乃曰：「希格，汝來矣；汝欲理病，可至吾家。」希格不答，卽以書付以撒。拿丹曰：「汝整乃能爲致書郵耶？」忽見以撒顛自馬上，驚曰：「何爲？」以撒初得書，肝膽都裂，立蹶馬下，拿丹立下馬，出鍼，以爲以撒中痲也；少須以撒醒，以手抓土撒其髮，——此猶太習尙，怒時恆如此。拿丹尙以爲痲，仍欲鍼之。忽聞以撒哭曰：「吾兒死矣。汝名安爲呂貝珈，直名苦命可矣。汝詎以此死耶？若然，我當咒天矣。」拿丹曰：「汝爲猶太遺老，何爲自窘如是；此時君女其果死乎？」以撒曰：「生固生也，惟羣賊立時將瘞之火中矣！嗟夫，風際矯花，卽用此凋謝乎？老父晚年，將何自聊！嗟夫！呂貝珈，汝匆匆舍我去乎？」拿丹曰：「汝胡不竟讀其書，何但觀數行卽暈也？」以撒曰：「君爲我讀之。」

吾睡爲淚填塞，不能見書矣。」於是拿丹讀其牋曰：

吾父見此，兒願天主降奇福，倍佑吾老父也。兒初不料彼教之人，乃加兒以妖妄蠱上將論死；至死仍莫明其獄事所起。嗟夫吾父，卽國家法律論之，苟以壯士比武，比而獲勝者，兒尙可生；惟此三日之內，須以人至寺中操場之上，遲則無及。若不克就，則老父須視兒爲火上之花，立時焦燬。以兒卜之，惟凱得立克之子挨梵訶，尙肯垂青於我；彼戰創必未愈，不能臨敵，然老父須以吾言告之，彼人朋儕，均一時俠烈，彼不能至，或另以他人至者，則吾事亦濟。爲告挨梵訶，兒所受之罪名，非真至死，莫能瞑也。且兒尙有語告老父，兒死之後，此地萬不可居，趣赴西班牙，蒼爾度已，是中我種人尙多，差足自活。吾種寧至土耳其與野蠻居，亦不可居此，與藐法凌人者偶。匆匆書此。

呂貝珈謹啓。

以撒聞書詞，初不語，聞竟復自襯其衣，撮灰撒其髮，呼曰：「吾女，吾骨肉，吾奈何舍汝也？」拿丹曰：「徒哭何爲？今須整衣往尋惠而弗烈，此策之上上者；此人苟生，必來助汝。卽不能，彼與李卻善，必能以力出君女於難。李卻卽不果來，或以君權臨之，君女必且得救。」以撒曰：「是少年固能憐我，我必告之以難。然彼新被創，脫不能至此者，何人尙憐吾猶太亡國之遺氓？」拿丹曰：「卽彼

不來，我能懸金以購英國壯士，奚不爲者？今惟先得揆梵詞爲上策。我卽快快於心，請助君竟此事。堯克中勇士多，我將以重資購之。惟我允彼資，君必無負諾責。」以撒曰：「可。彼所欲如何，汝須斟酌爲之；彼求一鎊者，許一兩可耳。雖然，吾方寸已亂，不能更問此事，若吾兒強死，吾擁資何爲？」拿丹曰：「吾行矣，願珍重。」二人乃握手而別。

希格見其行，乃曰：「猶太人果狗也。得信匆匆自去，乃不問致書者爲何人。在理必予吾資。吾出生死爲傳其書，乃不加一勞苦之詞，何也？實則彼予吾資，吾亦弗受；若令主教知之，罰且二倍。雖然，吾一見呂貝珈，卽爲傳其書，願彼果有靈術，耶實則不然，凡人一遇其人，雖號令無所不承，此事寧獨在我，特吾一念及彼，雖復爲彼百死，亦無畏矣。」

●西奈山 (Mountain of Sinai) 出在敘利亞，上帝在此傳十誡於摩西。

●阿門 (Amen) 希伯來字，意爲「誠然」，耶教中人聞主教宣諭，表示忻服之意，呼「阿門。」

第二十九章

就鞠之後，爲日已晚，呂貝珈囚室中，忽聞有叩門聲；初叩時，聲甚微，而呂貝珈方哦詩，亦不之覺。——詩意卽天主領猶太出紅海故事，且悲嘆亡國，吾至淒黯。歌已，始聞剝啄之聲；呂貝珈曰：「叩戶者何人？爲吾友耶，在禮宜入；爲吾仇耶，吾力亦不能禁汝勿入。」外人曰：「我可名爲友，亦足名爲仇；今請再談此一席話，竟未了之思也。」且言且入。

呂貝珈一見爲白拉恩，立時却步，背牆而立；神情溫中帶肅，既不挑彼之怒，又足拒彼之橫。白拉恩曰：「汝勿更恐，至此尙何促促之有。」呂貝珈曰：「我未嘗備君，吾今已託靈魂於天主，尙何畏君之有！」白拉恩曰：「然。汝知牆外均有壯士環衛，以備汝乎？彼人將來待汝入於死處；然第論此時，亦勿許爲人凌踐，故吾亦不能偏汝於險。」呂貝珈曰：「謝吾天主，與其囚拘，毋寧得死爲樂。」白拉恩曰：「凡人死法，能速以盡人，則死亦何恤；卽我在戰地，以身試刀槊，亦慨然未嘗退衄，在爾亦然。觀於登搶求墜時，吾已得爾節概矣。實告汝，我非狂妄之人，全無心肝者，今亦去死近矣。」呂

貝珈曰：「將軍亦定讞就刑耶？然以吾卜之，將軍尙有生機，我則寂如古井矣。」白拉恩曰：「呂貝珈，汝知汝死法乎？爲狀甚苦。此鈍叟將以非刑苦汝，令徐徐畢其命，以爲非是不足蔽汝辜也。」呂貝珈曰：「然則吾之慘死，其禍均汝肇之矣。汝詎以吾之慘死先期來示，炫威稜，鳴得意耶？」白拉恩曰：「女郎勿爾。前此自烈火矢石之間，以百死出汝，今茲……」呂貝珈曰：「苟憐而出我者，則感謝將軍；若他有所冀，則誓死不敢從令！」白拉恩曰：「汝更勿侃侃作此無情語。須知吾亦有萬重苦趣，不能道隻字矣。」呂貝珈曰：「將軍來意云何？若非真心相援，則請將軍出戶，吾垂死之人，乞假餘息於此，勿嗷嗷攪人心曲。汝既登吾刀俎之上，吾又安能自逃？」白拉恩曰：「汝寡情愴，見輒罵詈；若我有大權在握，安能聽爾囂囂。」呂貝珈曰：「吾初意本不仇汝；顧念一生坎壈，悉汝胎之，安能無愆？」白拉恩曰：「以我初意，本不害卿，誰知事情中變，鈍叟歸寺，出此辣手。」呂貝珈曰：「君既憐我無罪，何爲公堂上默然不爲辨白？且比武決獄之役，汝尙以力自任，與吾所招之壯士爲仇，何也？」白拉恩曰：「爾猶太行船，趁風迴帆，證我今日之事，正復如此。」呂貝珈曰：「吾種遺民，已無伸眉之地，以國度已墜，不能俯仰隨人；君爲自由之人，張十字軍威，何由遇此鈍叟，乃立變爲啞人？」白拉恩曰：「是言螫我至矣！吾生平節概，如飛瀑出山，遇石，勢雖稍彎曲而下，然其力

趨於海，未嘗少變初志；汝不憶公堂之上，有人投小箋汝懷袖者誰耶？非我烏能爲此！」呂貝珈曰：「以君之意，不過移今日置之後日，多擔此兩日憂怖耳！於吾生何益？君出死力陷我，爲恩僅緩死二日耶？」白拉恩曰：「吾初意殊不在是。吾意彼必以人待敵，我則叛教而衛汝；至笈聲動時，我則變服蒙面，爲汝決勝。勿論一人不足敵我，卽十人來，十人死，必表明爾之心跡，始已。此時我更以情乞哀，爾或能見憫矣？」呂貝珈曰：「此種誇大之詞，殊不取信於衆。汝旣義心凜然，胡爲受我比武之信物？則又甘心於我矣！想爾初意至佳，而轉念又變；今但問旣受信物，則我仇耳。今復矯忠詐義，誰則信汝者？」白拉恩曰：「汝勿遽決，吾力尙能出汝於險；惟此事絕艱鉅，非示汝以狀不可。須知我今日果以力出汝，則舉我生平之英名戰績，盡付之東海。」呂貝珈曰：「我不明君之意旨，請以明示，勿爲囁嚅。」白拉恩曰：「女郎聽之：設吾於是日臨敵不進，汝固得生，則我將不齒於人類，後此主教之望，亦且冰釋；若果縱馬出者，則汝必無倖。余知黑門之出此策，特欲困我；且我尤恨愛而白忒。方彼授我信物時，吾意將力擲此手套，還彼鈍叟，而愛而白忒乃苦苦挽我。」呂貝珈曰：「彼固泥汝，汝何爲受之？吾揣汝意，必聽我無辜之人流血，全爾祿位足矣。尙復何言？」白拉恩曰：「呂貝珈，勿怒。我從違殊未決。今來卽待汝決之。我誠告汝，汝聽我出馬者，汝當死，此非空言也；世人之

足敵我者，惟二士：一爲挨梵訶，一爲李郤。挨梵訶傷痍未復，李郤則霍霍不定其居，餘人均無足當我；我勝，則汝決死無疑。呂貝珈曰：「汝屢言出馬而我死，重複申言，宗旨安在？」白拉恩曰：「此亦易辨。我一出而汝盡粉，則不出之得全，汝當自知之，正欲美人權其輕重耳。」呂貝珈曰：「試言其不出之效驗。」白拉恩曰：「我苟不出，則教中人將謂我曬妖人，英名爲之淪喪，後此聞吾名，悉加涕唾；試問吾之出此者何爲？」語至此，長聽於地曰：「凡諸利益，吾均棄擲無惜，惟得汝爲吾婦足矣。」呂貝珈曰：「將軍起！將軍但能赴太后東朝，或至親王邸第，懇教門之暴烈，則太后親王，必能定其曲直；則將軍可不至於身敗名裂，卽我亦戴將軍之恩矣。」白拉恩曰：「是焉能我之成敗，在女郎一言決耳；何願僕僕，上干宸聽。」呂貝珈曰：「我殊不能遽定。惟欲將軍告太后，出我於死；至於必欲罪女許婚，則義不爲此。蓋宗教既復不同，不知者將鄙罪女以惜命之故，乃盡墮其貞操，委身事仇；易地觀之，度亦將軍所不屑。」

此時白拉恩自地踴起曰：「女郎多詐。我之舍富貴名譽於不願，卽爲汝一身耳。」呂貝珈汝聽之，吾二人偕遜於巴勒士丁，亦不爲歐羅巴寓公，實足自立；以彼間貴人，多吾故交，以我武烈，立足富貴，卽汝從我，亦不苦貧，何憚而不爲此？我卽委身土耳其國中，亦不更事此鈍叟矣。天下途徑多，

足以置身青雲者何限。誓不鬱鬱居此矣。嗟夫！歐羅巴教會中人，乃凌躐壯士至此，我必報以惡劇。待我綽有權力時，想彼依草附木之徒，定將舍彼鈍叟，忝顏從我。呂貝珈聽之，以我武力，能自關乾坤，處汝以妃后之位。」呂貝珈曰：「夢嚙哉！縱使非夢，罪女一身，何敢叨榮至是。將軍立誓衛教，何爲以一女子之身，立反本圖；我雖女流，亦恥爲此，今請勿絮絮，吾志決矣。告將軍，果欲拯我出於水火，必告國家。今李卻已歸，聞此必且大怒。」白拉恩怒曰：「我甘蒙叛臣之目，不過乞汝一諾；若決然絕我，則我仍當保其名譽富貴而已。汝云我必往求李卻，李卻何人，我乃屈膝於彼？我堂堂太姆不拉大將，安能覲顏爲此。」呂貝珈曰：「人事已盡，則我之生死，屬之天耳。」白拉恩曰：「汝固驕蹇，然我亦男子，亦斷斷不再屈抑；誠告汝，我一登比武之場，天下無人更出我右，汝當自思受死之慘刑，勿悔勿哭。吾聞人多，而女子尤不能堪此慘暴；今爲時尚緩，汝更三思。」呂貝珈曰：「將軍固善戰，須知女子貞操，自衛其身，正恐猛士亦不能挫我。我弱女也，且生而爲保母將護，安能罹此殊刑。願以今日之事勢度之，將軍固勝，卽我亦未必遽卽於敗。試拭目觀我臨死風標也。將軍行矣，我疲而稍息，且禱天託我靈魂。」

白拉恩沈吟久之曰：「爾我卽自是別耶？嗟夫，當日恨多此一面；卽使見面，設汝爲基督教人，

則亦不至於此。須知吾第一次面卿，自恨不爲猶太之人，足以堵汝；卽不然，以權衡子母之術自進，得親鄉澤足矣。」呂貝珈曰：「將軍視猶太人爲下流，亦第就腦門豆人目中決之耳。惟吾種能茹苦自立，國亡而家尙存，此亦遺民不得已之苦心。將軍想未學，尙向學者，一披吾猶太故史，則先哲之勳德，初非齷齪而冒利者也。當日吾王御宇，皆以天命人心所屬，方登寶位，至其國力之富足，國人之彬彬雅，恐非今日將軍輩徒以甲冑表飾者也。」呂貝珈語及前徵，精神益健旺；已而嘆曰：「吾蘇羅門裔，今淩夷墜於泥土中矣！將軍趣行，吾殊不欲觀將軍喋血，博此功名；亦不服君宗教，口是而心常違。」白拉恩憤然曰：「吾果爲妖術所弄耶？胡以汝言均一一首肯而心服。又復戀戀不能出此關，何也？嗟夫！汝真天生尤物矣。風貌旣美，精神復完，見地高，節操固，乃以此絕代之人，寔之火中，何人不爲汝痛哭者？吾目中二十年不濺一淚，今日乃爲汝哭；想爾我二人命宮皆犯重劫，不期而遇，兩敗俱傷，眞非人所測；今尙請女郎赦我，訣別之時，狀如朋友可乎？我欲動爾以利害，已屬無術；而吾志甘屈美人，不屈強暴，則又爲緣慳所致，今且奈何？」呂貝珈曰：「前此之禍，將軍肇之；後此之言，乃委天任命，以自支飾，尤爲欺人。今旣若此，吾亦曲赦將軍；吾知將軍心地良佳，特如名花，葵之荒莽，草植而花不繁耳。」白拉恩曰：「善哉，女郎之言！我少失教訓，長無學術，所見所聞，非

頑固如路加，卽梟獍如白拉守；又出身刀劍之中，故儉暴之心，至死莫變。呂貝伽，汝果赦我矣！」呂貝伽曰：「然。猶之死囚，不怨伍伯。」白拉恩曰：「尙圖再晤。」遂悒悒出戶而去。

愛而白忒在隔室中，遲之又久，曰：「汝何絮絮，令我久候，如臥沸烈之鐵牀，若此事爲鈍叟及奸人康雷德所知，將置我輩何地？且我前此爲爾肩悻恐無數……」忽駭然曰：「汝無病乎？何步盤散，而眼眶深墨耶？」白拉恩曰：「我此時負罪之深，如待決之囚矣。天下竟有人視其性命，如委破衣者！」愛而白忒，吾誠告汝，此囚室中女郎節概，視爾我高出萬倍矣。吾意欲造鈍叟之前，引身乞退，不願爲比武決獄之勇士，目覩此佳人畢命也。」愛而白忒曰：「汝乃大愚。汝果行此，不特一身無益，且此女尤不能道其死；汝固行，彼鈍叟之側，乃無人耶？」白拉恩曰：「否。彼果易人，則我將反戈爲呂貝伽；誠告汝，此會中人，誰能當我者？」愛而白忒曰：「汝特爲一偏之見。汝果告鈍叟以狀，彼乃允爾自由耶？汝口語未終，已反躬入諸地牢；彼果誅汝，則亦已矣。脫不然，充邊遠軍，是間獄卒待汝，茹草而飲水，汝誠甘乎？以我之見，勿爲情魔所窘，當早自圖。」白拉恩曰：「吾其逃乎？必不爲此兇暴之舉。」愛而白忒曰：「前此之事，教主已疑，曲曲加以檢備，逃將安出？汝試告閹者，令下繩橋，便知閹者之語氣矣。且汝果逃，而女子復死，而汝徒擲其一生英武之名，卒於此事無濟；矧汝既

遠遁，我輩亦有何面目對人。李卻聞之，必喜；以爲會中人與彼爲難，今乃以堂堂大將，醉一猶太女人，而不顧名義。」白拉恩曰：「愛而白忒，汝數言乃直搗我心；我叛教之名，殊不甘受。但願倘得李卻與挨梵訶能來者，吾甘受死槩下。嗟夫，彼又安來，似此無辜仗節之人，又何人力振其命？」愛而白忒曰：「果無人爲理其獄，彼死亦何與汝？此罪教主任之，君亦何與其咎？」白拉恩曰：「然。果無人來，則我姑爲傀儡之劇可爾；至欲死此女，則吾願早瞑其目，誓不之見。」愛而白忒曰：「第過此，汝無事矣。」白拉恩曰：「吾不更逃，必與戰場。」語已，遂行。愛而白忒曰：「將軍切勿自變其宗旨。」

愛而白忒本圖欲白拉恩升爲首座，可以恣彼所爲；矧康雷德預許以能死呂貝珈者，將易以善地，故明知呂貝珈之無辜，而利重心迷，亦甘心無恤。時時省察白拉恩，惟防其遞，又防彼而懇路加，中梗其事；其心蓋非憐惜白拉恩，實自圖己事耳。

第四十章

黑蝸牛自別洛克司列，遂至近地一破廟中，省挨梵訶，廟曰羅託而夫。挨梵訶自城堡破，汪霸歌斯二奴，均侍疾於此。黑蝸牛入見，傾談極久，至議論所出，人多莫曉，但覺作書付郵者四出而已。逾日，黑蝸牛行，遂以汪霸爲導，行時，語挨梵訶曰：「與君第二次遇者，在阿失司丹殲宮外，我尙須一面魯溫娜也。至時，尙欲爲君緩頰於阿翁。」遂鄭重別。挨梵訶曰：「吾創已愈，勢可同行。」黑蝸牛不可期以異日，且云：「汪霸待我足矣。其人善談諧，道行良不清殺。」汪霸曰：「我願侍將軍行，至阿失司丹喪次。然喪席以多人赴弔爲佳，不爾，阿失司丹將從棺中跳躍而起，怒人情冷煖也。且奴子固不謔。直主翁怒時，奴子雖百吻，亦不能解。計將軍同行，面我主翁，或得解也。」挨梵訶曰：「將軍以汪霸行，其人殊顛預可憎；惟多識路，足以爲導，又其人忠懇，臨難不却，滋可恃也。」黑蝸牛曰：「識路已足，矧又滑稽；吾於是人何憎之有。惠而弗列，汝新起病，行時必以遲日，勿太匆遽。」因出手示挨梵訶，挨梵訶捧而親之。又與廟主爲別，遂挾汪霸，慨然上道。挨梵訶臨門送之，直至人蹤馬

跡俱渺，始入。

此時晨光甫動，廟主清課已罷，揆梵訶延廟主入座；廟主殷勤問訊，以爲舊病復發也。揆梵訶曰：「創已大平，足以披甲上馬矣。此間殊清寂難耐，吾鬱鬱不能久居，亦將行矣。」廟主曰：「安有凱得立克佳兒以創住吾刹，乃不聽痊，縱之上道？寧義所應出。」揆梵訶曰：「吾意豈不謂然。願外間事急，非吾養疴之時，奈何？」廟主曰：「何事急？」揆梵訶曰：「國勢岌岌，道人乃弗之聞；風波垂來，我男子詎坐聽不爲之地？」廟主曰：「外間事，道人亦微覺之，願將軍新創，何能遽爲區畫。」揆梵訶曰：「吾創已平。男子事業，安能舍馬上而別有所圖；矧此出不必臨陣，幕中攄略，亦無不可。吾知黑將軍此行，必蒞吾家；此將軍爲腦門豆人，而吾家族則撒克遜也，今阿失司丹新喪，人方含憤，恐一見此黑將軍，立生異同，則家禍且作，吾故欲急歸而部勒之也。吾馬太駿烈難乘，道人肯以馴馴見假否？」道人曰：「可。吾馬白，調良識道，無張脈憤與之弊。」揆梵訶曰：「然則趣以馬來。」歌斯荷吾梨盾隨行。」道人曰：「吾馬未習戰，厥性如我；若披甲擁盾，馬力恐不之勝。卽道人出行，亦輕裝，始能任載。」揆梵訶曰：「我自善待君馬。」此時歌斯出戰靴，跟後釘長寸許，既銳且剛，凡馬遇之，亦皆奔迅；道人見狀，大恐曰：「吾馬安能當此將軍且住，吾另以他馬至。」揆梵訶曰：「行裝

已具，吾卽此行。道人無恐，吾必力衛此馬。」廟主尙絡馬作絮絮語，挨梵訶不答，攀鞍立上，遶黑蝸牛所出道，匆匆而去。廟主大駭曰：「嗟夫，聖馬利亞戰場之士，固躁暴如是乎？吾甚媿以馬授之。願道人老矣，無補國家，卽以此馬代吾宣力，於計亦得，卽不見還，意亦無對。」於是聚其徒侶，赴香積道人笑曰：「吾苟督課於是，人來尙不如是之速，惟奔赴餐房，乃奮勇如是。」道人遂登高座祈禱。時徒侶見魚豕美，乃屬目於炙，竟不聞上座言；若在他日失餽而不腆者，則爭合十隨上座禱矣。中有一人病齒不食，尙傾耳作聽禱狀也。

此時黑蝸牛道中，據鞍行歌而過，有時則與汪霸談謔，遂開其面具，受空氣，而頰下則尙蒙裹道行甚適無虞。汪霸前此，帶木刀而已，今自堡中來，亦易鋼刀。惟此僮坐無寧性，時離鞍騎馬項，忽又退坐馬股，或雙足並踏一鐙，或倒騎面後而行，手足舞弄，狀如猿猴。馬性大躁，力掀之地。黑蝸牛大笑，痛戒勿爾。然汪霸墜騎時，正在行歌之候，歌已，黑蝸牛大賞其能。汪霸曰：「奴子此曲，和者惟有歌斯，今歌斯身爲自由之人，不復念舊時僱侶矣。」遂又歌勇士殺敵之曲。黑蝸牛曰：「此曲宜令洛克司列聞之，必且大悅。」汪霸曰：「將軍背上之笳，卽出洛克司列所贈，似待將軍厚也。」黑蝸牛曰：「此笳但吹三聲，綠林人立至；此魁渠授我號令，用以自救，殊愛我者也。」汪霸曰：「是間

多伏莽，得筯亦佳事。」黑蝸牛曰：「苟無筯者如何？」汪霸曰：「林中有豪傑，奴子何敢妄冒；惟一
言蔽之，行人馬上，勿載多金。」黑蝸牛曰：「汝謂綠林中人盜耶？」汪霸曰：「非也。惟以奴子之意，
如不挾資，則亦勿勞英雄試手。」黑蝸牛曰：「盜固非良，然攻堡出爾主人，非斯人之功，若翁何由
得出？加以盜名，於義胡當？」汪霸曰：「彼人取盈濟虛，鋤強翊弱，是其所長，奴子未嘗沒之；天下固
有更殘暴於是種人者，遇之立死。」黑蝸牛曰：「然則豺狼耳，是問何復有是？」汪霸曰：「腓力從
者，甚於大盜。自討圭夷後，餘黨悉煽附其間，爲餓愈熾，亦時時出擄行旅；今設有二人當路者，將軍
何以處？」黑蝸牛曰：「禦之。」汪霸曰：「設以數騎來者，又如何？」黑蝸牛曰：「一一禦之，不餘一
人。」汪霸曰：「我僅兩人，脫遇八騎十騎，則將軍定吹筯矣？」黑蝸牛曰：「二十人以外，尙足當之；
決不求助於彼。」汪霸曰：「請以筯見示，何爲三聲，乃足動衆？」於是黑蝸牛脫筯，汪霸受而佩之，
請曰：「此物請以見授，奴子能吹此筯。」黑蝸牛曰：「勿爾。行將觸吾怒，汝立斃矣。」汪霸引其轡
曰：「將軍見信，我且立逃。」黑蝸牛心惡其佻，然猶撫之，曰：「此筯歸汝，汝仍侍我行。」汪霸曰：「我
信將軍，勿中道禦我於地。」於是汪霸趨前曰：「請將軍上面具，奴子適見有人隱約出沒大林之
中。」黑蝸牛曰：「汝胡從知之？」汪霸曰：「適叢莽中見人影，果行客者，胡不由官道而行榛中？」

黑蝸牛果大悟，急上其面具，而飛矢已如蝗而出，咸觸面具，不能入。黑蝸牛笑曰：「良哉甲也！汪霸趣前！」遂勒馬直赴榛中。六人駢矛於地，候來騎；二矛着黑蝸牛甲上，立斷。黑蝸牛大怒，立於馬鐙曰：「汝輩何爲？」六人同聲曰：「暴君吾輩來取爾命！」黑蝸牛呼曰：「聖喬治，聖愛德華德！」每呼一聲，立死一人；來人咸退後。忽一大將，青甲名馬，奔突而前，不禦人而禦馬，馬立蹶；黑蝸牛罵曰：「敗類小人，乃行此下策！」汪霸立出笊，如黑蝸牛所詔三字吹之。來騎聞笊稍退，汪霸遂起黑蝸牛於地。青甲之將憤曰：「汝輩聞笊怯耶？」從者復前。黑蝸牛以背就大樹，以槩前抵。青甲之將乘黑蝸牛不備，以槩竟前，欲貫黑蝸牛於樹上，汪霸亦以刀疾刺青甲士之馬，馬蹶而青甲士亦仆。然黑蝸牛以一身支十餘衆，爲狀甚疲。忽見有灰翎之矢，疾出林中，射羣中最勇之士，立死；林中突出數十士，彎弓而前者，則洛克司列及道人壳漫黑司德也。二人卽而圍殺，或逃或死。

黑蝸牛圍解矣，乃與洛克司列諸人作謝；然氣概仍昂藏，無委頓狀。黑蝸牛曰：「汪霸，汝前掀青甲士之面具，辨爲何人者？」青甲之士，左股爲馬腹所壓，不能起；汪霸卽而語之曰：「勇將，我步將軍後塵，刺將軍之馬，將軍當沈鬱；吾今爲汝去其盔，令吸空氣，不尤愈耶？」乃力掀其面具，則頰白一叟也。黑蝸牛大駭曰：「是華德馬耶？汝位極人臣，何爲伏莽？」華德馬曰：「李郤，汝須知凡人

蓄憾於心，乃靡事不能爲；此來正仇汝耳。」黑蝸牛曰：「我何負汝者？」曰：「前此吾以女妻汝，汝胡見卻？」黑蝸牛曰：「區區婚媾，乃欲行弑！」因麾衆曰：「衆行，我欲獨鞠此虜！」因曰：「汝言良不然，必有他故，趣告我。」華德馬曰：「卽君之介弟，君惟不孝，故約翰有不弟之舉。」黑蝸牛聞言，始則大怒，繼而少霽，注目華德馬，華德馬雖不屈，然亦至媿赧。黑蝸牛曰：「汝不恤命乎？」華德馬曰：「此身已落獅吻，乞命亦不得生。」黑蝸牛曰：「我釋汝，汝須知獅子弗啖死人也。釋後三日，汝必出奔，勿許言吾兄弟；若三日以外，仍濡滯英倫，汝死矣。」迴顧洛克司列曰：「汝授之以馬，縱之行。」洛克司列曰：「吾聞此聲，似偏我以不能不如命者，何也？」黑蝸牛曰：「然汝爲英人，則須遵我號令；我卽英王李邵也。」語已，洛克司列立聽曰：「臣謹歸命大王，願王赦我前愆。」李邵曰：「吾友起，前事均可赦。汝在討圭之堡，出無辜之人，今又出我於阨，祇此二事，足以不死。惟後此須改行爲善。」復曰：「洛克司列。」洛克司列卽曰：「大王勿稱臣是名，臣名非是；大王當知前此綠林豪傑中，有駱賓荷德。其人者乎？」李邵曰：「汝爲駱賓荷德耶？義聲早溢於巴勒士丁中矣。方國中大亂，吾殊未聞爾爲不義之事，深爲嘉許。」汪霸進曰：「恆諺有云，貓出而鼠叛，其應是言矣。」李邵曰：「汪霸，汝尙在是耶？吾久不聞聲，以爲逃矣。」汪霸曰：「奴焉能逃。今日有功於王，方求大賚耳。」李邵

曰：「奴子良佳，當得上賞。」忽聞輩中有人言曰：「臣罪當誅，然王須許我禱天，然後就戮。」李卻迴面，見道人長跽誦經，作待死狀，倚拄杖於旁，仰面祈天，然微審其狀，狀似僞也。李卻曰：「是道人耶？必將謂我訴之教皇，窮治爾罪；然李卻一生，初不屑爲。」道人曰：「非畏教皇，畏王神威耳。若教皇至者，亦不能支道人之棒。」李卻始悟前此道人曾以拳加其身，乃大笑曰：「憶之，自吾受爾一拳，吾耳鳴乃至終日，爾亦健者；實則以我觀之，爾非道流，不如變服爲我臣僚，不亦可乎？」道人曰：「非臣弗願仕進，特意惰不事事，且惡聞塵囂；吾供奉聖滕司丹爲師表，臣晨昏或不祈禱，神亦不復見責，蓋鑄木所爲，易與耳。若易以事大王，苟誤其趣向，及狎妓射鹿，則吾罪重矣。臣願大王赦臣，仍放歸山，於臣心適也。若大王天恩時賜鹿脯者，則臣亦當拜王殊錫。」李卻曰：「汝仍蓄野心。吾經年中，許爾射十二鹿。」道人曰：「大王厚錫，以十二爲數，臣意求益，以擴王之恩意。」李卻曰：「鹿脯不足潤爾心肺，吾當贖汝以酒；猶不足者，當更取之吾庖。」道人曰：「如是者，臣謹謝王，日爲王禱。」於是李卻出手，道人聽而親之；此時知不能更言，再拜而退。道人既退，遠遠見二騎至矣。

① 駱賓荷德 (Robin Hood)

英國古時大俠，嘯聚徒黨，居喜華德森林 (Sherwood Forest) 中。英國傳說中言

駱賓荷德事蹟甚多，或言其生於一六〇年，死於一二四七年。

第四十一章

來騎一爲惠而弗列，一爲歇斯。惠而弗列見地臥死人，李卻則甲裳皆血，大駭；復見李卻四圍均綠林豪傑，乃益駭；一見李卻，仍不敢稱王，防爲盜覺。正猶豫間，李卻曰：「惠而弗列勿怖，是皆良民，爾勿稱吾僞名矣。」洛克司列進曰：「將軍爲挨梵訶乎？我告將軍，大王求得第二人忠篤如我者，當無其人。」挨梵訶曰：「壯士善人，我識之；此陳陳死人誰耶？」李卻曰：「是中有奸宄，今伏誅矣。」笑語挨梵訶曰：「卽汝亦非良臣。吾詔爾病愈始來，奈何違旨？」挨梵訶曰：「臣創已平，何害於行旅。且王獨行，臣甚憂之，試觀今日之事，臣能勿戚戚於中？」李卻曰：「吾意甚欲以一人一騎一槩，橫行於天下，殊不欲身統大軍，建五丈牙旗臨敵也。」挨梵訶曰：「國勢瀕危，百姓舉待大王援手，王輕身至此，殊失天下之望。」李卻大笑曰：「爾尙言吾有國耶？以汝親臣，吾令爾創愈而行，且不率令，何責其他？今爾尙嘖嘖責我，實則爾我之失均耳。且爾須憶在廟中聚首時，吾已飛書部署外兵矣。一待國中聞我歸朝，則反側者亦將立息。彼蒲亨及愛司士微伊之軍，必調度經日，始可

整兵前赴堯克；今尙須待數處音問，方行宣勅，然亦已告宰臣，示百姓以歸期，殊不欲突然遽前，以生疑駭。」挨梵訶知王好勇，喜微行，弗能挽，迺太息不言。

李卻知挨梵訶苦諫，良中事要，然示勇殺人，實以此爲樂，因謂駱賓荷德曰：「汝真盜中之王，不審將餌與否？可出與王之兄弟共之。蓋王飢，向盜乞食也。」駱賓荷德曰：「臣每行，輒囊鹿脯。」語時甚媿，蓋國制非貴闕有采地者，不能饜有鹿脯，駱賓荷德之脯，盜脯耳。李卻曰：「鹿脯大佳，汝殺而食之，省我自射矣。」駱賓荷德曰：「大王能臨貶臣家，更上大王以壽觴，寧不佳耶？」於是駱賓荷德先行，王步隨之。王生平好與俠客遊，又好從百險中，以力自脫，今日二願皆遂，乃大笑悅。王復謂男子生平，戰功而已；民生國計，咸不着意。當其生時，飛警如流星，但聞戰伐；迨其上賓以後，遺愛不在人心，竟如煙消燼滅，至其戰功所著，往往見諸鏡吹歌詞；然禮人下士，偶有武能，卽加開獎，無有靳惜，人亦以此歸之。此時王至大樹之下，飲酒進脯，衆大歡嘖，幾忘其飲於王前；且彼此咸敘當日攻剽之事，矜伐其能，幾忘上座者之爲皇帝也。王聞言不以爲異，亦大聲呼咤，雜以談諧，爲狀至樂。旣而駱賓荷德見挨梵訶肅然若有憂色，乃急斂其容，私語挨梵訶曰：「皇帝至此，足爲草澤之光；今觀將軍若重有憂者，似國有大事，駭不敢更攀大駕矣。」挨梵訶曰：「凡人與皇帝言，猶與

獅子戲樂，一撩其怒，爪張矣。駱賓荷德曰：「然吾所屬之人，無學而野，焉知皇帝之貴；而皇帝復脫略，喜怒至難測，不如止也。」挨梵訶曰：「汝諫皇帝，或聽爾言；若我親臣，不特無以止王，將益滋其豪飲。」駱賓荷德曰：「皇帝臨寵，正以重我，若批逆鱗，怒且奈何，顧能止吾王沈湎，卽獲重咎，亦所誠甘。」因呼其下曰：「司葛洛克，汝前；汝至密林之中，吹腦門豆茄。」司葛洛克遂潛行，停五分鐘，筳聲作矣。密勒曰：「此筳似腓力吹也。」遂張弓行。道人亦置杯，取巨棒，汪霸方談笑，立止，取刀；他人皆起。凡盜中人方食而投箸握刀，此乃恆有之事，不足深怪。而李卻之沈酣於酒，猶之沈酣於戰，不過易地而已，而爲樂則一，遂蒙重鑑，謂挨梵訶曰：「汝勿動，動卽忤旨矣。爾之神勇，我固見之，此次留以與我，汝但坐觀之可爾。」

此時駱賓荷德僞從人出探林外，見席上人均散，乃趨跪王前。王曰：「吾已赦汝前失矣，何爲復爾？詎以吾言爲弗信耶？」駱賓荷德曰：「此次爲徽臣罔上，以皇帝被酒，恐致沈湎，故僞動以筳，冀皇帝罷席，罪在萬死，幸皇帝憫之。」言已，起立拱手於胸，取進止。駱賓荷德自知爲直諫，卽忤王亦所弗恤。始而李卻微愠，旣知其忠，乃變爲溫藹之色，語之曰：「此殆綠林之王饜英，自惜其鹿脯與良醞耳。爾若明日至倫敦者，我之饜爾，必不如是吝惜。然汝意良佳，吾行矣。彼惠而弗列侍坐，

恆鞅，吾久知之矣。」復問駱賓荷德曰：「汝聞人多，所部有直言如汝者否？」駱賓荷德曰：「有小校曰小約翰者，——彼以臣命赴蘇格蘭矣，——其人好強諫，臣初亦怒，既而思之，則皆忠懇之言。」李卻曰：「汝亦有其人耶？我之親臣，若挨梵訶，每以直言見規，偶拂其意，輒怒形於色，吾甚憚之，今得汝更匡吾失，吾庶幾於無過。然自由之權，剝蝕盡矣。今趣行，赴阿失司丹堡中乎？」駱賓荷德曰：「王聞笈時，臣已以人前，凡遇伏處，彼皆悉之，必爲王作前警。」此語一出，李卻大感動，甚服其忠，卽前此少有所鄙，至此亦復釋然，又出手示之曰：「此次儘汝親吾腕，蓋力赦汝前過，後此且將大用汝矣。汝輩之行爲，蓋爲貴族所偪而然，吾後此立將除其苛法，使汝輩饒有生趣，或不至於爲盜也。」

李卻及挨梵訶與二奴行時，道中果無所遇，迨及阿失司丹堡中，夕陽猶燦，爲時甫暮。堡在英倫中，爲據名勝之地。東湖支流，淨如碧玉，適繞堡前而過；堡則築於小山之上，山坡淺草如茵，小徑直趣堡外。堡之四圍，樓櫓皆具。土人言：此堡當腦門，豆人未蒞之前，亦爲先王之離宮；外圍繚垣，則屬新築，中心高樓若塔，則年代絕古。垣厚或凸出，厥勢如高臺，其上遇亂可守，兵來可戰。自外觀之，則悅攬勝之人，自內觀之，則又悅考古之人，以二者咸足動人流覽而憑弔也。堡外有墳兆，繁疊焉。

李郤先朝之陵寢。迨李郤至時，見塔上高張黑旗，知堡中方治喪禮；門外另有旗，旗上畫白馬，此撒克遜王裔之徽章也。堡外弔客絕多，以王孫之喪，勿論親黨可至，卽行路之人，亦款以盛饌；以先王遺胄，待遺民尤須加以恩意，因之小邱之上，行人如織。方李郤入時，見庖丁方行炙，其旁置巨罍無數，均良釀，憑客所飲，勿計。時有多次方聚食其內，且食且言饌美而釀良。至有窮困，膾門豆人，亦與喪席，然食時甚藐撒克遜之人，自以爲抑尊就卑也。至流丐及遊兵，與小販之人，亦多無因而至；歌者眩人，膾集無數。撒克遜人喪儀以繁盛爲宗，凡吉禮所應爲者，亦冒爲之，無恤。

李郤旣入，從者見王盛服，爭改容起迎，遂引至塔上。歌斯汪霸於此堡爲熟徑，遂爲堡人留款，不隨登塔。

第四十一章

塔凡四層：下二層則儲物事，至第三四層高處，始居人。自下而上，石級絕高，既仄且直。衆拾級登，至於第三層，遵小門入內，挨梵訶蒙面具入，殊不敢遽面其父，意俟李卻綏頰，方行朝拜。入時，見蒼白老人無數，圍圓案聚食；是皆撒克遜遺老，爲腦門豆風氣所染，老幼貴賤亦判，因別聚高樓，不與衆伍。人人均蒼髯白髮，衣寬博，爲古服；凱得立克爲遺老所推，遂居首席。李卻一入，凱得立克立起奉觴爲壽。李卻亦循撒克遜遺俗，答曰：「請酬君。」遂引滿。凱得立克復以酒壽挨梵訶，挨梵訶不敢作答，鞠躬盡其觴。此一節，爲初見之禮。

嗣此凱得立克遂引二人至私家禮拜堂中。堂制絕樸陋，屋中四圍皆牆，僅有圓窗，非列炬室中，迎面不能相見。室中得炬照見，空無所有，僅牆上石製一十字架而已。在祭檯之前，置一鼻牀，一卽鼻阿失司丹尸者。阿失司丹母，則延聖愛德門道侶，入堡誦經，座中左右列六人，口中喃喃虔誦，餘衆咸處外飲啖。道侶之誦經，最惡生人入面，斷其句讀，謂句讀一斷，則猜鬼卽乘此斷時，攪死

者之靈以去。昇牀之上，疊錦衾，云是阿失司丹死時所被；生人之手弗觸，觸亦不利死者。此等道場，蓋阿失司丹母割其采地之半舍教會，方得此異數，以超拔其亡夫與子。李卻至阿失司丹昇牀之次，鞠躬致禮，口中亦作誦詞；行禮畢，凱得立克卽引客出他戶，至別室中。室橫徑可八尺，亦僅有小窗，向西而啓，太陽西落，射光入室，借光中見一婦人，衣絕尊貴，似王姬風範，愁容淚頰，悲涼可掬，踞憑一小几。几上陳象牙小十字架，尙有聖經一卷，裝潢絕麗。凱得立克鞠躬稱曰：「尊貴愛造斯，是間有兩貴客臨弔；中有一人，卽以力拔出死者。」愛造斯曰：「謝貴客。客出吾兒，而吾兒仍爲賊斫，此天心也。我旣早孀，又老而無子，得客見弔，感且不朽。凱得立克爲我將護二客，毋致失儀。」此時間，三人均鞠躬出，出後，復拾級登樓。樓之大小，與愛造斯所居同也，其中女客可二十餘輩，老幼弗等；中有四美人，魯溫娜爲之率，齊唱挽歌。餘人或縫紉尸衾，或聚花爲球。諸人見生客入，有注目者，有微語者。魯溫娜見李卻至，立與爲禮，而儀狀蕭然，寓嗒喪狀；觀者謂其靜穆寡歡，殆未省挨梵訶蹤跡，故爲是狀。凱得立克質直人也，以爲魯溫娜爲阿失司丹聘妻，故臨喪哀毀耳。

凱得立克旣引二客周視樓塔訖，乃延款一密室，謂爲貴人食息之所，他處煩猥，此略靜耳；命侍者張筵款客，致禮將退。李卻止之曰：「丈記當日臨別之時，謂我苟有所求，無不立應；丈猶懷是

言否？」凱得立克曰：「固有前諾，惟此非議論之時。」李卻曰：「我心固知丈之無歡，願我本行旅亦無久留之晷刻，且我之所求非他，不過請丈釋其平日固執之見可也。」凱得立克知旨，卽曰：「我所諾客者，蓋就客一身而言。若我家事，則非外人所宜與，客言此何爲？」李卻曰：「我非與君家事，特此事有關於我，勢在不能不言。前此丈呼我爲黑將軍，不知我卽英王李卻也。」凱得立克聞言，卻立久之。李卻曰：「丈勿怖，寡人來意，欲丈父子敦睦如初，非有他也。且丈見我，何爲不行君臣之禮？」凱得立克曰：「老夫之膝，未嘗跪腦門豆人。」李卻曰：「可待寡人能以國力保護撒克遜人，丈跪我未晚耳。」凱得立克曰：「吾平日佩王英武，亦知在理宜王，且王母馬鐵而達，爲撒克遜種人之女，惟馬鐵而達分非可以傳位之人。」李卻曰：「此時不與丈論嫡庶昭穆之分，惟丈計之，英國不王我者，更當王誰？」凱得立克大怒曰：「王今日見弔，乃出調語，謂我撒克遜人不宜王耶？王言太悖，勢將與王較力。」李卻曰：「丈勿爲倉荒狀。今日寡人之來，但敘舊踪，初非爭競。」凱得立克曰：「諾。老夫今日，亦無勢力，使王不卽此寶位，僅有較力一法，或能僥倖於萬一，今王旣爲不較力而來，則我亦勿用此。」李卻曰：「今且勿問他事，但前諾，丈克踐否？丈夫出語，反汗者非人，丈當知之，今日寡人匆促而來，特爲丈父子耳。」凱得立克大悟，指挨梵訶曰：「此卽惠而非列乎？」挨

梵訶立前長隱曰：「老父念兒，赦兒前愆。」凱得立克曰：「兒子，我恕汝。」扶之起曰：「喜華德子孫，嚮不食言；此事卽出腦門豆人之要求，我亦無恤。惟汝已寧家，須變服，冠上去其雞翹，須知凱得立克子姓，無效外人服者。雖然，爾口中喃喃，似有所陳請……我知之矣。魯溫娜須以二年服闋後，再議婚事；我撒克遜先靈若見其子姓在喪中行吉禮者，於身當弗利，而亦非分。且阿失司丹陰靈不泯，知我驟嫁其聘妻，亦將怒而擯我。」

凱得立克言時，忽見阿失司丹衣大斂之衣，闐然排闥入，面目灰敗。凱得立克大震，扶牆而立，以目視阿失司丹，張口莫合。接梵訶拱手誦聖經。李卻以法語問曰：「阿失司丹，汝存耶？殺耶？人耶？鬼耶？趣告我。」堡中人忽大闐曰：「趣捉道流。」凱得立克曰：「我爲凱得立克；汝果爲鬼者，亦趣見告。」阿失司丹徐曰：「容我稍息而言，我三日中，食麵包及水，如餒三年矣。吾今日能來，殆出天幸。」李卻曰：「吾見汝落馬，汪霸來言，爾斷碎矣，何由尙生？」阿失司丹曰：「汪霸荒倉，所言匪實；白拉恩刀下時，蓋刀背也，我以腦承之，昏蹶於地，非死也。後遂弗省人，迨醒，已在棺中，幸蓋尙未下，見身已臥聖愛德門禮拜堂中。我連噓，號呼；剛欲起時，見道流至，以爲遇鬼。我嚮之案酒，卽暈，似酒中實迷藥也。更醒，則吾身已受縛如椽，已易置一黑室中，四圍均陰慘之氣，知已置我窻中。忽聞有

敲扉聲，見二道流入，告我以一身已入地獄，來者蓋鬼伯也；而我則習知爲愛德門方丈之音吐。彼廟中人均我布施，今日乃利我田產，將置我死地。」李卻曰：「汝勿氣促，且遲遲告我，據爾所云，則奇譎似小說中語矣。」阿失司丹曰：「汝云小說耶？然小說中人，苦至矣；彼道流乃與我以少麵包及水。須知吾祖吾父，布施無算，牛米恣其所乞，今以此水麵見報耶？我意欲焚其廟，卽教皇見責，屏出教門，吾亦甘之。」凱得立克曰：「以事勢觀之，汝何由出險，詎賊中內媿出汝乎？」阿失司丹曰：「彼人之心，乃內媿耶？天下堅剛之石，安有鑠陽光而化者？後此合寺之人，均至壘飲啖，余尙聞彼出時，祈禱我之靈魂，勿致淪滅；然我飢而思啗，而彼正爾酣飲，何由省我。後此有醉士入，予我菘餚之餅，並媵以酒；余得酒及餅，精神頓旺。此醉士出時，忘鑰其扉，余見陽光，乃大喜，且縛足之繩垂腐，余立蹴斷之……」衆見阿失司丹億極，乃曰：「少進食，乃更言。」阿失司丹曰：「不如酒佳。」此時環聽者衆，其母亦入，男女雜沓，可三十餘人，共集斗室。魯溫娜亦至。阿失司丹復續前說曰：「吾出窰時，一身仍繫鐵鎗，不辨南北；微聞有誦經聲，至時，見數道流，醜狀如盜，聚而持誦。余一入，衆爭起；余一拳毆之，立僵。第二人欲進而捉余，爲余所拖之鍊糾絆，立仆。余進毆之不已。遂奔馬廐，得馬立馳至此。道上人見我衣大斂之衣乘馬，乃大駭；余以冠蔽吾面，闔者不聽入，繼以爲眩人，始納之。

余始面吾母，告以狀，少進食，遂來面君輩，懇吾憤。」凱得立克曰：「君來正佳，吾方悲慨，吾撒克遜人無君；今王孫復甦，吾種人得主矣。」阿失司丹曰：「汝勿言救種人事，吾匍匐甫能自救，何暇救人？今第一着，須嚴治愛德門寺道侶，非雉經其人不可。」愛造斯曰：「吾兒勿嘗過，彼爲教門中人，不易擅誅也。」阿失司丹曰：「彼陷我地獄三日，我毋問爲教士與否，必飲其血。至雷極那德之死，正以彼款我以饌時，饌中實蒜，故焚死以報其虐；今道侶並此而無之，在律尤宜死。」凱得立克曰：「王孫奈何記小忿而忘大業？汝須告腦門豆皇帝，不能獨有國家，須與撒克遜人分王其地，則志願始偉。王孫奈何不此之言？」阿失司丹曰：「噫，此貫甲者即李卻王陛下耶？」凱得立克以爲阿失司丹將用武，因曰：「王固來弔王孫者，不可無禮，宜盡主客之情。」阿失司丹曰：「豈特主客，分爲君臣，臣今輸此忠款於王矣。」愛造斯曰：「吾兒竟忘身爲先朝王裔耶？」凱得立克曰：「無志王孫，忘英國自由乎？」阿失司丹曰：「吾母及良友，幸勿嗔責；以我咽乾糲飲涼水於窳窳之中，志嚮獨除盡矣。今爲死中得生之人，較前此大有悟境，若果令我振頓乾坤，則一身尙須臨戰，不特喪酒及肉，且死無辜百姓無算；前事我所不能，今惟於我撒克遜種人中，得爲小腆足矣。今第一着措手，必欲雉經愛德門寺中方丈。」凱得立克曰：「王孫重甦，將毀魯溫娜婚約而更娶乎？」阿失司

丹曰：「凱得立克汝勿老悖。魯溫娜無心闖我，屬惠而弗列；今其人尙在此，可來前，與衆明之。天下男女之情，何能強而相卽。今余請以魯溫娜讓惠而弗列矣。咄！惠而弗列又安在？」衆皆爭覘挨梵訶，竟已他出；尋知門外有猶太人求見，惠而弗列已披甲挺槊行矣。阿失司丹語魯溫娜曰：「挨梵訶殆不欲耶？若聞言而遁，是必棄汝；則更生之人，尙足承其乏。」魯溫娜不答，怫然而去。阿失司丹歎曰：「天下喪心人，舍道流外，卽婦女矣。今余衣大殮之衣，望者生畏，人人漸託故而避。」此時欲與李卻致敬，而李卻亦已前出；後此得諸侍者言：——聞挨梵訶行，王急步出，追及猶太人，語久之，卽乘猶太人之馬，力馳而去。阿失司丹詫曰：「我起自窺窳，而弔客乃聞聲而趨，何也？趣視客座弔客，得毋都渺耶？」

第四十三章

余書此時，宜續叙太姆不拉會堂中事矣。堂中呂貝珈之命，正危如屬絲。教主宣諭焚妖人，於是來觀者，極於窮僻之壤，咸戾。在中古黑闇時代，流血較藝，人人所嗜，卽今日文明大啓，凡決囚比劍，觀者亦夥；此人心好奇，往往然也。寺門猶閉，而觀者已如堵牆，甚欲內觀寺中情狀，尤有多人已預集於比武之場。其地本爲太姆不拉講武之所，故極平坦，四圍均有杙槩，爲圍楯狀；且太姆不拉人，欲示勇於衆，故關外均置小榻，以待觀者。東面置高座，爲長老座；雁行而侍者，則太姆不拉勇士也。長老座後，建牙一，則太姆不拉會人行軍之纛。西嚮積薪，高可隱人；中標木柱，用以縛人，四週積薪，發火，環燒此柱上之人。其下有四黑奴，其黑如漆。——此爲英人所未觀者，見之咸大駭詫。——乃矗立如鐵人，但聽主人指麾行事，以目注薪，初不旁矚。有時自相告語，唇厚可駢二指許，白牙燦然可怖。觀者以爲此四人皆鬼，本爲妖婦所鍊，今見勢敗，乃反噬其主人矣。爲時尙早，觀者因兼述阿失司丹更生事，雜以地獄神怪之說，聽者毛戴。

已而會堂鐘徐徐而動，衆聞之，心血潮沸，然皆注目寺門，待長老及妖人出。繩橋已放，門乃大開。前行者吹啞籥，一人揚大纛，太姆不拉大將，戎裝貫甲，雁行而出。路加騎駿馬，極樸無華飾。路加後，則白拉恩，蒙面具，自頂及踵皆甲，刀盾及槊，夾馬二走卒荷之以從。白拉恩雖微，很驕人，然以狀度之，似蒙重憂者，而御馬尙整暇。左爲康雷德，右爲愛而白忒，此二人白衣如常服。後此均黑衣之奴隸，更後則衛卒矣。衛兵中有慘白之容，披髮囚服者，則今日臨決之人，徐步至法場之上。初來之衣，已剝取殆盡，疑衣飾中儲有符籙，出時易縞衣，神采如恆，無怖死懼之狀，黑髮四披，狀至可憐。觀者之人，有時爲之出涕。會中之人，均目下視地，狀至慈祥，徐步入於廣場，從者雁行立，教主下騎，圍人爭以馬出。呂貝珈則伍伯引至薪中黑榻之上，令坐。衆見呂貝珈至積薪中，頗股弁，而脣吻翕開，似作祈禱語，惟一分鐘後即定，以媚目注積薪，少須，回首踞黑榻坐。此時教主及監院諸員均歸座，筳聲大作，似宣妖人之罪，告之大衆。

愛而白忒奉呂貝珈手套，蛇行至長老座下，復曰：「聖父爲會衆首領，今大將白拉恩已在此，恭候教旨；大將既受信物，不能不與來者并命。」教主曰：「白拉恩立誓乎？」愛而白忒曰：「誓之。彼自承爲教門宣力。」教主曰：「可令司筳者伺來騎。」發令曰：「吾會有大將白拉恩者，挺矛立

馬，待爲呂貝珈雪枉者壯士。」笳凡兩發，應者無人。教主曰：「旣無人至，汝可問囚，應何人爲彼較力者，趣言之。」笳吏遂至囚所。而白拉恩亦引馬向積薪而來；愛而白忒及康雷德爭挽其繮，白拉恩弗答。而笳吏問囚曰：「教主宣令問汝，汝旣無人雪枉，則汝罪爲應決矣，汝甘心否？」呂貝珈曰：「我自明無罪，終不以爾爲信讞。今請吏告教主，更待少時許，若必無人至者，則聽諸天命。」笳吏復告路加。路加曰：「區區猶太之女奴，乃敢醜詆聖教，然旣如是，老夫待陽光逾午後，始行刑。」笳吏復語呂貝珈。呂貝珈點首，以目仰天，若云人力已窮，此下仰承天意矣。白拉恩已縱馬至薪次，微呼呂貝珈。呂貝珈愕然。白拉恩曰：「呂貝珈，汝果聽我否？」呂貝珈曰：「我不識汝。汝爲剛忍之人，我何須汝！」白拉恩曰：「吾意初不之料，以爲僞張淫威耳，今乃果然。」呂貝珈曰：「吾意已定，縱焚其軀，亦須與痛楚而已，立時將臻清涼。」白拉恩曰：「汝勿夢夢。若求生者，趣上我馬。此馬得諸土耳其，行絕迅，吾二人並騎，尙可得生，瞬息之間，彼已不及；我另尋生路，聽彼除名，吾不愛惜祿位，卽人薄我爲叛教，卽亦無惜，彼敢格我，非使其流血弗止。」呂貝珈曰：「我經千災五毒，悉已深嘗，一死何靳，汝喪心無恥，趣行，勿瀕我。我視此四週人，均吾仇，而汝尤仇中之巨孽。」愛而白忒防白拉恩絮語，爲教主所聞，乃僞問白拉恩曰：「此囚自承也，無胡絮絮至是？」白拉恩曰：「此女殊

倔強，勝於男子。」愛而白忒曰：「日光已近午，將軍爲會員中上將，可歸侍教主。」語時以手引繩，趣白拉恩行。白拉恩大怒曰：「汝焉敢與我事！」遂力攀其手，轉馬歸於原立之地。

時已逾二句鐘，而壯士較力，渺然弗至；觀者以爲必無人至矣。於是愛而白忒傳語曰：「曷刻已逾，比武決獄之議，可作罷論；吾決吾獄乎？」忽見遠遠有單騎如飛，力趨會場而來。場中人萬聲呼曰：「來矣！來矣！」迨其人既至，合場之人，皆呼噪迎之，更審其人，衆復失望。時來將之馬已疲，汗出如澍，馬上之將，亦疲瘵，作倦容。吏卽臨問來將姓名籍貫。來將曰：「吾家清白，此來特爲以撒之女呂貝珈雪姪，深以汝曹所定，爲非信讞。且告汝，白拉恩之躬行劫質而好捏妄語，小人也。」愛而白忒曰：「來將必示我以姓名。吾太姆不拉壯士，未嘗殺無名人也。」來將曰：「以吾聲名，逾汝曹多矣。我爲惠而弗列挨梵訶。汝當知之。」白拉恩曰：「惠而弗列耶？吾不與汝角，汝善調其病，更易善馬來，吾當待汝。」挨梵訶笑曰：「汝太侈汰。汝尙憶兩次中吾藥墜馬乎？且汝尙憶在吾父家，與進香人賭勝，以金練及聖盾互證時乎？進香者，卽我僑裝者也。汝不言與我較高下，復爾已，喪之名譽乎？今日若不與吾較者，吾將宣布爾之爲人，特騾鼠耳。」白拉恩初視呂貝珈殊不忍，旣聞挨梵訶語，復盛怒，因曰：「撒克遜孽狗，汝以藥來，我了爾命矣。」挨梵訶曰：「教主之意，云何？」路加曰：「汝

之來，固吾仇，然汝新病，恐不任戰。試自往問囚，囚意云：何者，汝聽囚言行事。」挨梵訶乃就問呂貝珈曰：「呂貝珈，汝允我與彼較力乎？」呂貝珈大感動，幽咽不能聲，久乃曰：「吾以將軍爲天人矣！然將軍新愈，吾不願將軍與仇人搏，且我命輕耳，將軍貴人，何爲與白拉恩決其生死？」挨梵訶不答，下其面具，挺槩與白拉恩鬪。白拉恩亦下其面具，而持槩之侍者，見白拉恩始作死灰之色，此時雙頰發頰矣。笳吏吹笳，宣令者三，教主遂擲呂貝珈手套於座下，呼曰：「趣交槩！」笳聲一振，二騎飛騰，挨梵訶人馬皆乏，一觸卽墜，然挨梵訶槩鋒適及白拉恩盾上，而白拉恩亦立蹶於馬下。挨梵訶疾起，出劍謀地鬪，而白拉恩偃臥弗動，挨梵訶以劍抵其喉曰：「爾不降者，立死。」教主曰：「勿殺，吾尙未有赦罪之書，惟吾輩許汝爲勝可爾。」於是教主下座，去白拉恩面具，額上紫脈憤起，二目猶視，實無傷，爲怒氣所激而死，衆皆太息曰：「是殆天意也！」

第四十四章

衆心少定，挨梵訶面教主曰：「此獄定乎？」路加曰：「可。吾教此女無罪。今將已死之人，及其
械馬，聽客所爲。」挨梵訶曰：「彼亦爲聖教立功之人，不取其械馬，且今日之死，殊非人力，吾亦不
居勝着。至此女子……」語至此，忽聞萬蹄蹴踏之聲，地幾爲震，黑蝸牛將軍已以衆入會場，率其
健兒及羽校無數。既入，四顧言曰：「我來晚矣！殺白拉恩，宜俟我來。」挨梵訶，汝病未痊，何爲孟浪至
是？」挨梵訶曰：「吾王，天已示罰其人，勿須吾王臨斬。」李卻復以目視白拉恩尸曰：「聽彼靈魂
甯息。此人披甲而死，死尚懷懷。」乃曰：「蒲亨，汝當行汝所事。」時有大將出馬，以手挽愛而白忒
曰：「賊，我律汝以奸宄。左右擒此賊。」路加初見衆來，駭愕不知所出，已見愛而白忒受擒，乃曰：「何
人敢於太姆不拉會場中，擒我大將？孰爲此者，趣告我！」蒲亨曰：「我也，身爲英國大金吾，職司捕
盜。」李卻去益，言曰：「彼奉李卻玉命捕囚。且王亦在此。」語康雷德曰：「汝非吾民。」復語愛而
白忒曰：「汝及汝兄腓力，在一禮拜中，當駢誅。」路加曰：「茲事吾不承。」李卻曰：「路加，汝勿癡

悻，汝不見會堂樹我旄旆耶？汝尙何歸？」路加曰：「吾赴羅馬訟汝侵我教權。」李卻曰：「聽汝所爲，汝當自愛其命，勿嘵嘵恣其狡辯。汝若有託足之地，汝趣行，卽無家可歸者，吾亦容汝假息於此。」路加曰：「老夫安能屏息處汝廡下如寓公！吾黨聽之，老夫行矣，及門者趣從吾行。」此時教徒爭集教主之座，如羣羔就牧，間有數人作怒容，欲出而格鬪者，人人列隊，向王作用武狀。蒲亨見狀，亦勒兵待敵。百姓默然震懾。獨李卻甚樂，立馬言曰：「汝輩何無膽，不敢出與寡人爲敵？」路加亦縱馬出曰：「吾會中人未嘗爲不義之戰，我將以羅馬教皇及列國君主，與爾較高下。試問人主所爲，安有酷待太姆不拉人如是者？今我會堂中物，悉以付汝，汝善守之。惟今日之事，爾天良上之污點，安得煎滌？」語至此，塵衆曰：「行。」笳聲乃大發，爲行軍之樂，列四人爲隊，出場而行，似仍示勇。李卻大笑曰：「此輩太自惜命，平日自命謂何，乃逃遯至此。」百姓見太姆不拉人行盡，亦一一歸心於李卻。

此時呂貝珈悸恐亡命，如不聞見，臥於以撒懷中，似已眩暈。以撒曰：「吾兒，可赴年少英雄馬前，泥首以謝。」呂貝珈曰：「勿行，報不在此也；今茲不欲與言，欲言者……」語至此止，因曰：「老父趣歸，勿沾滯於此。」以撒曰：「如是英雄，仗義救我，我不酬謝，則猶大人愈不值一錢矣。」呂貝

珈曰：「謝無可謝，報亦莫報，報謝二事俱窮，今請以一語盡之，惟歸爲適。」以撒曰：「不謝而行，寧非狗彘？」呂貝珈曰：「老父不知王亦在是乎？」以撒曰：「然則趣行，彼歸國無資，將搗爰及我，奈何？若王知吾以資假約翰者，吾死無所矣，以行爲當。」於是引呂貝珈出會場，昇呂貝珈至拿丹家，而場中人呼李卻王萬歲之聲沸天矣。

挨梵訶謂蒲亨曰：「今日人心，固附大王，然王不以衆來者，爲勢亦危。」蒲亨曰：「汝不知王之計畫耶？吾聞約翰在堯克舉事，吾以兵往偵，道中遇王，故隨扈至此，王意良弗欲也。」挨梵訶曰：「堯克之事如何？」蒲亨曰：「以冬初之雪，暴以長夏之陽，立釋矣。約翰親王，自至王前，輸誠服罪，王念骨肉，亦已赦之。」挨梵訶曰：「大憾弗諱，亦將囚拘，不爾，復將煽亂。」蒲亨曰：「已爲兄弟姒初矣，且指吾輩示約翰曰：衆心弗平，都將甘汝，汝趣就太后，待事平，乃可出。」挨梵訶曰：「約翰，毒螫人也，更肆陰謀，吾王寧能當之？」蒲亨曰：「約翰安能似汝扶病來戰，彼膽小如驢，一挫，伏矣。」挨梵訶曰：「吾敗，死者一人，若王見刺，則國勢殊岌岌。」蒲亨曰：「吾輩勿更言此，趣行，且王將行大戮於約翰黨惡之人。」後此決讞之事，吾書亦不更敘，彼白拉守者，逃至海外，腓力與愛而白忒則均雉經死，華德馬充邊遠軍，釋約翰弗罪，議罪敘功後，王官凱得立克，予以美仕，凱得立克始仍

抗詔，久乃入朝。綜而言之，自李卻復辟後，撒克遜人死灰不復更然矣。以王愛人，衆心款附，乃無離叛之者。凱得立克亦知阿失司丹與魯溫娜無更相親之日。魯溫娜深鄙阿失司丹，而阿失司丹知旨，亦爽然却退。凱得立克尙欲撮合其事，而阿失司丹心熱教士之仇，他事亦不更問。凱得立克初不欲以魯溫娜嫁其子者，亦自有故，一以圖復王室，一以其子輸誠於腦門豆人，深犯若翁所忌，故堅欲力排其事。今則李卻已歸，恢復之念遂息，思揆魯二人訴合無間，而揆梵訶英名冠時，憎心亦爲之少減，遂發令成婚。婚禮成於堯克之禮拜堂，李卻親臨觀禮，且賜撒克遜人以無窮之權利。歇斯汪霸亦盛服助主人行佳禮。是日撒克遜貴人大集，而揆梵訶所結納者，則多腦門豆貴閥。是日兩族巨室咸戾，間隙盡泯。自是以後，腦門豆人亦不輕視撒克遜，卽撒克遜人亦不仇視腦門豆。直至愛德哇德第三時代，腦門豆語言遂與撒克遜合，成爲今日英倫之國語，水乳已融。

成婚之明日，魯溫娜方坐洞房，侍兒忽傳語，有一女子求私覲。魯溫娜始則大愕，繼乃令見。於是諸侍兒咸屏。女入時，蒙面羅，狀極端整，一見致敬，略無怖恐態。魯溫娜離座迎之，命坐。來者見尙有侍女愛而齊莎在側，因曰：「願請問。」愛而齊莎旣出，來女立跪親魯溫娜下襟。魯溫娜大駭，急扶起其人曰：「女郎何爲卑屈至此？」來者曰：「婢子爲貝貝珈。請舉揆梵訶出百死見拯之恩，悉

以謝我夫人矣。婢子爲猶太貧女，瞬息死於火中，不得挨梵訶，勢且立燼。」魯溫娜曰：「女郎醫吾夫，此來，我宜報恩耳。汝今尙有何語，命我二人者？」呂貝珈曰：「無他，請夫人告將軍，婢子將行矣。」魯溫娜曰：「呂貝珈，汝去國安適？」呂貝珈曰：「婢子以明日行。吾父與亞刺伯哥命那大王善，王方足以翼吾父。」魯溫娜曰：「挨梵訶得君，不能衛汝乎？劔王亦聖明，汝復奚怖？」呂貝珈曰：「婢子知之。惟國人好武，殺人初不甚惜；此地實吾族人，勢殊岌岌，不如行也。」魯溫娜曰：「女郎何戚。挨梵訶感汝深，焉不能衛汝者？」呂貝珈曰：「夫人意厚，惟婢子與貴族，家教種類不同，是中若互以巨浸，何能親附若一體；惟婢子此來，甚欲瞻仰夫人絕代之風姿，以廣婢子眼福。」魯溫娜曰：「我慚形穢，若女郎去羃者，我亦去之。」魯溫娜去羃時，臉頰不可遏；呂貝珈始亦羞赧，旣而神定，紅潮亦退。彼此相見後，呂貝珈曰：「夫人風度，慈祥溫雅，婢子一瞻天人，終身記憶矣。此天主賜福，俾我大恩至義之將軍，得以夫人爲配。」語至此，淚落如線。魯溫娜驚曰：「汝何不適乃至此？」呂貝珈曰：「幸無恙。惟吾思及討圭堡中情事，故惘然而悲耳。吾行矣，是間有微物，欲以致夫人。」遂捧匣進。魯溫娜發封，則一金圈，中飾寶石金鑽無數，價連城矣。魯溫娜大驚卻之，曰：「此重寶，吾烏敢受？」呂貝珈曰：「此何足言。卽十倍於此，亦不值夫人一髮。惟後此願夫人念及猶太人固慳吝者，特婢

子殊非其人；卽吾父之意，亦非甘昧其心而擁篲簞者。夫人受之，婢子後來，永永不御此矣。」魯溫娜曰：「汝言使我難堪，曷姑留此；此時宗教大會時，必請將軍除此苛律。我亦願與女郎爲友。」呂貝珈曰：「敬謝夫人。婢子不能自畔其教，如棄敝屣；今婢子將往依天主，託其靈魂，後此或不逢不若。」魯溫娜曰：「爾教亦有寺觀耶？」呂貝珈曰：「無之，但教中女子，亦有清修之地，施舍貧薄，醫治癘廢，以此爲事。今呂貝珈亦歸入此矣。倘蒙將軍問我者，請夫人告之以此。」語至此，梗不成聲，舉軀皆顛，防爲人覺，匆匆起而道別；臨行，且曰：「天主佑夫人，必降以殊福。」遂行。

魯溫娜愕然不省所爲；後此一一舉告挨梵訶，挨梵訶乃深印入腦筋之內。挨梵訶與魯溫娜兩小無猜，以至於成禮，伉儷至篤；惟挨梵訶念及呂貝珈，常悠然若有深念者。挨梵訶居李卻朝，戰功甚偉，將致通顯，尋以李卻戰死於曲魯時，挨梵訶仕途遂弗進。李卻一生好勇，吾將以穹生弔瑞典王卻而司詩，爲之改削數字，以弔李卻云；詩曰：

王績好外略，聞名威震怯；
立法天下式，遺事譜歌曲。

（譯註）(Johnson, Samuel) 英國文學家，生一七〇九年，卒一七八四年。

（譯註）瑞典王卻而司 (Charles of Sweden) 卽卻而司第十二，生於一六八二年。王雄才大略，仗義好戰，半生居軍

撒克遜親後英雄略

將中，後於一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圍攻腦威之 *Federstahl* 中砲彈而亡。

高級中學用書

國語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學制
中白話文選
吳適生
二冊
二元 | 近人
長篇白話文選
又
二冊
九角 | 國學
小詩經研究
謝元量
四角 | 又
陶淵明
梁任公
四角 | 又
中國八大詩人
胡懷琛
三角 | 又
尚書論略
陳柱
二角 | 又
楚詞新論
謝元量
二角 | 又
平民文學之兩大
謝元量
三角 | 又
共和國評國文讀本許國英
一冊
四角 | 又
教科書註國文讀本許國英
一冊
五角 | 又
文字源流
張之純
三角 | 又
中國文學史
王夢曾
五角 | 又
說文作法講義
孫復工
七角 | 又
論說文作法講義
孫復工
七角 | 又
新中國文字學大綱何仲英
三角半 | 又
文學研究法
四冊
七角 | 又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紆
三角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元1637(二)

2-9-14

Supplementary Readers for New System Middle School
National Language Course
"Ivanho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新學制中學國語科補充讀本)

回撒克遜劫後英雄路一冊

定價國幣壹百壹拾貳元

譯述者 葛國

校註者 杭縣魏林 桐鄉沈雁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北書報山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世盤街中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商務印書館

貴陽 張家口 梧州雲南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一二六五號

87

44-9927

